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剑气严霜

①

内容提要

二十年前，太昭堡喋血，翠湖夜断剑，结下一段武林深仇，侠女复仇未遂，却与仇人春风一度，珠胎暗结……

二十年后，青年赵子原仗剑寻仇，正值武林黑白两道争雄，殊死相捕；清军又屯兵关外，觊觎中原，大明江山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赵子原侠肝义胆，身挟家仇国恨，在江湖惊风骇浪中历尽艰险，迭遇奇人，学成一身盖世神功。孰料大明江山气数已尽，本非木能支；而面对的仇人，竟又是自己生身之父……赵子原情恨难了，恩怨难平，只有喟然长叹。

本书为古龙的长篇力作，全书结构宏大，波澜壮阔，情节曲折，悬念丛生，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目眩神移，不忍释卷，洵为武侠著作之精品。

编续补　谈新派　评古龙

罗立群

自从《古龙作品集》问世以来，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读者在信中询问《古龙作品集》的编辑、整理情况，有的读者打听整套书的价格，希望能邮购图书，也有的读者来信探讨古龙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特征，更有读者在信中畅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推荐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这表明，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批"古龙迷"，他们热爱古龙作品，关心古龙作品的编辑出版情况。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读者来信问及《古龙作品集》书后附录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中的《剑毒梅香》、《边城刀声》、《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等书的情况，并希望能继续出版这些作品。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

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共 8 种，分 19 册，书名如下：《剑毒梅香》、《边城刀声》、《白玉雕龙》、《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剑气严霜》、《菊花的刺》、《铁剑红颜》。

这 8 种作品为什么不直接编入《古龙作品集》，而要加上"续补"二字呢？因为这 8 种书都不是古龙独立完成的。古龙成名以后，冒其名而问世的武侠作品极多，这些伪作有的经过古龙本人同意用其笔名，有的古龙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与古龙毫无关系。大量的伪作充斥市场，严重地损害了古龙的声誉和读者的利益。但这次编辑出版的《续补古龙作品集》，绝不是上面所说的伪作，它们与古龙本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作品是古龙创作了绝大部分，而由别人完成一小部分的；有的作品是古龙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也有的作品是古龙只写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别人创作的；还有的作品是古龙拟好了故事梗概和书名，或只写了一个开头章节，后面的内容全由别人代笔完成的。总之，续补作品既与古龙有密切关系，又不是古龙独立完成之作，而是由别人代笔续补的作品。其实，在已出版的《古龙作品集》中，《名剑风流》、《风铃中的刀声》和《圆月弯刀》也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点，我在"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的注释中及"编后记"中已经提到。

《续补古龙作品集》虽由别人捉刀代笔，续补完成，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创作水准。因为续补的作者均为有一定文字功底和一定的创作实践的武侠小说名家。现在简略介绍如下：

上官鼎，系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合用的笔名，取"三足鼎立"之意。刘氏三兄弟是《剑毒梅香》的续补者。刘氏兄弟祖籍湖南衡阳，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留学，获博士学位，有的步入政界，官至台湾政府部长。上宫鼎在台湾武侠文学界十分有名，其主要作品有《沉沙谷》、《铁骑令》、《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上官鼎续写的《剑毒梅香》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极具个性色彩，文笔亦相当流畅生动，很值得一读。

于东楼，原名于志宏，天津人，台湾作家和出版家。于东楼早年留学日本，喜爱文学，创作了不少现代枪战小说。七十年代中期在台北创办汉麟出版社，成为众多武侠小说家的密友，经常为朋友代笔续写武侠小说，古龙作品《风铃中的刀声》《铁剑红颜》等由他续补完成。八十年代后期，于东楼

离开出版界，开始独立创作武侠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烟雨千重剑》、《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短刀行》、《侠者》等。于东楼的武侠小说结构严密，情节奇诡，节奏明快，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性格鲜明，深受学者和专家的好评。

墨余生，本名吴钟绮，海南人，生于 1921 年，卒于 1985 年，台湾武侠小说家。他创作了几十部武侠小说，其中《琼海腾蛟》、《海天情侣》、《明驼千里》三部曲最为有名，在大陆也曾一版再版。墨余生的作品蕴藉深沉，情节奇幻，场面极有气势，而文笔又颇有古风，人物刻划也有一定功力。古龙作品《剑气书香》、《剑气严霜》由他续写完成。

丁情，本名蒋庆隆，曾在台湾电影界工作，后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被视为古龙最得意的弟子，《那一剑的风情》、《怒剑狂花》，《边城刀声》等作品均由他创作完成的。从现有资料来看，丁情身世孤苦飘零，性格孤独复杂，又爱惹事生非，人生之途坎坷。古龙却十分喜欢他，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去影响他，鼓励他放手创作。丁情没有辜负古龙的厚望，于是武侠小说家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秀。丁情的创作深得古龙的精髓，从语言到情节到人物，几乎是原汁原味，令读者真假难辨。但这种刻意模仿却不符合文学创作的真谛，写出的作品虽然很有古龙小说的神韵，却失去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此外，司马紫烟、乔奇、申碎梅等武侠小说作家也曾续补过古龙小说《圆月弯刀》、《名剑风流》、《白玉雕龙》、《菊花的刺》等，文笔均不乏可观之处，不失为精品。

在今天，古龙是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小说家之一，然而，古龙也是极有争议的小说家。

古龙创作小说的原则是：求新求变，打破常规。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情节、语言甚至意境，古龙都作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力图突破已有的小说格局，创造出新的天地。

古龙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武侠小说，形成了“古大侠”特有的风格，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

对古龙的创作实践，人们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认为，古龙小说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古龙在武侠文化史上是一个开创时代的作家。贬之者则认为，古龙小说行文随意，文风轻佻，缺少文化，破坏了汉语言规则，是一种创作上的“走火入魔”。不管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古龙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同于前人之作，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东西。能为一种历史悠久、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体提供新的范本，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这无异于创造了一个神话！

台湾著名评论家胡正群先生这样评价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业绩：“古龙之前无新派。”关于武侠小说的新、旧之分以及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发展、分期等问题，本人在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侠文化》以及其他文章中均有论述。笔者认为，金庸、梁羽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应为地道的新派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西学中用，已创立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高峰。但是，古龙之“新”毕竟不同于金、梁之“新”，他另辟蹊径，自出机抒，创造了另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树立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座高峰。可以这样说，金、梁的“新”是对旧派式侠小说的巨大改良，是在继承中力求创新，

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妙；而古龙之“新”则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彻底变革，是另起炉灶，重造“江湖”，具有脱胎换骨之功。

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

审读　宁宗一　黄　克　成平
　　　伊　紫　卜　健　刘国辉
策划、主编　罗立群
封面设计　唯　唯　李宁平

中华武侠文学学会推荐作品
（共分十九册）

古龙，本名熊耀华（1937—1985），原籍江西。古龙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他从 1960 年创作《苍穹神剑》始，一生共写了近 70 部武侠小说，影响巨大。其代表作有《风云第一刀》、《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系列、《陆小凤传奇》系列、《萧十一郎》、《七种武器》系列、《白玉老虎》、《流星·蝴蝶·剑》等。

暗　流

谢金印徐徐将剑子自那名中年美妇的小腹抽将出来，剑尖淌下滴滴鲜血，他端详了尸身一下，冷冷自语道：

“敢情连杀人都厌倦了？方才面对这风姿绰约的妇人，我几乎下不了手。……”

他抖剑一弹，“呛”地一声脆响亮起，一绺黄色的剑穗迎着自舱门吹进的夜风微微飘动。

一灯如豆，依稀可见谢金印面部的轮廓，他年纪约莫在四旬左右，惨白的脸色却也无法掩去眼角经无情韶华所留下的鱼纹。

他举步在船舱中绕行一匝，足步过处，血渍斑斑，昏黄色的灯光照着十数具死状各异的尸体，构成了一幅恐怖凄惨的图画。

“司马道元一门十八口的人命都在这里了，嘿嘿，解决这些人倒是颇费了一番手脚呢。”

他边哼边行，顷刻已自东角落走到了西边近门处，蓦然之间，感到背后一阵劲风压体，谢金印像闪电一般地回过身子，单剑横在胸前。

朦胧中，只见一个华服老者自死尸堆中挣扎撑起，殷红的血泊不断地从他按在小腹上的指缝渗出，在谢金印的身子欲转未转时，他已疾起一掌拍了出去。

“嗤！”

谢金印右腕一抖，寒光绕体而出，华服老者一掌尚未递实，剑子已在他的胸膛穿了个窟窿。

华服老者惨号一声，断断续续道：

“你，你……原来是职业剑手！……”

话犹未完便仰身倒下，胸前血如泉涌，死亡的形象旋即弥漫在他的脸上；五尺之外，谢金印仍抱剑而立，一种难以言喻的森寒杀气自剑上陈逼而出！

须臾，谢金印才哈腰下去，用手掌去探了探华服老者的鼻息，再凑耳听他的呼吸，无可置疑的，老者是早已断气了。

森寒的杀气渐渐淡薄下去，谢金印运剑入匣，低声道：

“真是邪门得紧，近来我杀人老是不能做到干净利落的地步，方才若不是我的剑子够快够准，倒下去的怕不是司马道元而是我了……”

他杀人之后，神态反而变得无精打采，生像是刚刚做过极为无聊事一般，身上仅存的那么一点劲儿也早已荡然无存。

视线从华服老者的身上收回时，谢金印不禁嗟叹：

“姓司马的名垂江湖近三十年，名下倒非尽虚，他中了我谢金桑柳一剑，不死已是奇迹，居然还能运掌偷袭，嘿，难怪那主儿此番不吝于出如此高的代价。”

除了谢金印不时低喃自语外，船舱中是死一样的静寂，匹练似的月光从窗口射进来，洒了一舱的水银。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舱外忽然传来一道橹桨摇水之声！

这声音虽然细小，但谢金印却听得清晰分明，他身子震了一震，心道：

“是午夜了，这时候还有谁会在这荒僻的湖上泛舟？”

他略一晃身，人已掠到了舱外，立在船舱上游目四顾，只见右舷边正有一艘帆船慢慢驶近！

那帆船还未驶到，一阵铮铮的琴音已随风飘至，间而夹杂着清脆的女音：

“琴声咽，秦蛾梦断翠湖月。翠湖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霜落虫鸣满竹舟，烟云漠漠音尘绝。音尘绝，哀鸿为伴，清唱此阙。”歌声甚是委婉，漾出篷舟，漾在冰寒的湖上。

顾盼间，那只小舟已紧傍着画舫停了下来，站在船头上的榜人挥起竹篙朝画肪上一点，船头偏侧了过去。

画舫上的谢金印喝道：

“冒黑撑舟，是谁？”

下面那榜人将竹篙偏放在船头，应道：

“这位爷台，咱送芷兰过来了。”

谢金印心念一动，眼瞧那舟帘一掀，一个黄裳女子怀抱着一只木琴，施施步将出来。

银白色的月光照着那婷婷的身影，荷叶袄、石榴裙，都是黄里镶红，白皙的脸上挑着两匹柳叶眉，盈盈的双眼宛如一对水蜜桃，秀发长垂到肩上，让那姣好的面孔更添了几分清新秀气。谢金印只瞧得心魂不定，暗道：

“这娘儿是够美，也够成熟了。”

那黄裳女子朝榜人道：

“和谁在拉聒？还不送我上去。”

那榜人唯唯，正要助她攀上画舫，谢金印心头一转，一拨手，将挂在船舷的软梯放下，高声道：

“打从这儿上。”

黄裳女子沿着软梯攀上了画舫，谢盒印双眼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会，凭着他丰富的阅人经验，已大致可以测知对方的年龄当在二十五六之间。

她，被谢金印瞧久了，垂着粉脸，扭着纤纤的腰儿，露齿一笑：“还未谢过大爷。”

谢金印嗯了一声，道：

“姑娘是个唱工？”

黄裳女子颔首道：

“贱妾芷兰，大爷请多关照。”

谢金印再仔细端详了面前这女子一番，心中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推究起来，这感觉似乎就是一种无可言喻的“杀气”！须知像他这等武人，对周遭的人物往往相当敏感，因此他乍一接近这女子，那种奇异的感觉便凛然而生，暗忖：

“我自己就是经常使人感到‘杀气’的人，只是这芷兰只不过是一介女流，竟也带有如此逼人的‘杀气’，就像草丛之中猛然冲出一条毒蛇来时予人的感觉一样，就令人费解了……”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谢金印已经有了戒心。

谢金印道：“是什么人打发姑娘到此？”

黄裳女子芷兰道：“司……司马官人先时吩咐舟子，接我到舫上唱支曲儿……”

是卖唱的么？似乎不太像。谢金印有这个直觉。但无论如何，黄裳女子身上的那股杀气，很使谢金印感到兴趣。他伸手一指船舱，说道：

“姑娘所说的司马官人就在舱中，请跟我进来。”

谢金印当先举步，推开舱门，同时身躯一转，把芷兰让了进去。芷兰怀

抱木琴，轻移莲步而入，一阵浓重的血腥气味迎面扑至，她柳眉微皱，停步在舱门上趔趄不前。

目光转处，但见布设华丽的船舱里面一片惨象，桌倒椅翻，血迹处处，十数人横七竖八的倒卧血泊之中，显然早已气绝多时！谢金印一直注意观察芷兰面上的神情，却见她没有尖叫，没有叹息，没有一分一毫受惊的表示。

他指了指躺卧在舱内一角的华服老者，道：

“司马道元就躺在那儿，如果姑娘能用歌声将他送上极乐世界，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他说着笑着，眼前这芷兰面对惨绝人寰的死亡景象，所表现的竟是出奇的冷静，谢金印再度感到兴致盎然。

芷兰淡淡道：

“舱里的人，都是大爷你杀的？”

谢金印点头道：

“不错。”

芷兰道：

“那么我的曲儿是唱不成了。”

谢金印道：

“我很佩服姑娘的冷静。”

芷兰拍拍怀中木琴，道：

“为什么？大爷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谢金印笑笑不答，芷兰复道：

“仇恨？纠葛？这就是大爷杀人的动机？”谢金印摇摇头，道：“不是仇恨，也不是纠葛。”

芷兰道：

“那么大爷你是——”

谢金印微显不耐，说道：“一言以蔽之：某家是受雇杀人！”芷兰“哦”了一声，道：

“受雇杀人？很新鲜的词句。不知那雇大爷的主儿付出多少报酬？”

她竟不追问那幕后的主儿是谁，反倒问起无关紧要的酬金来，谢金印不由一怔，道：“五千封银子。”芷兰道：

“数目虽不可谓不大，但大爷换用另一个方法，譬如去偷去抢，还不是一样可以取到银两。”

谢金印哂道：

“偷抢是下三滥贼子的勾当，某家不屑为之！”

芷兰道：

“大爷不屑偷抢，却宁愿杀人，想来必定以杀人为乐事了……”谢金印恚道：

“胡说！某家是不得已而为之，姑娘信口雌黄，当真可恶！”芷兰变颜道：

“是贱妾一时口快，不过大爷你既然要杀了我，也就不须再行道歉了。”

谢金印一愕，诧道：

“杀了姑娘？此话从何说起？”

芷兰道：

“画舫命案已落在贱妾眼中，大爷你当然须得杀我灭口。”谢金印哈哈

笑道：
“某家向来只是受雇杀人，凡是不为银钱就动刀动剑，那是多么愚蠢的事！”
芷兰道：
“难道大爷没有顾虑到我会将此事传扬出去？”
谢金印仰天大笑，道：
“纵天下人知晓此事，以某家为敌，某家又何惧哉！”芷兰道：
“大爷口发豪语，令人欣羡不已，只是大爷必须注意到：那司马官人在江湖中交游颇广，人缘亦佳，大爷虽然无惧，但天下人群起而攻之，亦将令大爷防不胜防……”
谢金印脸色一沉，道：
“武林之事，姑娘怎生知道得这么清楚？”
芷兰一时答不上话，良久始道：
“贱妾卖唱之久，经常与武林人物接触，耳闻目染，自是略有所知……”
谢金印沉吟不语，暗道：芷兰是一个奇异的女人，到目下为止，自己还是不清楚她的身份，但好歹总要将她的海底摸出来。芷兰转身走到舷边，忽又顿足，回首道：
“司马官人已不可能听到贱妾唱曲，不知大爷你可有这等兴致？”
谢金印道：
“姑娘的意思是：要为某家唱只曲儿？”
芷兰颔首道：
“如果大爷乐意听的话。”
无疑，芷兰身上的确负着某种任务，虽然不知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是冲着谢金印而来的！至于什么应司马道元之邀到此唱曲，那不过是托词罢了。谢金印虽然心里有数，但因没有将这件事看得很重，是以不加深究。当下道：
“就在这儿？”
芷兰锁眉道：
“画舫上一片血腥，与死人相处总是不太惬意，不如就请移驾到贱妾的小舟上吧——”
谢金印几乎要冲口喝问：
“某家明白你是冲着我谢金印而来，到底你的心里有什么鬼主意？”
但他生性特有的那股不在乎劲儿，又使他将话咽了回去。眼望芷兰已沿软梯攀下小舟，谢金印稍事踌躇，终忍不住好奇心所驱使，身子一拧，凌空飞落。
操舟的榜人回头瞥见，吃惊的“啊”了一声，声音未歇，谢金印已稳稳落在船头榜人身旁，小舟只微微下沉了少许，若是大意时，连这少许的晃动也不能察觉。
那榜人脱口赞道：
“这位爷台好一身轻功！”
谢金印哼哈一声，走过榜人身侧时，偶尔注意到他头上的青竹笠压得很低，差不多将大半个脸孔都掩住了。
谢金印心念微动，侧身问道：
“阁下真是榜人没错？”

那榜人身子一震，右手紧紧地拈住头上竹笠，呐呐道："小人在翠湖操……操舟多年，爷台何以有此……此一问？谢金印动了要掀对方头上竹笠的心，欲一睹这榜人的庐山面目，他欺身递手一晃，那榜人蹬步后退，孰料谢金印手臂忽地暴长急伸，手掌五指齐张，一下子已捏住对方竹笠边缘！

陡闻芷兰在后面叫道：

“大爷你怎么了？”

谢金印心神一分，捏住竹笠的手略松，那榜人乘机将上身微仰，双足向后舒徐弯曲，便已退到了两步之外。

芷兰白了那榜人一眼，道：

“你说，你倒如何惹上大爷的？”

那榜人期期艾艾道：

“小……小人该死！……”

谢金印心中冷笑道：

“装得倒挺像，只可惜我谢金印天生就有揭破他人装假的能力，今夜事情发展下去似乎是愈来愈有趣了。”

他口上说道：“不要紧，不要紧，咱们进篷上去吧。”芷兰引着谢金印走进篷中，将木琴往香桌上一放，她那白皙的脸孔在灯光下更增几分妩媚。

两人默默相对而坐，篷外桨声荡漾，篷中灯火时明时灭，竟是别有一番情致.良久，芷兰低声道：

“翠湖水月，须教丝竹和鸣，贱妾若唱得不好，请多多耽待则个。”

她摆好木琴，调弄几下，幽幽的便唱了起来：

“今夕何夕兮，中搴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郎君同舟。

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郎君，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声音甚是凄伤，琴声犹自飘荡舟上，谢金印听着听着，不由英雄气短，大起怜惜之心，不忍立时便去了。谢金印击掌道：“姑娘唱奏俱佳，某家委实钦佩得紧。”

芷兰垂首道：

“大爷谬赞了。”

她娇躯向谢金印移近，阵阵香气随风传袭，谢金印嗅着嗅着，竟觉微醺，真不知是人间还是天上。

这会子榜人掀帘走了进来，将酒壶和玉觥置在桌上，他敢情发觉篷里的光景有异，赶快退身出去。

芷兰道：

“翠湖佳酿，大爷请尝尝——”

她倒了满满的两杯酒，谢金印待芷兰喝过了，才擎起面前的酒觥，仰脸一饮而尽。

芷兰赞道：

“大爷好酒力。”

说着，芷兰突然向谢金印扑去，碰倒了酒壶，酒把船板都弄湿了。

一股浓郁幽香自芷兰身上传出，她伸出玉手把灯蕊捻熄了，谢金印不自觉地和她做出那没有真爱的男女之事。

夜渐阑，月影偏斜，银光悄悄地自篷窗洒了进来。芷兰蓬散着秀发，生似要把谢金印捏死似的，在下面咬他的肩膀，扼住他的颈子，谢金印喘息着，呻吟首，好像一个即将在水里溺死的人。芷兰双手拢着谢金印的身体，紧紧地抱住他，篷里洋溢着一种生死搏斗的气氛。

在那混合着快乐与痛苦的重压下，另有一股令人战栗的压力阵阵逼至。谢金印忽然感觉到一种紧迫而来的危险——这是他天生潜在的敏锐察觉本能——他一把推开芷兰，从她的身上横跨过去，抓住放在桌上的长剑！

“呛”！

谢金印剑子迅即出匣，黑暗中闪过一道剑光，布帘平空掀起，一个汉子慌忙往外面退了出去。

谢金印迅速将衣服披好，一拧身，随后追出，只见船头端端立着那榜人！

榜人此际已摘去头上竹笠，露出一张粗犷的面孔，但见他年约三旬，面上髭须横生，左眉角有刀疤，手里持着一只长达四尺的木桨。

谢金印冷冷道：

“嘿，果然是你！”

那“榜人”道：

“是我！姓谢的，咱们在王屋有过一面之缘。”

谢金印沉声道：

“乔如山，你号称关中第一剑手，某家却记不得与你有何过节，你为何要偷袭某家？”

那乔如山道：

“阁下与乔某倒说不上有什么过节，但与芷兰嘛……哼哼谢金印怦然心动，道：

“说下去——”

乔如山道：

“还记得太昭堡主赵飞星么？他年毙命在你的剑下，芷兰就是赵堡主的千金！……”

芷兰！赵芷兰！他早该想到的。谢金印并不健忘，他在去春确曾杀死赵飞星——不用说，当然也是受雇杀的！

当下遂道：

“不错，赵堡主确是被某家所杀，但乔如山你凭什么代他出头？”

乔如山一字一字道：

“阁下要知道原因么？芷兰便是乔某的内人！”

谢金印霍然一惊，蹬地倒退三步，呐呐道：

“什么？芷兰是你姓乔的夫人？！而你……你竟在篷外，眼睁睁的瞧着某家和芷兰做那……”

乔如山沉声道：

“这是一项重大的赌注——芷兰决定牺牲她的身体，为了父仇，也为了我！”

谢金印不知不觉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他道：

“是以你就乘某家欲仙欲死之际施出偷袭？敢情你们两人早经计划，不择手段来算计某家了？”

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居然到这般田地？谢金印悚然了。他下意识的回头望去，见赵芷兰仍然静静地坐在篷里。

乔如山道：
“不想阁下在那极端兴奋之际，犹能保持高度的警觉，乔某偷袭不成，但却服了你啦。”
谢金印道：
“也亏你姓乔的见机得早，一击罔效，立刻退出，否则某家一剑不只在你的衣袂上穿个小洞，而是扎进你的小腹了！”乔如山俯首下望，果见自己的短襟下方，已被剑气洞穿了一个米粒般的小孔，霎时之间，冷汗涔涔而落。
他惊羞成怒道：
“今日你我之间，必有一人毙命于此！”
语声方歇，举起手中橹桨，望准谢金印天灵盖一斫而下。
谢金印身子一侧，向左闪出二步之外，“刷”一响，对方一橹自他右臂擦扫而过。
但闻他喝道：
“慢着！”
乔如山不耐道：
“还有什么事夹缠不清？”
谢金印道：
“适才某家听你说了一句：芷兰献上她的身体，不仅是为了报却父仇，也为她的夫君你，某家不省得此中之意？”
乔如山冷笑道：
“还用说明么？乔某若是偷袭成功，将阁下杀了，就不只是替芷兰报了父仇，同时乔某也代你而取得了职业剑手的资格了。”谢金印吃惊道：
“你，你是说：芷兰为了父仇，更为了丈夫的职业竟而不惜牺牲贞操？”
他说罢不禁摇头苦笑，暗忖：
“芷兰的想法是多么的可怖！为了报父仇而杀我，犹有话可说，至于借此取得谋生之道，就令人不敢苟同了……”乔如山阴沉沉地道：
“芷兰的名节已坏，身为她夫君的我，自然必须杀你而后已！”谢金印道：
“某家除了受雇之外，向不杀人。”
乔如山厉声道：
“咱们已是欲罢不能了！看招！”
他木橹居空一挥，平平削出。
谢金印足步一错，仰身后退，只差数寸，乔如山一橹便完全削空。
谢金印右腕一扶，“呛啷”一声，长剑一弹而出，杀时满天寒光飞驰，剑气纵横，隐隐透出一种咄咄逼人之势！
乔如山心神一震，足下不知不觉为对方那股凌人阴寒的盛气，迫得连连倒退，二步、三步、四步……一忽他已退到了船尾边缘！
“呜”地一声怪响亮起，谢金印手中剑子推出，剑身颤抖不歇，剑尖却始终不离一点固定的位置。
乔如山面色霍变，他长吸一口真气，本橹徐徐封出。
谢金印却剑走偏宫，陡然一沉一挑，剑犹未到，剑风已呼啸涌去；乔如山衣袂飘拂不已，在对方剑尖行将及体之际，不退反进，陡出奇招，木橹一晃一削，突破中线，递向谢金印的“玄机”大穴！
这一橹攻出，招数极为神奇严密，谢金印心中微凛，不得不撤剑自救，

闪身侧避而过。
乔如山好不容易抢得先机，一口气攻出三招，涌出重重橹影，困住敌方。
谢金印似是胸有成竹，任对方一味抢攻，到了第四招上，他猛地跨步欺身，力贯于臂，奋力自死角攻出一剑，去势疾若雷霆，乔如山木桨一窒，再也递不进分毫。
乔如山木桨攻势稍顿，谢金印并未乘机进袭，他冷冷一哼道：
“关中第一剑，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乔如山哂道：
“乔某听去，阁下话中多少带有讽刺之意味，莫非阁下认为乔某不够资格与你为敌？”
谢金印道：
“非也！某家出道四十余年，历经大小千百战，姓乔的你允为某家生平仅遇劲敌！”
乔如山仰天大笑道：
“好说，好说，咱们不论谁强谁弱，兵刃上一试便知——”
两人面对面峙视了好一会，蓦地同时发动攻势，乔如山那粗犷的身形，衬住一身短打，矫健神速地抡桨抢攻。
谢金印面上含怒，也是力攻敌人，可是动作优雅，身形在桨影中满船流走，予人感到舒徐的风度。
乔如山橹桨挥动间，气势雄厚，不住地吐气开声，叱咤湖面，更加添了这场厮杀的声势。
一个浪头打来，舟身颠簸了一下。
乔如山、谢金印短兵相接，交换了一招之后，身形又恢复原来的形态，对峙于五步内外。
只见卓立在船头的谢金印，身子似枪一般的垂直，剑尖微微下垂。对面的乔如山手中木桨平举，双眼一瞬也不瞬的注视着对方。在蓬中，赵芷兰仍然平静地坐着，平静地望着篷外两人作生死之搏，连她也无从知悉自己心中到底有什么感触。
倏地，乔如山吼一声，率先发桨，桨桨不离谢金印全身要害，招式之快之狠，气势之厉之厚，确已够得上“炉火纯青”这四个字了。似这等凌厉的攻势，谢金印还是第一次碰到，急切间他不暇多虑，身形一扭，倏忽之间，竟在那弹丸之地连闪了十五闪，有若斜风下动荡的轻烟，令人观之油然而生模糊之感。
乔如山一步踏前，紧跟着一连击出十五桨，那桨面如同长了眼睛般紧跟着对方的身形而移动，陡然一股奇异的怪风响起，谢金印身子忽地一个倒窜，整个人与船面摆成平行，避过了对方的木桨范围。
谢金印喘了口气，说道：
“乔如山，你那一手‘无常剑式’，用在桨上已臻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乔如山沉声道：
“岂敢，乔某有自知之明，方才阁下好一式轻身挪腾功夫，乔某见所未见，自叹弗如……”谢金印正待说话，乔如山复道：“乔某有一个不情之请——”
谢金印诧然道：
“请讲？”

乔如山咬紧牙关道：

“今日乔某若不幸落败身死，请阁下念在与芷兰有一段露水恩情——放过她！”

谢金印默然不语，乔如山面色一变，身形陡地凌空腾起，足足跃起二丈多高，木桨一横，直劈而下。

谢金印面上汗珠陡现，大喝道：

“好一招拦江截斗！”他当机立断，右手长剑向后一甩，同时借腿腰之力向后纵退。

那乔如山孤注一掷，在空中连换三式，木桨吞吐间已戳出十余桨之多，那种速度即强如谢金印也不禁触目心惊。

只闻“呼”地一响，谢金印竟在这间不容发中，疾向左一个转身，双足凌空虚点，避过桨网，紧接着剑于一抖一挑，剑光霍霍，有如长浪裂岸而涌，这一刻他已施出了独步天下“扶风剑法”威力最大的三天式之一“金光涣散”！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尖啸之声陡然亮起，紧接着呜呜一片阴寒的杀气盛起，谢金印一剑自斜刺里一递而出——

但见剑气方盛又敛，谢金印抱剑停立船头，而三步之外，乔如山喉结突地喷起一道血泉，绵绵不绝——

月华忽暗，湖面夜风拂起，惊鸟惊啼一声，展翅而飞。沉寂，谢金印手中横着长剑，走近颓然倒卧在船板上的乔如山，低喃道：

“天下没有人能在这一招‘金光涣散’下全身而退，乔如山你死得并不冤！”

舟上渍滩了一堆血水，染成狼藉的红色图案。

谢金印步履阑珊地走进篷中，但见赵芷兰依然一动也不动的坐着，脸色由灰白而转成铁青。

移时，芷兰梦呓似地道：

“他，如山死了？”

谢金印懒慵慵的点了一下头，杀了人之后，他反而又显得无精打采起来。

他掣剑入匣，说道：

“不为报酬而杀人，在某家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赵芷兰咬紧银牙道：

“可恨，如山和我所布下的周密计划，竟在你那恐怖剑法之下，全告失败了。”

谢金印再度感到眼前这女人身上所透出的逼人，“杀气”，他恍然悟到，虽然自己也是常常会使人感觉到带有“杀气”的人——尤其是他抽出剑子的时候——但两者之间，终究有所不同。赵芷兰缓缓阖上眼帘，许久未见有何动静，复行睁开道：“你为什么还不杀死我？”

谢金印有气无力地道：

“姑娘又是多此一问了，某家并没有以杀人取乐的习惯，方才击毙令夫君，乃是情非得已，除非——”

赵芷兰接口道：

“除非如何？”

谢金印道：

“除非姑娘也要出手杀我，但某家看得出你对武艺一点也没造诣。”

赵芷兰道：

“那么你去年杀死家父时，怎地不连我也一并杀了！今夜司马道元一门十多口不是都死在你手上么？”

谢金印道：

“要杀几多人，全凭雇主之意，去年那托付某家之人，指明只要除去令尊……”

赵芷兰冲口道：

“是谁？那雇你杀死家父的人是谁？”

谢金印摇头道：

“事关某家之信实，恕某家不能透露。”

赵芷兰长身立起，出篷走到乔如山身侧，伸出抖颤的皓手，轻轻爱抚着他那冰冷的脸颊。

谢金印跟在后头，说道：

“适才令先夫尝言，他之所以欲暗袭某家，除却为姑娘报父仇之外，更为取得职业剑手之资格，难道尔等已困厄到须藉杀人谋生的地步？”

赵芷兰道：

“自家父仙去，大昭堡便形同废墟，如山与我颠沛流落于江湖，时而瓮餐不继，如山又与你一样，不屑为窃为盗，只有走上职业剑手一途……”

说到此处，她右腕突伸，自谢金印腰间抽出长剑，便往自己颈上抹去！

谢金印不料她走此下策，急切间挥手一击，“啪”地一响正中芷兰腕间，芷兰五指一松，长剑登时挥落船板之上。

他哈腰将剑子拾在手中，冷冷道：

“某家从来最反对别人自裁，如果姑娘有勇气去死，便应该有勇气活下去……”

赵芷兰芳容惨变，厉声道：

“既不杀我，也不容我死，你……你这人刻薄寡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你可懂得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感情？……”谢金印淡淡道：

“姑娘说得很是，某家对天底下之事都不在乎，什么人性感情自是不知。”

赵芷兰道：

“对凡事都不在乎？敢是你自以为天下已无人能为你敌之故，若是传说中那几个武林高人仍然在世的话……”

谢金印斗然之间，像是被一只巨锤狠狠地敲在心上，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变颜沉声道：

“姑娘是——是说灵武四爵，燕宫双后及——摩云手？别胡说，那不过是街谈巷论的话谭罢了！”

赵芷兰冷笑道：

“虽是街谈巷论的话，但有谁敢证明这些人当真不在人世？”谢金印瞠目不能作声，须臾始道：

“休说某家不信此邪，便是他们当真存在人世，某家又何惧之有？……”

正说间他眼角偶然一瞥，忽然发现前面画舫上，有一条黑影冲掠而起，直往对岸跃去！

谢金印面色一变，喝道：

“呔，那厮——”

他足步顿处，身形划空而起，落在对岸，蹑紧前面那条黑影疾追而去！

赵芷兰望着谢金印的背影逐渐消逝在苍茫的夜色中，这刻她才露出激动的神色，颤声自语道：

“万一——万一——我的身上有了他谢金印的儿子……”烟水渺茫，银光映掩满湖，湖上仍有丝丝的寒意漏出……

第一章　鬼镇风云

弦月在天，残星未隐，离离草原上，新露晶莹，大地已可闻到黎明的气息。

雁群掠过这一片荒辽的芦苇荡，晓风带有严寒，发出呜呜哀号，仿佛要把阴霾的天色冲破一般。

无边衰草，落满一层浓霜，将荒野染成白糊雪色，使浩瀚无际的荒原上更平添了几许荒凉。

天边出现了微曦，寒风中隐隐透出了“得”“得”蹄声，间而夹杂着清脆的“叮咛”辔铃轻响。

少时，前方芦苇动处，徐徐现出了两匹骏马，驮着一男一女并辔而行。

那男子约莫二十来岁，身着一袭青色布衫，他身在马上，虽然显得有些风尘仆仆的样子，但仍不脱其儒雅潇洒的意态。

而另一匹黑白相间的花驹上，则坐着一个已过及笄之年的佳人。

那少女用一方水蓝色的绸巾，拢住一头青丝，身穿一件浅紫色的紧身劲装，外面又罩着一件淡红色的大氅，两只皓手不松不紧地执着缰辔，随着马身颠簸，一抖一抖的轻撒着。

二人二骑来到近前，那青衣少年一勒马头道：

“妹子，穿过这片芦苇，前边就有一座小镇了。”

那少女斜睇了他一眼，说道：

“这芦苇荡像是没有边际的海，什么时候才能将它走完？”

青衣少年道：

“还有五里路，年前在下还在镖局干活时，曾押镖走过这趟路，别瞧这片芦苇漫无际涯，其实在那林障的后面，就有村镇了。”那少女冷哼一声，道：

“不要忘记现在你是我的兄长，还是满口在下在上，哪有大哥对妹子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青衣少年露出腼腆之色，道：“是极，是极，在下一时口快……”

那少女气得花容变色，道：

“哼！当真是迂不可教。”

青衣少年淡淡一笑，道：

“其实除开喉咙又干又渴之外，咱们可真没有赶路的理由。”那少女沉声道：

“你忘了还有一件更严重、更要紧的理由……”

青衣少年脸色一变，道：

“妹子是说那跛……跛足的丑物会在半途截击？”

那少女道：

“岂止那个丑物而已，如果爹他老人家料得不错，这一路下去，不知还要遇上多少风险。”青衣少年道：“妹子多虑了，堡主是过甚其……”

下面“词”字犹未出口，那少女已娇喝道：

“住口！爹再三叮嘱过，绝对不许咱们透露出来自太昭堡，你还是一个劲儿堡主堡主的叫！”

青衣少年满面惶恐，那少女哼一哼，复道：

“你身为银衣护卫之一，说话竟如此不知检点，不晓得爹怎么会选中你

执行这次任务的？……”

话未说完，青衣少年突然以指掩口，轻“嘘”了一声，低声道：“有人……”

少女住口不语，一双秀目迅速地往周遭一掠，只见云雾低迷，

霜花飘飞，除了芦苇梢上一片风涛，就再难听到什么动静了。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

“你听见什么了？”

青衣少年耸耸肩，道：“没听见什么？只不过是我的直觉……”那少女大恚道：“又是直觉？一路上你那直觉也不知发过多少次了，却连鬼影也没出现一个！……”

青衣少年无语以对，两人策马前行，倏地马前芦草一动，一条人影自草丛中跃将出来！

那人横身拦在马前，身着白色布衫，年纪甚轻，约略在二十左右，面孔虽不显特别俊美，但双目炯炯有神，举止之间，另有一种风仪，令人一见油然而生好感。

那布衫少年喝道：“喂喂，驻马答话！”马上青衣少年道：“什么事？”

布衫少年望了那少女一眼道：

“阁下怎么和这位姑娘并辔而骑？”

马上青衣少年怔了一怔，道：

“莫名其妙！在下倒要反问兄台缘何有此一问了？”

布衫少年眯着眼睛道：

“只因区区看不顺眼，这位姑娘怕是被阁下拐带出来的，是吧？”

那少女闻言“咯”“咯”娇笑不止。青衣少年沉声道：“兄台是无理取闹了！”

布衫少年一派横蛮道：

“无理也罢，有理也罢，区区无论如何是管定这事啦。”青衣少年心念微动，暗道：

“这少年借口生非，不要就是那话儿？我且先试探一下再说。”遂道：

“兄台待如何管法？”

布衫少年道：

“此话不啻承认那位姑娘果然是被阁下所胁迫拐带了，怜香惜玉之心人皆有之，区区自然须得护……护花除害！”青衣少年啼笑皆非，道：

“谁又承认什么了？不妨告诉你，这位姑娘便是在下的妹子。”布衫少年道：

“仅此一句就想搪塞过去？恁怎么瞧你们也不像是兄妹，若非拐带，只怕便是私奔的吧？’那少女插口笑道：“私奔便待怎地？喂，你讲理不讲理？”

布衫少年道：

“如是私奔，区区更难以忍受！？

马上青衣少年转首朝那少女道：

“此人胡说八道，妹子何用与他多费唇舌，咱们赶路要紧。”

他迳自策马前行，眼前忽然白光一闪，那布衫少年左手飞快地扭住缰绳一拉一抖，马儿受惊“唏啤”长嘶一声，前足腾空而起！青衣少年被翻离马背，他上身一仰，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轻飘飘的落下地来。

布衫少年冲口道：

“好轻功！”

青衣少年立足在对方三步之前，道：
“兄台是放横么？”
布衫少年笑嘻嘻道：
“岂止放横而已，区区要杀了你们！”
青衣少年愠道：
“兄台一再相逼，咱们始终隐忍，甭以为就是寒了你，只因布衫少年截口道：
“只因你们相偕私奔，自知理屈，是以不敢发作是吧？”
青衣少年道：
“兄台是愈扯愈离谱了。”
布衫少年晃头摆脑道：
“可惜区区有个毛病，便是嫉‘私奔’如仇，一见男女私奔，立生杀心。”
马上那少女娇声道：
“这种毛病倒真吓人，你当作没瞧见不就完了？”
布衫少年斩钉截铁地道：
“不行，非杀不可！”
青衣少年恚道：
“好得很，咱们大可痛快的厮杀一场……”
布衫少年一掌徐徐抬起，直劈而出。
那青衣少年猛可一挫身形，单臂微沉，反手倒抓了上去。布衫少年迫得一撤掌，身形蓦地腾起空中，双掌挥起有若开山巨斧，笔直往对方罩落！
青衣少年见他来势惊人，心中微凛，身形一振平平滑后数丈，隔空用内力遥遥罩住敌手。
布衫少年仰天一啸，身躯在空中足不落地的飞了五圈，到了第六圈上，双掌一扳一荡，出招如雷，那青衣少年猛然发觉到方圆数丈之内，悉为对方拳风所罩，身形有如铁钉一般，左右双掌翻飞而上。
但闻“轰”一声暴响，双方错身，布衫少年端立五丈之外，双手平平下垂。
青衣少年呆了一呆，道：
“兄台属何门何派？”
布衫少年冷冷道：
“无门无派！”
青衣少年道：
“难怪在下居然认不出你招数门路……”
语犹未尽，那布衫少年已是欺身来到近前，一掌扬起，当胸疾推而至。
青衣少年存心一试对方内力，他双掌一合，也自平推出去，两股力道在空中一触正着，双方都是一震。
青衣少年摧力运掌，内力源源吐出，却见对方仍然有如渊停岳峙的停立着，身躯毫不挪动，内心不禁暗暗骇然。
他奋喝一声，左掌一圈，右掌再出，布衫少年原式不变，平撞出去，双方再度硬碰硬对了一掌！
青衣少年神情大是凝重，单掌连划半圆，在寻丈之外，一霎时竟一连劈出九掌之多。
那布衫少年双目圆睁，精光暴射，双掌交拂而出，每接一掌，他便往后

退开数步，最后他已和对方足足相隔了十四五丈之遥！马上那少女柳眉一皱，朝青衣少年低声道：

“这少年不像剪径之流，可能是穷极无聊……”

只听对面那布衫少年高声道：

“瞧不出阁下倒还有两下子，罢了，阁下若肯出百两银子咱就袖手不管。”

青衣少年狐疑不定道：

“兄台这是敲诈？”

布衫少年淡淡道：

“有道是花钱消灾，阁下不应冥顽不化。”

青衣少年道：

“这一仗打得毫无意义，在下当然极愿化干戈为玉帛，但眼下我只能出得起二十两……”

他说着，一面伸手入袋掏出几锭雪白的银子。

布衫少年摇头道：

“区区生性不善讨价还价。”

马上少女插口道：

“有个两全之策，二十两银子你不妨暂且收下，一月之后，咱们再将其余的八十两送到此地与你如何？”

布衫少年道：

“不妥，区区还是跟着你们一道走，直到收到那八十两为止那少女双眼一眨，道：“一言为定……”青衣少年道：“妹子，你那少女纤手一挥，他顿时住口不语，布衫少年瞧在眼里，在心底哼了一哼，却默默不作声。

青衣少年道：

“在下顾迁武，兄台台甫可否见示？”

布衫少年道：

“区区姓赵，草字子原。”

他哈哈一笑，复道：

“咱们是不打不相识，阁下这位妹子的芳名何不一并见告？”青衣少年顾迁武呐呐道：

“她……她……”

那少女嫣然笑道：

“就是问名道姓也要拐弯抹角，诚然小家气得紧，我叫甄陵青。”

那身着布衫的赵子原道：

“甄顾之间，兄妹各有其姓，这倒奇了。”

少女甄陵青道：

“何奇之有？咱们是表……表兄妹……”

她略一侧首，那双泛如秋水的美目打量了赵子原一下，又道：“喂，你没有马儿可怎么办？”

赵子原道：

“不劳费心，姑娘尽管放辔奔驰，区区步行当不落后。”甄陵青不再说话，一拍马背，当先纵出，顾迁武抖缰随后跟上。飞马奔出十余丈后，甄陵青回首一望，见赵子原仍立在原地未动，她寒着脸儿说道：

“姓赵的出现得太过突然，想来咱们先时所说的话，已被他听进耳里，

他藉口跟定咱们，必有用意，须得谨慎提防……”顾迁武道：
“难不成他也为此事而来？”
甄陵青道：
“目下犹不能肯定，这人莫测高深，直令人难以惴度，但我终会将他的底子盘出：……”
快马奔驰，瞬间已与赵子原相距数十丈远。
赵子原眼望两骑渐去渐远，睛瞳间忽然掠过一丝煞气，他喃喃道：
“太昭堡……太昭堡……想不到这座古堡又有主人啦……”他身子一纵，飞快掠去，不一刻已赶上了前面二骑。那顾迁武见赵子原纵跃于马旁，丝毫不显得吃力，不禁赞道：“兄台足利于行，这一身轻身功夫是没有话可说了。”荒路一直贴着野芦荡往前伸延，愈走地势愈低，一路上芦花飘得满天飞舞，把人马全给沾白了。
越过平野，在远处大云交接处，出现一丛林障，一片青绿中现出一抹深褐色的曲线，两骑三人加紧脚程奔去，不一刻便到了那座小镇。
小集镇建在空野大平梁上，大街小巷星罗棋布，三人进入镇中，立觉气氛有异，整个镇内静悄悄的，街上见不到一个行人，听不到一语人声！
顾迁武游目四扫，奇道：“是怎么一回事？镇上的人难道都死绝了？”
甄陵青“喔”了一声道：
“事有蹊跷，咱们分头到各条街道去瞧瞧……”
两人调转马头，分别驰入左右的横街，只有赵子原立在原地未动。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二骑又重回原地，甄陵青问道：“有何发现？”
顾迁武摇头道：
“连鬼影也没见到一个！”
甄陵青道：
“那边情形也是一样，沉寂得骇人，看来这集镇是没有人居住了。”
顾迁武转首朝赵子原道：
“对这反常现象，兄台可有什么高见？”
赵子原淡然道：
“没有人倒落得清静，咱们今夜可一人住一间大房子。”一语方歇，突闻甄陵青出口叫道：
“瞧！街头那边有人走过来了！”
顾、赵二人闻声望去，在朝阳照射下，只见一人缓缓自街头走来！
渐渐那人来得近了，依稀可见是一个面目清癯的老者，手上提着一篮菜疏水果，停在道上蹀着。
顾迁武横马挡在老者面前，在马上欠身一揖道：
“这位老丈请了……”
那清癯老者望了三人一眼，道：
“不敢，壮士有何见教？”
顾迁武道：
“老丈是在下于镇上所见到的第一人，不知此镇……”他语声微顿，做了个询问的表示。那清癯老者皱眉道：
“呵，壮士莫非感到镇内之光景有异？”
顾迁武颔首道：
“正是，在下等本欲寻个店家进食果腹，不想此镇竟是空无人迹……”

清癯老者沉声道：

“镇内居民早在半年之前，俱已纷纷相率迁往他处，只因……”甄陵青忍不住插口道：“为了何故？”

清癯老者凛然道：

“只因此镇经常闹鬼，两年来竟有数十人先后暴毙，个个死状惨厉异常，死因毫无可查，抑有进者，一入夜晚鬼叫神号之声属引不绝，集镇内外鬼影幢幢，住户饱受惊扰，于焉相率他迁。”甄陵青吸一口气道：

“如此道来，本镇竟是一座鬼镇了？”

清癯老者颔首道：

“不折不扣的鬼镇！”

一直默然不语的赵子原忽地一步踏前，道：

“镇中之人悉行他迁，缘何只有老先生尚逗留于此？”清癯老者端详了赵子原一下，面上忽然露出困惑的神色，冲口道：

“多么像……多么像当年……”

话说一半，似是有所警觉，忙换了另一种语气道：

“小哥此问甚是恳切，老朽之所以稽留不去，乃是向来不惧鬼神之故。”

赵子原道：

“老先生胆气之壮，是异于常人了？”

清癯老者道：

“老朽之职业迫得须成日与鬼为伍，日久遂处泰然。”甄陵青道：“怎么？老先生是……”

清癯老者道：

“老朽乃本镇所雇之守墓人。”

甄、顾两人释然“哦”了一声。老者不住地拿眼打量赵子原，后者被他瞧得有些不自在，将脸孔侧过一边。

老者复道：

“寒舍就在镇郊坟地上，备有果肴水酒，三位若不嫌弃，就请移驾过去让老朽略尽燕道之谊如何？”

赵子原不待甄、顾两回答，抢先道：

“老先生盛情如斯，却之未免不恭，小可先行拜谢了。”甄陵青与顾迁武两人对望一眼，甄陵青轻轻点了点头。老者当先前行，赵子原随后举步，甄、顾二人策马跟在后面，走出镇北便是一块广大的坟地，一幢茅舍坐落其间。

四人走过乱家堆，老者邀延他们坐在屋前草棚下，摆出水酒蔬果，三个年轻人俱是饥肠辘辘，便毫不客气的快意饮食。顾迁武喝了一口水酒，笑道：

“想不到在坟地上大喝大嚼，倒是别有一番风味呢。”甄陵青朝顾迁武打了一个眼色，顾迁武转脸朝老者道：“在下冒昧向老丈打听一人，不知老丈是否知晓？”清癯老者道：

“什么人？”

顾迁武道：

“一个容貌甚是丑陋、一足微跛的老人。”

老者长眉一皱，正待开口说话，倏然道上一阵杂乱的马蹄声起，三骑自小镇方向驰来，在坟地前相继踢蹬下马，穿过坟地，来到茅舍前。

右边一个虬髯中年汉子望了棚下诸人一眼，喝问道：“谁是这里的守墓

者？”

清癯老者道：

“是老朽。”

左边一个矮小汉子道：

“老儿你可曾见到跛着一脚、面容奇丑的老人经过此地？”顾、甄两人面面相觑，清癯老者冷冷一哼，道：

“问话也有问话的规矩，什么老儿小儿的，这算什么礼数？哼哼，真是人心不古。”

那矮小汉子破口骂道：

“格老子的，称你一声老儿已是瞧得起你了，偏你犹自矫情，若惹得咱家火起，嘿……”居中那彪形大汉摆摆手，道：“二弟住口。”他转朝老者道：

“老丈海量包涵，咱这位二弟生性莽撞，其实倒无甚恶意。”清癯老者道：

“令二弟所形容的那人，老朽没见过。”

那虬髯汉子道：

“怎么可能？殃神老丑分明约定咱们到此会面……”那矮小汉子呼嚷道：

“老儿你没打诳？”

清癯老者默然不予作答，那彪形大汉道：

“也许殃神迟来误时了，咱们不妨在此地稍候。”

三人就立在马旁守望道路，这时旭日已升。

在草棚下，甄陵青沉凝着脸色，用指沾了沾水酒，在桌面上写着：

“是黑岩三怪，惴情形，他们已和殃神搭上一路了！”顾迁武压低嗓子道：

“三怪没认出我们两人，多半仍不知情，他们在等待邪神通知只听那矮小汉子喊道：

“老儿还不拿一坛烧刀子来让大爷过过酒瘾！”

清癯老者冷冷道：

“都喝光啦。”

那矮小汉子气呼呼道：

“没酒？没酒大爷便剖开老儿你的肚皮，饱餐你的鲜血充数！”但闻“嚓”的一声脆响扬起，那矮小汉子腰间的大刀已握在了手上，他大喝一声，扬刀往老者身上劈去。

清癯老者面色沉沉，眼看寒光霍霍，一刀行将及体，棚下的赵子原陡然出声喝道：

“敬你一杯水酒，接住！”

喝声中，擎起桌面上酒觥，猛一弹指，酒觥破空飞出，旋转有如飞叶，去势之疾，端的是骇人已极。

那矮小汉子一刀方自劈出，酒觥已如疾箭般朝他右手握刀之处飞到，这下变生仓猝，他连丝毫考虑的余地也没有，急忙一撤大刀，刀尖望准那只酒觥挑去，“呼”一声轻响过处，酒觥被挑高数尺，端端落在他的左手之中。

那虬髯汉子失声呼道：

“旋叶指！……雪斋旋叶指！……”

那彪形大汉面色一变，纵身上前，朝赵子原一抱拳道：“在下黑岩厉向野，这两位是敝二弟湛农、三弟卜商，敢问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续道：

“敢问兄台可是来自阳武白雪斋？”

这“白雪斋”三字一出，刹时茅舍前十数道目光齐然盯住赵子原，众人的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赵子原摇头不语，那彪形大汉厉向野道：

“兄台方才所露的一手功夫分明出自白雪斋，江湖传言白雪斋主人孟坚石与二十年前太昭堡主赵飞星私交甚笃，自赵飞星惨遭

职业剑手杀戮之后，武林中即未见有此两家门人露面……”赵子原岔开话题道：

“阁下昆仲名气之间，已不待言，便是令二弟那刀上取准的功夫，也达出神人化之境……”

他说到这里，偶然回过头来，却见那清癯老者不知何时已到他身后，显然正在聆神倾听他们的谈话，表情甚是激动。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老丈你怎么了？”

清癯老者迅即恢复平静，道：

“没，没什么……老朽只要瞧清那只酒觥是不是被打破了。”这时东方小道上，又走来一个身矮头大、牛山濯濯的和尚。那和尚走到了坟地前，向左转了过来，朝茅舍前诸人望了望，然后经过乱冢堆，停身在负手而立的卜商面前。

和尚垂首合十道：

“阿弥陀佛，贫僧化个善缘。”

黑岩老三卜商冷笑道：

“到死人坟地上来化缘，和尚你忒也糊涂了。”

那和尚自怀中取出一个木鱼，“咚”“咚”敲了两下，说道：“人生难得儿回糊涂，施主又何必太过认真。”

卜商洪声道：

“朝天尊者！你还要装，卜某难道认不出你么？”那和尚蹬地倒退一步，道：

“贫僧已绝迹武林十数载，不想还有人未将贫僧忘却。”卜商道：

“尝闻尊者于十年前连败岭南金氏兄弟后，便行退隐。如今倒是为了何事使你重出江湖？”朝天尊者沉声道：“贫僧被迫出山，乃是为了……为了……”

湛农插口道：

“尊者要卖关子么？”

朝天尊者一字一字道：

“五日之前，贫僧接到生平老友殃神老丑以飞鸽传书，略谓有极端重大之事故，邀约贫僧到此一会……”

坐于一旁倾听他们谈话的甄陵青和顾迁武两人，面色陡然变得相当难看，赵子原看在眼里，心中已经有了五六分数。三怪中老大厉向野失声道：

“殃神老丑！……怪事！怪事，咱们黑岩三兄弟也是接到老丑的飞鸽传书，约见地点也是这鬼镇外的坟地！”

一语方毕，突闻西侧一座大坟后面，隐隐传来一阵“呼噜”的打鼾之声！

厉向野连忙住口，他一幌身，已游移绕到了坟后，只见一个身着百结鸠

衣的中年叫化，正自斜躺在墓碑上入睡。

厉向野轻咳一声，那中年叫花翻了翻惺松双眼，低声道：“残羹剩肴腹无作，百结敝裳体不污！”

厉向野怔得半晌，始道：

“丐帮哪一位高人在此？”

那中年叫花翻身而起，道：

“飞斧震天下！”

此言一出，众人俱为之侧目，厉向野呵呵笑道：

“原来是布袋帮主座前五杰之一的飞斧神丐到了，恕厉某眼拙。”

那飞斧神丐道：

“好说，敢问殃神老丑是否已践约来此，老叫花候他已久……”一旁的卜商惊道：

“怎么？阁下亦是应老丑之邀来到此地？”

飞斧神丐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道：

“谁说不是。”

厉向野沉重地道：

“老丑居然不惜劳师动众，可见这件事端的是非比寻常了！”飞斧神丐道：

“再候一个时辰，若老丑仍然不来，咱老叫花可顾不得他有什么鸟大事了，此番他飞书邀约的乃是敝帮帮主龙华天，是帮主无暇，方命老丐代他赴约……”

在另一边，顾迁武正对着甄陵青悄悄说道：

“人言殃神老丑为人亦正亦邪，处于黑白两道之间，潜势力极大，这似乎并不为过，看来他把势成水火的正邪两方的一流高手都请来了！”

甄陵青细声道：

“咱们必须随时保持警觉，伺机离开这里。”

她说完一抬粉脸，所见那朝天尊者正移步到草棚下，合十询道：

“不知三位施主，是否也接到殃神的飞鸽传书？”

他指的乃是甄、顾二人和赵子原而言，那顾迁武支吾道：“不……不是……在下等是偶尔路过此地……”

朝天尊者双眼一转，道：

“善哉，善哉，诚是难得的巧合。”

甄陵青呼地一下立起身子，道：

“小女子不明尊者意何所指？”

朝天尊者笑道：

“贫僧不善绕弯说话，是女施主多心了。”

他合十长身一揖，甄陵青但觉一股暗劲直逼而至，她玉手在胸前隐隐一拂，却见朝天尊者衣袂不住拂，而甄陵青的娇躯却剧烈的晃了晃，终于拿桩立稳！

赵子原在后见状大为心惊，暗忖：

“久闻这朝天尊者神功盖世，十年前双败岭南金氏兄弟，那真称得上震动武林，令人为之瞩目，不想今日在一名女流面前，竟未占到若干便宜，足实证明甄陵青是深不可测了……”朝天尊者压低嗓子道：

“领教！”

坟上一众高手，敢情发觉棚下情景有异，视线齐然投注在甄陵青身上。

甄陵青若无其事的拍拍衣袖，重又落座，拿起桌前杯酒一饮而尽，这等酒量，这等豪气，顿时把大伙儿都惊得呆住了。众人默然无语，每一人的心绪都显得异样的沉重，空气在肃杀的气氛下凝结住了……

天色渐渐昏暗，已是西山日落东山昏的时候。

暮蔼沉沉，坟丘上诸人默默的停立着，只有黑岩三怪不时来回踱着方步，焦急之状，溢于形表，飞斧神丐搓搓手道：“等了整整一日，老丑莫非要爽约了？”

厉向野停下身来，说道：

“咱瞧老丑八成是叫什么事给延搁住了，否则以他的性儿湛农忽然停下脚步，截口呼道：

“是殃神老丑！……他，他来啦！……”

大伙儿的神经一下子都抖紧起来，纵目望去，在落日余晖下，有一条黑影一拐一拐地经过鬼镇，往坟地奔来，速度却是快得惊人！

甄陵青花容一变，急促地道：

“咱们快走！”

甄、顾两人一面立起身子，赵子原略一踟蹰，也随着站将起来。三人同时提身，朝东方急掠，那朝天尊者喝道：

“施主请留步——”

他身影一荡，便已截在三人之前。顾迁武大吼一声，抡掌推出，朝天尊者不闪不避，硬接了他一掌。

三人乘朝天尊者凝神接掌之际，错身交掠，倏忽已出五六丈之外，说时迟，那时快，鬼镇上那条黑影业已如飞驰至，瞬即逼到坟前，速度之疾，即如黑岩三怪这等高手，也只见到一抹光闪！那黑影迳自冲入坟地之内，接着拐角一绕，恰恰将三人拦住！刹那间，坟上一众高手也已围了上来，三人见走脱不出，索性停下身子。

抬目打量，眼前立着一名身材怪异，相貌奇丑，满头长发披肩，脸上肌肤瘰疬，一脚微跛的老人！

赵子原目睹这一副尊范，不禁全身发毛悚然。甄、顾两人又何尝不如是？

那湛农开口道：

“老丑怎地到现在才来？”

那奇丑跛者正是殃神老丑，他道：

“目下不暇细说，诸位果不失为信人，此来令老夫得力不少。”顾迁武踏前一步，洪声道：

“阁下无故拦住咱们，不知是何用心？”

殃神老丑冷笑道：

“岂可言之无故，老夫早已料到你们会经过这座鬼镇了！”一旁的厉向野冲口道：

“早已料到？老丑你邀约咱们至此，难道与三人有关？”殃神道：“大有关系！

飞斧神丐不耐道：

“到底是何鸟事？老丑你还不快些说明！”

殃神沉声道：

“若事情不是太过严重，老朽怎会劳动诸位。”

众人见他语气沉重，心中登时一紧，但闻殃神续道：“ 祈门居士沈治章，谅列位俱有所闻了？ ”

众人似乎陡然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卜商失声道：“ 沈治章！你是说那去年死在——死在…… ”

他唇皮发颤，再也说不下去，殃神接口道：

“ 正是死在职业剑手之下的沈治章。 ”

殃神沉重地点了一下头，道：

“ 祈门居士死在职业剑手的剑下，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沈治章在丧命之前，曾接到职业剑手的挑战黑帖，天下武林也是无人不晓。 ”

飞斧神丐道：“ 这个还用老丑你说明不成。 ”

第二章　夜冯荒园

殃神道：

“别打岔，老夫引述这些不过是锲子，缘因五日前，又有人接到了挑战黑帖！”

一众高手齐然动容，厉向野冲口道：

“是谁？那人是谁？

殃神一字一字道：

“金翎十字枪麦炘！”

朝天尊者喧了声佛号，道：

“阿弥陀佛，麦施主与世无争，人缘如是之佳，又有何人会买雇职业剑手，必欲除之而后己？”

殃神道：

“这幕后买雇之人，暂且不去说他——众所周知，自从二十年前谢金印突然失踪之后，武林中着实波平浪静了一阵子……”此刻那守墓老人正从茅舍出来，手拿着一张皱皱的白布，闻言抬起头来，露出一种匪可形容的奇特表情，拚命用白布揩试桌面。殃神续道：

“然而两年之前，竟又出现了一名职业剑手，身份颇为诡秘，剑法又狠又辣，祈门居士首遭毒手，这人究为谢金印阴魂不散，或另有他人借尸还魂，是颇值得玩味了。”

圈中的赵子原忽然插口道：“阁下认为，两者之间，何者较有可能？”

殃神白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朝诸人道：

“老夫今日邀集诸位，非特是为麦十字枪助拳，而且也为了要查一查这职业剑手的来龙去脉！”

湛农道：

“说得好不稀松，咱们怎么一个查法？”

殃神伸手一指甄、顾二人，沉声道：

“一切线索都在这两个娃儿身上了！”

他视线又落在赵子原身上，复道：

“至于另外这名少年的底子，老夫倒知之不详，但既然与他俩搭在一路，自也脱不了关系。”

甄、顾两人的神色陡然变得相当难看，顾迁武道：

“阁下不知所云胡语一通，恕小可不懂。”

飞斧神丐道：“似此重大之事，怎会与这些后生小辈有关？”殃神道：

“不怪叫花你心有存疑，其实错非老夫亲眼目睹，也难以相信。”

飞斧神丐道：

“老丑你有何发现？”

殃神道：

“事情须得回溯五日之前，老夫正作客于麦府，约摸三更之际，忽闻屋上有夜行人的足步声，老朽不动声色芽窗而出，见有二人并肩立在前院园墙上……”

他锐利的目光扫过顾、甄，续道：

“那两名夜行人见老夫现身，便忽忽飞身离去，老夫方欲追赶，就在此刻，麦十字枪气急败坏地自大厅跑了出来，手上拿着一张黑贴。”

黑岩三怪老大厉向野冲口道：
“敢情这是职业剑手的挑战黑帖？”
殃神颔首道：
“不错！那投下挑战黑帖之人，除了老夫所见的两人外，是不可能有第三者了。”
厉向野道：
“老丑的意思是：那两名夜行人便是眼前这一对少男少女？”殃神道：
“是夜虽然无星无月，但老夫却瞧得清晰分明，正是这两个娃儿无误。”
顾迁武道：
“小可等不明不白背上这个黑锅，实是啼笑皆非。”殃神冷笑道：
“凡事眼见为真，老夫既是亲眼而见，还由得你巧言分辩？”朝天尊者趋前道：
“小施主年纪如是之轻，原不可能与职业剑手这四字相提并论，但此话既出自丑施主之口，便不由得贫僧不信了。”甄陵青道：
“漫说咱们与职业剑手沾不到一点边，就是真有相干又待如何？”
殃神沉下嗓子道：
“那么老夫便得自你身上盘出职业剑手的底子！”甄陵青道：
“无可奉告。”
殃神阴阴道：
“今日尔等已尽在老夫掌握之中，在未尝到老夫苦头之先，还是实说的好。”
甄陵青率性别过粉脸，来个相应不理，殃神恚道：“你说是不说？”
甄陵青晶瞳一转，道：“说！说！那职业剑手右足微跛，长相之丑，无以复加……”殃神咆哮道：
“小辈你是自寻死路！”
他右掌一圈，猛地向甄陵青前身拍至。
“我道殃神在武林中名气缘何如斯之大，想不到这名气竟是专门欺凌弱女得来的。”
殃神厉吼道：
“好刁蛮的丫头！”
掌随声发，双掌一上一下，挟着两股阴毒的内力潜劲交击而出。
甄陵青见对方来势惊人，丝毫不敢怠慢，她微微凹胸收腹，娇躯后退之际，玉臂陡舒，双手十指齐曲，迅疾无俦地朝对方腕间拍去。
殃神招数已然用老，还未来得及收势，甄陵青那如钓的十指距自己腕脉仅有寸许，自指掌中逼出的罡气便已先期扫至。殃神心头微怀，情知自己是太过低估眼前这姑娘了，匆迫中施出一式“分花拂柳”，双掌舞起一片幻影，就在甄陵青纤指来势微滞的间隙，疾然收掌。
须知殃神在江湖中负誉数十年，一身内外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而且是出了名的难缠人物，这下他掌出无功，急怒之下，杀心立生，只见他单掌徐徐抬起，掌心逐渐露出一种酡红。场中诸人睹状，面色齐地一变，顾迁武大叫道：
“妹子快退！那是百殃掌！”
殃神一掌正待击出，那壁朝天尊者陡地掠身上前，立在两人之中，说道：
“丑施主可莫毙了活口。”

殃神沉道：
“老夫自有分寸。”
朝天尊者道：
“丑施主请别忙着发出这记百殃掌，贫僧须先知晓：十字枪麦施主接到挑战黑帖，约斗之期究为何日？”殃神道：“望日之夜，也就是二日之后。”朝天尊者道：
“贫僧建议，不妨将这几位小施主擒下，送到麦府，作为异日人质，或可保得麦施主擒下，送到麦府，作为异日人质，或可保得麦施主一命。”殃神略一寻思道：“只怕职业剑手未必在乎他们的性命。”朝天尊者道：
“目下仅此一途可循，只有权为一试。”
殃神沉吟不语，一旁的黑岩三怪老三湛农道：
“大哥，咱伙儿与麦炘素无交情，犯得着为他卖命，结上这么一个厉害仇家么？”
卜商附和道：
“老三说得有理，咱们实是不能也不须与职业剑手为敌。”那飞斧神丐在后面说道：
“看来似乎有人要抽腿走路啰，我说老丑也未免太不知趣，早知黑岩兄弟三人一向都是独善其身的，还要勉为人之所难……”湛农转身怒道：“老丐你说话客气些！”飞斧神丐道：“难不成这话还说错了？”
湛农嘿了一声道：
“老丐你莫以为有丐帮在后头撑腰，就可以神气活现，哼哼，丐帮势力虽大，可还没放在咱伙儿眼里。”
飞斧神丐冷笑道：
“湛朋友出言辱及鄙帮，我这叫憋儿说不得要向你请教请教。”湛农道：
“很好，咱哥儿连日奔波，蹩了一肚子闷气，正愁没地方出咧，我瞧话不必再说，要动手，湛某第一个奉陪。”
飞斧神丐冷然道：
“痛快！痛快！”
“刷”一响，他掣下了腰间悬着的大板斧，垂握手中，说道：
“湛朋友进招吧——”
湛农再不打话，一掌平平推出，飞斧神丐低哼一声，大板斧在胸前一横一振，两股力道在空中触个正着。
但闻砰一声大响，周遭飚风卷起，砂石激谢，飞斧神丐肩头微晃，身形滴溜溜打转，借势卸去对方一掌之力，双足立地生根，居然寸步未退。
他淡淡道：
“如何？”湛农道：“老丐甭狂，再接住湛某这一掌！”
语罢，双掌一翻，正待出击，陡见人影一闪，殃神已自欺身上前，说道：
“有道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两位请瞧在老夫份上，就此罢手。”
湛农不好继续发作，徐徐垂下双掌，那厉向野一步上前，冲着殃神抱拳道：
“承蒙老丑抬爱，邀约咱们至此，但厉某度德量力，对此事确是无能帮忙，请从此别——
殃神一摆手，道：
“厉兄请听老夫一语：老夫生性亦不喜多管他人瓦上之霜，只是那职业

剑手一日存在，我们一日便寝食不得安宁，说不定眼下便有人买雇了剑手要来杀死你我……”

厉向野踌躇不定道：

“然则老丑有何万全之谋？”

殃神道：

“有烦令昆仲三人守住四周，老夫先行擒下娃儿们再作道理！”

甄、顾两人相互打了个眼色，顾迁武回首望了望赵子原，唇皮微动，欲言又止。

赵子原步出草棚之下，朝殃神道：

“阁下欲擒之人，是否也包括区区在内？”

殃神阴阴道：

“你这是多此一问了。”

赵子原耸耸肩，道：

“阁下可不要后悔。”

殃神道：

“老夫有什么可以后悔？简直笑话！”

说着，转向甄、顾两人道：

“尔等还不束手就缚？”

朝天尊者道：

“贫僧早已布置停当，另有收拾这几位小施主之法，省得多费手脚。”

他一击掌，坟地周遭倏地传出一阵极为怪异，却又悦耳的声响，那是一种近乎梵唱，又像是美女歌咏的清音，萦绕不绝。众人俱不觉为这突如其来的乐声吸引，环目四望，但见每座大坟后面接二连三地步出了两排身着蓝红两衫的稚龄童子。那十名男女童子边行边唱，缓缓踱到众人面前，突然在甄、顾与赵子原三人身遭绕起圈圈来。

梵唱忽高忽低，唱声中隐隐透出一种匪可思议的奇异力量，陡然之间，三人仿佛触电一样，全身震了一下！

甄陵青首先警醒，娇喝道：

“是朝天神庙摄魂大法！快施无极雷！”

赵子原乍闻“摄魂大法”四个字，猛然大吃一惊，他犹来不及转念，那甄陵青和顾迁武已双双立定，齐声大喝道：

“邪魔异道，靡音焉能胜正！”

两人喝声合中有异，异中不同，宛若平空暴雷骤起，一忽儿又分化成五道长短不一的雷鸣之声，大有风云为之变色的气概。梵唱一低又扬，音调倏地一变，再无丝毫和谐之音，三人只听得难受非常，甄陵青扬掌便向左侧一名女童打去，喝道：

“倒下！”

梵唱声中，女童却没有应掌倒下去，仍旧若无其事地随着其他童子绕行着。

甄陵青大惊失色，双掌接续拍出，激起半天飕风，却是掌掌有如泥牛入海，全无动静。

渐渐那唱声的威力愈来愈大，赵子原蓦然发觉一桩奇事，那梵唱透出的怪异力量，每值自己运功相抗之时，那便更增多了几分，若是抗拒的内力愈大，似乎那怪异的力量也变得愈大。

赵子原正自惊异之间，心神猛可又是一阵震荡，神智逐渐昏沌，仿佛他已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过去的身世，悲惨的遭遇，像一条毒蛇般地啃噬着他的心子，各种苦痛一下子全涌到了赵子原脑中，禁不住悲从中来，直欲放声一哭……

就在赵子原心智即将崩溃之际，他耳中突然传入一道细若蚊语的话声：

“速速抱元守一，剑气闭窍，六合通贯，神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心合，心与灵合，灵与神合，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赵子原迷迷糊糊中，本已为梵唱所伤，此刻听这“传音入密”的警语，内心登时一凛，中气微吐，将凝聚的功力悉行散去。

在散功的一霎，他猛地又一提气，在全身百骸运行了十八周天，顷忽，果觉灵台清明，靡音不闻，心潮已是平静许多。

他乍一复恢正常，疑念立生，暗忖道：

“是谁？是谁在暗地里助我？……

放眼四望，只见殃神那一伙人停立圈外，草棚之下，那守墓老者面色沉沉，依然掣着一张方布，在桌面上擦拭不停。

赵子原瞧不出任何迹象，反首一瞧顾迁武及甄陵青，却见两人满脸是汗，睛瞳无神，分明已无力抵抗靡音的内侵。

立身圈外的朝天者尊沉声道：

“佛力无边，领回朝天神庙去——”

男女童子又唱又绕，接着汇成两排，在震耳的梵唱声中，徐徐朝西方行去。

甄陵青和顾迁武二人却像着了魔似的，也如痴似醉的随着跟了上去……

殃神待侍童一走，便对着朝天尊者道：

“这些侍童是早经训练有素了，若老夫眼力不差，他们的资质都是时上之选哩。”

朝天尊者道：

“为了觅寻此辈幼童，贫僧几乎履遍大江南北，着实费了几年工夫……”

说到这里，语声倏然顿住，敢情他发现了赵子原仍然停立原地，竟然没有跟着侍童们离去！

朝天尊者愣了一愣，目光在赵子原面上来回扫视数番，咄咄称奇道：

“怪哉！小施主可是来自少林？”

赵子原摇摇头，朝天尊者复道：

“既非少林子弟，自是未习过金刚心法，何以竟能在迷魂大法的法阵中保持清明？……”

赵子原仍然不语，此刻，梵音已渐去渐远，十名侍童领着甄陵青及顾迁武两人，一行而去，逐渐消失在蒙蒙夜色中……飞斧神丐上前道：

“刻下怎有余暇追究缘由？尊者门下的侍童已去远，咱们还不赶上？”

朝天尊者慢条斯理道：

“莫躁，莫躁，清空神庙距此不过数里路程，且那两个小施主身受大法之摄魂，在四十八个小时辰内决计不会清醒过来，是以侍童自会安然将他俩带回神庙……”

飞斧神丐伸手一指赵子原，道：

“这娃儿又该如何处置？”

朝天尊者道：

“摄魂大法对他既是罔效，只有出于用武一途了……”掌随声起，一股强劲绝伦的劲力疾翻而出，朝赵子原击去。赵子原双肩微幌，向左移开数步，那朝天尊者左手大袖接着一扬，一股热风应袖而发，破空卷向对方，即如雷击电掣亦不足以言其速。

热风犹未袭到，赵子原便感到炙的难当，全身肌肤若受刀刃刺割，他本能退后寻步，那股灼热气流已经压体欲裂！赵子原大惊之下，猛地双足倒转，欲避其锋，就在这忽，陡闻旁侧的湛农失声喊道：

“火！火！鬼镇起火啦！……”

朝天尊者闻声一怔，掌势不禁略挫，赵子原乘机向后纵开，那股热风“嗖”地从胸腹侧部荡过。

坟场上一众高手齐然放眼望去，但见鬼镇东街房铺浓烟弥漫，火舌不住地自屋宇上冒出！

诸人虽然距离鬼镇如是之远，仍可听到不绝于耳的“劈啪”之声，在夜风吹袭之下，火势迅疾蔓延开来，火光将低空的云彩染映成一片血红！

朝天尊者不知不觉已垂下了双掌，喃喃道：

“闹鬼了！……鬼镇闹鬼了！……”

殃神沉声道：

“鬼镇不迟不早，适于此时起火，大是耐人寻味，尊者身为空门中人，何以竟会相信闹鬼之说？”

朝天尊者道：

“丑施主有所不知，鬼镇闹鬼已有相当长久之历史，贫僧经常往来此间，便亲眼见过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话犹未完，突闻湛农又自出声喊道：

“老丑，你瞧——你瞧……”

殃神抬眼道：“瞧什么？”湛农道：“那……那守墓的老人不见了！”

殃神一怔，闪电般一个转身，只见草棚下光光荡荡的，哪还有人影在？守墓老人就在这顾盼之间，在一众高手的眼前消失了！殃神面上汗珠陡现，他一纵身，掠到草舍门前，右手一翻一推、厚重木门“砰”地撞击而开……

木门一开，殃神立刻闪身而入，不一会再度出到门外，一言不发，脸色是出奇的凝重。厉向野忍不住问道：“不在里面？”殃神摇摇头，似乎正在寻思一事，仍是没有出声。

朝天尊者呆了半晌，忽然露出激动之色，低喃道：

“是他！除非……除非这守墓老人就是他！”

殃神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厉声道：

“老夫己猜到尊者所指之人是谁？但在未有根据之先，尊者最好不要胡乱瞎猜！”

朝天尊者道：

“贫僧岂是瞎猜，只是丑施主心中不敢相信罢了。”飞斧神丐大声道：

“老丑！咱们必须到鬼镇那边去瞧瞧——”

殃神重重一点头，当下众人相继纵起，往鬼镇掠去，瞬即穿入熊熊的火光之中……

变生仓促，殃神等一众高手这一忙乱，反倒将赵子原遗忘了。赵子原迭经变故，也几乎失去了主见，好一忽方才恢复过意识，他抬眼望着正在祝融洗礼中的鬼镇，暗愕、惊惶之情亦是兼而有之。

他脑际思潮千回百转，忖道：

“这场大火确是起得太过突然，我是不是应该回到镇内瞧个究竟呢？……

想到此地，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情，一弹身，身子便有如脱弦之矢，只见几个起落便已将坟地抛在后面。

步进镇内，赵子原立感炙气阵阵逼人，东面靠街的一排房铺尽在烈火焚烧之下，夜风呼呼，更增快了火势的蔓延。

陡地，左前方转角处传出一道惨呼，声音惨厉无比，宛若夜枭哀鸣，久久不绝于耳！

赵子原只听得全身发毛，他下意识的往发声之处纵去，转过街角，倏见四条黑影在赵子原视野一闪而没！

刹那间，赵子原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他加紧脚程掠去，依稀可见最后一人身着一袭宽大袈裟，生似就是那朝天尊者的影子。

四条黑影速度好不迅疾，瞬即奔出镇外不见，赵子原呆了一呆，在心中自语道：

“朝天尊者诸人没命狂奔，到底是遇见了什么事？……”

他茫然前行数步，心念一动，又想道：

“不对啊不对！邪神那一伙人，连同黑岩三怪在内，分明整整有六人之多，怎地方才我却只见到四个人影，难不成是我眼花看错了？”

他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时赵子原发觉自己正立身在一幢古宅的前面。

这幢古宅连着几座住屋，火舌在屋檐上下吞吐，揣摩情形，不出多久，古宅也是不能免于祝融的破坏了。

赵子原默默地打量了古宅一眼，许是它的年代太久远了，又许是在烈火焚烧下的缘故，古宅在赵子原眼中，格外显得阴黯冷森，肃杀与惧人！

他伸手轻轻一推，大门发出“咿呀”一声，开了一缝，门内依然是一片黑暗和阒寂。

形势已不容许他稍事踌躇，赵子原一举步，跨入了古宅之内。

乍一入内，赵子原立刻觉到这里面隐隐透出了难以言喻的险恶，他心中一寒，真气暗暗布满全身。

黑暗中他摸索前进，门缝外一线月光射了进来，迷蒙里见一张方案横摆室中，案上积了一层灰尘，除了一盏破旧的油灯外什么都没有。

赵子原忐忑步至案前，忽然一阵轻风吹起，他反应何等迅速，身子不见作势，就移到了数步之外！

轻风过后，却是了无动静，赵子原心中狂跳，忖道：

“古宅四面无窗，方才那阵轻风多半是内家暗劲，看来宅内是另有他人隐藏了……”他缓缓吸一口气，沉声道：“宅内有人么？”

他运足真气说话，回声一波一波地传了过来，却仍没有人回答。

这刻，门缝外的一线月光已隐没了去，过了一忽，宅内突然映出一片昏黄，原来置在案上的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自动燃亮起来！

古宅四壁阴影投射，倏地一声大响扬起，大门一阵晃动，居然又重新合了上去！

赵子原不知不觉已是汗湿遍身，暗道：

“真是邪门，难道鬼镇闹鬼的传说竟然不虚——”

正自忖间，怪事又发生了，案上的油灯忽然又自动熄灭了。

赵子原小心翼翼地退到墙角，他想到那盏会自动明灭的油灯和无风而动的大门，心中不禁发毛，他沿着墙角向左侧方前行，陡见前面一抹黑影一闪而没，赵子原想也不想，一纵身便往前扑去！

漆黑里，赵子原扑了空，他扬声道：

“是哪位朋友躲在这里装神弄鬼？”

语声方落，立刻感到一股其巨无匹的狂飚自后袭到，他还未来得及转身，劲风已然压体欲裂，赵子原不暇多想，一反身双掌连挥，一口气拍出三掌，只听到轰轰三震，赵子原被震得气血浮动。

他骇然脱口道：

“藏身的朋友缘何要偷袭在下？”

喝声中，陡见侧后又是一道阴影一闪，赵子原飞快地一旋身，背后却是空空荡荡，人迹全无。

赵子原一面凝神戒备，继续前行，忽然他足底踏着一物，但觉柔柔绵绵，似乎不是踏在地面，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犹未及转念，一股让人欲呕的血腥气味冲入鼻中，他蹬地倒退两步，触目所见，再也忍不住惊呼出声：

“黑岩三怪！”

只见右方斜斜躺着两具尸体，赫然是那黑岩三怪的老二卜商和老三湛农！

卜商及湛农两人满面鲜血，露出狰狞至极之色，身上衣衫碎裂不堪，血渍流满一地，形状甚是惨烈！

赵子原只瞧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骇然忖道：

“黑岩三怪是何等功力，却在顷刻之间，就叫人毙了两名，那凶手功夫之间，敢情已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了……”

他哈腰将尸身翻转一瞧，见每人身上都印着一只乌黑手印，显然是被人以阴毒的掌力一击毙命。

赵子原脑际不住思索：

“怪不得在入宅之间，见到邪神那一干人亡命似的狂奔离开，原来他们竟铩羽在此……”

刹时冷汗顺着赵子原两颊涔涔而落，心中无端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神经像是一张张满了的弓，震骇惶然兼而有之。他运目四下打量，宅内依然一片乌黑，益发显得阴森神秘。在怀中掏出火折，抖手一晃，一道火舌亮起，昏黄色的光芒洒了一地，他目光掠处，内心又是一阵狂跳，在尸体的旁侧，竟摆着一口黑木棺材！

赵子原无端打了个寒噤，把火折推前一些，如豆的昏光闪烁跳跃，将棺木映成一团阴影，加上灰尘蜘丝密布，更显得森寒可怖！

一阵微风吹过，把火折撩熄了，赵子原飞快返过身来，侧耳倾听了好一会，只有隔邻传来“劈啪”烈火烧物之声外，便没有其它声息。

他轻嘘了口气，再度将火折晃亮了，低下头来打量这具黑木棺材，只见棺盖上刻着歪歪斜斜的几行字：

“九月既望，时交四更，残月斜挂，余突闻……

底下的字便模糊不可辨认，赵子原看了许久不得要领，不禁动了要掀棺一瞧究竟之念。

他身子一弯，右臂贯集内力，捏住棺盖边缘，“喀”一声巨响，他已将

棺盖揭开——

赵子原全身功力布满待发，棺盖掀开之际，他即刻朝后退了两步，隔了半晌，却未见有什么动静。他眼光一转，那棺内僵僵直直地躺着一人！

赵子原一颗心子几乎要跳到腔口，他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棺内躺着之人，只见那人面上隐隐泛出一层铁青死灰之色，双目圆睁，四肢僵直不弯，身上穿着一袭寿服，分明是个死人！

火光一闪即灭，赵子原警意方生，一股暗劲已悄无声息地当胸劈来，当下双足齐蹬，刷地退开丈许。

“ 碰 ”一响，那棺盖突然又自动地合盖下去，紧接着一道尖锐响声亮起：

“ 咕咯 ”！“ 咕咯 ”！“ 咕咯 ”！

赵子原心子一冷，一句话下意识的掠过心头：——

“ 鬼魂出现！ ”

古宅内奇事层出不穷，除了这四个字外，确再没有更恰当的解释了。

那尖锐的啸声此起彼落，赵子原右掌陡然一翻，往发响之处击去，掌劲到了寻丈开外却消失个无踪无影。

这时火焰已穿透了厚墙，蓦然之间，一阵沉重的足步声自古宅外边传来！

赵子原呆了一呆，他身子一拧，旋风一般地窜到左侧一个角落，心中暗暗惊忖道：

“ 不知又是谁来了？深夜里竟来到这座荒园古宅，这人似乎不会有什么好路数了…… ”

外面那足步声愈来愈近，在宅门外顿住，然后大门一摇，一个人影有似鬼魅般地一闪而入！

藉着一线银色的月光，赵子原瞧清来人，心中不由大震，原来走进的人竟是那鬼镇近郊坟场上守墓的老人！

那守墓老人进入宅内，四下一望，出声道：

“ 不知名的朋友，你在这里面么？ ”

赵子原心头一动，那声音在室中萦回良久，却寂然没有回语。守墓老者踟蹰一会，举步往室中步进，偏身绕过方案，他足步一顿，敢情已发现了黑岩三怪老二及老三的尸身！

老者略一观察尸体，沉道：

“ 朋友你好厉害的杀人手段！ ”

他举目四望，视线扫过的那两具尸体，最后落在那口黑木棺材上——

棺盖上歪歪斜斜刻着的几行小字，首先映入老者的眼帘，他不自觉的低声念将出来：

“ 九月既望，时交四更，残月斜挂，余奕闻…… ”

念到此地，只听“ 喀嚓 ”一声巨响，那口黑木棺材陡地自动揭开，一条黑影自棺中疾振而起，望准老者便是一掌！这下祸起萧墙，老者一呆之下，猛然抽身倒掠，但棺中那人一掌之力简直骇人欲绝，破空扬起嘶嘶尖声，隐在一角的赵子原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有这等强大内力。

但他更不敢相信的是：适才他曾揭开棺盖，棺内分明躺着一个死尸，怎的此刻却变成一名活生生之人骤然开棺发难，难道此人是已练成了“ 龟息功 ”人棺装死？

赵子原不暇多想，抬眼见那老者后退的身影己成了一片模糊，应变之快，身法之疾，直令赵子原瞧得目瞪口呆。

守墓老者退到壁角，眼看再无退路，急切里他暴吼一声，双掌当胸一错，一推而去。

两股力道在空中一触，老者身躯借力一闪，刹时折了三次方向，换了三次身法，掌风“嗖”地自他脐下掠过。

满室拳风消沉，那身着寿服的汉子前跨一步，阴阴道：

“倒也！”

他抬起一掌兀未击出，说时迟，那时快，摆在室中那张方案斗然“砰”地被震得四分五裂，一团黑影自案底下冲起，往老者背宫一拍而下！

这一下变化得太过突然，就连暗处的赵子原目光本也凝注在寿服汉子身上，万万料不到会有第三者自旁偷袭，赵子原只觉一股热血直往上冲，想都不多想，大吼一声，一步飞跃出来。

呼呼然赵子原已掠到了那黑衣人的后面，但后者一拍之势何等迅疾，赵子原还未来得及出手，黑衣人一手已印到了守墓老者后背！

眼看老者纵是大罗神仙再世，也难以逃出此一劫了，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倏闻“哗啦啦”一声大响，宅中一只巨柱平空往黑衣人立身之处倒了下来！

原来火势蔓延好快，片刻便已将屋脊焚烧去大半，巨柱失去了重心，登时摇曳倾倒，无巧不巧，落下的方位正是黑衣人立身之处。黑衣人但觉脊背冷气袭体，心神不由一分。

急切里他已顾不得伤敌，猛地收掌一闪，巨柱自他的右臂边缘擦掠而下。

那守墓老者避过一劫，竟似毫不以为意，仰首哈哈笑道：“尔等还有什么阴谋伎俩就一并使出来吧——”

黑衣人偷袭不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须臾始缓缓道：“人算不如天算，夫复何言？……”

说到这里，也随即仰天笑将起来，笑声中却隐隐夹有些许的颤抖，他转朝赵子原道：

“小子你快滚得远远的，这趟子有你插手的余地么？”赵子原心绪紧张到了极点，反而将一切恐惧都抛诸脑后，他道：

“区区倒不想错过这场热闹……”

那守墓老者道：

“事不干己，小哥儿还是离开的好……”

赵子原只是驻足不动，那黑衣人一字一字道：

“姓谢的！姓谢的！你还没有死？”

赵子原闻言浑身一颤，两道锐利的眼神霍地盯住那守墓老者，却见老者面上洋洋如常，说道：

“谁是姓谢的？”

寿服汉子阴沉沉地道：

“甭装了！咱们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

老者淡淡道：

“尔等是认错人了。”

寿服汉子道：

“嘿嘿，阁下自以为潜居本镇，充当个守墓人，就能瞒尽天下人的耳目？近数年来，此镇闹鬼，惨遭横死者不可以数计，难道都是没有原因的么？”

老者道：“依你看如何？”寿服汉子道：

“还用得着咱们解释？姓谢的你身份既已暴露，那些前来寻仇的人，自然都一个个被你一杀了之！”

老者冷冷道：

“朋友你无据之论说得太多了。”

寿服汉子伸手一指躺在地上的卜商及湛农尸体，说道：“就拿这两名死者来作个比方吧——”

老者“咦”了一声，打断道：

“怎么？这两人死在此地，不是……”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

“我知道你又是想说不是你干的，是么？”

老者愕了一愕，旋即大笑道：

“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朋友你以为是老夫干的，老夫倒认定是尔等下的煞手！”

这一句话说出，黑衣人和寿服汉子全都怔住了，两人满腹怀疑的望着对方，但对方却也愣愣的立在那里。

老者并没有否认是自己干的，也不曾解释一言半句，只说了这么一句话，黑衣人和寿服汉子反而有一种感觉，知道双方都误会了。

良久，寿服汉子始道：

“黑岩三怪叫人一口气毙了两名，却不是死在姓谢的手里，此事若传开江湖，怕要大大引起一番骚动了！”

老者沉吟道：

“尔等既已埋伏此宅多时，两人如何被杀，想必尽收眼里——”黑衣人想了一想，道：

“移刻之前，我隐藏在方案底下，殃神等一干人鼓噪进入宅中，三怪老三穷呼瞎嚷，要寻出纵火之人……”

老者截口道：“这场怪火难道也不是你等所放？”黑衣人道：“自然不是。”

他轻咳一声，续道：

“就在此际，大门突然一摇，一条人影有似鬼魅般的闪了进来，那身形之快，直令人无法相信，世上竟有这等轻功——”说到这里微微顿住，老者道：“说下去！”

黑衣人道：

“那人在宅内绕了数匝，伊始犹含有六合神步之规范，到了第五大回旋已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我眼前一花，只闻惨呼声起，黑岩三怪之老二老三相继倒地，紧接着光闪一掠而敛，那人已走得无影无踪，殃神等人齐声叱喝，也纷纷夺门追了出去……”老者满面肃容，低喃道：

“莫不是他？……莫不是他？……”

寿服汉子道：“除了你姓谢的之外，咱们着实想不出还有谁会有这等功夫。”

老者摇摇头，没有答话，这时祝融已将古宅后院烧成焦土，屋脊顿时倒塌了大半，焦木粉屑从诸人头上轰然而落。诸人不约而同闪身退避，老者道：

“咱们应该避一避这场大火了。”

寿服汉子沉道：

“姓谢的，这笔死帐还没算清，你便想一走了事么？”

第三章　青冢之谜

老者淡淡道：

“老夫何尝欠过谁的死帐？”

寿服汉子一字一字道：

“黑——夜——摘——星——”

老者眼色阴晴不定，道：

“你说什么？”

黑衣人道：

“好健忘，二十五年前你受人之雇，在漠北塔拉剑毙黑夜摘星，是不是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嘿，姓谢的你大约不曾想到，这世上居然有人会将此事牢记在心底吧？”

老者道：“那么你的名号——”黑衣人道：

“黑灵官邹令森你总听说过了，这是咱家师弟哈金福。”说着，一指寿服汉子，老者道：

“老夫眼拙，令师兄弟此来是为了要报那黑夜摘星一剑之仇？”寿服汉子哈金福道：

“一点也不错，黑夜摘星乃咱家至友，若不是为他访仇，咱们自漠北千里迢迢赶到中原何干！”

老者道：

“所以说尔等不但认错人，而且也找错人了。”

那黑灵官邹令森道：

“姓谢的你好没出息，杀了人还要推三诿四，不敢承认么？”

老者冷笑不语，哈金福故意出声激道：

“哈某瞧得出，你再没有随身带剑的习惯了，咱家兄弟省不得要担心一番——”

老者道：

“有什么可担心的？”

哈金福嘿嘿笑道：

“咱们最怕没有牙齿的狗！”

他这话说得极是尖刻，其实是存心激怒对方出手，出乎预期的，老者只脸色变了一变，却始终没有发作。

哈金福与邹令森两人面面相觑，眼前这老者若是他们心中所想象的那人，一闻这话绝无隐忍下去的道理，但事实确又如此，难道他们真是寻错了人？

老者冷冷道：

“尔等口口声声认定老夫姓谢，老夫多辩何益。”

黑灵官邹令森朝哈金福打了个眼色，哈金福振身一掠，已把住大门当口，双拳当胸而抱。老者眼睛一翻，道：

“不让老夫出去了么？”

邹令森颔首道：

“今日此事若不弄个清楚，你我便一道葬身火窟也在所不惜！”一旁的赵子原暗忖：

“邹、哈两师兄弟的偷袭手段虽极卑劣，但能为友舍命。倒也不失为血

性汉子。”

老者道：

“既然桥头儿不放直船，老夫只有横着过啦——”

邹令森和哈金福两人心里都明白，老者这句话乃是要硬闯的意思，当下各各凝注一口真气，准备对方的出击。

老者长长望了两人一眼，像是又改变了主意，缓缓说道：“譬之，老夫是说譬之那姓谢的真在此地，尔师兄弟合手，量力能胜过他么？”

邹、哈两人相互对望一眼，他们料不到老者竟然会问出这种问题来，一时之间他俩都给怔住了，顷刻，邹令森道：“这个……实不相瞒，纵令咱兄弟联手，也是毫无把握！”老者“嗯”了一声，垂目道：

“依此道来，尔等只单凭着一股血气之勇了？可惜啊可惜哈金福变容道：

“你话说得明白些，咱们一生不受芝麻哽过喉咙儿。”老者道：

“老夫也懒得多费唇舌，不如就指点你们看一件事物，请随老夫走吧……”

说着，转首朝旁侧的赵子原道：

“这位小哥儿若有兴致，不妨一道儿去——”

他举步往门口行去，那哈金福叫道：

“姓谢的，这不要是你的故意缓兵之计！”

他把住大门不让，邹令森冲着他点了点头，哈金福这才侧身让开。

邹、哈两人先行退出古宅相待，赵子原正要跟随老者动身，陡闻砰然一声巨响，整座屋梁夹着熊熊烈火突然倒塌下来！赵子原震惊得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他还未及闪避，只觉一股柔和无比的力量自左方袭来，他一个立足不稳，一连向前跌开数步，正好冲出大门，眼角瞥见一道蒙蒙白气，急划而敛，然后“轰”地一声巨震，整座古宅已然塌尽，剩得一堆焦木余烬，而半空中旋起的一道气流，震荡了许久方才歇止！

赵子原吓得呆住了，回首一瞧，只见寻丈之外那老者立足而定，他大大的喘了一口气，道：

“没事了！”

赵子原望望倒塌的古宅，内心仍有余悸，一时答不上话来。邹令森压低嗓子道：

“好亮眼的身手！你敢说你不是姓谢么？”

老者默然不语，逕自举步朝前行去，邹、哈二人及赵子原也相继跟在后头。

沿路所经，但见鬼镇已被祝融破坏殆尽，街道两旁房舍已化成一片焦土，遍布着一堆一堆的火烬。

老者边行边自唏嘘道：

“一把无名火将小镇烧了个精光，天意如此——天意如此出得小镇，向坟场的反面方向而行，老者在一座小丘驻足，丘上有两堆隆起的青冢。

冢旁野草丛生，萤虫在冢上飞舞环绕，和磷磷鬼火交映，赵子原目睹这般凄凉景象，无端寒意遍体而生。

那哈金福吸了口冷气，道：

“你将咱们引到这荒僻之地，到底是何用心？”

老者默然的指着青冢上埋着的石碑，三人趋前一瞧，只见其中一个以篆

体镌刻着几个字：

“乔如山为谢金印所杀，长眠于此。”

这几字乍一入眼，赵子原只觉脑子一阵轰轰隆隆，一颗心子仿佛就在这一刹那间，被人提悬了上来——

耳里听得那黑灵官邹令森脱口道：

“乔如山？中州一剑乔如山？！我道他怎么在二十年前无故失踪，原来又是亡在你姓谢的剑下……”

老者并不分辩，他往前行数步，就在离这个碑石丈许远的小丘右侧野草丛中另有一碑——

“谢金印为乔如山所杀，长眠于此。”

邹、哈一见碑上镌字，神霍地一变，两人瞠目结舌，竟是一句话也出不了口。

在同一忽，赵子原也瞧清了这块碑上的镌字，一时他只觉得全身血液都涌了上来，什么都不能想了。

他沉沉的望了老者一眼，老者却避开他的目光，朝邹、哈两人道：

“两位总应该满意了吧！”

赵子原却神思恍惚，一个劲儿的低声喃喃：

“不可能！……绝不可能！……”

这会子，倏然一道冰冷的声音自后响起：

“这是假的！”

丘上诸人猛可吃一大惊，循声而望，只见赵子原身后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个身材纤细、穿着一袭华服的女子！

那华服女子年纪约在二十六七，虽非天姿国色，却另有一种雍容的气质，只是芳脸上却蒙罩着一层蒙蒙青气，令人一望即生出一种森寒的感觉！

而她从出现到现在，连一丁点声息也没有发出，诸人几乎完全不曾察觉，此刻又口出惊人之语，顿时把丘上诸人都震住了。只闻老者沉声道：

“这位姑娘方才躲在暗处，老夫不出声喝破，你冒然现身倒也罢了，竟犹信口胡诌，哼哼，老夫……”那华服女子不待他话说完，冷然道：

“我说石碑是假的，这算是胡诌么？”

老者道：

“石碑还会有什么真假之分？姑娘倒会说笑。”

华服女子道：

“不信咱们便挖坟一瞧——”

此言一出，诸人吃惊更甚，简直不敢相信这话竟会出自一个女儿家之口。

老者厉声道：

“挖坟？谁敢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来，老夫便第一个毙了他！”华服女子道：

“是不是心虚了，你老？”

老者晒道：

“老夫向来不喜与女人多口。”

华服女子道：

“试想一想：那乔如山号称关中第一剑，剑上功夫虽高，但能到在谢金印身上穿个窟隆的地步么？谢金印出剑之快、准、狠早已传遍遐迩，岂会在一剑得手后，又落个与敌同归于尽？是以这石碑不是假的还有什么？……”

老者道：“姑娘分析得颇有道理，但仍忽略了一点——”华服女子道：
“你老说说看！”
老者道：
“事实往往与想象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华服女子道：
“甭再说了，只因……只因我知道你老是何人。”
老者道：
“姑娘是发梦呓么？老夫……”
话犹未完，素服女子已截口用比冰还要冷的声音道：“谢金章！你还要装么？”
那“谢金章！”三字好比三只巨锤，狠狠在每人的心上敲了三下，立身在老者面前的邹令森及哈金福两人“蹬”“蹬”一连倒退数步，邹令森瞠目道：
“你，谢金章？……你，你是谢金印的胞弟？……”赵子原的震骇自是难以形容了，他在心中狂呼道：
“谢金印！……谢金印居然有一个胞弟！……”
老者神容一连变化了好几次，陡然仰天一声长啸，道：“盱衡天下，能认出老夫之人也是寥寥可数了，姑娘是谁？老夫心里也是明白得很。”
那邹令森道：
“适才咱等都错将阁下认做是谢金印，说什么也没想到他的胞弟上面……”
老者冷然不理，逕朝华服女子道：
“姑娘既已说出老夫身份，老夫迫得只有动手杀人了！”他面上杀气毕露，一掌徐徐抬起——
华服女子道：
“早料你老会如此，先且说说，那谢金印而今又潜隐何处，竟叫你老代他出面受过？”
老者道：“你知道得还不够多么？”
他一掌正待劈下，一侧的赵子原陡然跨前一步，冲着老者道：“谢金印在哪儿？你说——你说——”
老者怔了一怔，道：
“小哥儿有什么事？”
赵子原满脸血红，斩钉截铁地道：
“拚命！没有第二句话！”
老者矍然变颜，道：
“年纪轻轻便要找人拚命，你知道自己是谁么？”
赵子原反倒一愣，那华服女子道：
“得了，这人不知自己是谁？还要你老替他说出不成？”老者怒目瞪了她一瞪，道：
“姑娘省省口舌吧！”
华服女子道：
“你老……”
她方说出两个字，突闻小丘西方林中传出一道清越的长啸，那啸声在夜空中萦回，久久不绝！

老者乍闻啸声，颜色陡变，他再不打话，一转身如飞纵去。邹令森和哈金福异口同声喝道：

“慢走！”

两人相继纵身而起，紧跟在老者身后，往西方林中掠去。赵子原略一犹豫，也待起身追上，那华服女子娇喝道：“你留在此地！”

赵子原一转身，前方人影已杳，他心里发急，疾然提身前追，行越数丈，忽地眼前白影一闪，那华服女子拦身在他的前面！华服女子咬紧银牙道：

“叫你留下，你没有听见么？”

赵子原就怕失去老者踪迹，哪有心与她磨菇，情急喊道：“闪开！”

他单掌拍出，乘对方闪避之际，身子接着一跃而前。

华服女子怒道：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话声中，玉臂抬起，一袖往赵子原背宫挥去。赵子原正自飞奔间，蓦觉后背生凉，本能之中左手一挥，向后斜打而出。他这一式乃是情急所发，完全放弃了防守，若对方不中途撤招，势必落个两败俱伤，那华服女子冷哼一声，一袖再扬，由直拂立刻变化为斜圈之式。

赵子原只觉自家掌式一窒，同时有一股强力自对方袖上传袭而来，有似雪滚沙崩一波一波涌出，其外并有两道暗劲自前方回旋而至，赵子原只一错愕间，身子已被紧紧箍住，动弹不得。赵子原几曾见过这等怪异的武功，要他束手待毙自是不甘，他身在空中，提起一口真气，屈肘往后直撞，背上压力登时一减，但前方那两道回旋之劲并未稍敛，整个身躯像是受了一种莫大圈引之力，去势为之一挫。

他身方落地，华服女子已欺至一尺之内，但见她玉手一晃，“啪”两声，赵子原身上的穴道均为其所罩！华服女子冷冷道：“小子，你倒是拗强得很。”

赵子原双肩虽已受制，心中仍不住在忖着如何冲出困境，此刻便乘对方说话之际，右手拇指一扣一弹，“嘶”的一声，那股指风疾奔而出，华服女子立觉左腰一麻，骇然收手一闪。

她娇躯一连退了四五步，脱口道：

“旋叶指？！……原来你是阳武白雪斋的传人，这就难怪了。”赵子原无心恋战，一提身便待前掠，但那华服女子却如影随形，原式拂出一袖，赵子原虽有了一次前车之鉴，竟仍闪避不过，“啪”“啪”“啪”三响，他背宫及腰上的大穴均被制住。华服女子拂袖一加劲，赵子原身子顿时一顿，再也站不直身，仰天翻了一跤，跌将下去。华服女子拂拂衣袖，道：

“你一身功力很够火候，可惜遇到的是我。”

赵子原躺在地上，大吼道：

“好没来由！”

华服女子道：

“小子你无头无脑说些什么？”

赵子原道：

“你无故拦阻于我，复动手偷袭，到底是何用心？”

华服女子道：

“姑娘先问你一句……”

赵子原打断道：

“你把我穴道解了，咱们再打一次。”

华服女子冷笑道：

“再打十次百次，也不会有第二个结果，凭你这身功力，应付江湖宵小是足有余裕了，若说要去寻谢金印拼命，嗤嗤，还差得远哩！”

赵子原膛目无语，华服女子复道：

“举世尽多自甘送死的愚人，姑娘也不屑拦阻，只是……”赵子原道：

“你待怎的？”

华服女子道：

“在你枉死之前，姑娘要你为我办一件事——”

赵子原一愕，心道她原来是有求于己，但自己与她素昧平生，却能为她做什么来？一念及此，疑云顿生。

华服女子秀眉一扬，道：

“怎么了？你为何不说话？”

赵子原仍是默默不语，华服女子大恚道：

“好小子，你装傻！”

她玉手一扬，“啪”“啪”两声，赵子原脸颊上已多了两道深红的指印，只觉火辣辣生痛不已。

赵子原被拗发起倔强的性格，狂笑道：

“你以力服人你就看错人了！”

华服女子素手连扬，几十个巴掌过去后，赵子原颊上已是青紫块块，五官全走了样，鲜血不住的自唇角溢出。

华服女子喘一口气，道：

“小子你服了吧？”

赵子原见她简直无可理喻，便索性闭上眼睛，来个相应不理。华服女子愤怒到无以复加，将一头长发往后一甩，纤手递出，一股热力自手心吐放，宛如火焰，直罩住赵子原周身。酷刑一加到赵子原身上，但觉全身就像火烧似的痛苦，不禁咬牙切齿，但他抗拒不得，只有听凭割宰。

华服女子见他不呼不喊，只得又把掌力收起，气呼呼尖骂一阵。

赵子原蓦觉全身一轻，那火热千钧的掌力突然去得无影无踪，心知对方有求于他，不敢置他于死，胆气因之一壮，说道：“你怎么不打死我？”

华服女子粉脸早已涨得通红，先时那一层蒙蒙青气一扫而光，一时倒也无可奈何。

赵子原气焰更大，道：

“除非你把我杀死，否则——”

华服女子道：

“否则如何？”

赵子原两眼上翻，慢条斯理道：

“否则要我为你办事，甭想！”

华服女子尖骂一声，道：

“小子你是要硬挺到底了？”

她一把将赵子原抄起，右手揪着衣袂腰带，将他提了上来，吊在一棵樟树下，口里说道：

“这算是耍猴儿游戏，马上有你乐的了。”

赵子原被吊在半空，屈卷着身子，不折不扣成了一个猴儿，他何曾受过这等羞辱，心想自己不要是遇到一个有虐待狂的女子了？华服女子顺手拈起

一根树枝，手一抖，“叭”一大响，枝梢竟像钢刺般翘起，狠狠地抽在赵子原身上！

枝梢着力点落在赵子原前胸，他紧紧地咬住牙根，竭力不让呻吟声发出来。

“嗖”“嗖”之声连起，赵子原但感全身火辣辣的难受，那钢一般的树枝在他身上留下了烙痕，也留下了剧痛，渐渐他瘫痪了下去三十鞭下来，赵子原已是数度昏厥，背上皮肉绽开，血迹斑斑，华服女子缓缓垂下手中树枝，说道：“滋味怎样？”

赵子原不语，华服女子复道：

“别充什么英雄了！姑娘阅人已多，没有一个不是开始倔强，后来求饶的，冲着你这种劲，哼，狗熊！狗熊！”

赵子原翻目道：

“既是狗熊，你还要他替你办什么事？”

华服女子道：

“你答应了？”

赵子原道：

“先把我松绑放下，咱们再谈条件。”

华服女子一顿足，道：

“小子你是鬼迷心窍了，这当口还有你谈条件的余地？”她伸手入袋，摸出一件物事，葱玉般的五指一捻，一道火焰冲天而起，在空中一爆，火星四下飞散。

赵子原直瞧得莫名其妙，约摸有一炷香的时间过去，陡闻“得得”马蹄声，错扰了周遭的凝寂。

蹄声渐近，四骑出现在他们眼底，再一细望，又有一辆篷布马车跟在四骑后面奔驰而来。

那车马速度好不迅疾，一眨眼已驰到小丘上，为首骑士一拉缰辔，踢蹬下马，朝华服女子恭身一揖，说道：

“属下等在驿亭恭候已久，姑娘有何吩咐？”

华服女子哼一下，道：

“驿亭都已清理完了？”

那骑士垂首道：

“昨日属下接姑娘传讯，将临驿亭小住，便着人连夜赶修，亭阁已粉刷一新，就等姑娘芳驾——”

华服女子道了一声“很好”，转身一指被吊在树上的赵子原，道：

“陈雷，你将这人松了绑，放到篷车中去。”

那骑士陈雷期期艾艾道：

“篷车是为姑娘预备的，这这……只怕有些不妥……”

华服女子叱道：

“废话！我就坐在车头前方不就得了。”

陈雷唯唯诺诺，这时那另外三骑及篷车上的骑者也陆续下马，停立一侧。

赵子原见这干人对那华服女子毕恭毕敬，猜不出她到底是何许身份，心里不由暗暗纳闷。

陈雷步至樟树底下，右手往上一扯，便将赵子原自半空中拉下来，但他却不伸手去接，赵子原登时跌了个仰八叉，只摔得背脊隐隐生痛。

他情知对方有心作弄自己，当下怒目瞪了那陈雷一眼，但他穴道受制，压根儿不能动弹，只有任人摆布。

陈雷唇角掠过一丝残忍的微笑，将赵子原自地上抄起，走了几步抛入车中，然后将车篷扣起。

如此一来，赵子原便完全与车外景象隔绝，举目所见，四边都是蓬布，车篷内是一片漆黑，耳里只闻华服女子的声音在车外响起：“上咱——”

马儿“希聿聿”长嘶一声，车身开始移动，赵子原心中疑团与时俱浓，暗忖：

“这女子的行径好生古怪，不知她要把我带到何处？”

车声辘辘，沿途只闻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所经之处，似乎极为阴森荒凉。

赵子原既不能得见车外景物，便率性闭目养神，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车身颠簸了一下，他惊醒过来，马车已经停下。

车外的马蹄声也同时嘎然而止，接着眼前一亮，前面车篷已被人掀了开来，那华服女子端坐在车头，她身旁则坐着一名驾车的大汉。

华服女子回眸启齿道：“车里坐得还舒服吧？”

赵子原低哼道：

“身为阶下之囚，哪还敢过份奢求。”

华服女子道：

“或为上宾，或为俘虏，就在你一念之间了。”

赵子原哼了一下，不予置答，这会子，那陈雷已下马行到车前，哈腰向华服女子一礼，道：

“驿亭已到，姑娘请下马车。”

华服女子道：

“直驰亭里——”

那驾车大汉一扬马鞭，调转马头，拖着车身往斜地里横驰，赵子原尚未能瞧清周遭建筑，马车已在一处空旷之地停了下来。华服女子回首道：

“我们已进入驿亭内院，你若发誓不逃，我便解了你的穴道。”赵子原心想：与其穴道受制，行动不便，倒不如为权宜之计，当下道：

“我答应不逃，但却不愿发生什么誓。”

华服女子沉吟一下，道：

“本亭警卫重重，谅你要逃也逃不了。”

说着，伸手在赵子原左腋及腰下各一点，赵子原全身血气顿时一活，被制的穴道已重又解了开来。

华服女子纵身下地，说道：

“下来。”

赵子原将头伸出篷外，深深吸了口气，环目四望，见马车停在一片白石铺成的旷场，四面修竹青篁，林木掩映，假山苔石重叠点缀其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分作梅花形耸立，建筑得甚是精巧。他活动四肢，继而跳下马车，与华服女子面对而立。

华服女子道：

“穴道已解，你便想食言而肥了，是也不是？”

赵子原摇摇头，道：

“姑娘将我带到此地，不知存何用心？”

华服女子道：

“你终于改口称姑娘了，敢是自知身入虎穴，力不能与之抗衡之故。”

赵子原皱眉道：

“姑娘还未回答我的问话呢？”

华服女子道：

“外人轻易不得进入本亭，我破例将你带入，自有深意，你何妨自行一猜。”

赵子原道：

“姑娘说话尽是不着边际，我不猜也罢。”

华服女子正待说话，那陈雷偕同两名大汉已自外面走了进来，陈雷道：

“精舍已整齐肃然，姑娘这便入内休憩？”华服女子道：“你先将此人领到留香院……”

陈雷神色倏变，脱口道：

“留香院？姑娘你……”

华服女子面色一沉，道：“陈雷！你竟敢抗命？”

陈雷身躯猛可一颤，期艾道：

“非是小人抗命，实是耽待不起主人之重罚。”

华服女子道：“依此道来，姑娘之罚你便不在乎，是不是？”陈雷垂手道：

“属下不敢。”

华服女子冷哼一下，语声倏地转厉：“既是如此，还不领进！”陈雷诺了一声，转首狠狠地瞪了瞪赵子原，伸手虚引道：“有请——”

第四章　金粉留香

赵子原回首望了华服女子一眼，说道：

“姑娘要将区区引到何处？”

那陈雷冷冷接口道：

“留香院！你没有听见么？”

赵子原稍事踌躇，耸耸肩道：

“也罢，既来之，则安之，阁下请领路。”

陈雷朝华服女子欠身一礼，转身迳自前行，赵子原举步跟随其后，往庭园内侧，林内掩映的精舍步去。

华服女子仍然停立原地未曾移动，这一忽，她那姣美脸庞上又已笼罩了一层蒙蒙青气，眼望人的背影消失在青竹修篁间，低声道：

“粉黛留香，壮士气短。……恁你如何执拗，姑娘还不是有方法叫你听命……”

她喃喃自语着，唇角牵动，露出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古怪笑容。赵子原泰然紧跟陈雷之后，一面留心门径，打量逃走的去路，穿过园林，眼前出现了数幢精舍，疏疏矗立。

来到精舍前面，陈雷合掌击了三下，只闻“咿呀”一声，朱门缓缓被人拉开，两名身着红裳的少女当门而立。

两名红裳少女望也不望赵子原一眼，右边的面对着陈雷，冷冷说道：

“奉主人谕令，留香院暂行关闭一载，陈爷难道未有所闻？”

言罢，不待陈雷答话，就要将门合上，陈雷却适时递出一脚将门撑住，冷哼一声说道：“武姑娘可没关照你用如斯口气，拒她的客人于门外吧？”那红裳少女道：

“但是主人之命……”

陈雷打断道：

“主人之命自有武姑娘承担。”

那红裳少女这才偏首拿眼上下打量了赵子原一忽，道：“既是如此，这位相公请进。”

陈雷道：

“一切都依照原有规矩，休得待慢了客人。”

说着转身便走，赵子原一时倒听不明白他的弦外之音，只有愣愣立在当地。

两名红衫少女侧身让赵子原入门，门后又是一片深邃的前院，她俩当先领路，不时回过头来望望赵子原。

赵子原隐隐觉得，这两个少女拿眼望他时，脸上总是浮溢着难以捉摸的神秘表情，他心中暗暗纳罕，忖道：

“此处并非善地已可推见，奇怪的是她们毫不顾虑我会逃逸，想是防而有备使然，我若想离开这里，须得用点智力才行……”步过前院，两名红衫少女在东厢房门前驻足，右边一名自袋中取出一朵白色椿花，递与赵子原道：

“相公请将白椿插在襟上，进入厢房后自有人负责招待。”赵子原也不多问，接过椿花插上，那红衫少女似乎料到他如此干脆，一时反倒怔了一怔，续道：

“本院计分东南西北四厢，相公暂请先入东厢小憩，明日小女子再来接

往南厢，不过——”

红衫少女欲言又止，赵子原钉上一句道：

“不过如何？”

那红衫少女道：

“据小女子所知，留香院自设立于今，尝有来客十四，不过大半在进入东厢之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另游其余各厢了……”

赵子原皱眉道：“难不成他们是一进不得复出？”

那红衫少女不答，迳道：

“前后十四来客之中，仅有一人在半载之前，能得遍游东南西北四厢，那委实是开下令人无法相信的奇迹，缘是主人一怒之下便下令关闭本院一年。”

赵子原忍不住脱口：“姑娘说的是谁？”那红衫少女缓缓道：

“那人自报姓名叫司马道元！”

赵子原闻言，心头颤了一大颤，暗忖：

“司马道元？……司马道元？……记得曾听母亲提及，司马道元一门十八人不是在翠湖舟舫上遇害了，难道死人竟能复生……”

他正待追问下去，那两名红衫少女已裣衽向赵子原一福，比肩施施离去。

赵子原怀着一颗忐忑之心，将房门推开，陡觉眼前一亮，黝黑中闪耀出五颜六色的彩光，赵子原一惊之下，倒退了两步，待了许久未见动静，这才缓缓踏入门内。

身方入室，只觉里边光亮若昼，室顶略呈圆形，譬间尽镶白石，室内悬立着一片石屏，屏前不知堆满多少明珠翡翠，珊瑚玛瑙，分置三个石槽，交映出缤纷七彩，端的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赵子原心中一动，步至槽前，但见珠宝上置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铜觥，他伸手拿起一瞧，上面镌有几个篆体小字：

“欲获彩袖殷勤意，须得量珠聘美人。”

赵子原一寻思，便用铜觥自石槽内满满兜了一杯明珠，复行举步绕过室中的石屏。

触目处见屏后灯烛高悬，两壁各有两房芙蓉格雕花窗，内掩珠帘，靠窗摆着一张檀木方案，案上炉中升起一缕香烟，袅袅而散。

再往里去便是一张翠玉大床，床上纱帐垂挂，赵子原轻咳一

声，只听得一道娇慵的声音自帐内响起：

“来客可曾量珠而入？”

赵子原将手上铜觥高高举起，道：

“区区瞧到觥上题字，已遵量一杯明珠。”

一只白玉般的纤手徐徐伸了出来，将纱帐拨开挂在金钩上，床上绮罗衾枕，一个身笼轻纱的美女斜躺其上。

她右手纤指支颐，另一手将兜满明珠的铜觥接过，脸颊在满杯的珠宝上反复的婆娑着，兴奋之色毕露无遗。

赵子原微笑道：

“古人有量珠聘美之韵事，区区尝不予置信，不想今日能亲逢此等际遇……”

那轻纱美女小心翼翼的将满杯珠宝倒入床头一个木箱里，冲着赵子原一笑，道：

“ 你倒是善解女人之意，喂，谢谢你啦。 ”

赵子原奇道：

“ 为什么要谢我？那满装金玉珠宝的石槽距此室仅一屏之隔，姑娘只要移驾数步，便能取所欲取，区区不过是代劳而已。 ” 那轻纱美女螓首微摇道：

“ 珠宝虽近在咫尺，但我却不能走过石屏。 ”

赵子原道：“ 区区不明姑娘之意？ ” 轻纱美女道：

“ 那石屏之中安装有精巧机关，任何人能从外面走进，若从里边向外步出，机关立发，可致人于死地。 ”

赵子原心子一震，道：

“ 然则姑娘…… ”

未待他将话说完，轻纱美女已伸手一拉吊绳，随着阵阵铃声亮起，左侧壁角另一道门户缓缓开启，三名赤足艳婢鱼贯步入。赵子原率性往案前檀椅上一坐，当首一名侍俾上来为他按摩揉身，其余两名忙着摆酒设肴，香气四溢。

轻纱美女跣足下床，赵子原酒未入口，竟觉微醺。

莺声燕语荡漾在斗室之内，三名艳婢殷勤进酒劝食，赵子原不觉食欲大动，开怀畅饮。轻纱美女柔声道：“ 相公好酒量。 ” 于是洗杯更酌，赵子原也渐渐习惯，不再拘束，吃到半夜，肴核既尽，杯盘狼藉，侍婢匆匆收拾去了。

她们仍是循左侧壁角的那道门户出去，赵子原心念微动，暗道侍婢既从此门进出，则必能通达室外无疑，却不知是否有护卫把守？

轻纱美女似已看穿他的心事，说道：

“ 相公还想离开东厢么？ ”

赵子原坦然道：

“ 区区被迫进入此院，自然必须觅机离去。 ”

轻纱美女诧道：

“ 被迫？难道你不是慕‘ 留香四艳 ’之名来到本院？ ” 赵子原摇头道：“ 恕区区孤陋寡闻。 ” 轻纱美女道：“ 相公若非慕名而来，则量珠聘美之举，便太不值得…… ” 赵子原道：

“ 珠宝又非区区所有，不审姑娘意所何指？ ”

轻纱美女道：

“ 尔后你会明白的。 ”

她秀目一直盯住赵子原脸容不放，移时始长身立起，步至香案前面，伸手在四方案角上各自一拍，那香案突然冉冉自地面升起，逐渐露出了一个月形小洞，宽约可容人进出！

轻纱美女回首朝赵子原道：

“ 从来入留香院者，都是急不及待欲占有贱妾之身体，相公既是一反常情，不妨先自洞下例览一些事物，然后再决定是否与贱妾亲近不迟…… ”

赵子原大感迷惑，只是目下却不便多问，他俯身入洞，却见一梯道直落而下，级尽处有岩陡立如屏。

洞壁形状千奇百怪呈乳白色，重巘叠岩，别有一番森然气氛。赵子原侧身绕过，触目但见十三人席地而坐，每人都是须发长垂，两眼深陷，神容甚是憔悴。

赵子原悚然一惊，此刻他方才知晓那轻纱美女要他入洞所瞧的事物，竟

是指这些人而言，却不知有何用意？

那十三人见赵子原入室，头也不抬，当前一个开口道：“小子，你是东厢李姬今夜的客人？”

赵子原一听，敢情那轻纱美女的芳名就叫李姬，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遂任意点了点头。

那人忽地雀跃而起，击掌叫道：

“咱们这石室又将新添一个伴儿了……嘿嘿……”

狂笑声中，陡地右臂一扬，鸟抓般十指大张，电也似的往赵子原手腕拂去。

变生仓促，急切间赵子原脚步一错，身形一动，从对方掌隙中倒窜出五步之外。

那人一手拂空，不禁咄咄呼奇不已，他盘膝坐着动也不动，整个身躯宛如被什么托着升了起来，升起半丈多高，单掌又是一拂而出，赵子原犹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腕脉被对方捏个正着！赵子原沉声道：

“阁下何尔以武相加？”

那人轻轻落下地来，依然是盘膝坐在原地，裂嘴笑道：“老夫为什么要偷袭一个娃儿……老夫为什么要偷袭一个娃儿……”

他没有回答赵子原的话，反倒在自说自问了，赵子原方自皱起双眉，那人空出的左手忽然一拍脑袋，复道：

“老家伙！你不为李姬又为了什么鸟？……李姬……李姬……好不想煞人也……”

说完，又自傻兮兮的笑了，赵子原愈听愈是离谱，错愕道：“小可不明阁下之意。”

那人开口骂道：

“蠢材！老夫要越俎代庖，上东厢温柔乡睡一风流大觉，你还不省得。”

赵子原见他时喜时怒，不禁啼笑皆非，暗忖：

“此人大约是在此室居住已久，未与久人接触，是以神智都显得有些不清了……”

他正寻思如何将手腕挣脱，陡闻一个沙哑的语声说道：“放下这娃儿！”

赵子原循声望去，一个唇下长满于思的大汉缓步朝他立足之处移近。

那捏住赵子原腕脉之人不语，于思大汉复道：

“丁伟鲁！老夫叫你放了这娃儿！”

赵子原心子猛可一震，他知道这丁伟鲁号称丧门神，名垂西南数十载，江湖传言当他崛起江湖伊始，单人匹马行遍天下，曾在短短二月之中连毙数十名武林高手，又曾独闯少室山峰，与少林掌教三韦大师较技五昼五夜，最后在罗汉阵下全身而退，凡此事迹都流传遐迩，人人不忘，不料眼下竟困处此室，而且变得疯疯癫癫，赵子原自惊得呆了。只闻丁伟鲁道：“老夫要杀要放，还有谁管得了？”赵子原乘他说话之际，左臂突地一拧，有如一条滑蛇般挣脱对方五指，丁伟鲁一时不曾防备，只觉手掌一空，赵子原已倒身立在三步之外。

那于思大汉哈哈笑道：

“小朋友，你好快的身手！”

丁伟鲁沉下脸来道：

“姓苏的，你挺身上来干涉老夫之事，不要是为了争风吃醋吧？”

那于思汉子道：

“你口齿干净点！”

一旁的赵子原内心却不住沉吟：

“姓苏？这人竟是姓苏？！！”

倏地，他脑际浮过辞别师门之时，恩师所说的一句话：

“子原，为师生平只有两位至友，其一是太昭堡主赵飞星，另一位姓苏，叫苏继飞……”

他的思路很快便被打断，只听那丁伟鲁道：

“姓苏的，要上东厢渡一良宵可不简单，你那飞云第十八式练成了么？”

那于思大汉冷冷道：“这个不用丁老你费心。”丁伟鲁笑嘻嘻道：

“咱们成日无所事事，除了钻研武功悟出一招一式，以求亲近芳泽之外，还有什么需要费心？姓苏的，你飞云第十八式若已练成，在授与那主儿之前，老夫说不得要与你喂喂招了？”

语声甫落，一掌已自抬起，笔直往于思大汉击去。

于思大汉冷哼一声，不闪不避，待得对方掌力击到胸前，猛可挫身伸手就拿。

丁伟鲁掌势虽猛，变幻却快如闪电，于思大汉手才递出，他已换了一个方向拍来，于思大汉横时一挡，掌力陡发，与那人对了一掌。

“砰”地一响，于思大汉的身形一震，反觑对方，但见丁伟鲁的身躯也是一阵摇动，衣袂飘佛。

丁伟鲁大吼一声，掌出如风，一口气推出了五掌，这五掌换式之疾，出招之准，端的是妙入巅毫，于思大汉不知不觉往后退了一步——

不容敌手有任何反击机会，丁伟鲁第六掌又接踵而至，他这一掌拍来，看似轻轻飘飘毫不着力，破空竟挟起一道“虎”“虎”之声，仿佛有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随着这一掌疾卷了出来，威势之强，即如十数步之外赵子原也为之骇然变色！

“拖刀掌！”

“丁门拖刀掌！”

旁观诸人全都忘形大叫起来，丁伟鲁出自西南边陲，他那一身古怪神功早已在武林下了令人心寒的传言，这“拖刀掌”，更是他的独门绝技，当年他独闯少林，便是挟仗此技，迫使三韦大师的“劈刀七十二杖”杖出无功，其后一年复在齐北面对金刀会八大舵主，在盏茶之间，拖刀也似地一连击出八掌，分将八人击毙当地，立刻风传武林，眼下他旧技重施，顿令在场十数高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说时迟，那时快，丁伟鲁那“拖刀掌”才发，那于思大汉双目之中精光陡长，双掌合并，右掌贴着左劈一推而出。

他攻势未尽，身形斗地凌空而飞，左掌借势继之一翻，掌风真力划过半空，“嘘”地发出尖响，待他落地之时，双方距离已不到三尺，他左右掌再度交相而起，一霎之间，尖锐嘘声大作，丁伟鲁那宛如利刃，着肤生痛的拖刀掌力登时一敛。

丁伟鲁猛地吐气侧身，硬生生止住掌势，沉声道：

“好一招‘风扫残云’！苏继飞你那飞云第十八掌练成了！”

此言一出，石室内众人齐然露出惊讶之色，纷纷交头接耳，议论不休，于思大汉面上却洋洋如故。

赵子原心知众人谈论的必是于思大汉所露的这一手“飞云第十八掌”，

他也是第一次目睹这种神乎其神的掌力，惊异与钦羡之情固然有之，但他内心却在想着另一个问题：

“苏继飞……他果然是苏继飞……”

正忖间，那其余的十一人已停止了议论，一个文士装束的中年人缓步上前，朝于思大汉抱拳道：

“苏兄既已悟出新招，自可凭掌换银，量珠聘美，一亲李姬芳泽，诚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于思大汉苏继飞淡淡道：

“有谢谬贺，只是苏某这一新招，却暂时不欲传授那不知名的主儿。”

那中年文士满脸意外之色，道：

“苏兄欲藏珍自秘？那东厢李姬——”

苏继飞接口道：

“李姬的魅力固令人无可抗拒，但苏某总觉得自家费尽心血所悟出的武功招式，就这么平白传与他人，换得一杯明珠，以博李姬青睐，委实太已不值。”

大伙儿面面相觑，作声不得，良久一个清越的声音道：“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赵子原抬目望去，见说话的是一个矮小精悍的老人，那丁伟鲁怪目一翻，说道：

“江沙，你有什么话要说？”

赵子原暗暗心惊，忖道：

“久闻这江沙乃是关外使鞭第一高手，想不到竟也困处此地，看来这十三人中，个个都是足以代表一家之长的一等高手了……”那江沙道：“试想一想，咱们自入留香院以来，无一不是将毕生心血所聚的独家绝学倾囊传出，只易得东厢数夜绻缱，而那神秘的主儿，就以明珠几杯，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各家之传悉数学去，咱们宁不太愚？是以苏兄此言，不啻予咱们以当头棒喝。”丁伟鲁怪叫道：

“江老头你有种，为什么不能像司马道元一样，见美色当前不为所动拂袖而去？”

江沙瞠目无语，丁伟鲁复道：

“俗语一句：美人窝里出不了英雄，老夫不能离开李姬，算是在这里住定了！”

他率性盘膝往地上一坐，其余诸人似乎也都泄了气，没有人作声。

那苏继飞这时转向赵子原道：

“你年纪轻轻，怎地也到留香院来？”

赵子原正要答话，那苏继飞复道：

“少年人风流雅兴，偶尔走马章台原亦无可厚非，只是此地非同寻常青楼，岂是你辈来得？快去！快去！”

赵子原见他竟数说起自己，只有唯唯诺诺，转身欲待走开，耳里突然传入一道细若蚊语的声音：

“方才老夫见你自丁老头手上挣脱的身法，猜是阳武白雪斋的传人，如果老夫的推测正确，你便点一下头——”

赵子原心知苏继飞是以“传音入密”与他说话，遂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

苏继飞唇皮微张，赵子原耳旁那道细微的语声重又亮起：“留香院非可

久留，你必须设法离去，回告令师，就说昔人苏某，无时不在访查太昭堡主赵飞星遇害那一段公案，这留香院是仅存的线索之一，是以老夫伪装沉溺声色，留在此地……”赵子原一颗心仿佛被人吊悬了上来，那苏继飞语气一顿，又开口大声将赵子原数落一顿，一面不住拿眼向他示意。赵子原无奈，只有退了下去。丁伟鲁及其他一干人倒没有出身相拦，步上石级，从原来洞口回到东厢。

那轻纱美女依然静静地坐在床沿，见赵子原上来，启齿说道：“相公既已增广一番阅历，此刻对贱妾想必怀有戒心。”说着微微绽开笑容，那万般妩媚尽在这一笑这中表露无遗。赵子原虽有戒意，仍不禁看得痴了。

他内心一凛，沉下嗓子道：

“李姬？姑娘就是他们口中所提到的李姬？”

轻纱美女双眼水汪汪的倾注着他，又问道：

“难道我不是？”

赵子原避开对方的目光，说道：

“姑娘以色相布施众生，就只为区区几杯明珠？”

李姬微笑不答，起身款款向赵子原行去，全身美妙之处在轻纱之下若隐若现，令人为之入眼动心。

赵子原突然闻到一股馥郁的异香，非兰非麝，自对方胴体发出，她愈走愈近，香气便愈浓厚……

当下只觉一股热气直冲了上来，眼望李姬笑靥荡满面，露出两个深深的酒涡，举手投足间，说不尽万种风流体态，加之娇躯香风四溢，更增添厢内的绮旎气氛。

李姬低声道：

“奇怪么！我这体香是与生俱来的，有令人不能抵抗的魅力，相公体内此刻难道没有感到异样？”

她声调越来越是低沉，目光也越来越是柔和，赵子原经他一言及，果觉体内全身火热难当，懒倦无力，神思逐渐恍忽。李姬伸出皓莹的双手，箍住赵子原两肩，将娇躯偎在他怀中，赵子原挣扎了一番，竟然无力摆脱，豆大的汗珠自两颊涔涔而下。两人紧紧拥住，渐次向墙角的白玉大床移去，忽然一道冰冷的语声自厢内响起：

“李姬！你做得太过份了！”

两人齐然一惊，转目望去，只见屏右不知何时已立着一个面色冷若冰霜，身着一袭华服的女子！

赵子原灵台一阵清醒，将李姬推开，一口真气在全身循环了十八周天，心潮已是平静许多。

李姬伸手一拢发丝，惑声道：

“武姑娘从未履足本院，今夜何以一反常例？”

华服女子冷哼一声，道：

“留香院乃家父所有，姑娘高兴要来便来，何用你多问。”

李姬道：

“李姬也不知不应有此一问，但主人既将东厢划为李姬居处，负责款待本院来客，而武姑娘不早不迟于此时撞来，却是大大不该。”

华服女子大恚道：

“你——你好不知进退，竟敢顶撞姑娘，想是活得不耐烦了。”她杀气

陡生，飞身跃前，“刷”地抽出一柄短剑，一挥而出，李姬闭目待毙，只觉脸上一阵寒意，华服女子的短剑在头上划过，根根发丝随风飘荡。

华服女子见李姬神色自若，毫无受惊迹象，不禁更是气愤道：“你以为姑娘不敢杀人，是么？”李姬淡淡道：

“武姑娘在下手之先，当然必曾考虑到留香院若少了李姬可能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华服女子气极，却是对她无可奈何，敢情此间利害，果如李姬所言。她寒着脸儿转朝赵子原道：“为了聘美，你是量过一杯明珠送与李姬了？”

赵子原道：

“区区可不明此院规矩，只因见到杯上题字，一时好奇心动，始量珠入室……”

华服女子道：

“无论如何，你都算是负欠本院明珠一杯。”

赵子原若有所悟，脱口道：

“姑娘莫不成也要区区尽传所学？”

华服女子花颜霍变，道：

“李姬你居然让他进入密室……”

话犹未完，厢外倏地传来一阵急促的足步声，一名红衫少女匆匆忙忙的走将进来，气急败坏道：“姑娘——姑娘……”华服女子蹙道：“什么事如此慌张？”

红衫少女道：

“大……大爷……来……来了……”

华服女子娇躯一颤，道：

“你是说我爹来到驿亭了！他闯入留香院没有？”

红衫少女太过激动，以致不能出声，只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华服女子喃喃道：

“不可能……说什么也不可能……今晨爹爹不是犹羁留在蜈蚣岭上？缘何会突然踵临驿亭……”

她疾然转过螓首，朝赵子原道：

“你，你快躲将起来——”

赵子原毫不以为意道：

“为人不作昧心事，半夜哪怕鬼捣门——区区有躲藏的理由么？”

华服女子一扬手，“啪”啪”两声，赵子原颊上已多了两道深红的指印，她咬紧银牙道：

“姑娘叫你躲藏，还有你多口的余地？如果爹爹发现有人罔顾禁令进入留香院，那时还有你的命在？”

赵子原用手触摸火辣辣的脸颊，他虽已摸清眼前这女子喜怒无常的性格，但自家屡遭侮辱，却仍免不了心头火起。但他回心一想，偏就对方武功高得出奇，自己既不是对手，只有故意与她呕气，唱唱反调：

“免劳姑娘费心，区区豁出了这条命，不躲就是不躲！”华服女子气得花容变色，跌足道：

“从没有见过这般死心眼的蠢才！要死还不容易，姑娘就先成全了你！”

掌随声发，玉臂一抬，往赵子原拂去。

赵子原不意对方会骤起发难，他微微一愣，陡觉自己全身大穴尽皆笼罩

在她一拂之下，欲待闪避，其势已不可能，当下低喝一声，双掌翻转连环劈出。
　　华服女子纤手不疾不徐的拂了一圈，赵子原掌力一窒，她左臂继之而起，朝对方中盘叩去。
　　就在这刻，屏前人影一闪，一道森森的语声亮起：
　　“歆儿住手！”
　　华服女子闻声一震，手腕一沉，硬生生将去势挫住，冲口喊道：“爹爹是您么？”
　　赵子原定睛一望，但见五步之前，立着一人，那人身躯又瘦又长，一峰灰色长袍，双手缩在袖中，低声一叹道：
　　“一日不见，歆儿你就认不出为父的声音？”
　　语声甚是冷漠，完全不带丝毫感情，华服女子道：
　　“女儿岂有辨认不出的道理，只是没想到爹爹会突然现身于此罢了？”
　　灰衣人冷冷道：
　　“为父也没有想到会在留香院碰见你，所以说天下事往往出人逆料，歆儿你说是不？”
　　说着，轻轻挪了一下身子，赵子原但觉出那灰色衣袂翻动之间，隐隐透出了一种说不出的险恶阴森意味，令人为之不寒而栗。华服女子道：
　　“确是如此。”
　　灰衣人道：
　　“就以为父目下所见而言，居然有外人敢于干犯禁令，擅闯本院，这更是为父始料所未及了！”
　　他缓缓别过头来，赵子原与他打了个照面，发现这人面色如灰，就与他身上穿着的灰袂颜色没有两样，刻板而毫无表情，显是带上了人皮面具。
　　灰衣人复道：
　　“家有家法，院有院规，歆儿你说说留香院的规矩——”
　　华服女子斩钉截铁道：
　　“犯禁者死，法无二条！”
　　灰衣人一颔首，如炬目光盯住赵子原脸容不放，后者只觉仿佛有两道冷电自对方眼中透出，不由打了个冷噤。
　　灰衣人阴阴道：
　　“小子你都听见了，还不自作了断！”
　　赵子原勉力定一定神，道：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或生或死，即连区区都不能自主，阁下更没有资格说这话了。”
　　灰衣人冷笑道：
　　“从来好生恶死乃人之天性，小伙子你拐弯抹角扯上这一大堆，不外乎苟全一命，嘿嘿，老夫这话没说错吧？”
　　赵子原不语，灰衣人续道：
　　“小子，你不肯自寻行结，要老夫动手，可不能让你死得那么痛快了。”
　　他阴沉沉踏前半步，一双手掌却仍缩在衣袖之内，赵子原凝聚真气，暗暗戒备，心中却在纳闷，对方掌未出袖，又如何能够动手？华服女子瞧赵子原一脸大惑不解模样，心道：
　　“这傻小子定是奇怪爹爹手为何老是缩在袖内，殊不知他如果见到爹的

手掌，小命也跟着完了”

灰衣人一抖袖，身形暴起，胸前衣袂不住拂动，宛若棉絮飘忽，但漫天的棉絮中却闪动着两只死灰色的掌影！

赵子原恍有所悟，失声大叫道：

“寒帖摧木拍？！你……你……”

灰衣人阴笑道：

“小子你看走眼了。”

他双手出袖后，立即交合推出，赵子原面上全是紧张之色，两掌奋力翻飞而出，接二连三使出四四一十六招，招招敌所必救！

但就在这一忽里，一件令人难以想象之事蓦然发生，那灰衣人手势模糊一动，一股阴寒之风笼罩而下，同时另有两道极端古怪的暗劲自左右回旋而生，赵子原立觉自形一滞，向左向右竟无法动弹。

此刻赵子原只有后退一途，他反应好快，立时抽身倒退，孰料灰衣人身手之疾，尤远在赵子原之上，赵子原足步方蹬，那灰色的一掌已印到他的心口！

霎时之间，室内卷起一道惨惨阴风，方案上烛火倏明倏暗，赵子原双目暴睁，心中一片迷乱。

眼看阴风堪堪及身，这等距离下，任是大罗神仙也无法躲得开了，陡闻一个尖厉的声音嘶喊道：“掌下留人！爹爹，掌下留人！”几乎在同一时刻，厢外突地传来一阵紧凑响亮的铜锣暄声！锣声乍起，灰衣人惊噫出声，双掌去势不觉一缓，赵子原身子似脱弦之矢，乘机倒纵七八步之遥，方始定下身来。

自灰衣人出现后即一语不发的李姬移步至赵子原身侧，悄悄道：

“相公可受伤了？”

赵子原惊魂，只有摇头。

那灰衣人顾不了伤敌，沉声道：

“冰歆，你出去察察，是谁鸣起警锣？”

华服少女武冰歆低应一声，正待转身出去，锣鸣忽然愈趋急骤，在一阵凌乱的足步声中，三个全身浴血的中年汉子跌跌撞撞的奔进来，为首一人嘶声喊道：

“亭外……暗……暗桩……有……不明……外……外敌……侵入……属下……”

“叭”“叭”“叭”三响，三人相继翻倒厢门上，再也无法出声了。灰衣人勾足将三人尸身翻了翻，低道：

“死了……死了……”

他再次仰首之际，目光已变得犀利无比，道：

“放眼天下，能将杜氏三英一齐击毙的高手也是屈指可数了，不知内亭的黔氏昆仲能否抵挡得住？”

赵子原耸然动容，忖道：

“久闻黔氏昆仲以一对判官笔突出武林，走遍关东未遇敌手，声名盛极一时，还有那杜氏三英也是一方英豪，像他们此等人物尚且为人所用，这灰衣人的身份是大大不容忽视了……”灰衣人一步跨到厢房壁角，举掌一拍，壁上登时露出五个似水晶般透明的圆珠，口中喝道：

“双面阎罗何在？”

语声方落，暗门人影闪荡，两个满脸墨黑的汉子分立左右，神色木然，但晶瞳中精光时射时敛，赵子原暗自吃惊，心道：“师父倒未向我提过双面阎罗之名，可是自他们眼神观之，功力之深，分明已到了一等境界，想不到也在此处供人差役。”那两个墨黑汉子朝灰衣人一揖，同声道：

“主人有何吩咐？”

灰衣人道：

“本亭发现敌踪，杜氏三英已遭人击毙，尔等立刻分头巡视全亭，发动机关埋伏，并着留香院二十四娇留神戒备，不得有误！”双面阎罗应命而去，警锣依然断断续续的响着……

警锣声中，只闻灰衣人喃喃道：

“莫不是他？……莫不是他又来了？……”

华服女子武冰歆脱口道：

“他？！难道又是……”

第五章　风风雨雨

语至中途，好像是有所警觉，横目朝赵子原睨了一眼，住口不言。

赵子原此时已是疑念纷生，却依旧不动声色的静观其变。须臾，武冰歆忽然想起一事，道：

“爹爹，事情有些不对。”

灰衣人道：

“怎么？”

武冰歆道：

“本亭主管陈雷，如何未来报告敌情？”

灰衣人“嗯”了一声，道：

“为父也想及此点，正自不得其解。”

武冰歆道：

“要不要动用密室那十三人？”

灰衣人道：

“目下时候未到，操之过急反倒坏了大事——歆儿你看住这里，我去外亭瞧瞧！”

语讫，身子微拧，只一晃便已掠到厢外。

赵子原望着那他那鬼魅一般的身影消失在自己视野，心中喃喃道：

“好神秘的人物！……不知密室那十三人所提到的主儿是不是他？……”那灰衣人方自出厢，方案上的烛火忽然一暗，暗门当口人影一闪，武冰歆娇喝道：

“是谁？”

黑暗中没有应声，赵子原倏感身侧一道轻风吹起，一抹白影在眼前晃掠而过，挟着一股柔和的力道自右方袭来，他一个立足不稳，一连向左跌开数步，正好退到那张石屏的前面。一个低沉声音喝道：“随我走！”

赵子原一听这语声好生熟稔，而且像是针对自己而发，方自惊疑间，那道低沉的声音再度亮起：

“随我走！莫迟疑！”

武冰歆娇叱连连，呼呼拍出数掌，掌劲迸发若殷雷，但她在漆黑一片里，显然无法觑准敌人的位置，是以掌掌都落了空。

只见那白影在掌风中穿梭四绕，步履有若行云流水，到最后简直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赵子原瞧得目瞪口呆，眼望那黑影子已掠到了石屏边缘，时机一纵即逝，于是他迅速作了决定，擦身继后跟上。

那白影当先冲出石屏，“咔嚓”一声，那屏上的机关业已发动，无数银光乌芒暴雨般朝他射了过来！

满室风声骤响，那白影身形猛可一个大转，一式冲天而起，同时借着一转之势，卷起一道狂飚，漫天暗器纷纷被卷飞落起。

那白影呼啸一声，身子继续上冲，毫无提气换气的耽搁，在石屏第二番射出暗器之前，只听“哗啦啦”一声暴响，他身子已撞破屋顶，飞了出去。

几乎在同时，赵子原也自振身冲起，武冰歆喝道：

“哪里走！”

纤手五指疾地一弹而出，只听萧萧之声大作，五指疾风遥遥射向赵子原

背宫五大穴道。

她出手迅捷，眼看对方再也闪避不过，讵料赵子原身在半空之中，忽觉一阵漩流逼引而至，端端将他拉上数尺，武冰歆所弹出的指风，到了此等高度，已成强弩之末，再也发生不了作用。赵子原在空中一扭腰，随之自缺口冲上屋顶，如飞去了。这一切变化太快，那武冰歆万万料不到两人不走暗门，而回绕石屏，不从正面出院，却冲破屋脊而出，只有眼睁睁地望着两人在她面前走脱。

李姬重新把灯火点着了，慢条斯理说道：

“他就这么走了，不管一杯明珠有没有璧还，撒手就走了。”武冰歆叱道：

“住口！”

李姬淡淡一笑，低声道：

“这人虽是如此戆气，其实却蛮潇洒的，李姬阅人已多，倒未见过……”

她边说边捽着一头秀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与武冰歆听；还没有将话说完，武冰歆已一步上前，抽出短剑抵住李姬的咽喉，厉声道：

“再说下去，姑娘这一剑便在你的喉上刺个窟窿！”李姬全无惧色，道：

“姑娘何必如此认真？”

武冰歆颓然放下手中短剑，内心喃喃道：

“是啊，我是太过认真了，这疯丫头信口不知所云，我去理会她做什么？……”

一灯如豆，昏黄色的光线洒在武冰歆那张脸庞之上，即使只是那么一丁点晕糊的幽光，也将她脸上突兴的铁青显映出来。上弦月已落到了西方，天顶密集的灰云让月儿烧熔了一片，露出几颗稀疏的寒星，朦朦胧胧勾出了这片荒凉的莽原，也勾出了两条在荒原上驰掠的人影。

将荒原抛在后面，来到一座低矮的小丘上，当前那条白影身形突地一顿，在空中美妙轻盈的一个折身，便自钉立丘上。后面那人也硬生生将去势刹住，仰首吐出一口浊气，说道：“阁下到底是停下来了。”

说话的人正是赵子原，此刻他始有机会细细打量将自己从留香院引出的神秘人物，只见此人身着一袭白袍，那白色在冷月的照映下，就像冰雪一样的晶莹。

更奇异的是那人头上竟也用一白布罩着，乍看之下自首及足都是一团雪白，只露出一双眸子。

那白袍人冷森森一笑，说道：

“老夫要不停下，你便没有力气再跑是么？”

赵子原面露赧色，道：

“若是继续前奔，小可实力有不逮。”

白袍人道：

“年轻人怎地如此不济？须知麒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你还得多加锻炼。”

赵子原心道：

“十年来，我每天清晨自伏虎山断崖攀上山巅，再沿着山道跑下，未尝有一日中断，所受的锻炼还不够多么？其实我力有不逮是假，只是在未将事情弄清之前，不愿再多跑冤枉路罢了。”心中如此想着，并未形之于色，说道：“不审阁下……”白袍人打断道：

“你想问老夫姓名，是吧？”

赵子原暗暗吃惊，自己一开口，对方便能猜知下文，可见心思之密，便当下压低嗓子说道：“正要请教。”白袍人道：“小伙子，你出道已有多久？”

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小可在武林行动未及半载。”

白袍人道：

“虽只短短半载，你总该听人说过司马道元这个名字！”那“司马道元”四字一出，赵子原登时震惊得愣住了，好一忽才恢复过意识，呐呐道：“阁下就是司……司马道元？……”白袍人道：

“小伙子你语气惊疑不定，难道怀疑老夫不是？”

赵子原无言以应，他情知司马道元一门在翠湖生已被职业剑手斩杀殆尽，死者岂能复生？眼前这个十有八九是冒顶“司马道元”之名，诚令人费解，到底这白袍人是什么身份，赵子原只觉事态愈来愈复杂了！

他心中思潮起伏，那“司马道元”复道：

“看来小伙子是不相信了——”

言讫一抖腕，“呛”一声脆响，腰间长剑已自出匣，他一弹剑身，陡然一剑破空刺出。

这一剑去势不疾不徐，剑身却颤抖不歇，嗡嗡声中突然一挑而上，但见满天寒光飞驰，剑气纵横，乌乌光圈旋飞不已。赵子原冲口喊道：

“风起云涌？司马剑门的起手式！”

他犹未及改变脸上的神色，那“司马道元”剑已入匣，有若渊停岳峙的停立原地，一步也未曾移动。

赵子原当日曾听人详细描述司马剑门的剑式，正因为翠湖那一夜所发生之事牵连太广，此人若不是司马道元，如何会这手剑式？他又为什么非要我相信不可？……”只听那“司马道元”道：“小伙子你也认得这一招，见识不可谓不广啊。”

赵子原道：

“司马剑门的大风十五剑，天下武林谁人不晓，阁下好说了。”“司马道元”道：

“只是老夫离群索居二十年，不想武林中人并未将老夫忘却。”赵子原道：“不错，从翠湖生变那夜迄今，是整整二十年了。”

“司马道元”似乎吃了一惊，道：

“小伙子你说什么翠湖……”

赵子原不愿再提及此事，遂岔开话题道：

“阁下将小可引至此地，不知有何见教？”

“司马道元”道：

“好像咱们不必再绕圈子了，小伙你姓赵是也不是？”赵子原怔道：

“阁下从何得知？”

“司马道元”不答，迳道：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赵子原有如坠入了五里迷雾，只听“司马道元”复道：“留香院那‘量珠聘美’是武林有史以来最大阴谋，老夫不欲你沦人万劫不复之地，是以将你引出。”

赵子原心念一动，道：

“据小可所知，阁下亦曾到过留香院——”

那“司马道元”语气一沉，道：

“你在哪里听到的？”赵子原道：“道听途说。”“司马道元”冷哼一声，道：

“尔后无据之论休得多提，老夫进入留香院，今日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是谁在造老夫的谣？”

赵子原忖道：

“从后院中女婢透露出来，‘司马道元’分明去过该院，但他竟极力否认，至若不是眼前这人，难道有第二个‘司马道元’不成？当下说道：“那么杜氏三英是死在阁下手中么？”“司马道元”沉声道：

“你又错了！那闯入内亭，击毙杜氏三英者是另有其人！”

赵子原错愕不已，今夜事态发展，处处出人意表，委实令人无从捉摸，没法推究。

这会子，一阵凉风迎面拂来，夹着丝丝雨点，赵子原仰首一望，天空暗云四合，星月潜形，分明是将要下雨的征候。赵子原道：

“天气变化好快，我们要不要找一处地方避避雨？”“司马道元”点头应许，两人相继举步，朝通往丛林的小径行去。

走到半途，风势逐渐转劲，豪雨已渐渐的落了下来，赵子原被淋得像个落汤之鸡，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一桩怪事——只见那“司马道元”身在雨中前行，顶门之上竟然冒出丝丝白烟，密密麻麻的雨点落在他头上，自动斜飘，全身衣袂未曾沾湿一处。

赵子原心中呼道：

“混元归真！这人的内功造诣居然已练到混元归真的地步，那是前辈高手硕果仅存的几人才能够办到的啊！”

他正自纳闷，忽然在滴答豪雨中，传来一阵人语交谈之声！赵子原侧耳倾听，那语声愈来愈近，十分清晰，“司马道元”自然也听见了，可是他的步履仍然是轻松，足步毫不停滞。赵子原暗忖：

“时值深夜，又是在这等荒野地带，还有谁会冒雨赶路？……”他到底不能做到对身外事物完全无动于衷，低声道：“有人也走在这条路上——”

“司马道元”冷冷道：

“少开口！老夫知道！”

渐渐那语声来得近了，前面小径拐角处，果然并肩走出了二人。

“司马道元”足步一停，静立道中，赵子原也在他后面停步，那两人见有个白袍人当道而立，语声立刻停了下来。

那两人继续向前走近，赵子原已可瞧得清切，他们都身着道袍，右边的一个面目清瘦，年约五旬，左边的却只在中等年纪。那右边的老道士开口道：

“两位道友请了——”

他话声倏止，似乎吃了一惊，敢情看见了“司马道元”顶门上的丝丝白烟，和一身毫未沾湿的衣袂。

“司马道元”沉声道：

“两位过路么？”

那左边中年道士道：

“正是，道友请让道。”

“司马道元”缓缓倾转过身子，那老道士迟疑一下，说道：“敢问这位

道友可是要翻越这座山丘？”

那两名道士像是吃了一惊，左面老道士涩吞吞道：

“唔唔，没什么……贫道不过一时好奇……”

“司马道元”道：

“道身长为方外之人，竟也有好奇之念，殊令人不解。”那老道士不料对方词锋如此锐利，闻言呆了一呆，道：“道友言重了。”

“司马道元”道：

“老夫说欲越山而过，两位便露出惊讶之容，可见……”那中年道士截断话头道：

“这位道友甭再说了，我们是心照不宣。”

“司马道元”一声冷笑，那两名道士相互对望一眼，并排走将过去，“司马道元”却没有一点让路的表示。

小径路面甚窄，两个道士身形一齐向路旁挤了一挤，就在这一忽，赵子原忽然遥见后方道上又走来一人，身法之疾，逾于奔马。晃眼间那人已来到近前，将手一挥，喝道：“好狗不挡道！让路，让路！”

赵子原陡觉一股暗劲当胸袭来，他微一挫步，横手一架，沉道：“什么人如此横蛮？”

那人敞声道：

“讨厌！给我滚开！”

单掌换了一个方向斜斜袭至，一股重如山岳的潜力应势而出，赵子原此番已有戒备，他身子一晃，立即退开数步。那人有如附骨之蛆，腾身疾上，连发数掌，招招毒辣凶猛，赵子原见招拆招，渐渐地感到穷于应付，这当口，他后面的“司马道元”突然暴喝了一声：

“嘿！”

赵子原在百忙中回顾，见那两名道士与“司马道元”错身之际，陡然发难，双双翻起一掌猛向“司马道元”按去！

这一下,赵子原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目,哪有身为道士出手如此恶毒？他还未及转念，两边掌势已攻进“司马道元”左右侧不及半尺之地！

说时迟，那时快，那“司马道元”大吼一声，蓦然踏步自拳风掌力夹缝中步将出来。紧接着“砰”一声大响亮起，两名道士反被自己人的掌力震住，身躯各自摇了一摇，始拿桩站稳。在场诸人，包括两个道士都为之骇然不置，不知“司马道元”使的是什么招数身法？赵子原身前那口发粗语之人，身子一躬，一言不发便往对面山头掠去，霎时便走得无踪无影了。

赵子原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心中自问道：

“是谁？这粗暴无理的人是谁？”

只听那“司马道元”冷然一哼，道：

“两位下手太绝了，绝得不留一点余地——”

那两名道士敢是自知理屈，只有默默不应，“司马道元”复道：“武当山出来的道士，也不过是暗箭伤人之辈。”

赵子原一怔，暗忖：

“武当山？这两个道士原来是武当派的。”

那右边老道士“噔”地倒退一步，道：

“道友好眼力！”

“司马道元”道：

“武当名望最重的三子之首天离真人，什么时候也学会了闷声偷袭这一套？……”

那老道士天离真人没有吭声，“司马道元”伸手指着对方左侧那中年道士，续问道：

“老夫眼拙，这青年道人如何称呼？”

天离真人道：

“他是贫道师侄，无字辈排名第二，道号无心？”“司马道元”道：

“十五年前名满武林的武当三子，在壁郸一战，大败于来自汉北的铁衣门，天乾、天坎两真人和铁衣五骑同归于尽后，便再也没听过三子之名，难不成这青年无心补了一缺？”天离真人颔首道：“不错，还有一名就是取天乾之位而代之的无意——”“司马道元”道：

“无意？武当三子阵容既然重现武林，那么那一位呢？”天离真人望了望赵子原一眼，道：

“适才已与这位小道友打过照面了。”

赵子原愣道：

“道长是说那……那横冲直撞、满口粗话的人，竟是道长侄辈无意？……”

天离真人率然点了点头，那“司马道元”嘿嘿笑道：“好一个道貌岸然的武当道士，老夫服了。”

天离真人受不了这一激，面颜立变；那“司马道元”语气倏然转为冰冷无比：

“原来三子竟是早就串通约好来个两面夹击，老夫与武当向无瓜葛，缘何陡生恶心相谋？”

那中年道士无心道：

“道友先别追究这些，敢问两位可是急着要翻越此山？”“司马道元”道：“同一道问题，你要追问几次？”

无心道士道：

“若非事关至巨，贫道怎会不厌其烦，再三相询。”

“司马道元”哼一哼，道：

“道士你还要罗嗦不清，老夫……”

无心道士截口一字字道：

“道友越过此山，就到了金翎十字枪麦（炘）的府院了——”越子原心子一紧，暗自呼道：

“他是说麦十字枪的府院！这等大事我居然忘了——今夜不是职业剑手向麦（炘）挑战所订的期限么？…‘司马道元”冷笑道:“无心你此言何意？”无心道士道：

“道友是明知故问了。”

“司马道元”沉下嗓子道：

“老夫司马道元……”

那天离真人打断道：

“恕贫道要动手了，道友请亮剑！”

“司马道元”长笑一声，道：

“设若老夫剑一出匣，武当三子又将自此除名了！”

天离真人大恚，当胸一掌疾拍而前，方才他师侄三人联手偷袭罔效，心

下已生凛意，是以一上手便使出八十一路武当“镇观神拳”，掌上功力十足，着着都暗藏惊人变化。

“司马道元”并未掣剑，他变掌交叉拂出，看似柔绵无力，却极尽奇诡辛辣之能，反将对方拳招封回。

他向侧立一旁的无心道士喝道：

“连偷袭的手段都用上了，还讲究什么鸟规矩，一齐上啊！”无心道士道：

“说得不错，在道友面前是不用讲究武林规矩的。”一抡拳，也加入了战圈。

战圈之外的赵子原，心中却不住沉吟：

“目下形势已乱，我正好乘机离开，赶到麦十字枪府宅——”于是他不动声色，向左侧移开数步，身子陡然一提而起，道上三人交手方酣，复在渐渐豪雨声音的错扰下，一时竟没有发觉。待他掠到了三丈开外，耳闻后方那“司马道元”的声音道：“小伙子，你慢走……”

然后惊叱与掌击声起，天离真人的声音道：

“这位道友，我们耗上了。”

赵子原可以料到，那“司马道元”似乎已被两个武当道士缠住，他不敢稍事滞留，在空中提住一口真气，星飞丸射般地朝右前方山头驰去。……

毕节城外平梁上的一座大宅院中，灯火照耀如同白昼，但却没有一点人声传出，周遭是死一样的阒寂。

豪雨已歇，朱红色庄门两侧，点燃着两只粗大的火炬，庄门洞开，往内立着两排劲装汉子，每人手上俱各持一着只火把，亮眼的火光一直延伸到大厅。

厅中人影幢幢，或坐或立，或负手来回踱蹀，约摸有十人之伙，每一个人都是绷紧着面孔，目光齐注灯火辉煌的大门，就是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空气在肃杀的气氛下凝结住了。

终于，一道语声打破了沉寂。

“四更将到，他就快来了。”

没有人回答，四周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厅外传来四更梆子之声，众人神容霍变，仿佛那梆声，就敲在心上，那坐在大厅正中的一张大师椅上的老者，“呼”地一下立将起来。

老者年约五旬，一袭长衫覆履，相貌甚是威武，炯炯双目往厅中诸人环视一眼，沉声道：

“距约定时限还有半个更次，诸位若立刻退出本院仍未嫌晚。”他左侧立着的一个中年大汉轻咳一声，道：

“麦十字枪你甭多说了，咱飞毛虎洪江既然千里迢迢自祁连赶来，便是本着武林同道相互声援的道义，岂有临阵退缩之理。”十字枪麦（炘）道：

“诸位盛意可感，但是今夜局面……”

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复道：

“麦某自弱冠出道，以一支十字枪行遍天下，什么厉害阵仗，什么危险场面没经历过？即使刀抹首颈，五步溅血，麦某也未尝皱过一次眉头，但是——”

那飞毛虎洪江插口道：

“但是什么？”

麦（炘）缓缓道：

“ 但是目下麦某虽居封刀之龄，竟犹不断感到心寒胆战之意，这种反常心理，自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

他左边一个劲装汉子道：

“ 鹿某又何尝不如是，不怪咱们生出这种可卑心理，实是今日这个局面太叫人心寒了！ ”

他语声一顿，复道：

“ 试想一想，祁门居士沈治章何等功力，他那门下十二高手个个也都是一时之选，但在那挑战黑帖所订之日，面对职业剑手，竟然无一生还，连云甲第全被夷为平地，今日这黑帖竟又投递到麦府来，有了前车倾覆之鉴，咱们能免掉恐惧之情么？ ”那飞毛虎洪江道：

“ 鹿双角你也是一方之雄，说话就知道尽长他人志气。 ”那鹿双角面色一沉，正待抢白几句，立于洪江下首的虬髯汉子已自插口道：

“ 鹿兄之言其实并不太过，心寒胆怯是一回事，敢否邀斗来敌，一决生死，又是另一回事。 ”洪江忽然以手一指，“ 嘘 ”了一声道：“ 有人走进大门—— ”

厅中诸人闻声，齐地一震，抬目望去，只见庄门人影闪处，陆续步进了六人。

那当前之人面目奇丑，右足微跛，依次是一个秃顶僧人，一个鸠衣百结的叫花，在叫花右边是一个相貌阴鸷的中年汉子。走在最后是一对少年男女，这时厅中诸人无一不是已出四旬之龄，是以这两个年轻人一经加入，登时显得不大协调。十字枪麦（炘）趋步迎上前：

“ 老丑能于时限之前赶到，顿令老朽放心不少。 ”

他们果然是殃神老丑这一伙人，那殃神肃容道：

“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

麦（炘）立刻猜出殃神话中之意，并不多问，他目光一转道：“ 朝天庙主持和丐帮英杰都来了，实是难得。 ”

朝天尊者与飞斧神丐谦逊一番，麦（炘）复望着那阴鸷汉子，晶瞳中掠过一丝惑意，期期道：“ 若麦某老眼不花，这位可就是黑岩厉壮士？ ”

阴鸷汉子点了点头，麦（炘）道：

“ 黑岩三兄弟一向孟不离焦，缘何只见到厉壮士一人？ ”厉向野突然露出伤戚，闷声不语，那朝天尊者向麦炘使了个眼色，压低嗓子说道：

“ 卜施主和湛施主已在鬼镇上，遭人暗袭过世…… ”

麦炘“ 啊 ”了一声，那黑岩三怪是江湖上大大有脸的人物，却叫人一举毙了两个，心中之震惊自是不在话下，他脱口道：“ 何人下此煞手？ ”飞斧神丐干笑一声，道：

“ 言之不胜汗颜，咱们连凶手是谁都没有瞧清—— ”

麦炘骇讶更甚，厅中其余诸人一闻此言，也都变了颜色，简直不敢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了。殃神老丑道：

“ 别再提这等晦气之事了，麦兄，咱们今夜给你带来了两个人质—— ”

麦炘的视线落在那两个少年男女身上，缓缓道：

“ 老丑你没弄错，这一男一女就是当夜投贴之人？ ”

殃神老丑道：

“ 错不了。 ”

麦炘道：
“看来他俩倒十分服贴，老丑你用的什么方法使他们就范？”殃神笑道：
“这个得归功于朝天尊者的迷魂大法，这两个娃儿丧失神智已有一整日了，从朝天神庙一路至此，他俩行动尽在咱们掌握之中。”麦炘这才发觉这对男女的双眼无神，面容甚是呆滞，果与常人有所两样；不用说，这两人便是来自太昭堡的顾迁武和甄陵青。麦炘道：“不知尊者施法的效力还可维持多久？”
朝天尊者沉吟一下，道：
“至少在四十八个时辰之内，将滞处在半昏迷状态，不会复苏麦炘抚掌道：
“好！今夜情势虽称危恶，但未始没有转机。”
这时候，那立在大厅中央的飞毛虎洪江忽然一步踏前，对着朝天尊者道：
“尊者别来无恙？”
飞毛虎洪江面色一沉，道：
“洪施主有何指教？”
飞毛虎洪江哈哈一笑，道：
“不敢当得‘指教’两个字，洪某只是暗自感到奇怪，天下如斯之大，为何咱俩会在此地碰头，而且又同心敌忾，成了一路之人。”朝天尊者冷笑道：
“好说，好说。”
洪江道：
“照说咱们既是同来为麦十字枪声援，便应相处无间，但尊者知晓洪某乃是出了名的量窄气浅，是以对当年之事仍不能释怀……”朝天尊者道：“施主待要如何？”
洪江道：
“洪某敢问一句：那于姓娃儿如今何在？”
朝天尊者淡淡道：
“施主是说那于小丹么？他目下是清空神庙十二侍童之首。”洪江沉声道：
“如此道来，尊者是下了决心，一意孤行了？”朝天尊者哼了一哼，道：
“贫僧一意孤行便待怎地？施主看不过眼，便划下道来，贫僧随时可以奉陪——”
洪江怒极反笑道：
“朝天尊者，你既如此一说，洪某说不得要把昔年旧帐和你算算了！”
他一抖手，取出了一把护手钩，掌心抵住两枚铁胆，转得“叮当”乱响，朝天尊者吸一口真气，凝神等待对方出击，这剑拔弩张的情势，顿使整个厅上局面演变得糊里糊涂。
原来朝天尊者昔日为物色使迷魂大法的奇童，遍履大江南北，在昌谷发现一个资质极佳的村童于小丹，就要带回朝天庙去，斯时适洪江路过该处，也欲收于小丹为徒儿，两人因此起了争执而动手，肇下今日冲突之伏因。
“刷”一响，朝天尊者也掣下了禅杖，那麦十字枪眼看战火一触即燃，忙趋步上前插身两人之中，沉声道：
“两位请瞧在麦某薄面……”
蓦然，天空一个暴雨响起，震得众人耳膜格格作响，紧接着一道电光忽

闪而下，麦炘不由自主停住了话声。

雨水倾盆而降，将庄门前面燃着的两排火炬浇熄了，狂风呼啸怒号，和扰人雨声相应。麦炘喃喃道：“雷电交鸣，豪雨突降，莫非是不祥的预兆？……”

被雨水淋湿的庄汉纷纷避入内院，风势越来越猛，厅中烛光飘摇不定，使整座庄院充满了风雨凄厉的气氛。

烛影摇红之中，大厅忽然无声无息的闪进了四个黑衣人，个个面目狰狞，煞气森森！

厅中群豪齐齐倒呼了一口冷气，那鹿双角失声道：

“他们来了！武当三子只怕已遭不测！”

语声方落，那四个黑衣人倏地四下跃开，举手投足间动作齐整划一，分立在大厅四方角落。

这时候，庄外又大踏步走进了一人，那殃神老丑立身之处最处厅门，他乍见来者之面，惊呼道：

“姓赵的小子！你……你……”

第六章　枝节横生

继四名黑衣人后走进庄院大厅的正是少年赵子原，厅中一众高手皆知那四名黑衣人乃职业剑手手下，而赵子原却无巧不巧于此刻来到，一时大伙儿俱都错认他与职业剑手有关。殃神老丑冲着赵子原沉声道：

“姓赵的小子，老夫果然没有将你看错。”

赵子原一怔，道：

“没有看错什么？”

殃神老丑指着愣愣呆立一旁的顾迁武和甄陵青道：“前些时，你与这两个送挑战黑帖到麦府来的娃儿走在一道时，老夫就知晓你必然和职业剑手脱不了关系，果然不出所料。”

赵子原啼笑皆非道：

“阁下自以为是，我也懒得多辩。”

殃神老丑道：

“辩也没有用，你的行动已证明了你的身份。”

赵子原道：

“小可不明此言之意。”

殃神老丑道：

“今夜你来到麦府何干？”

赵子原心忖自己欲寻访职业剑手，可比任何人都要急切，但此事却不能对第三者明言。当下道：“来凑凑热闹。”殃神老丑冷笑道：“只怕不这么简单……”

话犹未完，陡闻厅角一道冷峻无俦的语声亮起：

“喂，你们有个完没有？”

殃神老丑猛可吃了一惊，循声而望，原来是那有若鬼魅一般，立在大厅四角的四名黑衣人其中之一所发。

他们四人自出现到目下，一丁点声息也没有发出，殃神又只顾盘诘赵子原，是以几乎忽略到他们的存在。金翎十字枪麦炘一步踏前，略一抱拳道：“四位壮士请了。”

那四名黑衣人冷冷一哼，却没有人还礼。

忽然天空一声巨响，爆起一记闷雷，闪电一闪即没，群豪那本已紧张万分的心子整个儿为之提悬了起来。

厅外风雨交作，黑沉沉的长空压得众人心头有一种窒息气闷的感觉，劲风吹得屋瓦上枝桠呼呼作响，与淅淅的雨声错扰其间，使整座庄院笼罩在凄厉恐怖的气氛中。

右首一名黑衣人面带煞气，道：

“哪一位是麦庄主？”

麦炘道：

“老朽麦炘，四位有何见教？”

那黑衣人道：“咱们要借你项上人头一用——”

麦炘仰首大笑，群豪皆可听出他笑声中隐隐带有抖颤的意味，道：

“要麦某人头还不容易，四位就是黑帖的主人么？”

左角另一名黑衣人道：

“如此道来，你非要等咱家主人到来才肯授首的了？”他这一句算是间

接回答了麦炘的问话，不啻表明他们乃是受命于人，其上仍另有主儿在。麦帖皱一皱眉，道：“贴上约时已过，令主人缘何犹不见光临？”那黑衣人道：
“麦庄主稍安毋躁，咱家主人绝不会教你空等就是。”立身一旁的飞毛虎洪江插口道：
“三句话离不了‘咱家主人’，尊驾又是何许人物？”那黑衣人冷冷道：
“你想知道么？”
洪江道：
“这个自然。”
那黑衣人沉声道：
“你拿性命来交换答案吧！”
洪江怒极反笑道：
“尊驾口出狂言，洪某少不得要领教一番——”
那黑衣人自口角迸出一个字：
“请——”
洪江更不打话，右腕一抖，掣出背上的护手钩，当先向对方扑去。
那黑衣人一缩身，闪过这一扑，双掌翻动之际己然迸发三招，洪江见招拆招，到了第四招上，黑衣人身形忽然自左角一个扭转，突破敌手金钩密网，一掌迅疾无匹地印到他的胸口。
洪江“蹬”地倒退一步，掌心托着的两枚铁胆转得“叮当”作响，敞开嗓子大喝了一声：
“嘿！”
左手运劲一掷，两枚铁胆不分前后，破空挟着“呜呜”风雷之声，往对方面门及小腹要害袭去——
这一手乃是洪江金钩绝着之一，因为铁胆出得突兀，往往令人防不胜防，当年他就凭借钩外加两枚铁胆，在顷忽间连续击倒江北绿庙十二高手，目下故伎重施，厅中群豪顿时忘形喝起彩来。讵知黑衣人对那两枚出手的铁胆，简直连正眼也未瞧上一眼，他手臂一挥，但闻“砰”“砰”声起，那两枚的铁胆竟被这一挥之势，平空往铺着石板的地上疾坠了下去。
群豪陡然之间面目失色，即连洪江本人也不会料到会有这等结果，正自错愕间，那黑衣人身形如闪电般一步抢入，一掌击将出去。
蹭！蹭！蹭！
洪江仰身退开三步，身躯连晃数晃后始拿桩站稳，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他惨白着脸色，举袖抹去嘴角血丝，呐呐道：
“你——你……”
呐呐了一阵，终于说不出一句话来。
群豪怔怔立在原地，个个呆若木鸡，只因黑衣人这一掌，从出手到变化，看似寻常的空手人白刃功夫，其实个中奥妙，完全不是武林中常见的武学路子，是以颇令人煞费猜疑。黑衣人冷笑道：“如何？”
左掌接着抬起，缀缓直推而前，此刻洪江已全无抵抗之力，众人见他欲赶尽杀绝，在叱喝中纷纷围了上去。
就在这一忽，陡闻一道声音亮起：
“还不与我住手！”
声音虽是低沉，但厅中诸人无不听得分明。
黑衣人乍闻语声，立即垂下待发的一掌，拧身纵回原处，众人也不约而

同地停下手来。
　　转目望去，只见大厅门口不知何时已立着一人，此际凄风呼啸，案上火苗愈压愈低，内外一片黝黑，是以众人只能瞧见一团黑影！
　　麦炘打起火折将红烛燃起，藉着跳跃的昏黄色光芒，清晰可辨出那人年事已高，身量瘦削异常，全身裹在一件玄色缎袍之下。
　　群豪中不乏能者异士，但来人侵入大厅之内却始终没有一人发觉，直到他出声低喝，方始有所惊觉，这份鬼魅似的轻身功夫顿时令大伙儿齐然倒抽了一口寒气。
　　那玄缎老人阴鸷地扫视了众人一眼，冷冷道：
　　“这许多人在此地干什么？”
　　鹿双角轻咳一声，道：
　　“鹿某倒要反问阁下到此时此地何干了？”
　　那玄缎老人乍一出现，诸人已隐隐可以猜出他便是今夜之事的主儿，鹿双角所以有此一问，不过是为了证实心中所想而已。玄缎老人晶瞳一转，泛起一般煞气，峻声道：
　　“老夫若道出身份来历，只怕尔等会吓得尿屎直流，还是不说的好。”
　　鹿双角道：
　　“你，你便是职业剑手？”
　　玄缎老人不语，无异是默认了他的话。
　　厅中立刻起了一阵骚动，大伙儿心理上虽早有准备，但“职业剑手”四字数十年来业已深植武林中人心底，个个视若凶魔煞神，敬而远之，是以并不因此而减少若干畏惧之心。玄缎老人道：“你们都是麦炘邀来助拳的，是也不是？”殃神老丑道：
　　“麦庄主并未开口相邀，咱们乃是自愿前来。”
　　玄缎老人双目有如鹰隼一般，环视他们一眼，道：
　　“老夫不愿滥杀无辜，今日只找麦炘一人，其余的全给我出去！”
　　群豪闻言面面相觑，但却没有一人移动步子。
　　玄缎老人眼泛杀气，复道：
　　“诸位仔细听了，老夫此来乃是受人之托，那买雇之人指明只要麦炘一命，尔等不自动离开，若动起手来刀剑无眼，嘿，是不是只有一人死亡，那可就难说得很。”
　　此言一出，那些心志本来不坚之人更为之动摇，首先黑岩三怪顶果仅存的老大厉向野便动了退脱之意。
　　殃神老丑冷眼一瞥，已揣摩出诸人心理，当下忙道：
　　“阁下要分化咱们么？”
　　玄缎老人哼了一声，忽然举步迫进，沉甸的步子一记一记敲在群豪心上，人未到，杀气已然陈逼而至！
　　他足步虽称缓慢，却隐隐透出一股凌厉之气，令人油然感到有若面对死神，随时对方皆可出其不意出剑，击毙自己！厉向野果然第一个忍受不住，徐徐吸了一口气，朝麦炘一拱手道：
　　“恕厉某少陪——”
　　言罢转身便向往门行去，殃神老丑在后面喝道：
　　“厉兄慢走一步！”
　　厉向野回首厉声道：

“厉某两位把弟已因为你老丑一句话而丧命，如今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我留下来？……”

殃神老丑道：

“正为了厉兄两位拜弟身遭横死，是以你不能就此一走。”厉向野怔道：

“此话怎讲？”

殃神老丑沉道：

“只因杀死卜商与湛农之元凶，目下就立在你的面前！”厉向野瞠目结舌了好一忽，始道：

“老丑你故作惊人之言，厉某……”

殃神老丑打断道：

“厉兄难道信不过老夫的话？”

厉向野信疑参半，道：

“你说！那人是谁？”

殃神老丑伸手一指玄缎老人道：

“除了这位不速之客还有何人？”

厉向野闻言，“蹬”地倒退一步，群豪也尽皆变颜，尤以那日曾出入过鬼镇的朝天尊者及丐帮飞斧神丐等人，更为之骇讶不置。

反观那玄缎老人面上仍木然毫无表情，似乎压根儿就不为此言所动。

厉向野期期艾艾道：“你——你有什么根据？”殃神道：“鬼镇无故起火，卜、湛二兄惨遭杀害，是时老夫最后进入荒园古宅，曾眼见一人匆匆自宅内掠出，那人身法之速虽已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但老夫仍瞧清了他的面庞，分明就是这位自称职业剑手之人无误！”厉向野瞠目道：

“老丑你能肯定？”

殃神重重地点了点头，厉向野双目尽赤，朝玄缎老人厉声道：“还我拜弟的命来！”

一晃身，便往玄缎老人扑去。

玄缎老人阴阴一笑，左掌一挥，斜斜劈了出去，厉向野身犹未到，只觉一股暗劲当胸袭至，慌忙侧身闪避。

孰料那玄缎老人挥掌之间虽只用了一招，却连变了五种手法，厉向野连瞧都没有瞧清楚其中变化，但闻“蓬”地一声巨响，那股劲风在空中转了方向，有似刀刃破空袭至，厉向野一只左臂嗒然垂落下来。

厉向野只觉急怒攻心，一时竟忘了断臂的痛苦，脱口道：“你到底……到底是什么人？”

欲待提身再度扑上，却已无能为力了。

玄缎老人冷笑一声，凌利的视线落到殃神身上，缓缓道：“说不得阁下今晚要与麦十字枪作陪了！”

殃神老丑为对方那如剪的目光瞧得有些不自在，道：

“作陪什么？”

玄缎老人道：

“陪他死在一起！”

殃神脸色由赤而黑，使那原来丑陋的脸上益发显得狰狞无比，好一忽才恢复常态，朗笑道：

“不算怎样，咱老丑既是有心为麦兄助拳而来，自然不会将生死看得太重，问题是阁下能不能拿得走区区这条命——”玄缎老人闻言并不动怒，道：

“老夫对自己的能力从没有怀疑过，你老丑在武林中虽则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只要老夫剑一出匣，嘿嘿，只怕你自此就要埋名江湖了！”

殃神见对方适才轻描淡写一掌便令厉向野断臂的招式，自家见所未见，心中倒着实相信了几分。

玄缎老人手按剑柄，炯炯双目一瞬也不瞬的盯住殃神，袍袖迎着夜风飘拂不已，长剑似乎随时有出匣的可能。

群豪皆屏息以待，一时整座大厅寂静得可闻针落。

殃神不知不觉已是汗流浃背，暗暗将全身功力运集双臂，一面全神注视对方的举止动静，准备应付这惊人的一击。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站立一旁一直未开口的朝天尊者，倏地拧身纵落玄缎老人之前，合十道：

“这位施主请了。”

玄缎老人沉声道：

“大师若逞强欲插身此中，便是自取其辱。”

朝天尊者喃喃念了一声佛号，伸手一指甄陵青和顾迁武，道：“施主可认得这两人？”

玄缎老人沉吟一下，道：

“认得。”

他直认不讳，倒大出诸人意料，厅中登时起了一阵骚动。也因他这一承认，证实殃神对甄、顾两少年投下挑战黑帖之指认竟是十分正确，此一来朝天尊者用于他俩身上的迷魂大法，便足以凭恃为对付敌人的最后一着棋子。

诸人中只有殃神别具心机，暗忖对方必然不会不知此中利害，何以还直言自承识得，倒令人猜不透其用心何在？

朝天尊者灰眉一耸，道：

“贫僧有一个不情之请，万望施主俯允。”

玄缎老人哂道：

“和尚你不必说出，老夫也猜明，你要以这两个娃儿要挟老夫退出此地是罢？”

他不待朝天尊者回答，复道：

“嘿嘿，这叫做痴心妄想。”朝天尊者面色一变，道：“施主慧眼异于常人，难道不曾瞧出他俩的神情有何异状？”玄缎老人道：

“朝天庙之迷魂大法举世皆知，瞧两个娃儿面痴目呆，自然是身受此法致失去神智……”

朝天尊者见他一语便道破法术之名，不觉微微心惊，道：“施主有此见识最好，现在贫僧要命他俩之一向施主进击一招，留神了——”

他袍袖一挥，一旁的顾迁武一跃而前，话也不打疾起一掌往玄缎老人劈去。

玄缎老人沉下嗓子道：

“阿武，你当真不认得老夫？”

顾迁武恍若未闻，一掌直劈而落，玄缎老人屈指一弹，顾迁武去势一窒，仰身跌开数步。

玄缎老人心中忖道：

“屈指算来，阿武入我门墙已有四年了，四年来我居然连他的海底都没有摸清，可见他深不可测到何等地步，方才我故意让他攻我一招，以试试他是否真为迷魂大法所摄，看来又是白费功夫。”那顾迁武喘过一口气，又扑

攻而上。
玄缎老人脑际陡地闪过一道念头，左臂一拂，化去对方攻势，右手接着一伸如电，有意无意望准顾迁武中胸点去。他出指疾逾掣电，却着衣立停，旋即退后一步，目不转睛的瞪住顾迁武。
顾迁武大吼一声，道：
“老匹夫拿命来！”
吼声中双掌抡翻，但听得“虎”一响，一股飚风直逼进来。玄缎老人闪身一避，内心不住寻思。
“我始终不相信他会神智不清，可是我运功疾点的鸠尾死穴，只要练武的，哪能无动于衷？难道我的判断又错了？”朝天尊者一举手，召回顾迁武，说道：
“这两人心神已尽在贫僧控制之中，施主想必清楚得很。”玄缎老人冷哼一声，道：
“清楚了又怎样？”
朝天尊者道：
“贫僧所施的迷魂大法一日不除，他们两人一日不能恢复常态，施主愿否退出本厅，并保证不再对麦炘有所不利，当必值得郑重考虑吧。”
玄缎老人冷冷道：
“老夫既受人买雇，前来除去麦十字枪，焉有中途退缩之理，和尚你是白费心机了。”
朝天尊者及麦炘等人犹未及改变脸上的神色，殃神老丑已一步踏前，敞声道：
“阁下难道连自己的掌上千金都不顾了么？”
玄缎老人眼中掠过一线异样之色，旋即恢复镇静，道：“你信口胡言什么？恕老夫不懂。”
殃神瞥了木立一侧的甄陵青一眼，道：
“自家推度这位姑娘便是令媛，大约没有猜错罢……”玄缎老人喃喃道：
“一派胡说……一派胡说……”
语声一顿，复向朝天尊者道：“和尚休得自以为仅有你一人擅于慑魂法术，其实老夫只要略施手法，立可令这两个娃儿恢复神智，不知你信还是不信？”朝天尊者微微一愣，道：
“不是贫道狂妄，到目下为止，天下还没有人能破得朝天庙的迷魂大法。”
玄缎老人道：
“和尚有此自信？”
朝天尊者道：
“施主不妨试一试……”
说到此地，陡见大厅人影闪荡，朝天尊者不由自主止住话声，定睛望去，只见当门立着三名老少不一的道士。玄缎老人电目一瞥，冷笑道：
“武当三子也准备来搅这趟辉水么？”
那三名道士正是名满武林的武当三子，为首的一名年纪较长的天离真人冲着麦炘微一稽首，道：“麦道友，贫道……”麦炘面色凝重，打断道：
“道长远途赶来相助，麦某感激得紧。”
天离真人道：

“不敢，贫道与两位师侄在来此途中曾遇上那职业剑手……”话犹未完，群豪已耸然动容，麦炘指着玄缎老人期艾道：“怎地，道长与他照过面了？”

天离真人打量了玄缎老人一眼，摇首道：

“这位施主？不是，不是，贫道所碰见的是另有其人，可笑那人犹自称‘司马道元’，殊不知司马道元早在二十年前在翠湖被害，已是尽人皆悉，所以贫道立刻猜出他便是职业剑手。”他侃侃说着，始终没有注意到玄缎老人变化的眼色，续道：“但以贫道等三人联手之力，竟犹拦之不住，不知其人是否已来到此地？”

麦炘方欲启齿作答，玄缎老人轻咳一声，抢着道：“道长在何处遇到那自称司马道元之人？”

天离真人呆了一呆，道：

“距离本宅不过半个时辰足程的山坡上……”

玄缎老人道：

“那人可是身着一袭白袍，面上罩着一张白布，说话的声音带着些许苍老沙哑的味道？”

旁立的赵子原闻言心念微动，天离真人脱口道：

“是啊，施主怎生知晓得如此清楚？”

玄缎老人不语，这时天离真人始有余暇放眼端详厅中诸人，立刻便发现了立在靠墙一角的赵子原，不由吃了一惊，道：“小施主，你居然也来到这里？！”

赵子原晓得对方之所以吃惊，乃是为了曾亲见自己与那“司马道元”走在一路之故，当下淡淡道：

“小可不邀自来，权充一名不速之客。”

天离真人皱一下眉，道：

“贫道的意思是：小施主来此何为？”

赵子原正欲答话，陡闻那玄缎老人低声自语道：

“司马道元？！……司马道元？……敢情就是他……”赵子原话到嘴边又咽了回来，转目瞧见玄缎老人眼色阴暗不定，像是在思索一件重大之事。

整座大厅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有顷，玄缎老人始缓缓抬起头来，面对着麦炘说道：“姑且暂寄你姓麦的一命，至于这两个娃儿，老夫可要带走。”

麦炘面上并没有露出欣喜的表示，道：

“阁下何尔来去匆匆？”

玄缎老人眼中倏然射出一股冷酷杀气，麦炘无意触目一见，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玄缎老人严厉地道：

“麦炘！你可知道老夫要取你性命较之反掌折枝犹易？”麦炘口角牵呐一阵，竟是答不上话来。

玄缎老人冷笑一声，倏地翻起一掌往上击去，但闻“轰”的一大响，大厅瓦顶应掌裂出一个五尺方圆的洞口，横梁宇瓦四下坍塌，整座大厅生似随时都有摇坠的可能，声威之猛，无以复加。一众高手只瞧得目瞪口呆，都被他这等气势所震住。玄缎老人道：

“姓麦的，你自信当得起这一掌之击么？”

麦炘瞠目道：

“阁下掌力天下无双，麦某自认力不能敌。”

玄缎老人道：

“你有此自知之明最好，须知老夫若一出剑，那你便更无幸理了。”

言罢，突然纵声大笑，声音有若夜枭骤鸣，刺耳异常。厅中诸人被笑声震得神思恍惚，忙运功抗拒，收敛心神，但呜呜嚎笑声却始终在他们的耳中萦绕。

笑声渐扬渐厉，震得整座大厅微微摇晃，群豪中有多人脸上肌肉开始抽搐颤动，显然已无力抗拒笑声的入侵。

就在他们神志渐趋昏迷时，玄缎老人陡地一晃身，有若星飞丸射般在四周绕了一匝。

笑声中接着传来一道洪亮的语声。

“退下！”

那四名黑衣人闻言，迅即纵身跃出厅外。

跟着玄缎老人两臂挟着甄、顾两人也退出大厅，就在这当口，陡闻一道低沉的声音亮起：

“姓甄的慢走一步！”

玄缎老人长笑不止，一晃身便隐没在黑夜风雨中，转瞬间笑声袅袅远逝，终至杳无可闻。

这会子，屋顶突然又有一人飘身纵落，身法轻得有如飞絮落叶，即连一丁点声息也没有发出！

那人身量中等，全身上下披着一件白色长袍，面上也蒙着一张白布，令人眼见油然而生处身雪地甚或冰窖的感觉。赵子原面上掠过一丝惊诧之色，心中暗暗呼道：

“是他？他也来了……”

那人正是留香院中救走赵子原、自称“司马道元”的白袍人，只见他立在厅门朝四下张望一会，然后沿着玄缎老人退去之路飞身而去。

又过了一忽，众人始宛若大梦如醒，飞斧神丐率先道：“职业剑手走了——”

殃神老丑嘘了一口气，道：

“走了，姓顾和姓甄的两个娃儿也被他带走了。”朝天尊者道：“方才那位施主笑声一起，咱们神志便陷入迷惘状态，丑施主可明了个中道理？”

殃神摇头道：

“老夫记不起世上有何种功夫，能以笑声夺人心志，丐帮英杰见识较广，或许心中会有个谱儿。”

孰料飞斧神丐也只有摇摇头，便陷入沉思之中。

天离真人道：

“那自称‘司马道元’之人，仿佛亦曾来过此地……”麦炘肃声道：

“就是那白袍人么？麦某都瞧见了。”

此言一出，众人都可以推出他能在短促时期内恢复神志，可见功力非比寻常，但此时这名震一方的武林大豪面上却是凝重万分，没有一丝宽慰之容。

忽然一阵凌乱足步声纷沓而来，片刻间麦炘门下数十名弟子涌进厅来，个个模样都显得出乎寻常的萎顿，有似经过一场大战后，元气亏耗太甚所致。

麦炘望着当前一名大弟子道：

“你说一说守护庄院四周的所见所闻……”

方问了这么一声，瞧见他们萎靡的神色，登时了然于胸，摇手道：

“罢了，你们可以退下去——”

十数名弟子躬身行礼，相继退出厅外。

须臾，朝天尊者开口道：

“麦施主想通了没有？”麦炘道：“怎么？”朝天尊者道：“职业剑手何以仓忙退走？麦施主难道不是在寻求这个答案么？”

麦炘沉重地道：

“老实说，麦某还整理不出一点头绪。”

天离真人道：

“贫道管见，或与那自称‘司马道元’者之出现不无关系。”飞斧神丐颔首道：

“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了。”

殃神老丑踌躇一下，趋前道：

“职业剑手这一退走，在一段期间内当不会重来贵府寻事，我尚有要事在身，就此先行告退一步。”

麦炘连声道谢，殃神略一抱拳，偕同朝天尊者、飞斧神丐及厉向野，转身一直步出厅去。

殃神一伙人这一走，洪江与鹿双角等人也相继告辞离去，转眼间偌大的大厅又恢复了先时的静寂。

第七章　古堡秘闻

事态急转而下，殃神等人急急离去，倒又把一直默立厅中一角的赵子原忽略了。

赵子原眼望诸人身影消失不见，忖道：

“我甘冒风险来到此地，原望对二十年前那段疑案能寻得一些眉目，想不到依然一无所获，看来我又是白跑一趟了。”

他举袖抹去额上汗珠，转身便走，麦炘慵倦地望了他一眼，并没有任何拦阻的表示。

这时雨势渐弱，但仍不时有闪电划过天空，天空是一片阴霾，夜风呼啸和聒噪的雨声互相呼应。

庄外传来五更梆声，赵子原环目扫见四下无人，便悄悄绕经右侧通道走到后院。

他伸手入怀，掏出一支三角形黑色小箭，心中念头电转：

“这是天赐良机，我就将这支三角形黑色小箭放在一个醒目的地方，麦十字枪一回后院，必然会注意到，只不知我这样做是否妥当？”

犹豫了须臾，他到底还是将令箭插在一棵大树上，回身又从前院走出。

赵子原冒着风雨，步出院落，隐隐瞧见庄门外立着一个纤小的人影，他凝目瞧清那人面庞，当下只觉心子重重一震，登时愣立当地。

那人正是曾将赵子原折磨一阵子的武冰歆，赵子原不意她于

斯时竟会出现于此，只有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他步出庄门，冲着武冰散道：

“姑娘，咱们又碰着啦，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武冰散低哼一声，道：

“是么？我倒不以为如此。”

赵子原一怔，旋即会意过来，道：

“然则姑娘是有意到这里来了？”

武冰歆道：“正是。”语声一顿，便道：

“我推度你会到十字枪麦府来，是以便在此等候……”赵子原暗叫一声“苦也”，不知她何以对自己夹缠不清，自家无缘无故惹上了这女魔头，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遂道：

“姑娘怕不是又要区区回到留香院去吧？”

武冰散花容微变，道：

“话倒说得轻松，赵子原你随那‘司马道元’破瓦逃出留香院，这笔帐可还没有结哩。”赵子原一惊，问道：“姑娘怎生知晓在下的姓名？”

武冰歆暗笑忖道：

“爹爹手下驿亭遍满天下，岂会连此等事都查不出来，可笑这蠢小子犹浑然不晓……”心中想着，口上道：

“这个也值得大惊小怪，真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赵子原吃她顶撞一下，但他早已摸清对方那喜怒无常的性格，是以并不引以为忤。

武冰散复道：

“此外你犹负欠本院一杯明珠尚未璧还，你以为撒手一走便可以不了了之？”

赵子原愕道：
“什么明珠？……”
武冰歆勃然大怒，道：
“小子装傻！你进入东厢量珠赠与李姬之事就此淡忘了么？哼哼，李姬总该向你提过量珠聘美的规矩吧。”
赵子原恍然“哦”了一声，蓦然之间那白袍人“司马道元”所说的一句话悄悄浮上心头：
“留香院那‘量珠聘美’是武林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老夫不欲你沦入百劫不复之地，是以将你引出。”
想到这里，内心不觉震一大震，说道：
“区区事先并不明白此中内情，而且事实上未尝将明珠据为己有……”
武冰歆打断道：
“废话！从来进入留香院之人，没有敢于寻托词耍赖，他们各有各的偿还明珠方法，你见过密室里那十三人啦，此即其中一例。”赵子原耸耸肩道：
“也罢，在下有生之年，总会设法璧还这一杯明珠……”他忽然想起，若果自己能说服李姬，将那一杯明珠还与留香院，倒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但回心一想，业已出赠之物怎可要求他人奉还？此举非特在情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也毫无把握。武冰歆冷笑道：
“好一个有生之年，可惜家父却不与你讲这一套。”
赵子原道：“依姑娘说，又待怎地？”武冰歆道：“姑娘要你为我办一件事——”
赵子原道：
“还是这一句老话。”
武冰歆瞪了他一眼，道：
“你竟敢不从么？”
赵子原默默不语，武冰歆复道：
“若果你能将此事办妥，以往那笔债包括一杯明珠在内便一笔勾销，否则……哼哼……”赵子原钉了一句：“否则区区又要受到一番折辱，是不是？”
武冰歆冷冷道：
“看来你很愿意再尝一次皮鞭的滋味，姑娘当然不致令你失望。”
她伸出皓手解下腰间皮鞭，挥腕一抖，疾扫赵子原门面。赵子原方听清后面那一句话，便已感到劲风拂面，虽则情知被这一鞭刷中，较之被刀刃砍犹要难受，却毫不作闪避的打算。他所以如此，并非反应不够灵敏，而是深知对方武功深不可测，躲也无用之故。
皮鞭扫到他的门面，迅即撤回，赵子原脸庞上非但没有留下鞭痕，同时亦不感觉到任何痛楚，不禁迷惑异常。
武冰歆以另一手握住鞭尾，将整条长达七尺的黑色皮鞭圈成一个半弧状，冷冷地说道：
“你为何不躲避？”
赵子原苦笑道：
“躲又有什么用？我只指望有朝一日在武学上获得较高的成就，能将你手上的皮鞭夺下来。”
武冰歆闻言，美眸中突然射出森冷的光芒，赵子原不愿和她的视线接触，便缓缓闭上双目。

武冰歆道：

“似此空言凭谁也说得出来，堂堂大丈夫竟是这般软弱无用么？哼，好没出息？”

此刻庄院里忽然又走出一人，赵子原回目一瞧，却是才逃过大难的金翎十字枪麦炘。

麦炘乍见庄门前立着两人，似乎怔了一怔，接着便是吃惊的“噫”了一声。

赵子原见他视线扫过自己，就一直投注在武冰歆身上，可见对方的吃惊，绝不是针对自己而发。

只听麦炘道：

“是武姑娘么？”

武冰歆轻轻地点了点头，神情甚是倨傲，道：

“麦庄主好记性。”

麦炘道：

“昔日麦某尝去过留香院，在驿亭面谒令尊，适时武姑娘就在旁侧，是以麦某印象至为深刻。”

他见武冰歆没有言语，又道：

“姑娘驾临鄙庄，恕麦某未曾远迎。”

武冰歆道：

“客气了。”

麦炘对她那冷淡的态度，似乎并不放在心上，说道：“请移驾入庄小坐。”

说着，做了一个虚引的手势，武冰歆始却终没有移动足步，道：“不叨扰了，据说庄主今夜与职业剑手有个死约会？”麦炘道：

“原来武姑娘知道此事，敢是受令尊之遣而来？”

武冰歆道：

“不是。”

麦炘讶然道：

“那么你……”

武冰歆截口道：

“不瞒庄主，我是为找寻此人而来。”

边说边伸手一指赵子原。

麦炘骇讶更甚，望着赵子原道：

“这位小哥儿方才曾在庄中逗留一阵子，老朽还不知你的姓名。”

赵子原道：

“小可姓赵，草字子原。”

麦炘“啊”了一声，一副未曾耳闻模样。

赵子原冷眼旁观，见武冰歆态度傲慢十足，甚是令人难耐，而麦十字枪却始终对她谦恭有加，相形之下便可推出武冰歆本人或她的父亲必然大有来头，决非泛泛人物。

而麦十字枪之所以吃惊，自然是想到以武冰歆此等身份，怎会不辞远道奔波来此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

麦炘道：

“刻前殃神曾误认小哥为职业剑手一路之人，但依老朽看法，似乎并不太像，老朽不解的是，小哥缘何要置身于这场是非之中？”他特别加重“误

认”两字的口气，赵子原道：

“恕小可不能回答这道问题。”

麦炘碰了一鼻子灰，不由心中有气，但他世故已深，是以犹能忍受，使怒气不泛于形表。

蓦然，一阵急促的足步声由远而近，一名中年劲装大汉在细雨下自庄内冲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师父……师父……”

麦炘皱眉道：

“什么事如此慌张？”

地劲装大汉喘口气道：

“师父，你瞧……”

他摊开右手，掌心横摊着一支通体黑色的三角形小箭！麦炘一把将羽箭接过来，只见那箭身似是水晶雕成，虽在雨水浇淋中仍闪闪发光。

他面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喃喃道：

“这是怎么回事？……”

武冰歆乍见此箭，芳容也是一变，只听她惊咦一声，双目紧紧注视着麦炘手上的小箭再也收不回来。

那劲装汉子嗫嚅地道：

“弟子正要进入后院小憩，却在一棵树上发现此物……”麦炘直若未闻，自言自语道：

“老夫委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喃喃道着，面上像是蒙上了一层死灰。

武冰歆道：

“麦庄主，你又有麻烦了！”

麦炘身躯颤了一颤，再也顾不得有武冰歆及赵子原在旁，茫然地与那名劲装汉子人庄去了。

一直默然不语的赵子原望着麦炘蹒跚的身影，脸上忽然露出一个匪可思议的古怪笑容。

武冰歆转过螓首，正好瞥见赵子原的奇怪神情，一霎间一道念头自她脑中一闪而过，冲口道：“莫非就是你么？”赵子原一震，立时恢复常态，道：

“姑娘此言何意？”

武冰歆露出迷惑之色，却没有再行追问下去，赵子原心中暗暗打鼓，忖道：

“这武冰歆好机敏的心思，方才她几乎对我动了疑念，有幸方才我留下令箭时未被人发觉，尔后我行动必须格外小心了……”武冰歆虽已猜到了那支令箭可能是赵子原所留，但困旋又想到这个可能性竟是微乎其微，就连自己也无法相信，遂打消了此一疑念。

她重新拾回话头道：

“咱们谈回正题，到底你答不答应为姑娘办那件事？”赵子原道：

“姑娘无头无脑要区区做这做那，却始终未将事情内容说明。”武冰歆俯首无言，像是陷入沉思中，良久始道：“赵子原！你可愿意去太昭堡一趟？”

那“太昭堡”三字乍一入耳，赵子原内心陡感一阵前所未有的激动，失声道：

“你……你再说一遍！”

武冰歆白了他一眼，道：
“ 姑娘问你！是不是愿意到太昭堡去做几天上宾？ ” 她一字一字说得十分清晰，赵子原心知自己是不会听错了，遂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问道：“ 为了什么理由？ ” 武冰歆道：“ 暂且不告诉你。随我来…… ”
娇躯一转，轻移莲步前行。
赵子原却呆呆立在当地，脑海中思潮千回百转，尽是在想着有关 “ 太昭堡 ” 的一切事。
直到武冰歆自前面密林中牵出两匹骏马，赵子原这才如梦初醒，忙不迭举步迎上前去，道：
“ 姑娘是早有准备了。 ”
武冰歆面寒如冰，道：
“ 上马！ ”
赵子原如言一跃而上马背，继着武冰歆也翻身上马，冷冷道：“ 千万别打逃走的念头，否则以姑娘这匹马的速度，随时可以将你截获，不信便走着瞧。 ”
说罢当先策辔驰去。
赵子原一拍马背，纵骑在后跟上，两马沿着庄前大道驶出，顷忽便将庄院远远抛在后面。
豪雨已歇，天边现出了一轮弯月，朦朦胧胧勾出了周遭景物的轮廓，夜风瑟瑟，偶尔有几声锐急的鸟鸣，划破静寂的空间，属引不绝，使荒落的大地平添了几许凄厉的气氛。
赵子原忽然感到不安起来，自从他开始在江湖行动，接二连三遇到许多奇幻难测的经历，虽然自己一向洒脱自如，仍不免心中惴
惴，尤以面对眼前这幽灵也似缠住自己不放的武冰歆为然。他微喟一声，忖道：
“ 她长得虽是如此姣美，但举止谈吐间却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冷酷的味道，令人难以接近，古人所说的蛇蝎美人大约就是像她一样了。 ”
走了一程，道路愈发平坦，赵子原果然发觉胯下坐骑驰骋的速度远较对方那匹马儿缓慢，因此武冰歆不时须放缓马步，自己才不致瞠乎其后，显是她有意作此安排，以打消自己任何逃走之念。马行原野中，武冰歆侧首面向着他，说道：
“ 赵子原你的真姓可是姓赵？ ”
赵子原愣道：
“ 自然是姓赵，姑娘缘何有此一问？ ”
武冰歆唔了一声，道：
“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
赵子原一时领悟不出她语中含意，只有闷声不响。
武冰歆道：
“ 你知道姑娘要领你到何处去么？ ”
赵子原道：
“ 知道。 ”
武冰歆道：
“ 说说看，什么地方？ ”
赵子原道：“ 自然是到太昭堡去了。 ” 武冰歆道：

“看来你并不太蠢，何以先时老是露出一副傻愣愣模样，令人见了便忍不住心头火起。”

她原想说：“令人见了便忍不住为你发急。”可是猛一想到此言多有不妥，遂改了另一种说法。

马行迅速，不一会便横过这一片原野，驰入一丛密林，行了半个时辰，忽见前面林间小径有两条人影比肩飞驰着！

来到近处，那右边一人听到蹄声回过头来，赵子原与他打了个照面，正好瞧清那满脸于思，心头登时一阵猛跳，他口齿微动，一句招呼欲吐未吐，武冰歆已自低喝出声：

“苏继飞！你停下来！”

那于思大汉正是赵子原在密室里见过的苏继飞，他骤闻喝声便与身旁同行之人停住脚步，回身道：

“原来是武姑娘，久违了。”

他顾目一盼，已瞥见了马上的赵子原，却不动声色。武冰歆面色沉寒，道：

“你几时从留香院密室逃出来？”

苏继飞打个哈哈，道：

“武姑娘言重了，苏某又非令尊阶下之囚，要来要去难不成还须别人作主？”

武冰歆道：

“从来人留香院之人都是有进无出，姑娘要知晓你在密室住了如此之久，又如何脱身出来？”

苏继飞沉吟道：

“如果苏某说，东厢李姬已对我失去诱惑魅力，不知你相不相信？”

武冰歆微微愣住，摇头道：

“绝对无此可能，除非你打自入留香院伊始，就没有被李姬迷住……”

语声一顿，复道：

“你既然未沉溺于美色中，却又自甘在密室稽留一段时期，可见其实是另有图谋：……”

苏继飞被她一语道破内情，不禁神颜大变，再也顾不得对方反应，转身便走。

武冰歆喝道：“站住！”苏继飞步履微顿，道：“武姑娘还有何见教？”

武冰歆伸出皓手指着苏继飞身旁之人，道：

“阁下这位朋友怎不介绍一下？”

那人闻言缓缓回过头来，却是一个满头白发，左额上有一条深红色刀疤，双眼细小的老者。武冰歆道：“老丈大名？”刀疤老者低声道：

“伧夫野老何劳姑娘下问。”

武冰歆朝刀疤老者上下打量一番，道：

“家父曾向我描述过老丈外像，那额上刀疤便是最突出的表记刀疤老者轻咳一声，似乎有意要打断她的话题，武冰歆却毫不停歇，一口气不停继续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老丈应该是二十余年前业已过世的太昭堡主赵飞星的总管奚奉先！”

刀疤老者蹬地倒退一步，呐道：

“姑娘好厉害的眼色。”

赵子原闻言，胸口也自一震，忍不住对刀疤老者多瞧上两眼。刀疤老者奚奉先道：“姑娘若无它事，老朽可要告辞了。”武冰歆寒声道：

“你们再也走不掉了！”

奚奉先面色一沉，额上刀疤隐隐泛成紫红之色。

苏继飞朝赵子原打了个眼色，以“传音人密”的功夫向他说道：“老夫所以离开留香院，乃是在该处寻到了赵飞星赵堡主遇害的有关线索，你若要得知此中详情，可于一月后到首阳山岭来，老夫与奚老儿暂时索居在一座茅舍中……”

赵子原略一点头，表示已然听清他这句以内力传音的话。这当儿，武冰歆纵骑拦在道中，奚奉先道：

“姑娘不让咱们过去了么？”

武冰歆道：

“正是。”

说着伸手入左襟衣袋，掏出一支黑色小管，苏继飞电目一瞥，道：

“姑娘敢是要发出讯号，联络驿亭下属？”

武冰歆正要点燃信管，苏继飞陡然大吼一声，道：

“接我一掌！”

掌随声起，当胸朝对方纤手劈去。

武冰歆不料他会突然动手，乍不及防，只有将手上信管抛弃于地，玉手接着一拂而出。

苏继飞发觉她玉臂这么轻轻一拂，自家一掌攻势非但悉数被化解开去，而且全身大穴皆已笼罩在她一拂之下，不由心神一凛。他欲待退避，其势已不可能，当下遂低喝一声，不等自己一掌招式用老，便换了另一个方位，连续攻出四五式。

这连环五式出招奇速，用劲尤足，武冰歆却视若无睹，娇躯一晃，轻轻自马上飘下地来，那只葱玉般纤手不疾不徐拂了一圈，苏继飞劈出的雄浑掌力顿时如同泥牛入海，全无动静。在旁观战的赵子原只瞧得暗暗心惊，那苏继飞乃名震字内的一等高手，功力之高，自不待言，那日他在密室一举手便破去了丁伟鲁的“拖刀掌”，那等掌力端的称得上神乎其明了，不想目下竟被一个年轻女流轻描淡写就化去了他的重重攻势，赵子原不觉惊碍呆了……

但闻苏继飞道：

“好功夫！”

喝声中掌出如风，掌力犹未拍实，身形陡地凌空而起，左手借势继之一翻，他已发出了独门绝学“飞云十八掌”！他那飞云十八掌才发，掌风真力划过半空，一霎之间“呜”“呜”锐声大作，气势骇人之极。

武冰歆见对方来势惊人，果然不敢直攫其锋，足步一错，纵身退开五六步之遥……

苏继飞并没有乘势追击，收掌道：

“苏某少陪了。”

他向刀疤老人奚奉先打个招呼，两人一前一后提身跃起，自武冰歆头顶上飞掠而过，转瞬已在十丈之外。武冰歆叱道：“慢走……”

欲待纵身追赶，却又惟恐赵子原趁机溜走，只有眼睁睁望着两人背影消

失于苍茫夜色……

她别过螓首，冷冷瞧着赵子原，生似苏继飞和奚奉先之逸走，全是赵子原的过错，是以惹起她的怨怒。武冰歆咬牙道：“都是你这小子碍事！”

右手一抬，给了赵子原一记耳光，发出清脆的响声。赵子原只觉脸上火辣辣的，鲜血涔涔从唇角流下，一时之间只感一阵愤怒填满胸臆，脑中尽是怨恨，他怒喊道：

“你……你欺人太甚了！”

盛怒之下一掌疾翻而起，就要拍击出去，但他视线偶一触及对方那冷峻的眼色，立时又恢复了先时的持重冷静，心道：“无论如何我终究不是她的敌手，妄逞血气之勇也于事无补，昔日韩信何等英雄，连胯下之辱都受得了，我难道这口气都吞不下去么？”

想到这里，单掌又缓缓垂了下来。

武冰歆嘲讽道：

“姑娘正要瞧你敢不敢动手呢，还算你识相知趣……”语至中途忽然顿住，敢情她发觉赵子原模样虽是沮丧，但眉宇间却流露出傲然倔强的神色，此等轩昂气概，反使她心底升起钦仰之念，下面那刻薄侮辱的话，再也说不出口。

她一直迷惘的望着赵子原，自家也分不出心中那复杂的感情。

移时，武冰歆才轻叹一声，道：“咱们继续赶路罢。”

她缓缓跨上坐骑，一夹马腹，马儿飞快向前奔去。赵子原见她神态忽冷忽热，不禁暗暗纳罕，当下亦纵骑前驰，穿过密林后地势逐渐转高，来到一处斜坡，武冰歆勒住缰辔，道：“太昭堡就在前方不及五里的崖壁上……”

赵子原定睛望去，但见四周都是峭立千仞的峰岭，远处古堡的影子像凸起的岛屿，又像一只蛰伏的巨兽，在黑夜中格外显得阴黯冷森！

武冰歆道：

“打从眼下起，你要一个人设法混进堡内。”

赵子原视线一直停留在古堡上，内心激动莫名，武冰歆说什么话，他可是一句也没听进去。他默默对自己呼道：“我终于投回太昭堡的怀抱来了，昔年那一段公案也就要逐渐揭晓啦……”

武冰歆瞧他如醉如痴，怒道：

“傻小子！听见我的话没有？”

赵子原骤然惊醒过来，略带歉意的笑笑，道：

“姑娘请复述一遍。”

武冰歆怒火已燃，但轻轻一跺脚，道：

“我只能领你到此，自现在开始你必须单独进入古堡，未动身之前，我先提醒你一件事……”赵子原道：“武姑娘但请说出。”武冰歆寻思一下，似乎在整理思路，说道：

“首先你必须了解古堡的种种内情，这太昭堡从前的主人乃是武林有数的高人之一，叫赵飞星，二十年前为仇家买雇职业剑手击毙……”

赵子原心道：

“这些轶事我早已知晓，哪还用你多言。”

私下虽如此想着，却没有说出口，武冰歆续道：

“赵飞星死后，他的女儿赵芷兰偕同夫婿中州一剑乔如山高飞远走，古堡遂形同废墟，后来江湖上传出一道消息，乔如山在翠湖又死于职业剑手的

剑下，芷兰自此也生死不明，不知所终……”赵子原听到这里，陡觉胸中热血沸腾，忍不住露出痛苦之状。武冰歆止住话声，奇道：“你怎么了！”

赵子原过了半晌才道：

“没什么，姑娘继续说吧。”

武冰歆虽是对他的举措感到惊奇，却也未多问。

遂拾起先前话头，接道：

“然而就在三年前，业已变成废墟的太昭堡突然又有了新的主人，据我所知，目下这个堡主姓甄，名字不详。”赵子原心念一动，忖道：

“姓甄，今夜到过麦府的玄缎老人不是也姓甄么……”正忖间，武冰歆道：

“我所讲的都与你进入堡内的行事有关，你必须记清了。”赵子原点点头，道：

“姑娘仍未言明，究竟要在下为你办什么事？”

武冰歆低首沉吟一下，似乎欲下决定该不该说出来，良久始压低嗓子，一字一字说道：

“你混进古堡后，第一桩要事便要设法亲近堡主的千金，博取她对你的好感……”

她说出这话，方始发觉自家内心委实矛盾得紧，竟然暗暗希望赵子原能率然拒绝此一要求。

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区区只道姑娘要我去做什么险难卖命之事，是以不惜以百般胁迫相加，不想竟是这等荒唐……”武冰歆哼一声道：“怎地？你到底答不答应！”赵子原道：

“姑娘没有说笑么？”

武冰歆哂道：

“这当口谁有心绪与你说笑，简直废话。”

赵子原心忖现在是自己人太昭堡的大好机会，若予以拒绝，便不知又要被对方折腾到何时？而且感情这个东西本就十分微妙，绝非人力所能勉强，自己纵然应允，亦不能作任何保证，思念及此，说道：

“在下旁无抉择，只好答应啦。”

武冰歆心中猛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觉，感到十分难受，她也分不清那是妒意，或是其他什么样的情感？

赵子原追问道：

“然后我怎么办？”武冰歆寒着脸儿，道：

“十日后我会回到此地，到时再指示你行事机宜。”心想自己千方百计要他去做此事，他既已应允，自己本当欢喜才是，怎反而会有难受的感觉？真是莫名其妙。赵子原道：“在下可以走了吧？”武冰歆道：“慢着！”

她手腕一抖，陡然间一条黑影从她身畔飞起，赵子原刚瞧出黑影乃是对方手上的皮鞭，便已感到劲风拂面。

鞭身像一条长蛇般从他的头颈绕缠而过，将咽喉紧紧勒住，赵子原登时觉得胸中窒闷，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但他却坦然毫无俱色，沉声道：

“姑娘一再折辱在下，敢问是何居心？”

武冰歆颓然一叹，抖手收回皮鞭，心头想道：

“我本来要警告他不得对甄家女儿产生异念感情，但这话岂是我一个女儿家所能出得了口？”

赵子原可没察觉对方情绪的变化，只隐隐感到她冷热无常，好恶不定，令人无从捉摸。

他转身便走，胸中心事重重，方步出丈许，倏地身侧风声斐然，武冰歆横身阻住他的去路。赵子原道：“敢情姑娘仍有话要说。”武冰歆冷冷道：“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赵子原道：

“什么？”

武冰歆道：

“堡主的女儿叫甄陵青，这是你应该知道的。”

赵子原道：

“在下早已知晓，有谢姑娘提醒。”

武冰歆侧身让开一旁，赵子原大踏步而去。

武冰歆无言望着他去远，身子一直不曾移动，此际月儿已自云端露出大半面庞，水银色光晕投射在她身上，迷蒙中生似一尊没有生气的石像。

直到赵子原身影杳不可睹，她才猛然想起自己竟没有追究他何以早就识得甄家女儿？

她跃上马背掉转马头循来路驰去，心神大是恍惚……冷月下，赵子原迈开大步往前行去，远处黑色的古堡像是张着两臂等待着向他拥抱。

他越过深谷，甫一踏上断崖，迎面崖顶突然传来一声吆喝：“什么人？”

赵子原情知已触动埋伏在古堡四周的暗桩，他剑眉方扬，眼前人影闪荡，五步前三名劲装汉子一字排开，同声喝道：“来者止步答话！”

赵子原道：

“尔等可是太昭堡壮丁？”

居中一名劲装汉子道：

“不错。”

赵子原道：

“好极了，区区正要到贵堡去，便请领路。”

那劲装汉子朝赵子原上下打量一眼，冷笑道：

“堡门现已关闭，你要见谁？”

赵子原踌躇一忽，道：

“你可以通报贵堡千金，说是新交赵子原求见。”

那劲装汉子微愕道：

“哪有客人半夜登门造访之理，识趣的快快退回去！”

赵子原皱眉道：

“区区非要入堡不可，阁下若不领路，我只有自己过去了。”右首一名劲装汉子冷笑道：

“你准备硬闯么？”

赵子原无语，不啻默认了对方的话。

那劲装汉子道：

“奉劝你还是快些退回去，否则可来不及了。”

赵子原淡淡一笑，一步向前，右首劲装汉子蓦地大吼一声，一拳翻起直捣赵子原胸口。

他拳出如山，力道甚是威猛，赵子原双袖不疾不徐挥了一圈，敌手翻了一个筋斗，仰身跌倒于地。那名劲装汉子立刻蹬步跃起，戟指叫骂道：

“好小贼！竟敢跑到太昭堡来撒野！”

他呼啸一声，三名汉子飞快转身将赵子原围在核心，抢攻出手，一时拳影交加，飙风激荡。

赵子原身形闪展腾挪，几个回合后，他觅个空隙，猛地吐气开声，双掌翻飞而出，但闻“蹬”“蹬”连响，三人同时迟开四五步之远。赵子原心中一凛，对方三人功力大出他意中所料。心想他们只不过是堡内壮丁，已足以抵得江湖上高手，可见主人是何等人物左首一名劲装汉子忽然轻嘘一声，道：

“银衣队的大哥来啦！”

语声方落，眼前劲风一荡，一个身材颀长，肩上披着一件银色大麾中年汉子端端立在五步之前！

三名劲装汉子乍见银衣队之人出现，齐然垂手立开一侧。

银衣汉子环目四顾，冷冷道：“发生了什么事？”

居中一名劲装大汉冲着他躬身一礼，呐呐道：

“壮大哥，这小子自称赵子原，深夜欲求见甄堡主千金，分明是有意惹事取闹……”

杜姓汉子重重的哼一哼，凌厉的目光移到赵子原身上，赵子原不动声色，凛然屹立。须臾，杜姓汉子始收回视线，沉声道：“随我来——”

三名劲装汉子不约而同露出不服之色，却没有一人敢于出声抗辩。

赵子原跟在社姓汉子身后走着，转过一面山壁，顿时眼界一广，一座黑色古堡坐落在崖壁之上。

他目光仔细投向四周巡梭，只见古堡建筑得甚是险峻雄伟，通往堡门的道上，只有一道窄长的吊桥，目下正高高悬起。

杜姓汉子低啸一声，堡内吊桥徐徐降了下来，他望着赵子原阴阴一笑，道：

“请先行。”

赵子原心中虽然犯疑，却是推辞不得，遂举步向吊桥行去。

寒冰似的夜色，森冷得有些逼人。

吊桥是用钢丝扎成，计分四节，每节约有寻丈长短，中段略为凹曲，成一弧状形，桥后的堡门洞开着，从这一面望去，但见一片黝黑。

至于桥下郁郁苍苍，则是深不见底的渊谷，任何人跌落下去都必然粉身碎骨，毫无生还希望。

饶是赵子原如何沉着，见了此等天险也不禁倒吸一口寒气，勉强按捺住心神，徐徐向桥面跨出一步。

就在他迈出第一步的当儿，桥面第一节倏然自动陷落，赵子原足步踏空，身子顿失重心，往前沉了下去！

尚幸他早有防备，满吸一口真气，衣袂呼地鼓涨起来，身躯一沉又起，凌空飞越而前。

眼看将近桥面第二节，陡闻“飕”“飕”劲响.自堡内连珠射出了六排羽箭，同时之间，擂鼓声音大作，长箭配合着鼓声节奏，几乎是毫无瑕隙脱弦而出。

变生仓促，赵子原身形不由微顿，衣袖一甩，一股劲风自袖底翻出，密麻的箭雨攻势为之一阻，赵子原的身子也毫不停滞的直掠而前。

他方踏上第二节桥面，乱箭又接二连三袭至，赵子原双臂纵击横扫，舞起一道无形风圈，乱箭纷纷向外折坠。

他一面移步向前，一面心念电转：

“长此下去，纵令我不被乱箭射死，也得要活活累死，必须想个脱身办法才行……”

一念方罢，咚咚鼓声骤然一停，一道清越的女音道：

“收箭退下！”

箭雨攻势一歇，接着堡头上现出一个女人面庞，高声道：“姓赵的，是你来了么？”

赵子原敞声应了一诺，放开大步朝堡门行去。

第八章　隐秘重重

堡门洞开着，赵子原大踏步向前行去，踏上第三节桥面时，但见眼前黑影闪动，一人当着堡门而立，正是少女甄陵青。这会子，那杜姓大汉赶了上来，说道：

“尊驾能跨越第二节桥面，足见功夫不弱，乃本堡年来仅见第二人。”

赵子原心想自己在乱箭攻势下本已智穷力竭，有幸甄陵青及时出声喝止，否则岂不早已葬身脚下深渊，不觉隐隐感到这太昭堡建筑之险峻，防卫之森严，譬之龙潭虎穴亦不为过。他本待追问第一个能安然越过堡桥之险又是何人？但心中愤怒，忍不住哼了一哼，道：

“这便是贵堡待客之道？”

杜姓大汉面露腼腆之色，转朝甄陵青躬身一揖，道：“这位访客欲求见姑娘，时值深夜，属下……”

甄陵青摆手打断道：

“知道了，你退下去。”

杜姓大汉期艾道：

“要不要属下禀报顾总领？”

甄陵青美目中陡地射出两道冷电，道：

“杜克明，是谁将你提升为银衣十八护卫之一？”杜姓汉子微愕道：

“是……是顾迁武总领。”

甄陵青道：

“所以你只听从顾总领之命，再也没将本姑娘放在眼里了，是也不是？”

杜克明道：“属下不敢。”甄陵青道：

“罚你自囚黑牢一年，期满后罢为堡门抱关——”

杜克明情知她所谓抱关，乃是守门戍卒之意，身躯猛可颤一大颤，结结巴巴地道：

“这个……这个……”

甄陵青冷冷道：

“罚你自囚两载！”

社克明一听她那斩钉截铁的口气，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多言反招致重罚，遂带着满面怨怒走了开去。

赵子原冷眼旁观，忖道：

“眼前这姑娘为人行事例与武冰歆有几分相似，同是雍颐指使，盛气凌人，难道说天下权势在握的大小姐都是如此骄矜么？”甄陵青转朝赵子原道：

“姓赵的，我们又见面了。”

赵子原略一抱拳，道：

“赵某忘了祝贺姑娘安然无恙。”

甄陵青一怔，旋即会意过来说：

“哦，你是指顾总领与我为朝天庙迷魂大法所慑，致大去神智之事，我方听爹提及，他已将那捞什子法术解破了……”赵子原心念微动，暗道她父亲既能化解迷魂大法，能耐倒是不小，不知会不会是曾在麦十字枪庄院出现的玄缎老人？只听甄陵青又道：“喂，喂，你找我做什么？”

赵子原胸有成竹，道：

“区区来此目的，姑娘难道还不明白？”

甄陵青瞠目无语，赵子原道：“ 时隔数日，不想姑娘便健忘如斯…… ”
甄陵青道：“ 你喜欢兜圈儿说话的毛病仍是未改。 ”赵子原淡淡道：
“ 姑娘应该记得犹负欠我八十两银子，区区此来便是为追索此账。 ”
甄陵青晶瞳一转，想道：
“ 这人来路不明，令人难测，若说他来此只为追讨八十两银子，那是绝无可能，哼，我务必好好盘盘他的海底…… ”当下道：
“ 在去鬼镇的芦苇荡上，你无故拦住咱们，藉故惹是生非，咱们不欲与你翻脸，是以应允与你百两银子，那只是通权应变之法，焉可认真？ ”
赵子原道：
“ 姑娘言犹在耳，就要食言而肥了么？ ”
甄陵青道：
“ 八十两银子不过区区之数，但你若要收回此银，非得在堡里待上几天不可。 ”
赵子原心中窃喜，对方此言正合自己之意，表面上，却洋洋不动任何声色，故意道：
“ 为了什么？ ”
甄陵青花容倏地一沉，道：
“ 姑娘先且问你一句…… ”
赵子原道：
“ 但问不妨。 ”
甄陵青寒声道：
“ 你从何得知我是住在本堡？ ”
赵子原干笑了一声，道：
“ 姑娘忘了在芦苇荡上，顾兄曾无意透露你们来自太昭堡，区区适时便听得一清二楚…… ”
甄陵青道：
“ 这样说来，你倒是有心人了？ ”
她一语双关，暗示赵子原来到此堡必然另有目的，赵子原哪里听不出她弦外之音，却故作不解道：
“ 有道是‘ 贫夫徇财 ’，在下向来视财如命，为了钱财宁可不要性命，岂能轻易失去获得八十两银子的机会。 ”
说到此地，陡闻“ 蹬蹬 ”足步声起，赵子原循声望去，见来人身着一袭青衫，正是顾迁武。
顾迁武人犹未到，已先冲着甄陵青高声道：
“ 姑娘，堡内发生了什么事？ ”
甄陵青不语，顾迁武复道：
“ 方才我在东楼碰见银衣队杜克明，得悉姑娘罚他自囚黑牢他边说边走上前来，这才发觉立在甄陵青身旁的赵子原，似是有所警觉，忙住口不语。
赵子原暗忖道：
“ 日前他们两人虽然自认是表兄妹，但我打自第一眼起便疑他是冒充力甄陵青的表兄，单瞧他一个劲儿姑娘姑娘的叫，便知我的猜测不差了。 ”
甄陵青何等机敏，早已察觉顾迁武这一称呼所生的漏洞，当下狠狠瞅了他一眼，冷冷道：
“ 我如此处置社克明，你敢是不服？ ”

顾迁武道：
“杜克明既然冲犯了姑娘，便是咎由自取，在下哪有不服之理。”
甄陵青自鼻孔中重重一哼，道：
“谅你不敢。”
顾迁武面上并无任何不愉之色，回过头来望着赵子原道：“赵兄何时来到鄗堡？”
赵子原爽朗一笑，道：
“兄弟才到。”
顾迁武唔了一声，道：
“可不会是为了八十两银子始劳动赵兄大驾吧？”
赵子原笑笑不语，顾迁武复道：
“犹记咱们首次见面时，赵兄一口咬定甄姑娘与我相率私奔，日下这误会也该澄清了……”
甄陵青插口道：
“迁武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赵子原道：
“在下自知理屈，但兄台与甄姑娘允诺在先，那八十两银子是非要不可。”
顾迁武道：
“听怕赵兄志不在……”
他本想说“只怕赵兄志不在银两”，但方说出一半，倏然一道念头闪过脑际，遂戛然中止。甄陵青伸手指着赵子原道：“他要在本堡逗留数日，迁武你领他到上房小憩。”
顾迁武将甄陵青拉到一旁，低声道：
“此子来意颇费人猜疑，姑娘何以竟要将他留下？”他虽然已将嗓音压低，但一旁的赵子原却仍听得清晰非常，不禁暗自感到奇怪，忖道：
“姓顾的分明有意让我听到这句话，难不成藉此对我暗示警告？但他乃是堡内之人，这又说不通啊……”
甄陵青不耐道：
“我自有安排，你领他去吧……”
顾迁武朝赵子原招了招手，两人举步向堡内行去。
步过一片白石铺成的旷场，便见到东西相对的两座楼阁，楼外摆置着一对石狮，东楼门楣上嵌着一面横匾，镌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
“太昭堡”
赵子原忍不住驻足细瞧、但见匾木已呈黑灰色，镌字上墨渍残缺剥落，显见年代之久远。
他正为演匾题字所吸引，迎面又走来一队身披银氅的劲装汉子，人数约莫有十二三之谱。
赵子原乍见他们身上的银笔，便猜知其身份，心道：“想来这便是甄陵青口中提过的银衣队了，瞧他们个个眼神精湛，步履沉稳，足见内力已有相当造诣，江湖上一等高手也不过如是，不知堡主如何网罗调练出这批人物？……”
银衣队在西楼石狮前驻足，为首一名面色阴沉大汉望也不望赵子原一眼，迳朝顾迁武执礼道：

“属下等巡徼到此，总领可有何吩咐？”

顾迁武摆手道：

“没有，你们继续巡逻四周，这几日必须格外警觉了。”那名面色阴沉大汉诺应一声，带领银衣队错身过去。顾迁武继续前行，赵子原亦步亦趋跟随其后，说道：“区区犹未拜谒贵堡主人，顾兄可否引见？”

顾迁武道：

“堡主今夜有客人来访……”

赵子原心中一动，道：

“真巧极了，那么区区便候待明日再行拜谒。”

顾迁武用着仅有两人能够听见的声音道：

“赵兄若无它事，堡主还是不见的好，而且顾某要奉劝一句赵子原惑道：“什么？”

顾迁武欲言又止，赵子原不禁更感迷惑，道：

“兄台但请说出。”

方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忽然发觉前行的顾迁武神色数变，瞬又恢复正常。

只听顾迁武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道：

“不要说话也不要回头，后面有人……”

赵子原暗暗奇怪对方的神色何以会突然间变得如斯紧张，顾迁武那故作神秘的语气，反勾动他的好奇之念。当下忍不住别首往后一瞧，隐隐瞥见身后不远处立着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袭玄色缎袍的老人，一动也不动地停立着，在淡淡月色下便似幽灵鬼魅一般。

那人两道如炬的目光也自投注赵子原身上，赵子原不觉竟体发毛，忙转过头来，心中忖道：

“此人不知是不是堡主？顾迁武缘何害怕到如此模样？……”顾迁武足不停步，步人拐角一幢漆成红色的房舍，赵子原注意到大门敞开着，宽可容二马同时出入。

绕过一道回廊，顾迁武指着墙角一间房子道：

“兄台便暂且睡在这里，待会儿有仆役过来，赵兄若有事尽管招呼他们。”

言罢转身足步一顿，赵子原续道：

“适才顾兄似有话欲开导区区，便请明言。”

顾迁武一言不发，走到房中倒了一杯热茶，手指沾水在桌面上写了几个字，赵子原凑近一瞧，见他写着：

“尽速离开本堡，否则性命堪虞。”

赵子原正自沉吟间，顾迁武已快步离开上房去了。

赵子原放眼四下打量，只见屋内雕梁画栋，陈设齐全，装饰得甚是华丽，倒有几分像是达官贵人的宅第。

须臾，门口出现了一个仆役模样的老人，进房将床上被褥叠好，一句话也没说便躬身施礼退下。

赵子原纳闷十分，脑际不断寻思顾迁武在案上所写那两句话的意义，还有他为什么警告自己？是善意还是另有存心！

他心中想：

“我好不容易才得混进此堡，为的便是要访察昔年那一段公案，岂有因此便轻易离开的道理……”

他猛一抬头，偶然发觉头上似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不禁吓了一跳！

赵子原装作没有瞧见，负手在房内漫步一匝，一面留意打量墙壁与天花板，却不曾发现任何缝隙。

他心中疑云重重，忖道：

分明有人躲在暗处伺察我的举止动静，但我却瞧不出任何蛛丝马迹，这房间之设计建造必有古怪。”

想到这里，便故意出声自语道：

“奔波了这么一阵子，我也该休息休息啦。”

他隐隐约约觉得黑暗中那一对犀利的眸子依然目不转睛的盯住自己，遂索性背过身子，上床拉上一条被子躺下，暗暗将体内真气运集全身，准备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袭击或变故。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没有什么事故发生，赵子原反而感到意外。

待得他再次仰起头时，黑暗中那对眼睛已经消失了，赵子原一翻身从床上跃下地来。

他轻步走到门边，正待启门出去，这一忽里，他陡然听见一阵沉重的足步声自东面廊上传至！

渐渐那足步声来得近了，间而夹杂着低沉的人语声：

“我说二哥，咱们就这样东来西往在堡内巡逻了老半夜，却连鬼影也没见到一个，难道咱们还要继续摸一整夜？”

另一道沙哑的声音道：

“那就是啰，嘿嘿，堡主业已放明了话头，你耳风没刮着么？”那低沉的声音道：

“到底堡主说什么来着？”

那沙哑的声音道：

“我是听银衣队何三爷转达的，要咱们近几天内多卖力戒防，万一出了庇漏那就是……”

语声顿了一顿，倏然压低嗓子道：

“黑牢里百般酷刑你们是见过啦，若是堡内有了事故，那么你我都得遍尝各种刑具的滋味，然后就是一个死字，老三，你还打算休歇么？”

那“老三”颤声道：“二哥，此话……此话当真？”那“二哥”道：“咱家几时打过诳语？”

另一道粗哑的嗓子插嘴进来：“二哥并没有唬人，你没瞧见银衣队的杜克明被堡主收进黑牢了么？”

那“二哥”轻咳一声，道：

“老四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杜克明其实是得罪了甄姑娘，被谕令收押的，据说是为了甄姑娘一名年轻的客人………语声渐亮，那一伙人显然来得近了，赵子原连忙又缩身回来，附耳在门板上聆听。

“说到客人，堡主今夜不是也有客来访么？眼下正在宣武楼接待那两位来客……”

“老三”道：

“可是傍晚入堡的两人？我瞧见了，其中一个老的行动好生古怪，一直就坐在一只轮椅上，由另一名中年人把他推着走动，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

房内窃听的赵子原心念一动，一不留神头顶碰着门框，弄出了一点声音，那“老三”蓦地停住语声，喝问道：“是谁？”

赵子原自忖行藏已露，暗骂自己过于大意，正自寻思对策间，陡闻门外一道冰冷的声音亮起：

“倒下……”

接着便是惊呼声，低叱声与“砰”“砰”响声交杂一片，须臾又归于静寂，赵子原忍不住启门出去欲瞧个究竟，只见房门直挺挺躺着四名劲装汉子，他电目一瞥，一道黑影自廊道拐角处一闪而没！

赵子原哈腰下去，见四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廊上，俱被点了哑穴，不觉吃惊不已，心道：

“能在倏忽之间同时点上四人的穴道，那下手者的身手够得上‘干净利落’四个字了，不知他们何以要下此煞手？难道古堡今晚果然有夜行人光临？……”

他盘算一忽，将四个不能动弹之人拖到墙角暗处，四下张望无人，遂悄悄沿着廊道前行，转了几个弯，迎面便是一高楼挡住去路。

赵子原半伏着身子走到楼侧，头上高楼题着“宣武楼”三个大字，他稍事踌躇，自楼前石栏飞跃过去。

倏然，他停下身来，缘因他听到楼内隐约传出了人语交谈声音，那声浪虽是低沉，但却十分铿锵有力。

正自趑趄不前间，陡地一条黑影从西面围墙上掠起，在空中一大盘旋，轻飘飘落下地来，连一丁点声息都没有发出，轻身功夫端的是骇人之极，赵子原心中猛可震了一大震！

他隐身在石柱后面，只见那人身着黑衫黑袂，完全是一副夜行人行头，面上皱纹密布，两眉之间有一条弯长的刀疤，意态显得异常苍老，赵子原入眼便即认得，赫然是那几个时辰前与苏继飞行在一路的奚奉先！

奚奉先仰首望望高楼，喃喃低语道：

“宣武楼？……宣武楼……就是这里了……”

他伸手拍拍脑袋，又道：“奚奉先啊奚奉先，你到底老迈了，离开太昭堡二十个年头了，竟然连楼阁的地位都忘了么？……”

赵子原脑际思潮汹涌，下了决心自石柱后面，现身出来，朝奚奉先招了招手，压低嗓门“嘘”了一声。

奚奉先乍见石后有人亦是惊疑满面，低声道：

“什么人？”

赵子原情知楼内有人，甚且可能就是古堡堡主，是以决定引开对方，一晃身掠到天井石亭后面。

那奚奉先如飞赶将上来，沉喝道：

“阁下再不出声，老夫可要得罪了！”

赵子原别过身子，面对奚奉先道：

“奚老伯，咱们今夜在堡外林中才见过一面……”

奚奉先定睛瞧清了赵子原面庞，神色稍霁，道：

“是你！……老夫记起来了，是时你与那姓武的女魔头并辔而骑，事后苏继飞苏兄曾提及你的身份，听说你是阳武白雪斋的传人？”

赵子原道：

“小可赵子原，敢问苏前辈怎未与老丈同来？”

奚奉先支吾道：

“苏老儿有事上京畿去了，且说你又如何来到此堡？”赵子原心想我正要问出这一句呢，想不到反教对方先盘问起自己来了，当下坦然道：

“在下正作客于此。”

奚奉先心中道：

“作客？你那鬼鬼祟祟的行踪哪还像个作客的样子！”但他并没有说出来，仅仅“嗯”了一声。

赵子原也正想着心底一句话是否应该出口？终于他道：“奚前辈，我知晓你从前……从前是本堡的总管……”

奚奉先身躯如触电般颤一大颤，厉声低道：

“你……你怎生得知？”

他额上刀疤又隐隐泛红，猛一吸气，内力尽集双臂，准备对方一个答得不对便立下杀手。

赵子原见奚奉先脸上青气盎然，虽则早预到他会有如此反应，仍不免暗暗心惊，缓缓道：

“前辈先不要追究这些，二十年前太昭堡主人赵飞星尚未遇害前，奚前辈位居本堡总管，而今古堡业已易主，前辈旧地重游……”语犹未完，奚奉先打断道：

“小伙子你年纪轻轻，怎会知道这许多？”

赵子原心忖目下自己的身份犹须保持秘密，匆忙中出口搪塞道：

“小可出道时，家师尝对我叙述武林掌故……”

奚奉先一怔，道：

“呵，令师昔年乃赵堡主之交，老夫一时糊涂，未曾想到此点语声方落，猛地伸手一拿，掌影晃动间，奇速无伦地抓向赵子原手肘胁腰五个大穴！

赵子原惊呼道：

“你……你……”

变主仓促，急切里赵子原足步一错，身形模糊一闪，自对方掌隙中倒退出五步之外。

奚奉先一手抓空，如影附形般箭步欺前，左掌紧掤而起朝斜刺里一抹，毫不停滞往赵子原腕脉拂去。

赵子原蹬步再退，手翻似电，但是时上一紧，仍被对方五指扣住。

他错愕道：

“前辈何尔以武相加？”

奚奉先只若未闻，侧首寻思了半晌，忽然五指一松，将手缩了回去。

他沉吟道：

“‘斗转参横’？！小哥儿你方才所施的可是‘斗转参横’身法？”赵子原道：“不错。”奚奉先道：

“那么你确是白雪斋孟老儿的传人，老夫多虑了。”

赵子原心中有气，道：

“敢情前辈信不过小可。”

奚奉先道：

“小哥儿莫要恼怒，实是事关至巨，老夫不得不格外谨慎，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老夫所以能活到今日免于横死之故。”赵子原稍感释然，道：

“前辈何故潜回本堡？”
奚奉先欲言又止道：
“这个……这个……”
赵子原瞧奚奉先面有难色，顿时了然对方仍不能充分信赖自己，心底忽然升起一股古怪的冲动，脱口道：“前辈，你可知我是赵飞星的……”
话方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心中暗暗懊悔自己的鲁莽。
奚奉先漫不在意道：
“老夫欲到宣武楼那边去探一探，小哥儿你可是与老夫同道？”赵子原点了点头，奚奉先更不多言，他运起轻功，足不履地掠至“宣武楼”之前，一跃而上屋檐。
赵子原亦继后跟上，两人反展身子倒挂檐角，屏息自窗口望入，入眼处见一个身着红衫之人背窗坐在一只轮椅上，在跳跃的昏黄色光线映照下，那有如血花般的深红颜色隐隐透出一种阴寒险恶的意味！
那红衣人身畔立着一名仆人装束的中年汉子，他的前面便是一张方案，对角坐着一个身着玄色缎袍、神情冰冷的老者！玄缎老者正是曾现身于麦十字枪府第，自称职业剑手之人，赵子原尝见过他一面，是以并不陌生。只闻玄缎老人开口道：“这么说，你我这笔买卖是做不成了。”
那坐在轮椅上的红衣人摆首，一道涩哑的声音亮起：
“阁下爽约在先，可怪不得鄙上……”
玄缎老人冷冷道：
“此中经过，老夫解释得还不够清楚么？”
那红衣人道：
“清楚是够清楚了，就只怕鄙上听不进去。”
玄缎老人道：
“那是你们的事。”
红衣人缓缓道：
“甄堡主此言差矣，须知鄙上既然出了五千封银子委托阁下代为除去麦炘，鄙上算不算是阁下的雇主？”玄缎老人哼了一声，道：“这个自然。”
红衣人道：
“所以说鄙上既然坚持在今夜之前击毙麦十字枪，就毋庸玄缎老人打断道：
“老夫何尝不作如此打算？只因那‘司马道元’委实出现得太已突然，迫得老夫不得不临时改变原计划……”
红衣人吸一口气，道：
“就我所知，司马道元一门早于二十年前悉数死在翠湖画舫上，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玄缎老人道：“老夫所得到的消息却恰恰相反！”红衣人愕道：
“怎地？”
玄缎老人道：
“司马道元一门本足足有一十八口，凶杀案后次日官家清理画舫，却只剩得十六具尸体！”
红衣人错愕更甚，道：
“少了两具？！少了哪两具？”
玄缎老人慢条斯理道：

“其一乃司马道元本人，另一个是犹在襁褓中的婴儿。”红衣人身躯震一大震，蓦地爆起长笑，道：

“天下有谁能在谢金印恐怖的扶风剑下得获幸免？嘿嘿，堡主此言无稽之极……”

玄缎老人肃声道：

“你我心里明白，老夫并没有危言耸听。”

红衣人沉道：

“我可不信世上有借尸还魂之人。”

玄缎老人默默无语，红衣人续道：

“再说，司马道元生前名气虽大，武功却高不到哪里去，纵令他死而复生现身于麦府中，以甄堡主一身功力，似可轻易打发。”玄缎老人冷笑道：

“阁下哪里晓得个中原委，近数日来，老夫一总与‘司马道元’打过两次照面，第二次在少室山峰，老夫亲眼目睹他与少林达摩院首座觉海大师因故动起手来……”

他语声一顿，复道：

“觉海大师乃是少林寺百年来仅见的掌力奇才，他十八岁时也就是初入少林的第二年，就能将逾精钢的鼎钟一掌震成碎粉，如今他年纪已过半百，加上这几年修为，那一双肉掌较之开山巨斧不遑多让，但是……但是……”

红衣人道：“结果如何？”玄缎老人道：

“结果觉海大师在百招之上，竟被‘司马道元’一掌震得退了三步！”

红衣人惊道：“有这等事？”玄缎老人道：“老夫岂会捏造事实不成？”

红衣人道：

“如此说来，难怪甄堡主对‘司马道元’有所忌惮了？”玄缎老人道：

“其实也不尽然，老夫只是在未查明那‘司马道元’真正身份之前，不愿贸然行事，至于麦十字枪一命，反正迟早要自老夫之手而绝，又何必急于今朝？”

立在红衣人身旁，一直不曾出声的中年仆人忽然附耳向红衣人说了几句话，后者连连点头。

但听红衣人道：

“此事容俟老夫明日回去向鄙上报告后再作答复，五千封银子不妨暂存贵堡……”

玄缎老人道：“贵上怎么不亲自前来？”红衣人支吾道：“咱们不是言明不要提到有关咱家主人的一切么？甄堡主莫非忘了？”

玄缎老人干笑一声，红衣人复道：

“还有老夫这位仆人方才提出了一道问题……”

玄衣老人道：

“但说不妨。”

红衣人沉声道：

“他对甄堡主面具之后的庐山直面目发生了兴趣，故请老夫代问堡主，可否移开面具让他一瞧？”

玄缎老人眼色一阴，旋即纵声笑道：

“从来见过老夫面庞之人都已经作古了，令仆正值壮年，来日方长，若遽别人世岂不令人惋惜？”

红衣人与那中年仆人哪会听不出他语中含意，当下只有嘿嘿干笑数声，

不再出言逼他揭开面具。那中年仆人道：“ 堡主言重了。 ”
　　窗外窥听的赵子原闻言，内心若有所悟，忖道：
　　“ 那玄缎老人原来是带着人皮面具，怪不得我总觉他脸色阴森惨白不带丝毫表情？…… ”
　　这会子，那坐在轮椅上的红衣人徐徐转过头来，赵子原因身在墙角之故，只能望见半个侧面。
　　但见那红衣人肌肤又瘦又瘪，面色甚是枯黄，唇下蓄着一绺稀疏白髯，整个面庞除开那对亮如寒匕的眼睛之外，倒无甚出奇之处。
　　红衣人道：
　　“ 堡主若无他事，老夫要告辞休憩去了。 ”
　　说着一挥手，中年仆人推动轮椅，红衣人就坐在椅上由他推着行走，身子始终未尝移动。
　　陡闻“ 吱 ”地一响亮起，楼门为人打了开来，三个披发左任的异服汉子闪身进来，在玄缎老人面前驻足，却是一言不发。
　　那三人立在案边，齐然转了个身，正好背向窗外的赵子原。
　　玄缎老人喃喃说了几句，声音十分低沉含糊，赵子原连一字也未尝听清，不禁暗暗纳闷。
　　烛光正照在玄缎老人惨白的脸上，令人油然而生阴寒之感，那三名异服汉子唔唔应着，并未答话。
　　突然玄缎老人怒哼一声，伸手一拍方案，“ 砰 ”一大响，桌角顿时裂下一块，高声道：“ 老夫自有主见…… ”声音愈说愈低，最后又成了一片模糊。
　　窗外的赵子原睹状疑云顿起，忖道：
　　“ 这三人衣着如斯怪异，形貌亦与常人有别，莫不是来自大漠？难道玄缎老人…… ”
　　忖犹未罢，那右首一名异服汉子倏地踏前一步，举起单臂不住比乎作势，玄缎老人连点了几下头。正欲出楼的红衣人，回转轮
　　椅，低声也说了几句。
　　三名异服汉子哼哼哈哈，依旧不停地作着手势，接着他们仰首朝四下张望了一番，伸手将案上的烛火捻熄了。
　　楼阁内外成了一片漆黑，然后“ 蹬 ”“ 蹬 ”足步声起，自楼门西渐，脚音愈去愈远，终至杳不可闻。黑暗中传出玄缎老人冷冷的语声：“ 行啦…… ”
　　烛火重又燃起，如豆的火光微微摇曳，照在楼阁上，这时只剩得玄缎老人孤零零一人立在案前，那红衣人、中年仆人及三名异服汉子已不知去向！
　　楼外的赵子原瞧了许久不得要领，只觉脑子昏昏沉沉，竟有了一丝倦意，转首望望了五尺之外的奚奉先，见他依旧保持原来姿势，一心窥望楼内物事。
　　红衣人陡地爆出一声阴笑，厉声道：
　　“ 藏身的朋友，你还没有听够么？ ”
　　那奚奉先反应何等迅速，立时缩首回来，百忙中回目一瞧赵子原藏身之处，令他吃惊的是横梁上已然空空如也，无声无息的赵子原忽然不在原地了！
　　奚奉先低呼道：
　　“ 小哥儿…… ”
　　没有人应声，只有他急切的低呼在瓦梁上激起一片“ 嗡 ”“ 嗡 ”回响。
　　就在他略一迟疑的当儿，楼中的玄缎老人已自发起一掌，一股掌风破窗而出。

那掌风来势甚是迅疾古怪，直似山叠浪舞般重重涌出，奚奉先骇然一呼，右手一屈一甩，猛地向后一个翻身，斜斜扶摇而上，玄缎老人大喝道：“哪里走？”

右手一扬，紧接着又是一掌虚空击出，掌缘强劲，激起一片霍霍怪响，奚奉先身在半空，反手一掌拍下，两股力道一触而着。

轰然一震过后，奚奉先藉掌劲反激之势弹起数丈，这刻他已无暇顾及赵子原安危，一个倒飞便飞出堡墙之外。

玄缎老人似乎不料对方会从自己掌缘中脱身逸去，不觉呆了一呆，他身子一拧，穿窗而出。

第九章　残肢奇人

同一瞬间，西楼那壁又有一条人影如飞掠至，三两个起落来到天井之中，翩然定身而立。

玄缎老人冷哼道：

“阿武，是你么？”

那人正是少年顾迁武，他冲着玄缎老人躬身一礼，道：“堡主，发生了什么事？”

玄缎老人用那浓重的鼻音哼了一声，道：

“你才到么？”

顾迁武满面惶恐道：

“属下竟夜未眠，未尝稍有懈怠，刚刚巡到西楼附近，听到这边有了动静，便立刻赶来………

玄缎老人点点头，顾迁武道：

“方才那人是谁？”

玄缎老人不答，岔开话题道：

“听说青儿有一位客人来访？”顾迁武道：

“是个姓赵的少年，甄姑娘此番出堡在道上与他结识的。”玄缎老人似有所感，道：

“青儿是长大了，岁月过得真快啊。”

这个言语举止一向寡情冷酷的老人，想起韶华之易逝亦不免牵动老怀，发为嗟叹。

他一举步迳自走远了，身影渐次消失在黑暗之中。

顾迁武停立原地良久，忽然转身面对楼侧花圃，沉喝道：“姓赵的，你也该出来了！”

花圃中窸窣声起，赵子原穿身而出，他信手拂去衣袂上沾着的泥渍，看似轻松，其实已暗暗引满全身功力待发。

表面上他仍谈笑自若道：

“小弟初次作客，反复不能成眠，遂趁着大好月色到园中散心顾迁武露出古怪的笑容，道：“是么？”赵子原道：

“顾兄以为如何？”

顾迁武道：“以为？我为什么要以为？眼睛瞧见的还不够？”赵子原心中打鼓，但他自幼因环境影响，养成深沉不露的天性，依然装作淡不在意地道：“小弟愚钝，不明顾兄之意。”顾迁武面色一沉，道：

“赵兄怎地老来这一套？你自楼阁退下藏入花圃中时恰被我撞见了，我不在甄堡主面前点明说破……便是……”

话犹未完，陡闻楼角那边传来一道呼声：

“迁武——迁武……”

声音甚为尖嫩，正是甄陵青所发。顾迁武不及多说，瞅了赵子原一眼，一转身迈步走了，只留下愣愣而立的赵子原，他默默对自己说：

“是啊，既然我的行藏已露在顾迁武眼里，他为何不向堡主说破？莫不是他有意袒护自己？但这又多么不可能……”怀着一颗忐忑不定之心，赵子原离开了宣武楼，才过几条曲回的廊道后，蓦然发觉自己门径不熟、竟然循不着原路走向上房！他心中暗暗发急，在廊道上左转右绕，一面又闪闪躲躲，

生怕遇到堡内之人，方走到廊角转弯处，忽然听到“轧”“轧”机声传入耳际，他放缓足步凝目望去，只见那红衣人正坐在轮椅上，被仆人推着行动！

中年仆人手推轮椅绕过一条狭隘的通道，朝四下张望一忽，使走人一幢宽敞的石屋去了。

赵子原晃身掠到石屋前面，隐隐听到那红衣人的声音道：“天风，你可以为我卸装了。”

那中年仆人的声音道：

“天将破晓了，老爷还要憩息么？”

那红衣人涩哑的声音：

“不养足精神怎么行？咱们明日又要赶一段长路了。”

那中年仆人唯唯诺诺，接着房内透出一种极为怪异的“咝咝”声响，仿若金属物相互摩擦所发。

赵子原动了好奇之念，哈腰自门隙望进房内，于是他瞧到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怪景像——

只见那红衣人以原有姿势坐在钢铸轮椅上，中年仆人天风操纵裕如地将他推到床前。

他意颇踌躇，红衣人连声催道：

“甭磨菇了，快动手啊。”

天风点了一下头，这时候惊人的事发生了，他步至轮椅左侧，将红衣人左手及左足自齐肩和齐腹处卸下，然后转到轮椅右方，以同样动作将他的右手右足一一卸了下来，那模样像是玩弄法术，更近似于肢解活人！

赵子原吓得险些忘形大叫起来，屏息继续望去，那天风做完这些动作后，伸手一按轮椅把柄，“轧”“轧”异响复起，椅座冉冉上升，露出了一个约莫五尺见方的黑色空匣——

天风把卸下来的两手与两脚排列有序的放进空匣里，动作相当干净利落，显见已经熟于这项工作。

他从容地将红衣人抱起置于床上，这个缺少了四肢的人，事实上与一团肉球并没有两样！

赵子原双眼一瞬也不瞬的注视着红衣人，发现他的一对手脚全被齐根切掉，肩肋和小腹结成一块块血肉模糊的肉疤，伤口附近肌肤瘰疬，泛出紫黑颜色，厥状之惨怖，使人不忍卒睹！似此奇异可怖的景象，顿时将赵子原唬得呆住了，错非亲眼目睹，他绝不敢相信世上会有如此一个残肢怪人。

他情不自禁忖道：

“怪不得红衣人始终坐在轮椅之上，全身动作除却头部的转动外，便只有胸部呼气吸气的起伏，原来他的四肢早已残缺，不知他的手脚是怎么失去的？失去它们后又怎么能活下去？活着又为了什么？……”

中年仆人天风立在床侧，面向红衣人说道：

“老爷，又过去十天了。”

那残缺红衣人像一团肉球般躺在床上，斜睨了中年仆人一眼，慢吞吞道：

“十日之期又到了么？也亏你记得这般清楚。”

边说边自口中吐出两粒色呈淡红的小丸交与天风，道：“两颗药丸又可以让你支撑十天了，十天是一个不算短的日期哪。”

天风接过药丸纳入口里，道：

“多谢老爷。”

口上虽是如此说着，但毋论语气表情都没有任何感激的意思。残肢人瞧在跟里，阴笑一声道：

“天风，你可是厌倦了这桩差事。”

天风道：“老爷意所何指？”残肢红衣人道：

“这一问是多余的了，天风你并不蠢，自然猜得出我所指的乃是服侍老夫这一件工作而言。”

天风似乎被勾动了内心深埋的怨怒，面上恶毒之色毕露无遗，冲口道：

“老爷既能以特种方法制驭小人的心神甚至一命，哪须……”

语至中途，似是有所察觉，忙住口不语。

残肢人柔声道：

“看来你是厌倦的了，老夫可从绿屋里另挑选一人充作随从，至于你……”

他语声一顿，接道：

“至于你可任意离老夫而去，少了老夫这个累赘，乐得享享清福。”

天风身子一颤，结结巴巴道：

“小……小人没有这个意思……”

残肢红衣人放柔声音道：

“也亏你数年来寸步不离我身，服侍得无微不周，嗯嗯，老夫会记得你的好处，尤其是你走了以后。”

红衣人口气愈趋柔和，天风身躯抖颤得便更加厉害，“噗”地一声，他双膝一软竟自跪了下去。

他打着牙巴骨道：

“小人不欲……不欲步上王仁及……及金贵等人后尘，请原谅……小人无知……”

残肢红衣人沉吟一下道：

“起来吧，老夫看不惯你这等奴才模样。”

天风露出喜色，长身立起道：

“老爷是答应小人继续服侍左右了？”

残肢人不应，陡地别首朝壁窗喊道：

“好朋友，既来了何不堂堂皇皇走进来？”

门外的赵子原吓一大跳，以为又是对方发现了自己，全身立时运集真气，蓄满待发，倏听得“叭”的一响，一条人影宛若滑鱼一般自壁窗一闪而入！

那人身着黑衫，面上蒙着一幅黑布，端端立在石室中央！残肢红衣人平静如故道：“你是谁？”

那蒙面人压沉嗓子道：

“区区此来非为与阁下论交，何庸通名报姓！”

声音甚是干涩朦胧，分明有意隐藏住自己通常所说的语声。残肢人道：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蒙面人一言不发，右腕一沉一抖，“嚓”的一声脆响，他已将长剑自腰剑鞘中抽将出来——只闻他冷冷道：“干什么的？你问问区区手中的这支剑子便知道了！”

他一舒长剑，剑身颤动不歇，周遭空气像在一霎间被无形的巨帘旋卷起来，发出嗡然巨震。残肢人依旧不见慌张，道：“有话好说啊，何必动刀动剑？”

蒙面人猛可一挥手，尖啸之声顿起，剑子有若潜龙出壑般一吐而出，由正面往对方袭去。
残肢人那仿若肉球一样的身躯仍斜躺床上不动，顷忽间，蒙面人一剑已递到了他的胸前，剑风呼啸而涌！
眼看蒙面人剑尖堪堪触着肉球的前胸，一旁的中年仆人天风陡地欺身向前，自斜刺里一伸掌，一道内力应势而出，朝蒙面人后背击至。
蒙面人但觉后脊生凉，不觉吃了一惊，慌忙间不暇伤敌，长剑迅速撤将回来，上身同时一俯，对方掌风从他头上掠过。天风冷冷道：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敢在老爷面前撒野。”
他不容敌手有瞬息喘息机会，双掌一左一右接连挥起，笔直朝蒙面人疾罩而落——残肢人喝道：“天风住手！”天风闻声，双掌一沉，硬生生将去势刹住。
残肢人向持剑以立的蒙面人道：
“老夫问一句——”
蒙面人道：
“阁下休要拖延时候……”
残肢人打断道：
“你可以瞧得老夫手脚俱无，形同废人，但你仍不惜动剑必欲取走这残废老人性命而后已，且请说说缘由何在？”蒙面人道：“自然不能告诉你。”
残肢人两眼晶珠不住转动，道：
“到底你受了谁指使而来？”
蒙面人冷笑一声，道：
“说到指使，区区倒要反问你，先后动用了多少银子买雇剑手，指使其为你排除异己了？……”
残肢人神色霍地沉了下来，躯干上纵横交错的伤口疤前由赭而赤，仿佛在运集什么内力，神态可怕之极！
他缓缓道：
“你是为了这码事来的？怪不得，怪不得……”
说到此地，眼帘蓦地一掀，目光精光暴长，复道：
“不过你找老夫却找错了！”
蒙面人不耐道：
“闲话少说，看剑！”
他反手一闪，长剑再度弹出，对准残肢人身躯一击而下。残肢人阴笑不已，待得敌方一剑将至，倏然拧肩一个翻身，滚到大床靠底墙的角落——
蒙面人一剑去势极猛，推实后竟击了个空，“喀”地一响，长剑深深插入檀木床中，他反手正待将剑身拔出，残肢人身在左侧，倏地一扭首，张口徐徐吹出一口气——
暗劲拂起，蒙面人脸上蒙巾被揭开少许，立于门外窥望的赵子原适巧瞧见他的侧面！
当下但觉入眼熟稔异常，心中狂呼道：“这不是顾迁武吗？他为什么要蒙了一条黑巾进来行刺这残肢怪人？”
他脑际思潮反复，却始终想不透顾迁武身为本堡银衣队总领，缘何要加害作客于此的残肢怪人？还有他蒙上一幅黑巾，不愿被人瞧破面目，他又有什么样的顾忌？……

蒙了面的顾迁武终于奋力将剑身拔出，再往前跨上一步，手中寒光一闪，疾地又刺出一剑，那剑风呼呼，只震得人心跳耳鸣，单就这等气势，若非剑门世家之后，实无可能办到。

残肢人不闪不躲，瞬间剑尖已抵他喉前不及半寸之处，蒙面的顾迁武大吼一声，道：

“拿命来！”

但是在剑尖将抵对方咽喉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残肢人陡地又自张口吹出一口热气，疾逾掣电的剑身吃他口气一拂，顿时偏拨了几分。

接着他张嘴连吹，黑暗中银光闪烁，顾迁武惨号一声，持剑的右手无力垂下，似乎身上已中了某种暗器！

“嗤”“嗤”之声不绝于耳，顾迁武临危不乱，足步一错向左后角一闪，三支细如牛毛的银针又自他身侧扫过，嵌入右方墙上！

顾迁武当机立断，猛然把长剑一挥，仓遽夺窗逸去。那中年仆人天风喝道：“好朋友留下来！”欲待提身追出，那残肢人摆首道：“天风不用追了。”

天风惊异的瞧着他的主人，道：

“‘一日纵敌，数世无患。’老爷不是说过这话么？”

残肢红衣人淡然道：

“那人肩上业已中了老夫一支无影毒针，不出三日即将毒发暴死，而且眼下伤处亦会因毒素蔓延泛成紫黑之色，嘿嘿，咱们明日离开太昭堡前，只要留心察看，不难得知那一人就是刺客……”

说着阴阴一笑，复说道：“是以咱们今夜不必再作无谓的惊扰了，嘿！嘿！”石室外，赵子原也暗暗吁了一口气。

步回上房途中，他按捺不住翻腾的思潮，忖道：

“顾迁武剑上功夫颇为到家，分明出自名门，至于那残肢人更是古怪，他虽则手足全无，但口中吹针的功夫却令人防不胜防，此外他似乎还有一种神秘恐怖的力量，使敌人与他交手时会产生战栗的感觉，此点与玄缎老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摸索着回到上房，只觉心力交瘁，但上床后翻来覆去再也无法成眠……

又是一日开始了，映掩的新阳像缤纷的彩裙，夜来阴幽森冷的古堡也因而含蕴了无尽的生机。

赵子原犹在睡梦朦胧中，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他起身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暗责自己太过大意，纵令身心俱疲，亦不能睡得如此昏迷，若吃人暗算，岂不是毫无抵抗能力。“笃”！“笃”！“笃”！

敲门声继续响起，赵子原喝问道：

“谁？”

他举步上前，信手开了房门，只见门面婷婷立着一个婢女打扮的少女，赵子原不觉怔了一怔，那婢女冲着赵子原一笑，笑靥依然带着几分稚气。

“小婢奉小姐之命，请相公移驾过去一谈。”

赵子原心中嘀咕，猜不出甄陵青一大清早便着婢女找他何事？他想了一想，说道：

“好吧，在下就去。”

那年轻婢女袅袅在前走着，直步入后宅，赵子原留意打量门径道路，见院落都在长廊右边，左面则是垣墙峻宇，每个院落都由一个圆形拱门通入里侧，然后是小客厅及房间。

他才数到第四个院落，从拱门跨进院子，只见此院建筑又与其余三座不同，抑且地方较为宽朗，院中有个池塘，红荷绿叶，平铺水面。

池旁坐落一幢水轩形式的房子，婢女在轩前驻足，打开房门道：

“姑娘，小婢将赵相公领来了。”房里一道银铃似的声音道：“着他进来。”

赵子原心想这轩房必是人家小姐的闺房，自己是不是可以贸然走进？但眼下他却无琢磨的余地，只有硬头皮举步进去。

他踏入门槛，地上全是软绵绵的地毯，走动其上但觉爽意非常，房中陈设得十分讲究，隐隐浮动着一股暗香。

闺房内侧绣床上罗帐高悬，锦衾摆得十分整齐，甄陵青就坐在床沿上，她大约也是刚刚睡醒不久，钗横鬓乱，尚未梳装，另有一种动人的韵味。

赵子原望着对方那诱人的风仪体态，竟不敢直视，缓缓移开视线。

甄陵青笑着道：

“你昨晚睡得可好？”

赵子原错愕道：

“还好，姑娘着人找我来此，只为了问这句话么？”

他有些心虚，唯恐对方已然察觉自己昨夜的行踪，当着她犀利目光的注视下，他必须尽力掩饰自己的疲态，不使它表露出来。

甄陵青道：

“自然不是。”

语声带着些恼怒，敢情赵子原此等单刀直入的问话，已大大惹恼了她。

甄陵青一击掌，这时一名婢女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绸布包袱走入，放在案上又施礼退了下去。

甄陵青道：

“包袱里整整八十两银子，你拿了可是立刻就要离开本堡？”赵子原不由一怔，若自己拿着银子立刻就走，那么好不容易寻了个藉口混进堡内，岂非前功尽弃？但八十两银子已摆在面前，又没有理由滞留下来，不禁好生为难，一时之间，沉吟无着。正自踟蹰间，忽闻甄陵青道：

“如果你不急于离去，我倒有一项建议——”

赵子原愣道：

“姑娘说说看。”

甄陵青道：

“你可以八十两银子的代价在本堡住上几天，吃喝均由本堡供给，但你视财如命，此项建议怕又行不通……”赵子原大喜过望，道：

“在下其实也厌倦了外头的奔波流浪，正好趁此机会安住贵堡享几天清福，姑娘此议，正中下怀。”

他匆匆出口答允，倒不曾顾及对方缘何会有此一违反情理之言？

甄陵青内心暗道：

“果然我料得不错，他此来是另有目的。”

但一方面，她却又因赵子原答应留下来，芳心微感快慰，可是她又猜不出对方有何意图，一时只觉心绪紊乱，蹩扭非常。她眨眨眼，道：

“如此甚好。”

这会子，轩外足步声起，一人走将进来，赵子原抬目一望，来者正是身着玄缎的太昭堡堡主。玄缎老人人犹未至，已先出声喊道：“青儿，你睡醒

了没有？……”
他双目一扫，瞥见了坐在案前的赵子原，不觉错愕万状，瞠目道：“这是怎么回事？”
甄陵青睨了赵子原两眼，道：
“爹爹是说此人么？”
玄缎老人道：
“青儿，你从来不让男人进入你的闺房，今日怎地一反常例？”甄陵青玉颊微酡，赵子原却没有瞧见，他心中又是惶恐，又浮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登时露出腼腆之色。
玄缎老人转向赵子原，眼睛射出奇光，慑人心胆，道：“少年人，你叫什么名字？”
赵子原将自家姓名说了，忖道：
“眼前此人感觉甚是敏锐，只从他那犀利迫人的目光便可以瞧出一二，不知我昨晚在宣武楼附近窃探，有没有被他察觉？”想到这里，不免有些心悸。
甄陵青插口道：
“爹——日前女儿才在陵甘道上与他结识……”
遂将赵子原来意说了，玄缎老人眼色阴晴不定，良久始朝赵子原道：
“少年人，老夫在麦十字枪府上见过你一面——啊，你的衣服穿得都折皱了，还沾有灰尘呢，老夫代你拂掉吧……”赵子原方自发愣，那玄缎老人右手伸递如风，有意无意望准他左胸前衣袂拂去——
他手指拂动的部位竟是对方左胸的“鸠尾”死穴，赵子原赫然一惊，正待闪身后退，陡闻甄陵青失声道：
“爹爹——”
玄缎老人指出如风，却沾衣立停，掌指拂过赵子原衣袂。他回头道：“什么事？”甄陵青呐呐道：
“没……没什么……女儿不过觉到这等小事何须劳动你老人家？……”
赵子原心子一阵狂跳.情知自己业已幸运逃过一次大劫,全亏甄陵青那一声呼喊，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仍力持镇静，道：“有谢堡主。”
玄缎老人晶瞳神光一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赵子原，暗忖：“这少年来历不明，在麦十字枪府宅中，老夫注意到他态度一直十分暖昧，不知所图何为，抑有进者，方才他死穴受袭，竟似无动于衷，这份城府真是深不可测，可虑的是青儿为何袒护此人？他寒声道：“青儿出来一下，我有话说。”
甄陵青唯诺，起身随玄缎老人步将出去。
赵子原余悸难消，望着两人的背影发呆，好一会才收回视线，猛一抬头，只见床边墙上挂着一口长剑。
他脑际念头转了数转，疾然取下那口长剑，抖腕一抽，一道蓝光辉映而出，森森寒气砭肤刺骨。
赵子原暗暗赞道：
“好剑！”
仔细看时，剑身却已断了半截，显是为人以内力硬生生震断，使得他连呼“可惜”不已。
浏目下去，见剑柄上镌着一轮金芒四射的圆日，下面是一个小小的篆体“赵”字。

赵子原微微纳罕，想不通何以如此一口宝剑，会齐腰断去半截剑身，他迅速收剑入匣，放回墙上。

又过了片刻，甄陵青袅袅步回轩房，带着异乎寻常凝重的神色，玄缎老人并没有跟进来。

甄陵青用着奇怪的眼色盯住赵子原，冷峻地道：

“爹爹适才告诉我，本堡发生了两件大事，两件都是昨夜发生的——”

赵子原对她的态度可真摸不着头绪，漫口嗯了一声。

甄陵青哼一哼，道：

“你的冷静功夫倒相当到家，大约你此刻已编好故事，解释何故竟要出手点中本庄四名庄丁的穴道，并将他们移到隐蔽之处藏匿了吧？”

赵子原心忖原来他们四人已被发现，遂道：

“不是我干的。”

那四名庄丁穴道被制，果真与他无关，是以他说得异常坦然。甄陵青冷笑道：

“当然你必须否认啦，可惜他们四人异口同声说就在你住的上房门前见到人影一闪，继后便不省人事……”

赵子原道：

“那也不能指证就是我啊。”

甄陵青道：“巧得很，你才第一天住进来，事情就发生了。”说着一顿，续道：

“还有一件，将近凌晨之际有人闯入黑牢，哼哼，我知道你又要说不是你干的吧。”

赵子原蓦地爆起长笑，道：

“区区连黑牢在哪里都不知晓，姑娘竟会怀疑到我身上，当真荒谬之极。”

甄陵青怒声道：

“荒谬么？姑娘倒要瞧瞧你是否故意混淆别人视听？”话声方歇，提气一纵，欺近赵子原身前。

她玉掌徐徐抬起，触目瞥见对方那一脸迷惘的神色，不知如何芳心一软，她勉强抛开情感的波荡，道：

“你走吧，小心自己的行动。”

赵子原哼哈一声，惘然离开轩房。

就在他步出后院时，堡外又发生了大事——

在古堡外侧的悬崖上出现了一群人影，纵跃如飞地向古堡方向移动过来。

只见一个身量颀瘦，穿着奇装异服的中年汉子在前头飞奔着，另有四个僧人紧紧追蹑在后。

渐渐他们来得近了，那异服汉子有若一只飞鸟般纵过悬崖，平穿丛林，到了太昭堡前面不远处，突然停下了身子。

后面四个和尚随即追了上来，将那人团团围在核心。

旭日方升，迷漫低空的霜雾，渐渐散了开去，熹微的新阳，将堡前五人的身影投映出来。”

四名僧人俱都垂手而立，居中的异服汉子背向着东方的光艳，也是默然不语，双方就这么静静的停立着。

终于，异服汉子忍不住哼一声，开了口：

“嵩山少室出来的和尚，敢情都生就一副锲而不舍的牛脾气啊。”

那四名僧人并不动怍，当先一名白发老僧合什喧了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此话有欠斟酌。”

白发老僧身着一袭灰色袈裟，长得眉宇慈熙，一望而知是个涵养极深的有道高僧。

异服汉子大笑道：

“大师从少室峰起一直穷追在下到这儿，这话难不成还说错了么？”

白发老僧道：

“施主停止身形不再奔跑，可是业已回心转意，愿意将自敝寺窃走的物事交还老衲？”

异服汉子道：

“什么物事？”

他方始说完，老僧背后的一个中年和尚突然叱道：

“狂徒你少油腔滑舌，贫僧亲眼瞧见你利用游容身份，偷偷潜入大雄宝殿后面的内室，将挂在璧上的那把断剑取走！”

异服汉子打个哈哈，道：

“不错，那把断剑是我拿的，但是在下委实想不到堂堂少林寺竟会敝帚自珍，拿把破剑当宝贝看待……”

那中年和尚叱道：

“住嘴——”

异服汉子冷冷道：

“这位大师有何见教？”

中年和尚正待启口，那自发老僧摇摇手，道：

“那把断剑若要当奇兵利器果然一无用处，只是剑子乃是昔年鄙寺掌门方丈一位方外老友所寄存，怎能任由施主取走？……”异服汉子道：

“断剑的主人是谁？”

白发老僧道：

“恕难奉告。”

异服汉子冷笑道：

“大师不说，我难道就不知晓么，在贵寺内室里我曾仔细揣摩过断剑，见剑柄上镌有一轮弯月，下面是……”

白发老僧截口道：

“依此道来，施主窃走断剑竟是有心的了？”

异服汉子坦笑不语，那中年和尚忍耐不住，戟指道：“狂徒你将剑子交还咱们便罢了，否则……”

说到这里，猛然想到出家人不好口出重言，遂自住口。异服汉子道：

“如是在下说不呢！”

那中年和尚道：

“施主若继续固执下去，咱们说不得只有得罪了！”异服汉子冷冷地道：

“很好！剑子在我身上，你们动手来取吧！”

中年和尚怒哼一声，口中喝声接招时，袈袖一分一拂，双掌已如闪电一般，上下夹攻了过来。

只听得阵阵掌风凌厉异常，异服汉子虽有戒备，仍不免心生凛意，左手

疾然挥起，稳稳封住上盘，右手五指箕张，疾扣敌人腕脉。中年和尚全不退避，双方硬碰硬触了个正着，轰然一声亮起，中年和尚打个跄踉连退数步，右肩袈衣已被对方划破，敢情异服汉子的手指利如刀刃，居然把和尚的皮肉划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淌下来，顷忽间已将近肩处袈裟染成一片血红！

白发老僧上前一步道：

“施主你好毒辣的手段！”

立刻，其余二名和内齐然围了上来。

异服汉子却视若无睹，缓缓自怀中取出一支芦管长箫，仰首“呜”“呜”吹将起来，箫声粗犷凄凉，使人顿有寒野苍茫，大漠空阔萧条之感。

白发老僧神颜一变，冲口道：

“你—一你可是来自漠北？”

异服汉子持箫继续吹着，箫声中，古堡倏然掠出一人，在空中一大回旋，端端落在吊桥前方不及一丈之处！

异服汉子停止了吹箫，大声道：

“莫非是甄堡主来了？”

那人默不作声，一步一步走上前未，周遭气氛立时变得十分紧张沉重！

那自古堡掠出之人年事已高，身着一袭玄缎，踏着沉重的步子往异服汉子及众僧立身处行将过来。周遭鸦雀无声，空气登时变得凝重异常。

白发老僧见他不怒自威，顾盼之间自然流露出一种颐指气使的慑人气度，心中已将对方身份猜着了几分。

第十章　断剑风波

老僧抬起头来，远远朝玄缎老人一稽首道：“ 来者可是太昭堡堡主？ ”

那玄缎老人道：“ 不敢，正是老朽。 ”

白发老僧道：“ 老衲觉海，这是老衲侄辈释明、释法及释悲。 ”说着伸手一指身侧的三名中年和尚，续道：“ 贵堡前一位堡主赵飞星与老衲有过数面之缘，至于施主…… ”

玄缎老人眼色微变，轻咳一声阻止对方续说下去，道：“ 原来大师便是当今少林达摩院首座，老朽有缘得见，幸何如之。 ”他语声一顿，复道：“ 尔来江湖上已鲜见少林门人萍踪，今日突然踵临敝处，不审…… ”

老僧觉海望了异眼汉子一眼，道：“ 老衲为追踪这位不知名的施主而来，请恕唐突打扰之罪。 ”

言罢，转朝异服汉子道：“ 施主居然当着老初之前击伤本门弟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

异服汉子淡淡道：“ 你想要怎样？ ”

觉海道：“ 老衲要你再走一趟少林—— ”

异服汉子愣道：“ 话请说个明白。 ”

觉海道：“ 施主先将从鄗寺窃走的断剑交还老衲，然后随咱们上少林见一见方丈，让老衲有个交待。 ”

异服汉子倏然放声狂笑起来，道：“ 说得好不轻松，可惜在下生就一副吃硬不吃软的脾气，大师若欲强求硬取，嘿嘿，仅管动手觉海面色一沉，道：“ 当真非要老衲动手不可？ ”

异服汉子狂笑不止道：“ 大师要追回失剑，只有走这一条路了。 ”

这会子一旁的释明及释悲已替受伤的释法包扎停当，三个和尚齐然围了上来，释明道；“ 施主狂得太过份了，你自信当得起觉海师叔铁掌一击么？ ”

异服汉子道：“ 当得起当不起单凭一句大话算得了什么？要么在掌上真碰两下就知道啦…… ”

释明沉声道：“ 自丧门神鲍青纠合流星四锤夜闯少林铩羽之后，许久以来，已不复听过有人敢说这种狂话了，即如…… ”异服汉子截口道：“ 在下既然说了又怎样？ ”

释明道：“ 施主先接我们一掌试试—— ”

语声方歇，三个和尚同时出拳，刹时但见四面八方都是霍霍拳影，那少林神拳气势之雄煞是骇人。

异服汉子身处核心，待得对方拳缘击到，蓦地向后倒踏半步，再飞快一个侧身，竟从漫天交加的拳影中闪将出来，三个少林僧人连他的衣袂也未沾着，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三僧连忙收住掌势，反身以对。

异服汉子冷笑道：“ 该由你们接接在下这一掌了！ ”

他双掌一幌、呼呼连击数掌，三僧见他一招之中连变数式，方向角度都配合得恰到好处，直令人目为之眩。

三僧心子一凛，蓦地齐然大喝一声，再次发出了少林神拳，异服汉子毫不退让，双掌挥击，只闻四声巨震，漫天都是尘沙飞扬，异服汉子蹬足倒退数步，而三名少林僧却已一个接一个倒在地上了！

异服汉子傲然道：“ 少林神拳，不过尔尔！ ”

释明等三僧全是掌骨折裂，他们挣扎着立起身来。
异服汉子道：“ 还要再打么？ ”
释法一张嘴方要说话，后面的觉海老僧接口道；“ 打自然是要打的，施主稍候，老衲要领教领教。 ”
他转身朝三僧问道：“ 伤势如何？ ”
释明望了两名师弟一眼，摇头道：
“ 不碍事 ”。
觉海点了点头，面对异服汉子道：
“ 施主你不但狂得可以，也做得太过了！ ”
异服汉子道：“ 在下一向我行我素，如果…… ”
觉海打断道：“ 好，不用多说了，老衲目下若不出手教训教训于你，施主眼中还有少林寺在么？发招吧！ ”
异服汉子猛吸一口真气，他虽是狂傲自负已极，但在少林三大住持之一的觉海大师前，却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只见他脸上神情已变得凝重十分，一掌徐徐抬起，运气而聚，掌心逐渐泛成一种不正常的碧蓝之色，那颜色就澄滢得和蓝草一般无二！
觉海睹状，心头为之一震，脱口道：“ 青纹掌！……施主是乌拉族人？…… ”
异服汉子冷笑不语，右掌一圈，猛然平击而出！
觉海大袖一拂，内家真力藉袖挥出，两股力道一触而散，异服汉子全然不退，身形忽地腾空而起，一掌劈下。
他一掌下劈之际，一股阴风寒气即由碧蓝的掌心咝咝透出，有似水起涟漪，涌出一波一波的青纹，那寒气每涌出一波便愈往敌手移近一分，到了第五波后简直成了一片模糊的蓝影，分不出什么是手掌？什么是身形？
就在这一瞬间，觉海陡地大吼一声，袈袖一翻一振，飕一响，一道阳刚掌力应袖暴迸而出——
“ 呜呜 ”怪响声乍起，光闪一盛又敛，紧接着啸声喝声嘎然而止，觉海仰身退到寻丈之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异服汉子业已发出了“ 青纹掌 ”，而觉海大师仍然好端端依立着——
异服汉子下扑的身躯一滞，翻落下地。
他怪叫一声，道：“ 果然不愧是少林达摩院首座，再接住这一招！ ”
欲待再次挥掌而出，这刻左侧林木一阵簌簌，枝叶分处，一前一后疾步走出两个人来！
堡前诸人举目望去，但见前面一个长得浓眉大目，年约四十开外，后边的大约要年轻几岁，身材也较为矮小。
那浓眉大汉视线从场中扫掠而过，道：“ 胡五弟，适才发生的一切你都瞧见了？ ”
那“ 胡五弟 ”颔首道：“ 是瞧见了，那小子所施的生似乌拉族的‘ 青纹掌 ’，章二哥以为如何？ ”
那“ 章二哥 ”道：
“ 我也是如此看法。 ”
胡五弟道：“ 那小子就是半月前，挟仗‘ 青纹掌 ’到咱们元江胡闹一通的那厮了，诚是冤家路窄，居然叫咱们在此碰着啦。 ”
“ 两位来自元江么？ ”异服汉子面色一变，踏前三步迎着两人道。

那章二哥道：“ 在下元江派章岱，这位是咱五弟胡昆，阁下日前大闹元江时，咱两人适因事北行雁荡，回师门后始闻同门言及异服汉子想了一想，道：“ 不错，我上元江时没见阁下两位那胡昆道：“ 尊驾到鄙派胡闹一通，听说为的要寻找一支断剑？ ”

异服汉子笑嘻嘻道：“ 啊，是我一时糊涂，以为那支断了半截的剑子是被贵派所收藏，现在我从少林寺找到断剑，才知道一场误会。 ”

章岱面色一沉，道：“ 就是这一句话么？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嘿嘿，尊驾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异服汉子道：“ 尔等也想动手不成？ ”

章岱道：“ 不动手要咱们忍气吞声么？尊驾你的姓名？ ”异服汉子道：“ 在下狄一飞。 ”

章岱颔首道：“ 姓狄的，你我便在此地见个真章也罢。 ”说到此地冲着觉海老僧一拱手，道：“ 章某僭越，大师请耽待则个。 ”

觉海情知章岱此举悉照江湖规矩行事，意思是要求自己答应让他架这根梁子，当下遂道 ;“ 好说，章檀樾尽管请便。 ”章岱道 :“ 如此章某谢过了。 ”

他更不打话，转过身来并举着双掌，一虚一实望准狄一飞胸口击出！

狄一飞冷笑一声，正待出掌硬架，陡见旁侧人影一闪，拦身在他面前，章岱一掌推实，立闻“ 滋 ”然一声亮起——

定睛望去，却见那一直默立一旁的玄缎老人有若渊停岳峙般仁立在两个敌手中间，代狄一飞硬接下了章岱这一掌！章岱沉声道：“ 阁下凭什么代姓狄的出头？ ”

玄缎老人道：“ 太昭堡乃老夫所有，老夫不欲在本堡附近有厮杀之事发生！ ”

章、胡二人及少林诸僧不意他会说出这话，不禁呆了一呆。那异服汉子狄一飞闻言，纵声笑道 :“ 嘿嘿，咱老狄早就料到甄堡主不会袖手旁观…… ”

胡昆首先按捺不住，道：“ 阁下莫非有意庇护姓狄的？ ”玄缎老人阴阴道：“ 话说重了，胡壮士敢情连老夫的帐也不肯卖么？ ”

胡昆道：“ 你我素昧平生，胡某为什么要买这笔帐？ ”

玄缎老人道：“ 依此道来，胡壮士是未尝将本堡主人放在眼里了？ ”

胡昆道：“ 本堡主人？鸠占鹊巢也称得上主人么？胡某倒未曾想到这点。 ”语声一顿，复道：“ 胡某孤陋寡闻，只知晓太昭堡有一位主人，姓赵名飞星…… ”

玄缎老人晶瞳闪过一丝异样之色，道：“ 胡壮士，老夫要告诉你一件事—— ”

胡昆愕道：“ 什么？ ”

玄缎老人一字一字道：“ 今日你再也不能生离此地了！ ”

言罢举足朝胡昆一步步迫近前来，他足步虽然缓慢，却隐隐透出一股凌厉煞气，胡昆不知不觉倒退了一步，觉海神僧适时出声道：“ 施主且慢！ ”玄缎老人停止身子，道：“ 大师有何见教？ ”

觉海道：“ 方才老衲忽然想起，不久之前曾有一位自称司马道元者夜闯少林，也是为追寻那把断剑，当时施主亦曾在寺内出现，旋即失去踪影，老衲与寺僧因忙于应付那‘ 司马道元 ’，未尝留意施主行踪…… ”玄缎老干咳一声，道：“ 大师认错人了。 ”

觉海摇头道：“ 老衲自信眼力不至于差到哪里去。 ”

玄缎老人低声一哼，道：“ 出家人亦有信口开河的习惯么？本堡昨夜有

夜行人光临，如果老夫也硬指其人就是少林僧人，大师又将何以自处？”
觉海瞠目无语，玄缎老人转向胡昆道：“姓胡的，你好生接招了！”
一伸手便往胡昆当头抓来，胡昆扬目看时，只觉漫天都是爪影，他心中一寒，呼地倒退寻丈。
胡昆瞥了对方腰际挂着的长剑一眼，道：“阁下有剑在身，缘何却不使剑？”
玄缎老人冷冷道：“你巴不得老夫用剑么？嘿，对付你，这支剑子大约还不须派上用场。”
胡昆怒极反笑，举掌一拍而出。
玄缎老人横身一闪，避过胡昆一掌，紧接着身躯暴进，单臂微沉，又罩着对方门面抓了下来。
他身法之疾，出爪之猛，简直令人无法置信，胡昆未明虚实，不敢直接其锋，遂仰身再退，情状甚是狼狈。
玄缎老人冷笑道：“纵令你一味闪躲，老夫也有办法取你性命！”
胡昆受激不过，哂道：“是谁闪躲了？口舌上损人算得什么好汉。”
玄缎老人目中杀气毕露，单掌冉冉举起，胡昆来不及有第二个念头，仓遽将全身功力运到双掌之上。
到眼下为止，玄缎老人一总才发过两招，却已予场中诸人以莫测高深的感觉，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无形中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意味，令敌手在下意识里不自觉会升起莫名的寒意！
胡昆虽则心中明明知道对方功力奇高，自忖没有分毫把握，但形势已如矢之在弦，不得不发，蓦然间，章岱一步跨了上来，道：“五弟且退，为兄接他一掌！”
玄缎老人道：“干脆两人一齐上吧。”
章岱面色一沉，正待反唇相讥，那玄缎老人左掌一伸，在胸前略为一停，又自平拍了过来。
章岱身犹在丈外，立时觉到有一种极其古怪的感受，仿佛自家全身上下及百脉四肢无一不在对方掌力控制之下，居然找不出任何破绽空隙可以化解，甚至暂时闪避其掌锋都绝无可能。
他身为元江派五大高手一，功力之高自不待言，但此刻身子被箝在对方怪异的掌力下，竟是束手无策。
旁观的觉海神僧亦瞧得暗暗心惊，忖道：“元江派尔来人才辈出，声势之大已渐与少林、武当等派分庭抗礼，单睹章岱身手已是武林罕见，想不到玄缎老人更是无法深测，他每出一掌，俱是我见
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招式，而且变幻莫测，使人无从捉摸，看来他若果下了杀心，章、胡两人是无法幸免了……”
一念及此，不觉替章岱捏了把冷汗。
章岱情知对方掌力无懈可袭，闪腾是毫无用处，在这性命交关之刻，本能中他大吼一声，双掌齐绷而出！
玄缎老人阴笑道：“困兽之斗耳！”
右手一圈一收，掌力又加紧了几分。
章岱自是不甘于束手待毙，双掌一振再起，他被逼出与敌偕亡的招式，不觉用上了十成功力。
两股力道一触之下，那玄缎老人一掌虽可稳取章岱性命，但自己也非为

要为对方反击之力震伤不可。玄缎老人自始便已掌握战局，焉容走此下策，他掌式一变，恰恰向章岱那拼命的一掌迎出。章岱奋力一接，突然一声怪叫，整个人有若陷入急流旋涡之中，随着敌手的掌力速转数圈！

玄缎老人阴笑不止，正待痛下杀手——

一旁的胡昆瞧得双目尽赤，大吼道：“匹夫敢尔！”他身形如风，一掠而前。

同一瞬间，觉海也自喝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手下留情。”袈袖一扬，自丈外拂出一式，破空发出尖锐异响；那胡昆身形何等迅速，方跃至玄缎老人后侧，单臂微沉，便自劈了下去，欲迫对方收掌回来，拯救章岱于危机一瞬中……

讵料玄缎老人头也不回，足步错间身躯转了半个侧面，便将觉海袖动卸去，继而单掌后翻，一式“倒挂金钟”反削而出。

“砰”一声巨响亮起，胡昆脚步浮动，被他掌劲击得蹭踣欲倒，倒退数步始拿桩站稳。

玄缎老人狞笑一声，一掌直劈而下，胡昆与觉海神僧欲救不及，唯有限睁睁望着章岱任人宰割。

说时迟，那时快，玄缎老人一掌犹未击实，陡闻“咔嚓”一声，左边一面丛木中一排横枝被人打断掉落下来，一条白影飞掠而出，瞬即逼近古堡之前，速度之疾，即如觉海神僧这等罕世高手，也只见到一抹光闪！

那条白影迳直冲入场中，诸人眼睛一花，依稀里但觉白气蒙蒙，一片模糊的影子一划而敛！

场外的民服汉子狄一飞，大叫道：“甄堡主留神此人………

话犹未完，立闻“呼轰”巨响亮起，周遭砂石激射飞扬，气势之厉烈使得一众高手尽皆变色！

迨砂石尽没，玄缎老人已然飘至三丈之外，缓缓嘘了一口气，而章岱仍好生生倚立原处，一脸茫然不解之色。胡昆发愣了好一忽，始高声道：“二哥，你没有事么？”

章岱茫然摇头道：“没……没有……”

显然他弄不清自己何以能逃过这场大劫？

然而就在他的身后不寻丈外，不知何时已立着一个神闲气定，头上用白布蒙头罩着的白袍人！

那人自首至足都被白布裹住，在阳光照映下就像冰雪一样的晶莹雪白，只露出一双冷电般的眸子。玄缎老人眼色阴晴不定，阴声道：“相好的，你终于出面与老夫正式冲突了……”

那白袍人冷森森一笑，却不言语。

“呛”！

玄缎老人右腕一动，腰际挂着的长剑猛然抖弹而出，刹时寒光大作，他铁腕一振，剑子横胸倒持！

单就出剑的气势，便可看出玄缎老人剑上造诣实已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少林觉海神僧及元江章、胡两人乃是武学大家，一瞧之下便齐然为之倒抽一口寒气！

那白袍人却似不为所动，他冷冷道：“亮剑了么？”

玄缎老人沉下嗓子一字一字道：“你——你也亮出剑子来，咱们在剑上见个真章！”

白袍人低声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山高水长，后会有期！”最后一句话出口，双肩微拧，人已到了十丈之外，一眨眼便消失在众人视野……

那白袍人身影已沓，一众高手兀自愣立不动，良久觉海神僧始将视线收回，俯首沉思一会，喃喃道：“司马施主……司马施主释明僧人低道：“师叔可知晓此人的来龙去脉？”

觉海摇头道：“那日老衲与他在大雄宝殿对了一掌，却未能辨出其人门路……”

抬目望见玄缎老人仍自持剑而立，剑身横摆抖颤不歇，他一剑在手便洋溢出剑手特有的奇异“杀气”！

章岱与胡昆才从阎王处捡回性命，心中余悸犹存，四道视线齐注玄缎老人身上，以防他再度出手。

觉海道：“施主依然准备赶尽杀绝么？”

玄缎老人撤剑入匣，环目朝堡墙四周转了一下，运足真气一声长啸——

霎间，丈许高的堡墙上陡然出现了无数箭手，箭矢引满待发，支支指向章岱等人！

玄缎老人狞声道：“尔等听着，这数以百计的弓箭手计分六队，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劲矢将会不绝地发射出来，直至你等躺下为止。”章岱身躯一震，道：“你为什么不下令发箭？”

玄缎老人道：“老夫目下业已改变主意，尔等走吧，除非想尝尝乱箭的滋味。”

章岱一怔，觉海道：“阿弥陀佛，堡主莫不是耽心那位司马施主再度出现？……”

玄缎老人闻言，鹰隼般的双目凶光陡射。

章岱道：“阁下此举已与元江结下死仇，今日章某力不能敌，只有自怨学艺不精，他日……他日……”

他本想交待几名场面话，但是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遂朝觉海神僧一抱拳，偕同胡昆抽身而退。

觉海略一思量，亦自稽首道：“老衲这就回嵩山，向鄙掌门禀报追寻断剑经过，施主既是有心庇护狄檀越，可否见告大名？”

玄缎老人冷冷道；“老夫甄定远，大师回告贵掌门，就说老夫随时在本堡候教。”

觉海不再多言，领着受了伤的少林弟子去了。

玄缎老人甄定远看着少林僧人去，转过目光来道：“狄一飞，你可以将断剑拿过来让老夫过目了。”

异服汉子狄一飞伸手入怀取出一支断了半截的剑子，那剑身泛出闪烁不定的蓝光，寒气逼人！

玄缎老人接过手来仔细把玩着，只见剑柄镌刻着一轮小小的弯月，几朵浮云点缀于周围，下面浮雕着“司马”两个篆体小字。

玄缎老人甄定远喃喃赞道：“确是一把罕见的宝剑，可惜断去了大半截……”

狄一飞哈哈笑道：“少林虽然防范森严，狄某总算不辱使命。”

玄缎老人甄定远说了声“很好”，狄一飞问道：“甄堡主不是也保有一支断剑么？”

甄定远道：“堡内所收藏的乃是金日剑，目下这把寒月剑既已到手，就

只剩下另一把了……”

歇了口气，复道：“另一把也是断了半截的繁星剑，若老夫所获得的消息不差，应该在武当的纯阳观里——”

狄一飞道：“堡主怎得而知？”

甄定远道：“先别追究这个，狄一飞你有兴趣再上武当与牛鼻子们周旋周旋么？”

狄一飞犹豫一下，道：“这是什么话？大事要紧，武当山我自然是要去的。”

说着举步缓缓离去，玄缎老人甄定远的眼中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低声自语道：“三支断剑若能搜罗齐全，便可以和武老头争一日之短长了……”

他进得古堡后，迳自步向后院，却发现爱女不在小轩闺房内。甄定远自白玉床左侧壁上取下那支镌着金日的断剑，迎着自窗口透进的阳光，摩挲了许久，低口吟道：“秋寒依依风过河，英雄断剑翠湖波……嘿哩，天下大约没有几人肯相信此事的可能性了他将两把断剑并排挂在壁上，走出水轩，拦住一个婢女问道：“可曾瞧见陵青？”

那婢女道：“小姐与顾总领在花园中下棋哩。”

甄定远“嗯”了一声，在廊道上绕了两转，来到花园中，只见一株杨柳树下，坐着两人对奕，正是甄陵青和顾迁武。棋旁立着一名面貌清秀的少年悉心观战，却是昨日才入堡作客的赵子原，目光从枝叶缝隙中穿透过来，照在他那深不可测的脸上。

甄定远远远凝望着赵子原，心道：“这少年绝不会是个普通人物，真不知他混进堡里来有什么用意？”

他原想走上前去瞧瞧，此刻却已改变了主意，遂乘三人着迷于棋局心无旁顾之际，悄悄自另一个角度绕到树后，提身跃上近处一棵枝叶繁密的树上，没有发出丝毫声息足以惊动他人。分开枝叶，方圆十丈内景物一览无遗，那一尘不染的石几上一面棋盘，盘上总共才稀稀落落数十子，甄陵青持白子，面上兴致盎然，再一瞧瞧棋面情势，白棋自偏角采半包围策略，稳稳占了上风。甄定远瞬即将视线从棋局移到赵子原身上，见他默默倚立一旁作沉思状，似是对棋道甚有研究。

他暗暗忖道：“如果有人知道身为堡主的我，竟会鬼鬼祟祟躲到树上暗察一个陌生少年的底子，不审会作何感想？”只听甄陵青娇嫩的声音道：“该你着子了，阿武。”

顾迁武手拈黑子，不住东张西望，好半天才落一子。下到中盘，白棋优势已成，黑子陷入重重包围中，业已回天乏术了。双方到了短兵相接的阶段，甄陵青似是胸有成竹愈下愈快，落子砰砰有声，相形之下顾迁武便显得滞顿十分，非特用时较长，而且无一子不是下下之着，局势遂愈演愈劣。

轮到顾迁武着子，又自沉吟不决，甄陵青不耐道：“你犹豫得太久了。”

顾迁武道：“还是姑娘高明，这局棋我败定啦。”

甄陵青虽则稳占胜算，反而露出悻悻之色，道：

“阿武你的棋艺本来很高的，今日怎么了？脑子不灵光么？”顾迁武期期艾艾道：

“只不过……不过身子有些不舒服……”说话间又落了一子。甄陵青摇着螓道：

“ 不对，不对，这一子应该下在二四位上，否则偏角附近的十五子都要被我统吃了。 ”

她不等对方回答，复埋怨道：

“ 你心不在焉，下棋又有什么意思？ ”

顾迁武唯唯陪罪，重新拈起黑子，正欲落到二四位上，忽然赵子原自旁指着棋盘，插言道：“ 顾兄，这里还有一个空格儿。 ” 甄陵青白了他一眼，道：

“ 喂，你懂个什…… ”

话犹未完，倏地面露惊色，下面的话再也出不了口。

顾迁武亦自抬起头来望着赵子原，满面都是惊疑，两人发觉赵子原所指的空格竟是死中求生、挽回大局之上着，其妙处较之甄陵青所指点的二四位又不可同日而语。

树上的玄缎老人甄定远收在眼里，忖道：

“ 此子年纪轻轻，只下一着便见匠心，若不是生具极高的天份，兼受名家的薰陶指点，焉能有如此造诣？ ”

顾迁武道：“ 想不到赵兄还是个大棋手，失敬失敬。 ”

甄陵青见本已胜券在握的棋局，因赵子原一句话反使自己居于劣势，不禁心中有气。但她触目见到赵子原那略带微笑的潇洒脸庞，不知如何心底那股火气却发作不出来了。

赵子原不省得这位姑娘的心事，暗暗忖道：

“ 我是睹人对奕，忍不住心痒难熬，才鲁莽出口，女儿家心眼较小，自然对我怀恨不已，可是她后然没有任何责骂的表示，倒不知为了何故？…… ”

甄陵青伸手将棋面拨乱，道：“ 这局不算，咱们重来过。 ” 顾迁武微微露出不耐烦的颜色，起身说道：

“ 赵兄棋艺高超，何妨请他与姑娘对奕一盘？ ”

赵子原连忙推让道：“ 小弟这是班门弄斧，其实哪里是甄姑娘的敌手。 ”

顾迁武辞让不得，只有落座，道：“ 姑娘仍旧让我四子先着么？ ” 甄陵青道：“ 当然。 ”

两人又对奕起来，那甄陵青布局平实古朴，绝无短视取巧，隐约间大有前人之风，反观顾迁武之黑棋，打自开始起便一直居于不利地位，往往被迫得只有招架，而无还手之力。

棋势渐趋紧张阶段，甄陵青在中路连落数子，立刻大势底定。顾迁武陷入苦思，甄陵青手拈白子，蓦地屈指一弹，棋子向后脱手而出，只听 “ 嗖 ” 一响，棋子落处居然毫无动静！甄陵青道：“ 有客来了！ ”

顾迁武瞠目道：“ 姑……姑娘说什么？…… ”

一言方了，花丛中 “ 吱 ” 一声轻响，步出那中年仆人天风，手上推着一张轮椅，残肢红衣人蜷缩地坐在其上。

顾迁武骤见两人出面，神色一变，旋即恢复常态。

赵子原自然不会没有瞧出顾迁武的异状，暗忖：

“ 顾迁武昨夜蒙了面孔潜入石室，欲行刺那残肢红衣怪人，不料反为对方口发毒芒，伤了左肩，但瞧他现在仍安然坐在此地下棋，难道那毒气还未发作么？或者他另有辟毒之法？…… ” 来到近前，那中年仆人天风右手一摊，递过一棋子，道：“ 还与姑娘棋子。 ” 甄陵青花容一沉，道：

“ 令主人对奕棋一道也有兴趣么？ ”

那残肢红衣人坐在轮椅上道：

“岂止有兴趣而已，老夫浸淫此道多年，久未与人对奕了，不期在此碰见同好，不觉技痒痒焉。”

说话间，赵子原注意到他昨晚业经卸下的四肢，此刻又已安装了上去，乍看之下，四肢齐全，若非自己碰巧偷窥出这个秘密，无论如何也瞧不出来，只觉得他手足僵硬，不能有所动作而已。那残肢红衣人目光转到棋盘上浏览一忽，道：

“甄姑娘第九十七子乃神来之着，一举控制了整个中盘，甚是高明，但第九十九子嘛——”

他语声略为顿住，甄陵青接口道：

“阁下以为如何？”

残肢红衣人道：

“老夫以为九十九子应下在三三位，始能与前着各子配合乘胜追击，不致让对手有挽回颓势的机会。”

甄陵青满露不服之色，道：“是么？”

残肢线衣人道：

“老夫自早岁起开始研磨古人棋谱，浸淫愈深，终于发觉棋道与武道虽异而实同，下棋落子讲求一气呵成，绝不能予敌方以喘息机会，至于武道也是如此，当你决定杀死一人时，务须衡略情势，或明击或暗袭，都不可有些许失误，遗下无穷后患……”甄陵青秀眉微蹙，道：“阁下似乎是说教来了。”

残肢红衣人没有打理她讥讽之语，续道：

“譬如以老夫昨夜遭遇之事来说，一位蒙面人持剑闯入石屋，口口声声欲对老夫有所不利……”话未说完，甄陵青已自吃惊冲口

道：“怎么？老先生休得说笑，本堡……。”

第十一章　棋高一着

藏身于近处树上的玄缎老人甄定远听得分明，也不禁骇讶交集，心道太昭堡形势险要，防卫又如是森严，多年来几乎无人踵临，昨晚自己就在宣武楼附近发现敌踪，想不到竟还有人潜入石屋谋不利于残肢红衣人，假若他没有谎言造谣的话，这个现象就颇值得警惕了。

赵子原可没有想到那么多，暗笑道：

“老狐狸露出爪牙试探来了！”

残肢红衣人道：

“只是那蒙面人大约未能将棋道运用到武学上，虽则来势汹汹出剑向老夫连斫数下，但却后劲不继，反被老夫以毒芒伤了左肋，嘿嘿，那芒针倒非凡品，针尖上满喂毒甲天下的马兰之毒……”那“马兰之毒”四字一出，诸人心子俱为之一寒，赵子原道：果是天下至毒，不知那身中此毒的人还有救没救？”

残肢红衣人阴笑道：“嘿，没有救啦，除非那人央求老夫与他解药……”

说到这里双目寒光斗射，盯住赵子原道：

“小哥儿缘何要问这个？总不成那蒙面人就是你么？”赵子原朗笑道：

“阁下以为那人会是我么？”

残肢红衣人寻思一下，道：

“不是你，不是你，否则岂非与老夫心中所想大有出入。”

他移开目光投注到顾迁武身上，后者被他瞧得有些不自在，出声道：“老先生，你……”

残肢红衣人打断道：

“方才老夫瞧出这位弟台棋力本颇为高明，就是过于魂不守舍，下棋之中最忌心有旁顾，否则落子稍有差失，便全盘尽墨了，嘿哩……”

顾迁武一怔，转身欲走，那残肢红衣人却在这时忽然道：

“顾总领，你的左臂摆动有些不灵活，莫非是肋上受了伤的缘故？”

骤然之间，顾迁武脸色大变，他不料残肢红衣人会绕着一个大圈子盘诘自己，一时无从答起，但他立刻微笑道：“不，只不过染上了一点小恙。”

残肢红衣人露出古怪的神色，道：“真是如此么？”接着又摆首晃脑，自言自语道：

“老大那毒芒一旦划破皮肤，毒性迅即蔓延开来，伤口附近泛成紫黑之色，并且肌肤将因而肿起……”

赵子原心念一动，望了望顾迁武一眼，果见他左肋上的衣服微微隆起了一块，不觉为他担心起来。

残肢红衣人朝中年仆人天风打了个眼色，那天风三两步走到顾迁武近前，道：

“阁下何不将衣襟拉开，让咱们瞧瞧——”

语讫身躯猛地向前一躬，右手闪电般抬起，朝顾迁武肋上衣襟抓去。

他出手之快捷，直令人叹为观止，仓促间顾迁武不暇多虑，拧身倒退数步，“飒”一响，天风指缘扫过他的衣襟。

天风一击落空，毫不停滞欺身掠前，有如附骨之蛆，左手戟指点向顾迁武“中庭”大穴，另一手则再次抄向对方的肋旁。

这下双管齐出，手法、方位都配合得天衣无缝，顾迁武若要避免大穴被

触，只有向左或向右闪身，那么衣襟非要被天风揪上不可，反之则胸前防卫洞开，大穴随时有被点中的危险。就在这当口，陡闻赵子原大叫一声道："树上有人——"诸人闻声霍然一惊，那天风双掌不由一窒，顾迁武乘机纵身跃开。

残肢红衣人道："小哥儿穷呼瞎嚷什么？"

赵子原指着近处一棵大树道：

"适才在下偶尔瞥见树上藏有一人……"

手上所指的正是玄缎老人甄定远藏身的大树，甄定远暗暗骂道：

"这小子分明早已发觉我躲在此处，却不早不迟于此时才出声喝破，显见别有居心，莫不是他要设法为顾迁武掩饰，是以骤然出声分开红衣人主仆俩的心神？……"

他欲待飘身而落，公然在诸人面前现身，又碍于身份，自己贵为堡主，在堡内犹须藏首缩尾，窥察他人动静，岂不落人笑话，只是若长久呆在这里也不办法，一时沉吟无着。

甄陵青怀疑地望着赵子原，道：

"你不要信口胡扯，想来……"

她的话旋被残肢红衣人打断道：

"是不是胡扯，咱们立刻就可以揭破，天风，你跃上树去察看一下。"

中年仆人天风应了一声，拧肩冲身而起，陡见树上人影闪荡，"呼"一响，那甄定远不遑多虑，身子一晃，踏着树梢掠得远了。甄陵青脱口呼道：

"果然有人……"

天风在半空吐气开声，落下地来，残肢人问道：

"瞧见了什么？"

天风摇摇头：

"那人身法好不快速，我无法追上。"

残肢红衣人铁青着脸色，俯首陷入沉思之中。

良久，他缓缓道：

"老夫本预定于今日离开贵堡，目下又改变主意了，芒针毒素蔓延后，经过四十八个时辰便是不治之症，那蒙面人若爱惜一命，可于今夜寅时再到石屋来，老夫或者大发慈悲送与他马兰毒之解药。"

赵子原心中暗道：

"大发慈悲？哼，只怕是另有作用罢了。"

顾迁武面色连变数变，但仍力持镇静，不使自己发出声音。中年仆人天风推着残肢人走了，赵子原忽然想起一事，在后面高声道："敢问老先生一句——"

残肢人头也不回道："问吧。"

赵子原道："老先生既能够使用马兰之毒，敢问可是来自水泊绿屋？"

残肢红衣人阴阴道："小哥儿你话说得太多了！"

一问一答间，中年仆人天风已推着轮椅绕过花园，走上廊道去了。

顾迁武朝赵子原投以感激的一瞥，也自转身而去。甄陵青待得他去远，方始转身朝赵子原道：

"看来我是把你低估了，你是个相当可怕的人物。"赵子原耸一耸肩，道："在下但求与人和睦相处，姑娘竟有这种想法，很令我觉得遗憾。"

甄陵青哼了声，道：

“甭假惺惺了，我难道猜不出你心中所想的么？”

赵子原微凛，外表他依然不得不故作轻松，道：

“姑娘贵为堡主千金，呵呵，那知人之明自然是有的。”甄陵青道：“你刻意欲挖苦我么？”

赵子原道：“姑娘多心了，在下焉敢有这个意思。”

甄陵青改变话题，道：

“我不明白你为何要袒护顾总领？”

赵子原一昂头道：

“袒护他？我与顾兄一非亲，二非故，有理由为他袒护么？这话真是从何说起……”

甄陵青面色一沉，似乎就要发作，转念一想，却忽然幽幽叹了一口气，喑哑着嗓子道：

“你——你心底埋藏有什么秘密，或有什么心事，可不可以对我实说？……”

说着，脸上不知不觉露出诚挚之色。

赵子原心中暗道：“说到秘密，我正要打听堡里所有一切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你倒反而先问起我来了。”

甄陵青低声又道：“只要你对我实说，我……我答应不向任何人透露……”

赵子原听到对方似乎不是作伪，而又不带丝毫恶意的诚挚语气，便再也不忍心刺伤她了，虽然他弄不清楚对方怎会一下子由盛气凌人转为低声下气，他忍不住暗暗地想道：“女人真是奇怪，你永远也摸不清她们情绪的变化，武冰歆和甄陵青不都是这个样子么？”当下道：“姑娘是太过多疑了，在下何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甄陵青陡然觉得一阵愤怒攻心，满脸涨成通红，可是面对着赵子原略带洒脱笑意的神情，不知如何却发作不出来，终于她一跺足，绕过赵子原身侧悻悻而去。

赵子原望着她的背影发呆，就在廊道上，迎面走来了玄缎老人甄定远。

甄陵青碎步上前道：“爹，方才你到哪儿去了？”

甄定远道：“在水轩房里，有什么事么？”

甄陵青道：“女儿与阿武在花圃中下棋，想不到竟有人隐身树上偷窥，而且阿武……”

甄定远哼哈一声，截口道：“有这等事？那人拿住了没有？”甄陵青道：“追丢了……”

父女俩边语边行，转瞬已消失在廊道尽头，这时艳阳正炽，园中百花怒放，姹紫嫣红，每当轻风拂过，香气随风飘荡，赵子原身处此等情境，不觉心旷神怡，一时将身遭烦恼都抛开了。万籁俱寂的黑夜里。

晚风带着凄恻萧索的寒意，呜呜在空中叫号着，夜色如雾，弥漫整个空间，将整座古堡给吞噬了下去。

又是赵子原活动的时候了，他悄悄从上房里溜将出来，匍伏在草丛中，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草梢覆在他的颊上，使得他有又痒又刺的感觉。

周遭寂静得怕人，偶尔有稀落的促织哀吟交穿其间。

蓦然，前面小径上足音跫然，赵子原屏息静气，眼睛紧紧盯住跫音起处，他心中有一种抑遏不住的兴奋。

月色下，一条瘦长的人影投映的地上，然后“沙”“沙”声起，那条黑影渐次向荒草及膝的幽径移动过去。

赵子原闷声不响地在后追蹑着，这时风声萧萧，加之前面那人只顾疾行，是以始终没有被他发觉。

那人到一处旷地，打量了地形一忽，自言自语道：

“没错，就是这里了。”

他沿着一棵粗可双人合抱的大树，举步东行十步，又转向西行了五步，定下身来喃喃道：

“不过半年没到，乱草都长得这么高了。”

赵子原凝目望去，藉着淡淡的月色，隐约可见那人身材瘦长，半百年纪，穿着一袭儒袍。

那老儒生哈腰拨开乱草，露出一块方形石板，他环目朝四面望了望，一手握住板上铁环用劲掀起，下面出现了一个洞口，黑压压不见其底！

老儒生轻声向下呼道：“老魏，你在里面么？”半晌不见回应，老儒生急促叫道：

“老魏……老魏……”

少时，下面传出一道沙哑的声音：

“曹士沅！是你么？”

老儒生压沉嗓子道：

“我是士沅，老魏，天保佑你还活着。”

下面那沙哑的声音道：

“姓甄的酷刑我领教过了，放心，我魏某人生就一副铁铸铜打筋骨，绝对死不了。”

老儒生曹士沅道：

“你，你肩上的琵琶骨还被锟钢链锁着？”

下面那人道：

“不怪姓甄的毒辣，只有怨咱家自己不争气，连琵琶骨都被挑穿了，瞧我丢人不丢人？嘿！嘿！”

说到最后忽然暗哑的笑将起来。

老儒生曹士沅默然不语，下面那人笑声一停，又道：

“奚奉先怎么不见同来？”

曹士沅低道：

“你问奚总管么，他已经和苏继飞联络上了，昨夜来过一次，却被姓甄的发觉，所以今夜换我潜进堡来……”

赵子原闻言，心子猛可震了一震，暗忖：

他提到了奚奉先与苏继飞两位前辈，难不成他们同是一路之人？……

下面那人“嗯”了一声，道：

“老曹你打听的事情如何？”

曹士沅放低嗓子道：

“有了一点眉目。”

下面那人声音透出压抑不住的紧张：

“说说看！”

曹士沅道：

“据我探到的消息，姓谢的并没有死！”

下面那人惊啊一声，道：

“老曹你又以讹传讹了，当年姓谢的在翠湖做案，杀死司马道元一门后，水泊绿屋的雇主立刻又买雇了姓武的与姓甄的两人，去击毙姓谢的灭口，试想一想，姓谢的剑上功力虽高，但能在甄定远及武啸秋二人联手下逃过一命么？”

曹士沅颔首道：

“不错，除了传说中那几名武林神秘高人外，就只有甄、武两人联手，始能宰掉姓谢的了。”

下面那人沉声道：

“姓谢的是不是真没有被甄、武二人杀死，姑且不去论它，就以灵武四爵而言，最近就有人发现四爵之一的太乙爵宛若神龙一现在芒砀山露过面，谁敢说这几位前辈不在人世？”

说到这里，他语气渐转沉重：

“武林之中每逾数十年必有奇才，只因这几个人行踪太过神秘，功力究竟高到何等程度，从未有一人见识过，是以连他们生成什么模样，都无人知晓，但知有这么几个神秘的盖世高手，便是他们的轶事，传出来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下面那人道：

“老曹你不惜冒着重重险难，就为了对我讲这些掌故么？”老儒生曹士沅道：

“老魏，我此来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下面那人诧声道：“消息？”老儒生曹士沅沉声道：“奚总管计划于近日中联合少林、武当及华山诸派，问罪甄定远，相机救出老魏你，以咱们数人之力，不愁昔年那一段公案不被揭破，也好为业已过世的赵堡主尽点心力……”

洞内传出颓丧的声音：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曹士沅道：

“老魏，此话是你说得出口的么，你往年的豪气何在？”下面那人道：

“不成，你们万万斗不过甄定远那头老狐狸，再说我这琵琶骨曹士沅情急脱口骂道：

“龟儿子的，老魏你别那么窝囊废成么？”

下面传出一声长叹，曹士沅正待劝说下去，陡闻一道冰冷的语声自左侧不远处响起：

“好朋友！欢迎光临太昭堡！”

曹士沅听来人潜到近处，居然丝毫未觉，不禁惊得呆了，他霍然一个转身，只见七步之外端端立着玄缎老人甄定远！甄定远双目泛出一股凌厉的杀气，道：

“你姓奚还是姓曹？”

曹士沅吸一口气，道：

“姓奚姓曹阁下管得着么？”

甄定远重重一哼，道：“看来你是姓曹了，那奚老头额上有个刀疤——”

他晶眸中射出的两道冷电，不住在曹士沅身上上下转动着，续道：

“老夫杀人之前，照例要问清对方的姓名，也好先向阎王老爷通报一

声……”

正说间，倏然大手一招，曹士沅立觉一股强劲无俦的掌力自四面八方直撞过来。

曹士沅心中紧张，不敢出手硬架，急切里蹬步向后闪退，甄定远嘿嘿一笑，猱身而上道：

“若你能在老夫手底下走出十招，便让你走吧。”他掌法一变，一招飞矢穿心掌，挟着飕风宜向对方胸前拍去，曹士沅见他来势猛锐，心下大为震骇，只有闪身避开，右手五指一拂，反向玄缎老掌指脉门之上击去。

甄定远双掌一挫，尖啸之声顿起，俨然有若暴风雨之将至，掌劲徐徐逼近曹士沅前胸——

曹上沅须发皆张，显见内心的激动，他单掌居胸连划半圆，两人对了一式，那曹士沅骇然一呼，身形打了个踬踣，蹬蹬蹬连退数步，到了四步之外，“喀”一声，仰口喷出一道血箭！甄定远阴阴道：

“你认命罢！”

地窖里传出“老魏”的声音：

“怎么样？老曹。”

曹士沅举袖抹去唇角血渍，道：

“没事儿，这一掌还打不死我。”

下面那人厉声道：

“老曹，你千万要撑下去！”

甄定远举步迫进，左手一探，又自递出一掌，曹士沅情知要逃也逃不掉，他心一横，挥掌迎了上去，刹时双方又干上了。赵子原藏身之处距离太远，战况便无法瞧得分明，只隐约觉得两人掌力雄浑，周遭草叶被震得漫天横飞。

他强自捺住一颗忐忑不定之心，起念要悄悄走近一些去瞧个究竟，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胛上——赵子原惊道：

“顾兄！你……”

顾迁武按指在唇上嘘了一下，示意他不要张声，低道：“赵兄来了有多久啦？”

赵子原道：

“没有多少时候，你呢？”

顾迁武细声道：

“小弟么？现在才到。”

他轻轻抓住赵子原衣袖，道：

“今早在花圃里多亏赵兄为我解围，犹未谢过。”赵子原淡淡道：

“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顾迁武道：

“小弟于昨夜闯入石室，行刺那残肢人的经过你都瞧见了？”赵子原点点头，道：

“顾兄的毒伤如何？”

顾迁武道：

“那残肢人不是说过，伤者只有四十八时辰好活么？生死有命，老天爷既不要我再话下去，我也只有认了。”赵子原见他只此一语，便将生死大事轻淡描写过去，这是何等恢宏胸襟，不禁心折不已。

这会子，旷地那边忽然一声暴响亮起，曹士沅被敌手一掌震退数步，身

形一阵踉跄，几乎倒在地上。

甄定远沉道：

“这是第七招，曹某人你还撑得过三招么！”

曹士沅面色由青而白，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显已无力再战。赵子原抬起头来朝那边张望，只见玄缎老人，一步步踏前，他这时要取曹士沅性命易如反掌，不觉为曹士沅捏了一把冷汗。身边的顾迁武放低声音道：

“咱们得想办法救这曹前辈一救——”

赵子原心想这话应该是自己说的，岂料竟出于顾迁武之口，惊诧之余，呐呐道：

“但……顾兄……顾兄你是本堡银衣队总领……”顾迁武摆手道：

“详情我以后再告诉你，目下救人要紧。”

他沉吟一下，续道：

“日前我在附近发现一条秘密地道，连甄堡主都未知晓，待会儿你我一齐现身出去，你往东行，小弟则迂回绕向西侧，这个方向距甄堡主较近，他瞧见咱们两人往不同的方向跑，稍为犹豫之后，必会向小弟追来——”

赵子原道：“然后呢？”

顾迁武道：

“只要甄堡主这么一犹豫，我已经藏入那条秘密通道去了，就是将整座古堡搜翻过来，也不会将我找到。”

语声一顿，复道：

“赵兄是否愿意帮忙？”

赵子原突然觉得热血上涌，激动地道：

“在下正要问顾兄同样一句话呢。”

顾迁武面露喜色，道：

“那么？咱们是朋友了，是不？”

说着伸出右手来，赵子原一怔，旋即领会他的意思，遂将手递出，两只手紧紧握了一握，那自对方手掌中传出的豪放友情，有如醇酒一般流入两人心田。

顾迁武道：

“赵兄，起——”

他打了个招呼，两人同时自草丛中窜出，顾迁武改变嗓子扬声道：

“姓甄的老杂种！有种跟我来！”

喝声里，身子一振，朝西面迂回绕去，同一忽里，赵子原亦自往另一个方向掠出。

甄定远一掌就要将曹士沅收拾，这时乍见两条人影窜起，掌势不由一窒，沉喝道：

“哪个崽子？”

这一停顿间，二条人影各分西东，已掠出了寻丈之远。顾迁武唯恐甄定远不抽身追来，他接着又大叫了一句：“老匹大！你敢跟上来么？”

甄定远何等心机，立刻悟到对方分明有意引开自己，他双目一转，骤然下了决定，身子一纵，不追向破口叫阵的顾迁武，反而往赵子原追去！

甄定远这一走，旷场上只留下愣愣而立的曹士沅，眼望着在黑夜中兔起鹊落的人影发呆。

下面洞窟里那“老魏”叫道：

“老曹，你不走更待何时？”

曹士沅何尝不知不能再蹉跎下去，否则便永远没有走脱的机会了，他朝洞内拱了拱手，痛苦地道：

“老魏珍重。”

他将石板盖下，幌身一掠，没入苍茫夜色中。

且说赵子原放足飞奔，出提三四丈远，陡觉背后风声斐然，百忙中回目一顾，见甄定远正紧蹑在后面，这一惊诚然非同小可！他做梦也想不到甄定远会舍近以求远，追向自己，殊不知这正是对方心思机敏过人之处。

甄定远一身轻功好不骇人，但见他随意三两个起落，登时将距离拉短许多，口中冷冷道：

“前面的朋友不要再跑啦，当老夫追不上你么？”

因为夜色黝黑，是以他还未将赵子原认出。

赵子原没命狂奔，突觉眼前一花，一条人影挡住去路。

那人约莫中等年纪，一身文士装束，望着飞掠而来的赵子原冷冷道：

“小子何故狂奔不止？”

赵子原那有余暇与他多口，心中一急，足步微微顿住，后边甄定远可没有丝毫顿滞，身形迅如掣电掠将上来。

中年文士恍然若有所悟的“嗯”了一声，身子未见如何作势便自提升而起，从赵子原头顶跃过，在空中凌虚踏上数步，丝毫没有提气换气的耽搁，便到了五丈开外……

赵子原几曾见过这等轻身提纵功夫，他骇讶得几乎忘形大呼。那中年文士在远外将甄定远截住，沉声道：

“阁下可以止步了！”

甄定远眼看可以追获前面那人，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横加阻拦，当下只觉一阵急怒攻心，疾起一掌便往对方中腰劈去。

中年文士信手一挥，登时将甄定远一掌化解开去，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似蕴藏着惊世骇俗的深厚功力，甄定远乃是一代武学大家，哪会瞧不出来，一击罔效之后，便不再贸然出掌。

他不断思索眼前这中年文士的身份，顷忽里脑际掠过千百个人名，但却没有一人有此可能，当下道：“尊驾何许人？”

中年文士道：“老夫要向你打听一事——”

他年事不见太高，自外表模样观之，充其量不会越逾四十，却是口口声声自称“老夫”，令人听来相当刺耳。甄定远楞道：“但说不妨。”中年文士一落一字道：

“老夫想要打听，一支镌着金日的断剑——”

语声未尽，甄定远瞿然而惊，道：

“尊驾语中所指的是什么？老夫完全不懂。”

中年文士道：

“既然如此，老夫只有自个儿搜寻了。”

他足步一起，晃眼间便已掠到了数丈之外，朦胧中只见灰色模糊一片，那身法之疾，步履之奇，简直使人无法置信！甄定远哈哈笑道：

“尊驾未免太狂妄，太昭堡岂容你说来便来，说走便走么？”“呼”一响，也自举步追上。

远远传来中年文士的声音：

“谁说老夫要走了？”

语声亮处，已在十丈开外，甄定远提身纵前，身形有如鬼魅般一闪而过，那等速度，较之中年文士竟似不遑多让！远处立着的赵子原只瞧得目瞪口呆，如非亲眼目睹，他哪里肯相信世上竟有这种身法。

好一会他才猛然想自己应该走了，否则甄定远若半途折回，他非特得暴露身份，抑且有杀身之祸。

然而就在赵子原迈步欲行时，目光偶尔向后一瞟，倏地发见那中年文士不知何时已折了回来，立在他肩后不及三尺之地，不由吓出一身冷汗，暗忖：

“这人欺身到自己背后，居然点息全无，可笑自己犹懵然未觉，若对方有心杀死自己，这一命岂非丢得不明不白？……”那中年文士双眼一动也不动的瞪着赵子原，默然不语。赵子原内心暗暗发毛，道：

“阁下何以去而复返？”

中年文士不悦道：

“小子你多大年纪，当着老夫面前，连一声老前辈也不会叫么？”

赵子原本待反问道：“阁下又有多大年纪？当得上这一个‘老’字么？”但他天性深沉，所以立刻隐忍下来，遂朝中年文士躬身一揖，道：“多谢老前辈相救之恩。”

中年文士面色稍霁，道：

“这才像话些。不过老夫本意不在救你，是以大可不必说那句‘谢’字。”

赵子原道：

“小可倒不以为然，有道是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以报，老前辈虽无施恩之意，却有施恩之实，异日……”

话未说完，中年文士不耐打断道：

“甭罗嗦不清了，什么古言谚语，老夫听得多了，那完全是一派胡语，看来小子你倒有几分迂不可教。”他想了想，复道：

“但是你模样长得倒不像说话那么迂腐令人讨厌，咱们见面亦称得上有缘，我老人家便指点你一两手也罢。”

言讫，足步在寻丈方圆内连行十余步，身形犹似斜风下飘荡的柳絮，瞧得赵子原目眩神迷，分不出他的身子到底向何方摆动——

“呜”“呜”一阵疾风疾转而过，那中年文士纵身一起，逕自扬长而去。

赵子原骇讶过甚，反而冷静下来，俯身一瞧，附近坚逾钢石的地上留着十数只凌乱的足印。

那些足印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却蕴含玄妙的变化，赵子原一时无从琢摸，只有暂将步位默记于心。

回途中，他情不自禁问：

“这人是谁，武功之高居然连甄堡主也奈何不得。”

赵子原搜遍枯肠，始终想不出师父曾经提过这么一个人，他满怀纳闷回到上房时，忽然又遇到了一桩奇事。

推开房门，一条窈窕人影立时映入他的眼帘，赫然是那容颜虽艳而神情冰冷的武冰歆！赵子原心子一震，脱口道：“武姑娘……是你……”

武冰歆双瞳剪水，在赵子原身子上下转动着，一面自腰侧抽出马鞭，缓缓圈成个吊人皮结。

第十二章　马兰之毒

武冰歆慢条斯理将手中皮鞭圈成吊人圆结，右手握住鞭尾，指尖微微用劲让皮结一摆一摆地左右摇动着。

赵子原见她突然出现室中，心里那一份惊讶自是不在话下，脱口道：

“武姑娘，你……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武冰散冷冷道：

“我来不得么？”

不知如何，赵子原每与武冰歆相处时，总有恍若置身冰天雪地的感觉，对方那冷酷的词色尤令他难堪不已，只有沉默以对。武冰歆见他默不作声，勃然怒道：

“一见到姑娘，你便感到心烦讨厌是吧？”

赵子原心中嘀咕道：

“你有此自知之明最好，其实你那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态度很难博得他人的好感。”口上淡淡道：“区区岂敢。”武冰散姣好的脸庞上因愤怒而泛红，道：

“甭言不由衷了，姑娘也不在乎你对我有怎么一个看法，只是你若敢违拗于我，哼，可有苦头够你尝的。”

说出这话，立刻便后悔起来，暗忖：

“我真的不在乎他对我的看法么，男子汉大丈夫怎没有自尊？他屡番遭到我的侮辱，免不得怀恨于心，这原是人情理所当然的啊

赵子原道：“姑娘不是说过，十日之后再行来此指示我行事机宜么？”

武冰歆道：

“我提前来，为的要警告你一事——”

赵子原诧道：

“警告在下？”

武冰歆沉道：

“近日我无意在江湖上听到一道风声，据说水泊绿屋的神秘主儿正作客于太昭堡……”

赵子原心口一震，脱口道：“水泊绿屋？！”

武冰歆道：

“水泊是个地名，但武林中却无人知其所在，如果传闻有错误，水泊绿屋的主儿也在太昭堡里，那么你的处境便很危险了！”赵子原勉强捺下心中的激动，故意装作不懂道：

“在下不省得姑娘语中之意。”武冰歆沉下嗓道：

“孤陋寡闻如你，自然不会懂得，且说你可曾在堡内见到一个四肢不能活动，终日坐在一张轮椅上的红衣人？”

赵子原颔首道：

“今午我在花圃中，曾遇到这么一个人。”

有关他在石屋外面窥探红衣人卸肢的一幕自是不便明言，遂略去不谈。

武冰歆道：

“此人便是来自水泊绿屋，碰见他时最好敬而远之，若不慎招惹于他，必有奇祸临身，你务须记住了！”

赵子原垂下眼帘，默默对自己呼道：

“残肢红衣人是从水泊绿屋出来的，目下业已确定了，只不知此人与昔年那一段公案究竟有何牵连？”

武冰歆见对方默然不应，尽道：

“喂，到底你听明白了没有：闭着眼尽想些什么？”赵子原道：

“在下正在想：缘何姑娘对区区一命变得如此关心，居然一惜路途迢遥赶来示警。”

武冰韵用着奇特的声调道：

“你想不出原因何在么？”

赵子原寻思一下，恍然若有所悟地“啊”了一声，道：“是了，姑娘所以对我寄以关切，自然是为了惟恐我惨遭横死，再也无人能为你完成那件事的缘故，这道理本十分简单，可笑区区一时竟不能领悟。”

武冰散气得全身发抖，道：

“你……你该死！……”

她皓腕一抖，皮鞭飞扫而出，赵子原欲避及及，鞭尾吊人皮结，从他的头颈套过，恰正将咽喉勒住。赵子原错愕道：“在下又说错了什么？……”

武冰散怒哼一声，手上稍一用劲，鞭结直缩，赵子原喉咙被结头勒紧，登时觉得胸中窒闷十分，面色逐渐泛白？

但他已经习惯于对方那冷热无常的性格，情知自己若子抗拒，所受到的折辱将更甚于此，因而始终静立不动。

鞭结愈收愈紧，赵子原只感连呼气都异常困难，面上颜色次渐由白而灰，双眼暴突；武冰歆瞧他形象可怖，虽命在须臾，却坦然毫无惧色，不知如何芳心一软，抖手收回皮鞭。赵子原呛口气，道：“险些我就得在姑娘的马鞭下魂归冥冥……”

武冰歆冷冷道；

“终有一日，姑娘火起来会把你活生生勒死在皮鞭之下。”赵子原苦笑道：

“咱们谈得好好的，姑娘怎地突然发起怒来？”

武冰歆道：“姓赵的，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天下第一号笨人？”

赵子原毫不在意道：

“在下天性鲁钝，姑娘此评许不过份。”

武冰歆哂道：

“瞧来你已是无药可救，我一时瞎了眼睛竟会找你办这件事赵子原道：

“姑娘若要收回成命，现下还来得及。”

武冰歆冷哼道：

“敢情你处心积虑要摆脱掉这份差事，哼哼，我偏不叫你趁心如意。”

赵子原苦笑不语；

武冰歆道：“事情进展得如何？”

赵子原道：“在下依照姑娘嘱咐，力求与堡主的千金接近……”武冰歆打断道：“如果甄家女儿对你有好感，那么你便可藉口混进她的卧室，暗地里察看有无一把断了半截的剑子？”赵子原匆忙中没有听清她后面那一句话，便道：

“这个倒是好办，甄姑娘的闺房，今日凌晨在下就曾进去过一次。”

武冰歆心底猛然涌起一股妒意，她忍不往尖刻地道：“呵，原来你还是调情能手，来此不过数日，便成了甄家女儿的人幕之宾！失敬失敬。”

说出这话，她立刻发觉自己内心委实紊乱到无以复加，一方面要求赵子原设法去亲近甄陵青，以便完成那桩差事，而另一方面她却暗暗希望对方能拒绝此一要求，甚或无法将这事办成，似此矛盾的心绪，她自家也解释不出其所以然。

赵子原沉声道：

“人幕之宾？这是哪里话来？”

武冰欲亦觉失言，心道自己适才怒妒交集，大失平日之矜庄自恃，赶紧岔开话题道：“然则你可曾在房内瞧到支断剑？”赵子原心念一动，道：

“是有这么一支齐腰断去半截的剑子啊，姑娘怎么知晓？”武冰歆神色陡然变得沉凝异常，道：

“你自信没有看错么？”赵子原道：

“那把断剑就挂在卧房壁上，因为地位十分惹眼，我下意识里多打量了两眼，见到剑柄上镌着一轮圆日，下面是一个篆体‘赵’字。”

武冰歆低道：“金日剑？！你所见到的便是金日剑。”赵子原道：

“好好一口宝剑，竟为人扳断半截，真是暴殄神器了。”武冰歆恍若未闻，喃喃自语道：

“看来姓甄的果然有与爹爹逐鹿争雄的野心，三把断剑若被他搜罗齐全，事情可就不妙了。”

当下道：“近数日内，你得想办法再潜进卧房，将那把断剑偷窃出来———”

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这个……这个……”

正自呐呐，陡闻“吱”一响，房门被推了开来，一条纤小的人影一闪而入，定睛望去，却是那堡主千金甄陵青！

两人乍见甄陵青突然踵临上房，错愕之情真是莫可言状，赵子原打着牙巴骨，良久才迸一句：

“甄姑娘？！你——”

甄陵青面罩寒霜，不由分说劈面便给了赵子原一个巴掌，夜静人寂中发出“叭”一声脆响。

她用力颇重，赵子原颊上瞬即泛现五道深红的指印，条条血丝自唇角渗出，他摸了摸有如被热铁烙过一般火辣辣的两颊，情知对方已完全听去自己与武冰欲所说的话，讪讪道：“甄姑娘，且请听我一语———”

甄陵青咬紧银牙道：

“和你这寡情薄义的小贼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怀疑你来此另有目的，哼，果然不错！。”一扬手，劈劈啪啪又赏了赵子原十数个耳光。突闻一旁的武冰歆冷冷道：

“住手！”

甄陵青瞟了她一眼，尖声道：“姑娘整治这小贼，贱人你便瞧不过眼了是吧？”

武冰歆满脸俱是不屑之色，道；

“贱人这话岂是你叫得出口的么？甄丫头你放明白些，姓武的一家人可都不是好惹的！”

甄陵青反唇相讥道：

“姓甄的就好惹么？今日姑娘若不将你们这对狗……狗男女杀了，也枉

为——枉为……”武冰歆打断道：“试试看吧！”

甄陵青更不打话，玉手徐徐抬起往武冰歆直劈而去，掌到中途倏然硬生生转了个方向，击向立于自己右侧的赵子原。

口中喝道：“小贼倒下！”

此刻她已将赵子原恨极，一出手便是凶险致命的招式，丝毫不留余力，赵子原自然识得厉害，慌忙侧身后闪。

他应变虽称快捷，却仍避不过对方那疾逾掣电的掌指，只闻裂帛一声，赵子原胸前衣袂撕裂一片，迎着窗外透进的夜风飘动不已，他不禁骇然色变，急切间身子一蹲，藉腿腰之力蹬步再退。

甄陵青娇躯猛地向前一欺，玉臂微抬，居中拂去。

赵子原只闻一股淡淡幽香沁鼻而至，他心神一荡，陡觉全身大穴皆被罩在这拂之下，自己犹不及站稳身子，对方那拂袖劲已逼到他的胸前。

这一忽里，陡听武冰歆娇喝道：

“甄陵青，姑娘叫你住手！”

身立原地，伸出纤手不疾不徐拂了一圈，甄陵青正自抢攻之际，忽觉后脊生凉，她不假思索，屈肘往后直撞。

两股力道一触而散，甄陵青背上压力登时一减，但身躯却为圈引之力带得朝左后移开几步。

如此一来，武冰歆的出手便收了牵制之效，赵子原得以缓过一口气。

甄陵青回身面对武冰歆道：

“姑娘就先杀了你，再行解决那贼也是一样。”

武冰歆冷声道：

“杀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哩，甄大小姐，你空说大话也不怕夜风闪了你的舌尖儿么？”

甄陵青柳眉倒竖，愤怒得说不出话来。武冰歆好整以暇复道：“论起武功，你是绝非本姑娘之敌，除非甄老头亲自到来，不然今夜休想……”

话尚未说完，蓦然房门无风自摇，一条人影宛如鬼魅一般一闪而入，沉声道：

“老夫这不就来了……”

武冰歆霍然一惊，不自觉倒身连退三步，半晌说不出一个字。赵子原横目一瞥那玄色人影，分明便是玄缎老人甄定远，神色亦自一变，心中暗叫“苦也”，忖道：

“这老魔头一来，我岂不是万无主理了？”

武冰歆吸一口气，冲着玄缎老人一福道：

“甄前辈别来可好？家父要小女子代向你老问安。”甄定远仰首一阵狂笑，道：

“妮子你镇定功夫倒是相当到家，令尊就着你半夜潜进本堡，问候老夫这一句话么？”武冰歆一时无语以对，甄定远转朝赵子原道：

“想不到小子你竟是武家派来卧底的，嘿，老夫先时还误以为你与那业已魂归九泉的赵飞星有关……”

赵子原心子一阵狂跳，忖道：

“此人心思缜密，纵非今日事败，我住堡里终会被他瞧破底细，到时我将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他口中故作淡然道：

“阁下明察，区区在江猢上流浪厮混，一事无成，此番蒙令媛收容……”

甄定远截断话头道：

“甭顾左右而言他了，小子你底子已被揭穿，犹能冷静如斯，城府之深可说是老夫生平所仅见，可惜——”他语声故意一顿，赵子原道：“可惜什么？”甄定远道：

“如此一个前路正大有一番作为的少年，却命里注定了要从此沮歿；你说这不是很可惜么？”

赵子原瞧他口蜜腹剑，那感情洋溢的语气就和痛悼知友故人之骤逝一般无二，不觉对对方心术的险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武冰歆插口道：

“前辈莫非欲来自出手杀掉此人以泄忿？”

甄定远道：

“小妮子，你是深知老夫之心，嘿嘿，深知老夫之心……”“嚓”地一声脆响扬起，他竟动起兵刃来——

甄陵青瞪大眼睛，惊愕道：

“爹，你怎么了？这小……小贼值得你用剑么？”

那甄定远向来自负异常，如非遇到足与自己为敌的对手绝不使剑，照例是以掌应敌，可是他剑若一出匣，却鲜少令对方逃出剑下，甄陵青曾和赵子原交过手，深知后者武功有限得很，但爹爹却慎重其事的拔出剑子，似此反常之举，顿时使她惊得呆了。甄定远那鹰隼般的目光停留在赵子原身上好一忽，点头道：“不错！纵令这小子武功泛泛不堪一击，仍然值得我用剑！”

他此言不啻表示十分看重赵子原的意思，但赵子原依旧不为所动，平平淡淡地道：

“大丈夫本当死于刀剑之下，敢不成全阁下心愿，奈何区区生性最是贪生怕死，看来这场架是打不成了。”

他隐隐拿话把对方扣住，甄定远哪里会听不出来，暗骂道：“好厉害的小子！”当下道：“这句话很有份有量，可惜遇到我不过白费心机。”

语落，蓦地一弹长剑，有如夜空闪电似直挑向赵子原左胸。他剑犹未到.自剑身上所透出凌厉莫名的杀气便先期涌向敌手，赵子原心子一凛，忙纵身向后倒退。

甄定远长剑一挥，迅即追击，他剑上造诣之高已到了信手拈来全是妙着的地步，这一招看似轻松写意，实则从出剑速度及剑上取准功夫着眼，无一不是险极妙极，旁观的武冰欲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气。

她暗忖道：

“就凭这一剑，便可略窥甄老头剑术之全豹，水泊绿屋主人尝誉他为从谢金印以后使剑第一大家，似乎并不为过，爹爹若以一对一与他搏斗，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赵子原一阵慌乱，一面挥手封出一掌，一面抽身盘旋疾退，顷忽间他已退到墙角边缘——

他开始绕室不断游走，沿墙连绕三个大圈，甄定远阴笑一声，手中之剑倏然收回再发出去，姿态潇洒自如，绝无丝毫滞顿，那剑身“嗡”“嗡”发震，一忽里，甄定远已刺出十余剑之多，剑剑不离敌手胸前要害。

赵子原冷汗涔涔而落，他当机立断，左手拇指疾地一扣一弹，“嘶”一声响，一道指风应手奔出。

这”旋叶指力”一出，剑身登时被击得偏拨了几分，玄缎老人甄定远微

微怔了一怔，道：“ 小子，你手底下倒还有两下子啊！ ”

他稍一抖腕，立见光涌霞生，剑尖颤动间，恍若有千百支利剑分从四面八方同时击向赵子原身上。

在这等情势下，赵子原要逃过甄定远的剑尖，简直是难比登天，眼看对方一剑已在胸前不及二寸处构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剑网，随时都有刺实的可能，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道念头闪过赵子原脑海。

赵子原上身下意识向左一斜，双足凌空左右虚点，步履有如行云流水，霎时，一种极其古怪的呜呜声响自霍霍剑影中透了出来，仿佛是流泉溅珠的呜呜，片刻后却变成狂风呼啸一般！甄定远大喝道：“ 着！ ”

他双目如炬，一剑还往前推实，剑光随着他手上动作暴然伸吐，那奇异的尖嘶之声立刻又响了起来。

但见人影交错飞掠，甄定远那势可拦江断流的一剑居然刺了个空，三步之外，赵子原双掌抱胸而立！

甄定远面上寒如冰雪，用着出奇低沉的语气道：

“ 太乙迷踪？！太乙迷踪步？！小子你与灵武四爵是什么渊源？ ”

那“ 灵武四爵 ”四字真是掷地有声，数十年来，“ 灵武四爵 ”、“ 燕宫双后 ”及 ”摩云手 ”等几位神秘盖世高手，被武林中人绘声绘影，渲染成神话中的人物，几乎无人敢于相信他们的存在，但此刻甄定远竟当着一个籍籍无名的少年叫出这个名字，甄、武两姑娘不禁惊得目瞪口呆！甄定远寒声又道：

“ 小子你不必隐瞒身份，太乙爵到底是你什么人？ ”

赵子原亦自错愕不止，方才他在危机四伏里，灵机一动，施出那以老前辈自居之中年文士所教的步法，急切里救了自己一命，想不到对方却指认是太乙爵的太乙迷踪步，他脑子一片迷乱，直似坠入了五里雾中。当下漫口应道：“ 无可奉告。 ”

甄定远冷哼道：“ 再试一试便知底细—— ”

一振铁腕，寒光绕体，长剑徐徐向前挑出。

剑尖到了赵子原胸前五寸之外，陡然加快速度，堪堪就点到对方心口，赵子原如法炮制又是一个斜身，凌空踏步自剑尖下闪过，甄定远乃是何等武学大家，他有了一次前车之鉴，立时就摸出那步法精髓所在，只见他剑势一转，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忽反弹出了一剑这一剑自斜角弹出，不知如何赵子原忽然发觉足步去路恰被封住，略一迟疑间，甄定远剑尖已然抵住他的胸口——甄定远冷笑道：

“ 看来小子你仅是学到了两套三脚猫的架式，嘿，能够死在老夫剑下，也算是你的造化了。 ”

他剑尖始终紧紧抵住赵子原胸口，正待穿肤刺入，那默立一旁的甄陵青睹状，陡地花容失色，张口“ 啊 ”了一声，却说不出话来。武冰歆及时喊道：“ 慢着！ ”

甄定远一剑去势微窒，头都不回同道：

“ 武丫头稍安毋躁，待老夫打发了这小子，再转来收拾于你，你们两人死在一处，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 ”

武冰歆无缘无故面上一热，道：

“ 甄前辈听着，刻下家父率同留香院二十四名高手，正等候在古堡外面，设若一个时辰内小女子不能安然出堡，他们便自堡门一路打将进未，那时咱

们甄、武两家扯破颜面，甄前辈必定知晓会有如何一个后果。”

甄定远哈哈笑道：

“武丫头你甭虚张声势，故意放出空气……”

话犹未完，屋倏地传来一阵凌乱的足步声，三名身穿银衣的中年汉子匆匆掠了进来！

甄定远嗓子一沉，道：

“什么事如此慌张？”

那为首一名银衣中年汉子朝甄定远躬身一礼，气急败坏地道：

“启禀堡主，堡前暗桩发现二十余名身份不明人物，行踪颇为可疑，属下……”

甄定远接口道：

“知道了，你速通知第一道桩兄弟全力戒备，提防意外事变，另率银衣队护卫巡逻四周，遇有外敌入侵，立刻发动堡内机关埋伏，快去！”

三名银衣汉子齐声一诺，转身步出；甄定远忽然想起一事，喊住三人道：

“迁武呢？他怎么不来报告敌情？”

那银衣汉子道：“夜来便不见顾总领踪影，属下初以为他随侍堡主左右，目下始知不然，正准备去找他——”

甄定远一挥手，三名银衣汉子鱼贯退了下去。

赵子原暗道：“顾兄可能藏入地道去了，但是他为什么还不露面？”

只闻武冰歆道：“家父在堡外想已等得不耐烦了，甄前辈作何打算？”

甄定远眼色阴暗不定，忖道：“现在事情犹未布置就绪，若与武啸秋公然决裂，势必导致两败俱伤之局，此为智者所不取，还是暂时隐忍下来的好。”

遂向武冰歆道：“姑念令尊与老夫素来交情不恶，武丫头你无故闯入本堡，老夫亦不加深究，你走罢，至于这个人——”他指着赵子原冷冷道：“这个少年，可得屈驾留下！”

武冰歆深沉地望了赵子原一眼，猛摇首道：“那不行……”

她突然住口不语，缘因室外此刻又有了动静，一阵”轧”“轧”机声传入耳际，那中年仆人天风手推轮椅出现房门当口，残肢红衣人蜷缩坐在椅上！

甄陵青柳眉微皱，道：“阁下夜晚都不休息么？”

残肢红衣人淡淡道：

“老夫生性最喜凑热闹，正如有些人喜欢在夜里行动一样，甄姑娘你说是不是？”

他横目一瞥武冰歆，道：

“哟，武啸秋掌上千金也来了，真是一场盛会。”

武冰歆神颜于瞬息间连变数变，暗忖：

“水泊绿屋这残肢人突然现身，事态必有变化，一时之内，甄老头想不会急着要杀死赵子原，我何不暂行出堡与爹爹商量一下，相机再潜入堡内救他？……”

一念及此，遂转身施礼离去，甄定远一击掌，早有两名银衣汉子上来接她步出堡外……

武冰歆改变主意，急于离开太昭堡，颇使甄定远感到意外，但他却不暇细想其中缘由。

残肢红衣人那冷电般的视线在房内四下扫视，最后落在赵子原身上，轻轻呵了一声，阴阴道：“甄堡主莫非欲宰掉这赵姓娃儿？”甄定远道：“恐

怕是的。”他不待残肢人接口，续道：“阁下以上宾身份住在本堡，对于这等闲事还是少管的好。”残肢红衣人寻思一忽，将甄定远叫到一旁，低声道：“老夫忽然对此子发生兴趣，甄堡主何不顺水做个人情，将他送与老夫为仆？……”

甄定远讶道：“怎地？你要带回赵姓娃儿回水泊绿屋去？”残肢红衣人道：“没错。”

甄定远沉吟不决，那甄陵青面露不安之色，道：

“爹爹，你切不可这么做！”

甄定远道：“谁说不可这样做了？你仍免不感情用事，这是你最大的缺陷。”

甄陵青默默望着赵子原，晶瞳里闪过一丝怜惜之色，一刻前，她犹怒气汹汹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而后己，此刻却为他感到难过，替他说起项来，瞬息间情绪竟变化如此之快。

残肢红衣人狞声道：

“老夫一生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那娃儿若服下绿屋秘制马兰毒，俯首贴耳供老夫差遣，从此便如行尸走肉一般，岂不十分有趣？”

甄定远抚拿大笑道：

“哈哈，一个机敏异于常人的少年，突地变成一名卑躬折节的仆人，的是有趣得紧。”

残肢红衣人道：“你同意了？”

甄定远颔首道：

“姓赵的是阁下的人了，随你如何去处置罢——”残肢人狞笑一声，示意天风把他推至赵子原身前，说道：“娃儿你都听见了？”

赵子原淡漠地道：

“区区的耳朵并没有聋，阁下何须多此一问。”

残肢人道：

“很好，眼下你必须在生死两条路中选择其一，如果你愿意死在甄堡主剑下，倒也百事了了，但老夫相信明智如你，绝不会走这条绝路，是以——”

他语声微顿，一俯首，自上衣项领处滚下一颗黄色药丸，那中年仆人天风伸手接住，递到赵子原面前。

残肢人续道：

“是以你得将这颗丹药服下，保证为老夫效力，那么你便可以捡回一条命了。”

赵子原脑际思潮起伏，良久他沉下嗓子一字一字道；“与其苟延残喘活下去，倒不如一死以图个痛快！”旁立的甄陵青一闻此语，芳心倏地一震，她一直困惑地望着眼前这难以洞测的少年，不觉心驰神醉。

残肢人轻喟一声，道：

“原来小子你竟然蠢得可以，老夫看错人啦。”

甄定远阴笑道：

“小子你自求速死，可莫怨老夫未与你机会……”

他踏前一步就要掣剑刺出，赵子原适时出声道：

“也罢，区区答应服下那颗丹药——”

遂自天风手中将黄色丹丸接过，张嘴一吞而下。

残肢人怪笑道：

“好死不若恶活，小子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最好，服下此丸后，每十日毒发一次，如不服解药，五脏立受剧毒侵蚀，死前还得忍受较万蚁啃体更要难受的苦楚，若是你不相信……”

赵子原打断道：

“我完全相信，阁下现在要我做什么？”

残肢人想了想，道：

“令夜没有什么事了，赶明儿咱们动身离开本堡，回水泊绿屋去。”

残肢人业经让赵子原吃了马兰毒丸，心中有恃无恐，事实亦无人敢于对他有所拂逆，因为所有他的敌对者大都走进阴间地府去了。

赵子原吞服药丸后，忽觉肠中有似火烧，他内心一凄，忖道：“先时我所以决定苟全一命，乃为了留待将来有为，但像这样终生受制于人，活着又有何意义？难道我的决定是错了？……”一时只觉心如刀绞，一件残酷的事实不住在他的脑际回荡；——

马兰剧毒，十日一发！

他昏昏沉沉地步回上房，望着窗外长夜将阑，霜雾浓重，丝丝寒意自夜风中漏出，赵子原翻了翻衣领，竟觉得心底也有些寒冷了。

朝日初生，位当黄河、洛水交汇的大荔镇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新阳照在这古老市集的街道上，两旁并排矗立着数十家店铺客栈，在镇南近河的道旁，有一家规模并不算大而生意不恶的“高良酒楼”，这时天色虽早，但酒楼上业已高朋满座了。座客大半是精悍魁梧的江湖中人，吆喝暄笑声音弥漫酒楼，在靠窗角落一卓上，正坐有老小不一的三人。

其中一名身着红衣的老者一直坐在一张轮椅上，瞌目养神，于举座声喧哗闹，快意进食中显得相当突出，是以时而引起好奇酒客目光的投注，红衣老者始终未曾加予理睬。

老少三人不用说便是残肢红衣人、无风及少年赵子原。残肢红衣人缓缓张开眼睛，道；

“开风，咱们离开太昭堡有几天了？”

那中年仆人无风道：“两天。”

残肢人“唔”了一声，道：

“还有三日半的脚程，便能回到老家，咱们必须尽快赶路。”天风道：

“行前二主人不是曾说过，欲差遣马车到大荔镇接老爷么？怎地目下还未见到来？”

残肢人想了想，道：

“也许马车须待明日才能抵达此镇，那么咱们便得在这里耽搁一些时候了。”

这会子，堂倌将酒菜送了上来，残肢人手足俱缺，是以须由他人喂食，无风忙着为他夹菜举杯，残肢人道：

“天风你尽管自己吃喝，这桩工作尔后便由子原来做。”赵子原只若未闻，天风瞪眼道：

“小子你听见了没有？”

自从离开太昭堡，一路上赵子原受尽残肢人主仆俩的肆意折磨，他数番忍受不住欲一走了之，但因自己被迫服下马兰之毒，性命为其掌握，只有屈予隐忍，他默默对自己说道：

“眼下我除了跟从他们去到水泊绿屋再见机行事外，别无他法可想，大

丈夫能忍一时之辱，他要我怎么做，我样样都顺从便了。”当下遂装出恭顺模样，拿起酒杯递至残肢人面前，道：“你老请喝酒。”

残肢人一张嘴，整杯酒都被他以内力吸了进去，突闻“砰”——声，赵子原手中的杯就蓦然破裂开来，碎片划破肌肤，淌下滴滴鲜血。

赵子原情知对方有意戏弄于已，但他仍若无其事道；“是我不留神弄破杯子，待会儿请堂倌再送一只过来。”残肢人暗暗观察赵子原反应，忖道：

“此子城府之深，实乃我前所仅见，瞧他一副毕恭毕敬模样，换了别人怕不被他蒙混过去，嘿，小子你愈是狡黠，我愈有兴趣与你斗智耍计，终有一日你会心甘情愿为老夫所用。”

赵子原向小二要过一只杯子，斟了一杯白酒正待服侍残肢人饮下，楼前木梯蹬蹬响处，一个面目清瘦的垂发老者瞒跚步上楼来。

赵子原不期瞥了老者一眼，心中呼道：

“这不是鬼镇的守墓老人谢金章么？怎会在此镇碰见他？老者谢金章似乎没有注意到楼角坐着的赵子原，迳自叫了酒菜落座。

倒是中年仆人天风乍见谢金章出现，面色霍然为之一变，他压低声音在残肢人耳旁说道：

“老爷，姓谢的弟弟也来到了酒楼……”

残肢人沉声道：

“老夫知道，天风你少大惊小怪。”

天风呐呐道：

“只怕他会过来挑衅寻事，咱们不能不有个准备。”

残肢人哼一下，道；

“如果谢金章敢这么做，那么他的未日也快到了，嘿嘿，谢金印的下场便是一个榜样！”

天风低声道：

“谢全印是不是被武啸秋与甄定远两人杀死了？小人始终怀疑……”

残肢人叱道；

“天风住口！”

赵子原听见他俩谈话，心子鼓鼓而跳，这时那谢金章双目一惊，已然瞧见了他们，只见他脸色一沉，长身立起。

谢金章行近冲着残肢人道：

“相好的，想不到你也会离开水泊绿屋，到江湖上走动——”他话声相当洪亮，酒楼中不乏武林豪客在座，众人心中俱是一紧，缘因“水泊绿屋”与燕官双后所居住的“燕宫”，乃为武林二大神秘的禁地，人们从来只闻其名，却没一个能知其所在，更遑论去过这两个地方了。

残肢人眼睛一翻，道：“意外么？”

谢金章道：

“是很意外，原以为你竟年躲在老巢，当只缩头乌龟不敢外出了。”

赵子原曾在鬼镇与谢金章相处半日，知晓对方并非刻薄寡恩之人，但此刻面对残肢人，言语之间却是锋芒毕露，丝毫不留一点余地，分明有意激残肢人之怒，他不禁暗暗纳闷。

残肢人嘿然一笑，道：

“姓谢的，听说你在鬼镇充当一名守墓人，敢情长日和鬼魅相处，连说话都带着几分鬼气了。”

谢金章道：“一句古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残肢人眼色一阴道：
“你说话之先，可曾考虑到后果如何？”
谢金章哈哈大笑道：
“莫非阁下又要收买武、甄两人，就像杀死家兄一样的杀死我么？”
残肢人冷哼不语，谢金章转朝赵子原道：
“这位小哥，咱们又朝面了。”
赵子原却没有顾到谢金章的招呼，他脑际思潮回荡不已，忖道：
“谢金印莫非遇害过世了么？否则他的胞弟为何有此一语？”谢金章指着残肢人复道：
“小哥儿怎会与水泊绿屋的人走在一道？”
赵子原如梦初醒，期艾道：
“区区在太昭堡见到……”
他欲言又止，谢金章略一皱眉，向残肢人道：
“相好的，咱们这笔死账也该算算了，你说是么？”残肢人冷道：“什么死账？”
谢金章厉声道：
“阁下还要学不开花结子的水仙，尽在装蒜么？当年你买雇家兄到翠湖历舫做案，事后又暗中指使姓武的和姓甄的二人埋伏于归路上，袭杀家兄以灭口，此事虽然隐秘，但老大……”残肢人不容他说完，便自截口道：
“姓谢的你信口扯淡，可是吃定我是个残废老人么？”谢金章尽道：
“到底是谁扯淡，咱们心里有数，今日鬼使神差教老夫在此碰见你，该是你恶贯满盈的日子到了！”
语终，猛一挥掌，往残肢人直击而出。
他似乎对敌人愤恨已极，下手绝不留情，只闻”鸣”地一声怪响，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劲道应掌击去。
待得掌见击近，残肢人陡然长吸一口真气，他萎缩坐在轮椅上，连人带椅恍若被什么无形之力托着升起半丈多高，掌风“虎”“虎”自他脚下扫击而过……
谢多章须发皆张，单掌居胸连划半圆，接二连三攻出了五招，突闻四座发出一片惊呼之声。
只因谢金章这连环五招看似平淡无奇，但是其中年涵之奥妙实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那残肢人身犹在半空，在对方五掌击下，便如置身惊涛狂浪中，除了接受摆布外，丝毫没有抵抗的余地。旁立的赵子原亦瞧得惊骇不已，暗道：
“这谢金章掌上功力之高，几乎到了举世无匹的地步，但他在江湖上名气却不若乃兄之高,由此观之,那谢金印一身功夫岂非已臻陆地神仙之流么？罢了，瞧这样下去，我再综上一百年也绝不是他们的敌手。”
想到这里，顿生心灰意懒之感。电光火石间，陡见残肢人一俯首，三道金光从他衣领闪出，破空亮出“嗤”“嗤”锐响，紧接着他回身在空中一大回旋，一时但见银光闪烁，漫天都是密密麻麻，其细如丝的金针。
残肢人虽则手足全无，但俯首旋身发出的无影毒针却是玄奇非常，令人防不胜防，谢金章是何等武学大家，一瞥之下便已知晓其中厉害，他沉声低叱，双袖挥舞将毒针卷飞。

残肢人坐姿不改翩然落地，“吱”一响，那轮椅竟被压得发声，只听他狠狠地道：

“姓谢的！老夫要正告你一句——”

谢金章道：

“有话快说。”

残肢人沉道；

“你要报令兄之仇，找到老夫头上可是完全找错人了！”

谢金章道：

“大丈夫敢做敢当，水泊绿屋出来的人如此没出息，做了案还要推诿不敢承认么？……”

说着，一掌重又抬起，掌上运集内力待发。

残肢人沉声一字一字道：

“谢金章！你不要后悔！”

谢金章打个哈哈道：

“笑话，老夫凭什么后悔？”

他一掌正待击出，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邻桌上坐着的三个彪形大汉齐然推开座椅立将起来，居中一名汉子伸手往硬木桌上重重一拍，杯碗登时被震得四下碎散，一声轰雷般大吼道：“且慢动手——”

谢金章横眉一扫，道：“这位壮士有何见教？”

那居中高大汉子道：“谢金章？方才此人称呼你叫谢金章？”边说边伸手指了指残肢人，谢金章领首道：“正是。”那高大汉子道：“然则你是谢金印的胞弟了，你说，谢金印是不是死啦？”

谢金章微微一楞，道：

“家兄早已二十年前过世，壮士……”

语犹未尽，那高大汉子已是双目暴突，厉喝道：

“好，好个谢金印！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欠了咱们拜弟萧霖一条血债，还没有偿还倒心安理得地入土为安了！”谢金章听得对方提到“萧霖”之名，心中有个谱儿.说道：“尊驾莫非是九里崖萧氏四杰的老大萧大坚？”

那高大汉子道：

“你知道便好，昔日谢金印受人之雇，仗剑夜闯九里崖，击毙咱家四弟，这深仇大恨叫我去向淮要回来？”

他望了谢金章一眼，蓦然大吼一声道：

“姓谢的，既然你是谢金印的弟弟，就代他偿还血债便了！”

第十三章　忍辱负重

萧大坚刷地撤下背上兵刃，赫然是一只粗巨的月牙棍，长棍一抡，疯狂也似地向谢金章扑去。

他棍出生风，挟着一股雄浑飚劲，直袭谢金章门面，谢金章颔下白髯飘飘，倏地闪身一个翻转，立时退到五步之外，萧大坚手臂伸直一振，又自劈出三棍，一棍比一棍凌厉——

谢金章冷冷道：

“老夫不愿和你动手，萧大坚你把兵刃收回去。”

语声中，双掌翻飞，拆解了对方绵绵不绝的攻势。

萧大坚朝身侧两名大汉高喝道：

“杀弟之仇不可不报，二弟、三弟还不动手？”

其余两人一闻此言，齐然抽出长棍围了上去，一时拳棍交加，招数配合得极为神奇严密。

谢金章被困在重重棍影中，左闪右避已是险象丛生，但他仍不肯还手，萧大呼啸一声，三杰长棍攻势更为加紧，眼看他若再不回击，势必伤在棍下，谢金章心中暗叹道：“罢了，”右手握拳从三只月牙棍影中攻将出去，三杰只觉长棍去势被一股奇异的回劲夹了起来。

三人一惊，正欲运力相夺，谢金章一声低叱，“喀嚓”“喀嚓”“喀嚓”三响，三支月牙棍同时齐腰断为两截！

他这一出掌断棍，端的是快逾掣电，三杰犹未瞧清敌手招数路子，手上长棍已被击断。

酒楼诸人睹状，不约而同为之倒抽一口寒气，尤其三杰内心更是骇讶万分，只因他们自出道以来，漫说鲜少尝到败绩，即便遇上武功较其高上数倍的敌人，也只有屈服认败，绝对不曾为人折断兵刃，那谢金章的武功真是使人难以思议了。

谢金章收掌沉声道：

“萧大坚！你们逼人太甚了！”

三杰心中又惊又急，那萧大坚自觉无颜再滞留下去，一挥手，三人一言不发，匆匆夺门出去。

萧氏三杰方走，酒楼当口黑影一闪，又自步进一名术士装束，手提黑色药箱的中年游方郎中。

那游方郎中手持串铃，摇得“叮当”作响，面对一众酒客道：“富贵生死皆天定，早知三日转祸福，在下行脚四海，文才武功一无是处，仅对相术一道略有心得，列位若有疑难不解，在下愿为指点迷津，顺便赚上两个盘缠……”

举座酒客没有一人搭腔，那游方郎中环目在楼中四扫，最后目光落到谢金章身上，上前作揖道：

“老丈请了。”

谢金章皱眉道：

“老夫目下可没有空闲问卜测字，阁下另寻旁人去吧。”游方郎中并不以为忤，逕道：

“在下幼习相人之术，日阅千人，人目但觉老丈气度轩昂，想来必非凡人，只是——”

他故意停了一停，压低声音道：
“只是老丈眉心集结，印堂晦气凝而不散，晦气主凶，不是在下虚声恫吓，老丈近日行动须得留神一二。”
谢金章双目一瞬出不瞬地注视着游方郎中，道：
“依你瞧便怎地？”
游方郎中温吞吞地道：
“依在下看来，近日中老丈必有奇祸临身！”
谢金章爽朗大笑道：
“是福即非祸，是祸躲不过，哈哈，有谢阁下指点，老夫行事自当留神……”
话犹未说完，右手陡地一拂，直抓向对方手中提着的黑色药箱。
他一抓之势称得上是疾若惊电，抑且又是突然而发，自忖必然抓中无疑，讵料那游方郎中似乎早有防备他会来这么一着，只见郎中足步微蹬，身子模糊一闪，谢金章一手顿时抓空。
游方郎中大叫道：
“你——你要干什么？”
谢金章置若罔闻，游方郎中身形才动，他右臂猛可暴伸，对着对方前胸发出一掌！
同一忽里，他左手一挥，再度抓向游方郎中手提的药箱，这下声东击西，用得确是恰到好处，那游方郎中只要出手封抵谢金章的掌力，那么另一手上的药箱势非被他抓着不可。
游方郎中一面旋身暴退，一面挥拳相封，退到了五步开外，他左手忽然屈指在药箱上一弹，箱盖陡地自动跳起，喷出一股碧绿澄莹的水线，有若流泉溅珠般往谢金章喷去。
绿泉飞喷之际，酒楼诸人修觉阵阵腥气扑鼻，闻之直欲作呕，不禁纷纷走避，蓦然有人脱口高叫：
“蕲艾毒液？！……蕲艾毒液？！……”
众人闻言，更是惊惶莫名，那蕲艾毒液乃是取自安姑苦溪之水加配毒汁制成，肌肤若吃此液触着，剧毒立即蔓延至全身，端的是厉害无俦，那游方郎中的药箱里，竞会藏有这种毒液，确大出诸人所料。
这下祸起萧墙，蕲艾毒液在空中倏地溅散开来，那速度之疾，幅度之广，十足令人生畏。
谢金章一呆之下身子不退反进，双掌翻飞问，毒液悉被卷飞，溅向左侧屋檐之上。
说时迟，那时快，谢金章卷飞毒液，方自喘过一口大气，倏见一条人影破空而起，在空中单手一扬，袭向谢金章的背宫。
旁立的赵子原突然之间但觉热血沸腾，缘因那人出手之恶毒，实为他生平所仅见，虽则他心中有一道古怪的潜在念头，对谢全章没有什么好感，但另一种天生的侠义本能，却迫使他能坐视旁观。
他大吼一声，一步飞跃而出，挥臂猛劈出去，口道：“撤掌！”
那人怒道：“小子你竟敢多管闲事！”不待赵子原掌力袭至，一振身形又换了个方位，他掌力一直纳而不吐，遥遥罩住谢金章后背要害。
谢金章陡觉脊背上仿佛被压上一块千斤巨石，他连转第二个念头的余地也没有，右掌五指一屈一伸，五道无坚不摧的劲道应指而生，那人满以为奇

袭即将得手，殊未料及对方应变会快捷如斯，略一滞豫间，敌人指力已然破空袭至。

那人骇然一呼，闪身连退三步。五道指劲势如奔雷，自他身侧掠过。

谢金章喘了一口人气，面对游方郎中道：”毒郎君井森可就是你？”

那游方郎中不料自己安排的连环暗袭，竟为对方——破去，错愕之下，不觉油然而生凛意，道：“姓谢的，你倒认得井某。”

谢金章沉声道：

“你毒郎君仗着一身毒器横行两湖，老夫与你却是毫无过节可言，为什么你要用这等卑劣伎俩来算计于我？”

毒郎君井森道：

“说得对，井某总不会无因无由向人挑衅，姓谢的你是明白人谢金章不耐打断道：

“还要绕圈打哑谜么？”

毒郎君井森伸手一指那适才向谢金章突施暗袭之人，道：“你要知道原因，无妨问问这位马智为马大侠。”

谢金章略一寻恩，转朝那人道：

“阁下敢是安徽马公店马成官的后人！”

那人狼狠地道：

“马成官正是先父，他老人家在二十五年前死于职业剑手谢金印的剑下，此番我邀得毒郎君之助出来寻仇，你既是谢金印的胞弟，咱们自然不能放过你。”

他不由分说又自击出一掌，谢金章闪身避过，道：

“老夫不愿下手伤了你等，而增加家兄的罪孽，阁下若是通情达理之人，便不应一再出手相逼——”

那马智为晒道：“甭多说废话了，拿命过来吧！”言罢猛一伸掌，望准谢金章疾劈过来。

谢金章见他毕竟动手，暗暗叹了口气，正要封掌相迎，这会子，忽闻一道尖细的声音亮起：

“大好清晨是谁在这里吵闹不歇，哟，还在拼命呢。”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酒楼当口不知何时立着一个身着桃色长衫，明艳照人的中年美妇。

那中年美妇乍一出现，楼内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一时群豪纷纷交头接耳，窃议不休：

“桃花娘子？……五花洞的桃花娘子来了！……”

“桃花娘子一来，咱们又有好戏瞧了……”

“这下那谢金章怕要吃不完兜着走啦，听说他胞兄和桃花娘子有过一段瓜葛……

“嘘——桃花娘最忌他人提起此事，你有几颗脑袋竟敢说长话短？”

那桃花娘子美目一转，往楼内四下扫视，脸上虽是笑意盎然，但举座酒客反而齐然打了个冷颤，个个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出声。桃花娘子往拼斗中的两人袅袅行去；娇声道：

“谢金印的宝贝弟弟也在这里么？好极了，好极了。”谢金章百忙中回目一瞥桃花娘子，神色亦自一变，他一言不发，合身微弓忽地一个倒窜，朝酒楼外面直掠出去。马智为与毒郎君井森同声大喝道：

“姓谢的，你想一走了之么？”

两人身子一拔，自后匆匆追上。

赵子原冷眼瞧见这一幕，内心百感文集，暗叹道：

“谢金印沦为职业剑手，一生杀人无数，结果是遍地仇敌，四面楚歌，毋论正邪两道都欲诛之而后己，眼下他生死不财，他的胞弟却出面代其受过，难道这也可说是是果报应么？”那桃花娘子见谢金章仓促退走，却不动身追赶，她视线缓缓投注到赵子原身上，许久未曾移开。赵子原披她瞧得有些不自在，只听桃花娘子微“噫”一声，喃喃道：

“多么像……多么像当年的……”

语声颇为困惑，说了一半忽然又不续说下去。

昔日在鬼镇，赵子原亦曾呼谢金章对他说过同样一句不知所云的话，他一时猜不透语中之意，不禁愣了一愣。

桃花娘冲着赵子原嫣然一笑，问道：“小兄弟，你可是姓谢？”赵子原大是错愕，道：“区区赵子原，你何以有此一同？”桃花娘子惊疑的望着赵子原，见他满面俱是茫然之色，不禁喃喃自语道：

“这少年长相与那冤家酷似极了，奇怪的是他为何姓赵而不姓谢？”

赵子原亦自惑然不解，忖道：

“姓谢？我为什么要姓谢？这女人又是什么来路？”他尽自沉思，好一会才清醒过来，暗骂自己道：

“该死！那谢金章是谢金印的胞弟，我煞费苦心寻到了他，焉能轻易失之交臂？方才我真糊涂得可以。”

一念及此，再也顾不得残肢人及桃花娘子，一纵身径向谢金章逃走的方向驰去。

桃花娘子喝道：“小兄弟留下！”娇躯一提，曼妙无匹地贴着楼面飘出，尾追而去。

中年仆人天风眼望赵子原身形如箭般掠出，向轮椅中的残肢人问道：

“要我去追姓赵的小子回来么？老爷。”

残肢人摇头道：

“无庸，那小子身受老夫马兰毒所制，绝不会逃的，他是追蹑谢金章去了。”

且说赵子原出得镇集后放足疾奔，走了一大段长路，看看周围，哪里还有谢金章的踪影。

他停下足步，向四下张望一忽，忽见前方坡上正有一人施展轻功，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方奔驰着。那人面庞甚是熟稔，赵子原一眼便认将出来，脱口在喊道：

“顾兄！”

那少年正是顾迁武，他闻声回过头来望了赵子原一下，却没有任何回应，疾奔和身形也不停止，赵子原不觉微微一愣，但他不暇多虑，飞跃上前，端端拦在顾迁武的面前——

赵子原道：

“顾兄，不认得小弟么？”

顾迁武仍然没有打理赵子原，“呼”地一响，他竟拐身从赵子原身侧斜绕飞掠而过。

只听他急促的道；

“事急，我不能在此稍作逗留，赵兄请于今夜申时到镇北广灵寺会

面……”

下面的话声渐小再也无法听分明，晃眼间，他已奔出十数丈之遥，消失在曙色熹微中。

赵子原脑际疑恩纷杂，喃喃道：

“顾迁武顾兄身中残肢人喂有马兰毒的金针，不是只有四十八个时辰好活么？也许那只是残肢人的危言耸听，顾兄既然没有死，又如何走出了太昭堡？适才他所谓的事急，是什么意思？”他呆立良久，始终摸不着任何头绪，只有轻轻摇了摇头，举步继续前行。

阳日逐渐高升，照在地面上一片炎热，赵子原走过山坡，一丝微风吹过，隐隐飘来拳脚对拆之声，他默默自语道：

“似乎有人在动手过招，不知会不会是谢金章在此又遇到了仇敌？”

沿着山坡下行，前面出现了两条叉路，赵子原正自赵趄不定，一道人语声就在这时隐约传入他的耳际：

“姓曹的，你还死心么？这茅屋前后都有老夫徒儿守住，你打老夫不过便想溜之乎也，那是办不到的！”

另一道低沉的声音道：

“如此道来，阁下是缠定曹某了？”

先时那道鲁浊的声音道：

“咱们不必多说废话浪费时间，姓曹的你放光棍些，将那物件交出，老夫倒可网开一面让你过去，否则……嘿！嘿！后果如何你必然明白得很……”

声音由左边小道传飘过来，赵子原纵身一跃，一口气奔出四、五丈，隐约的语声逐渐变得清晰了：“到底你交是不交？”那低沉的声音道：“阁下说的什么物件？”

那鲁浊的声音道：

“少在老夫面前来这一套，赵飞星临死前曾交与你一本黄绫皮的小册子，你道老夫不晓么？”

那低沉的声音道：“阁下的消息倒是灵通。”

那鲁浊的声音道：

“姓曹的，你身中老夫朱砂血掌五记之多，性命已在旦夕，今日你若不交出黄绫小册，可就不大妙了。”

另一道沙哑的声音插道：“此人拗强得很，师父何必对牛弹琴，一掌将他解决得了。”

赵子原心念一动，暗叫道：

“其中有一个姓曹，不要是数日前去过古堡欲打救老魏的曹士沅，我得尽快赶上前瞧个究竟。”

他不再怠慢，纵身往发声之处飞跃过去，朦胧已可听到叱咤开气之声，双方似乎又动起手来了。

骤然一道凄厉的惨呼声起，赵子原心子一紧，振臂如飞鸟一般，虎地绕了一个大弯，于是他瞧见左前方座落着一幢破落的茅屋，远远望去，残墙剥落，屋顶欲塌未塌，十足是座荒败环的草房。来到近前，四周反而寂静了下来，赵子原忽然起了一阵不祥的预感，似乎那破落的茅屋与周遭的阒寂相衬之下，透着一股令人心寒的气氛！

茅屋木门紧闭，赵子原运足中气喊道：

“屋内有人么？”

他接连喊了三声，屋内却是无动静，刚才他听到的拳脚声和语声就在瞬息间隐没无闻！

赵子原无端觉得一阵寒意自脊背升起，迅速袭遍全身，他踌躇了一忽，暗暗下了决定：“ 好歹我也得入内一看。 ”一扬掌，木门呀然开启，赵子原闪身而过，里头黑压压地，他双掌运蓄内力摸索前行。房门外一线阳光自缝隙射了进来，迷蒙中见到屋内蛛网四结，地上积满灰尘，分明是久无人居。

赵子原运目四盼，见茅屋中央摆置着一张蚀斑蛀累的方案，案下斜躺一个老年儒生——不是曹士沅是谁！赵子原轻叫道：“ 曹前辈，是你么？ ”

曹上沅依旧一动不动地靠桌躺着，赵子原暗自纳罕，心道莫非曹前辈已经死去了，否则怎不见回应？

赵于原仔细端详了曹土沅许久，见他神情安详，并无任何暴毙的征候，再一摸他心口早已停止跳动，显然气绝多时，赵子原从未睹过如此平静毙命的人，就与昏睡而死一般无二，怎不惊奇万分！

当下但觉胸臆涌起难受的感觉，在太昭堡里，他与顾迁武曾合力引开甄定远，救了曹士沅一命，不想他仍未能逃过大劫，被害于此，那下毒手之人能杀人于无形之间，手段也是够恐怖了！

他默默自问：

“ 什么人将曹前辈杀死在此？未知他退走了没有…… ”

忖犹未罢，茅屋外亮起沉重的足步声，细听之下足音又不止一道，赵子原本已紧张的神经立刻更加抽紧起来——

他心念电转，暗想：

“ 莫非是杀害曹士沅前辈的凶手去后复返？我不如寻个隐蔽之处，暗地里窥看一下。 ”

遂浏目打量四遭，发现右侧角土墙后一块布幔隔着视线，藏身于后极不易为人察觉，但他又虑到此处虽是隐秘，但人同此心，来者亦未始不会想到这点，于是迅速作了个抉择。

他急急躲到距离布幔数尺黑色木柜后边，方自藏好身子，“ 吱呀 ”一响，木门业经为人推了开来！

赵子原坐在暗处屏息静待，不敢即时探头出去偷窥，只听得门响过后，两道重轻不一的步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沙哑的声音道：

“ 师父，我记得异常清楚，方才临走时我确曾顺手将房门阖上。现在却被推开了一缝，分明有人来过这里…… ”

另一个鲁浊的嗓子道：

“ 朝星你再想想看，没有记错么？ ”

那“ 朝星 ”道：“ 错不了。 ”

那鲁浊的嗓子自言自语道：

“ 姓曹的尸体未被移动，来人只怕还滞留在屋内…… ”

赵子原忍不住，悄悄伸出了头向外望去，藉着迷蒙的光线可以瞧见案前并排立着二人，右边的是个年方及冠的少年，面貌颇为俊秀，但却带有几分狡狯之气，站在少年身旁的人身着一袭灰衣，双手缩在袖中，容颜生硬没有丝毫表情，显然是带上了人皮面具！

灰衣人半转身，那灰色衣袂翻动间，隐隐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阴森意味，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赵子原忽然想起眼前这神秘灰衣人的身份，心中猛可震一大震——不久之前，他在留香院曾见过此人，而且险些丧命在其掌下，这灰衣人正是武冰歆的父亲，留香院的主人！

霎时他额上冷汗涔涔而落，但见那灰衣人双目冷电四射，在布幔与木柜方向移动着，寒声道：

“朋友，你干脆自己现身，还是要等老夫过去抓你出来？”

赵子原暗忖道：

“这灰衣人好生阴险，木柜后边黑压压的伸手不见五指，他绝不会发现我藏身于此，但他只一开口便采攻心之策，幸亏我有见及此，若换了旁人怕不要中其计谋，自动现身出去了么？”

灰衣人得不到反应，眼色一变，迈步直向木柜而行，赵子原紧张得一颗心子几乎要跳出腔口了。

他暗吸一口真气，全身戒备，却见灰衣人走了五六步，突地一顿足步，缓缓回过首去——

赵子原隐隐感到那灰衣人行动处处透着神秘，不觉暗自纳闷，就在同一刻，木门一摇，一条人影闪了进来！

灰衣人嘿然冷笑道：

“你滚进地狱里去罢！”

笑声未歇，一袖猛地扬起，室内卷起一道惨惨阴风，夹杂着古怪的呜呜啸响，那人反应好快，立时闪身向左，灰衣人阴沉沉一笑，身形亦跟着一闪，手势模糊挥动，原式疾拂而下。那人抽身再退，口里叫道：

“别打！是自己人！”

第十四章　死谷鹰王

灰衣人闻声收袖回来，冷冷道：

“狄一飞，老夫在此相候已久——”

赵子原探首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穿着奇装异服的中年汉子，端立在门口。

他心中反复低念道：

“狄一飞？……狄一飞？……这名字可真陌生得紧……”赵子原却不知晓，眼前这个异服汉子狄一飞就在好几日之前只身上嵩山少林窃走一把寒月断剑，被少林达摩院住持觉海大师等穷追至太昭堡前，对掌时，他的掌力之强竟是丝毫不逊于当今少林达摩院首座，如果赵子原得知异族中出了这样一名身负稀世武功的高手，也许便不会如此坦然了。

灰衣人武啸秋复道：

“一飞怎地到现在才来？那把寒月断剑你可曾交与甄定远了？”

异服汉子狄一飞点点头，道：

“狄某好不容易潜入少林寺内殿窃走断剑，然后一路直奔太昭堡，将剑子交给甄老头，目下姓甄的已收罗有了金日及寒月两只断剑……”

武啸秋“嗯”一声道：

“还有一只繁星剑呢？”

狄一飞道：“甄定远查出繁星断剑就寄存在武当山，要我设法再去窃取出来……”

武啸秋道：

“很好，你便依照他的吩咐去做——饶是姓甄的如何狡狯，也不免要坠入老夫预置的圈套里！”

狄一飞低声道：“武院主，狄某这场戏演得还可以吧？”武啸秋颔首道：

“总算还过得去，那姓甄的生性多疑，你继续佯混，可不能露出破绽，致被他识破。”

狄一飞道：

“这个你大可放心，甄老头临别前又要我上武当窃取繁星断剑，足见他全然不疑有它。”

说到此地，似乎忍不住心中得意之情，笑道：

“可笑甄定远聪明一世，却被你姓武的玩弄于手掌之上——”武啸秋沉声道：“只怕不见得如此顺利。”

狄一飞诧道：“怎么？”

武啸秋道：

“姓甄的并非易于受骗之辈，咱们至多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引他走上歧路，时日一久，难保不被他察觉。再说——”语声微顿，续道：

“再说日前老夫设下一计，故意命小女冰歆指派一名姓赵少年潜入太昭堡，窃取金日断剑……”

藏身木箱后面窃听的赵子原一震，但他来不及有所深思，只听狄一飞惊“啊”一声，道：“你，你这样做又有什么用意？”武啸秋道：

“老夫这一着其实是声东击西之计，教姓甄的误以为老夫对那断剑也有觑窥之心，其实——嘿嘿，老夫真正的用意，你自然可以猜度得出来。”

狄一飞寻思一下，恍然若有所悟，抚掌道：

“原来如此，此计果然高明。”
武啸秋摇首道：
“高明固然高明，但前夜小女冰歆进入古堡去指示赵姓小子行事机宜，却被姓甄的发觉，后来虽能安然迟出，但难保他不因此而生了戒心……”
话犹未完，蓦地屈指一弹，一股劲风掠过狄一飞身侧，直向半掩半开的木门当口袭去！
他口中喝道：
“既来之何不入屋？”
但见木门一摇，一条窈窕桃色人影一闪而入，那人拂袖一挥，顿时将对方的弹劲卸去。
武啸秋并没有乘机追击，冷冷道：
“五花洞的桃花娘子几时也养成鬼鬼祟祟的行踪？”那人果然便是方才曾在大荔镇露过面的桃花娘子，只见她那芙蓉般的脸庞上此仍是笑意盎然，娇声道：
“武大官人你现在是发迹了，但奉劝说话最好还是留点余地，否则扯破颜面大家都不好看。”
武啸秋眼色微变，道：“你说发迹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桃花娘子面上笑意不减，道：
“什么意思咱们心照不宣，难道还要我作个补充说明不成？”武啸秋阴声道：
“少在老夫面前来这一套，别人俱怕五花洞的五花图，轻易不敢招惹你们五位娘子，老夫可全然没有放在心上。”桃花娘子淡淡道：
“所以说武大官人现在是发迹了嘛，自从谢金印死后，阁下和甄定远两人已被目为武林中的二大擎天巨擘，身价远非往昔可比，当然不会将咱们五位姐放在眼里啦。”
她言词尖刻，武啸秋眼色一阴，似乎就要发作，此际桃花娘子转目一瞥，便已瞧见案前躺着的曹士沅尸身，她柳眉微蹙，道：“这人可是你杀的？”
武啸秋道：“是又怎样？”
桃花娘子端详了尸身一忽，道：
“死者像是前太昭堡堡主赵飞星倚为左右臂的心腹曹土沅，奇了，姓曹的什么时候与阁下结上梁子？”
武啸秋不答，半晌沉声道：
“若有谁要多管这桩闲事，那么他是自寻死路！”
桃花娘子装模作样地吐了吐舌头，道：
“武大官人的闲事谁敢多管？我桃花娘子岂会不自量力一至于斯。”
武啸秋道：
“然则你无巧不巧于此时撞到此地，若非冲着老夫而来又为了什么？”
桃花娘子想了想，道：
“说来你也不会想，我在大荔镇为追蹑一个不知名的少年，一直追到这里……
武啸秋诧然道：“不知名的少年？”
桃花娘子道：
“我适才在镇上酒楼见过那少年一面，只知道他姓赵，身着一袭粗布衣衫……”

武啸秋愣了一愣，喃喃道：

“莫不是那小子……”

赵子原在暗地里听到这番话，心子猛地吃一大惊，暗忖那桃花娘子口中所提到的少年、分明便是指自己而言，却不审她追蹑自己的用意何在？

尔来赵子原因为吃尽武冰歆的苦头，是以乍听到又有女人寻找自己，料度不外乎又有麻烦加身，私心不禁惴惴然。桃花娘子注意到武啸秋那微微发愣的神态，正感惑然不解，只见武啸秋眼色阴晴不定，道：

“桃花娘子，你要找那赵姓小子作甚？”

桃花娘子道：

“这个却不用告诉你，听口气似乎你还认识那少年？”武啸秋冷哼一声，没有答话。桃花娘子道：

“不说就作罢论，告辞了——”

她转身款款行至门口，一足方踏出门槛，忽然又回头道：“有一件事还未请教武大官人。”

武啸秋道：“问吧。”

桃花娘子压低嗓子道：

“谢金印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上？”

武啸秋身子一震，似乎未料对方会有此一问，一时答不上话来，但他旋即恢复冷静，道：“这话从何说起？”

桃花娘子道：

“听说二十年前，你和甄定远两人受水泊绿屋主人之雇，埋伏在翠湖附近，袭杀甫作案欲归的谢金印，就在同一夜，翠湖画舫上又发生了司马道元一门十八口的命案，似乎是谢金印的杰作，那幕后的买雇者，不用说也是水泊绿屋的神秘主人。”

武啸秋默然不语，桃花娘子复道：

“鸟尽弓藏，自固当烹，水泊绿屋主人这一着是够狠的了。”武啸秋道：“凭什么你敢如此肯定？”桃花娘子道：“江湖上人言凿凿，自没有空穴来风之理，姓武的你想抵赖？”武啸秋阴笑道：

“老夫何尝想抵赖什么？没错，姓谢的是死在老夫及甄老头之手，他一生作孽多端，杀人如麻，嘿嘿，老夫此举完全是为天下苍生着想！……”

桃花娘子冷哼一声，道：

“好一个为天下苍生着想！”

一直默立旁侧，不曾开口的异服汉子狄一飞忽然插言道：

“武院主，近日你可曾听到武林中流传的一道风声？”

武啸秋道：

“可是与姓谢的有关？”

狄一飞重重点一点头，道：

“武林中传言纷纷，说是谢金印没有死，其实他还活在人世上！”

武啸秋一怔，旋暴笑道：

“无稽之极！狄一飞你也相信这等无稽的话么？姓谢的身中老夫寒帖摧木掌五记之多，再加上甄老儿焚心七剑，嘿嘿，只怕大罗神仙也不能保住这条性命了………

言犹未尽，陡闻“飕”地一声怪响亮起，那桃花娘子玉臂疾舒，竟突然朝武啸秋直拍了过来。

这下变生仓促，那武啸秋不料桃花娘子会突然动手，而且连个招呼也不先打，只一错愕间，对方一掌已然印至自己胸前不及五寸之处。
武啸秋乃是何等武学大家，他身处危境，却是不见一丝慌乱，就在桃花娘子玉臂将及递实之际，疾地拂抽挥出一式，他这一信手轻挥，看似绵若无物，其劲道之强，却不啻有如推出了一只千斤之杵。
霎时之间，桃花娘子但觉身前如压泰山，立刻意识到自己绝不能与其硬碰，值此情势下，她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闪身避其锋锐，于是她迅速地收臂回力，对方那千斤之力始出，她身形已骤然左移，轻飘飘地换了一个方位，换势之疾，足令人为之眩然失色。
武啸秋定身冷冷喝道：
“你要在老夫面前来这一手，可是枉费力气了。”
桃花娘子道：“阁下既有宰掉谢金印的本事，我偏不自量力倒要向你请教请教。”
武啸秋阴笑道：
“原来你是为了姓谢的而动手，哈哈，这就难怪了，老夫曾听人言及，年轻时的桃花娘子与谢金印有过一段颇不寻常的交情，后来虽然因故闹翻……”
未容他将话说完，桃花娘子已然轻叱一声，打断道：
“闲话少说，看掌！”前跨半步，右手一翻而出。同一忽里又见她足步微错，左臂抬处，迅疾无伦地朝对方中盘扣去。
她这一招两式，闪电般在同时施出，非特配合得严丝密缝，抑且快到极致，教人防不胜防。
赵子原藏身暗处，只瞧得暗暗不解，忖道：
“移时前我才在酒楼上，听见一众酒客窃议那桃花娘子曾与谢金印闹过纠葛，她走上酒楼，明是欲寻谢金章的晦气，所以谢金章会急急退起，怎地目下她却为了谢金印之死，不惜和武啸秋以干戈相见？”但闻武啸秋沉喝道：“桃花娘子，你是自讨苦吃！”
喝声中，身子未见作势，已自移到了五步之外，一双手掌依旧缩在衣袖之内，未见有出手的表示。
一旁的异服汉子狄一飞开口道；
“武老儿，这臭婆娘够你打发的了，狄某有要事先走一步——”
身子一纵，疾往门口掠去。桃花娘子怒道：
“狂徒你敢出言不逊！”纤手五指一屈一扣，觑准狄一飞身形弹出，一时但闻“嗞”“嗞”之声大作，五股疾风宛如脱弦之矢，遥遥袭向敌方背宫五大穴道，狄一飞身子方始掠到大门，倏觉后背寒风袭体，他看出不看便知对方指见的位置，双足迅地一蹬一滑，脚面贴地平平飘前数尽——
狄一飞便借着一滑之势，整个身子呼地转了半个侧面，单掌自横地里一拨，斜斜反击迎上。
桃花娘子屈指再弹，嗞嗞之声复起。
讵料狄一飞挥掌回击是虚，在对方摧劲换指之际，猛地将掌力一收，擦身向木门当口迂回绕出，口中说道：
“少陪，少陪。”
顷忽他已如飞掠出茅屋，桃花娘子所弹出的指风，再也发生不了作用。
桃花娘子生平最恨“婆娘”之类的称呼，狄一飞当面发恶言相加.她怎能

忍得下这口气？正待纵身追出，倏地身侧风声斐然，那始终静立一旁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的俊秀少年朝星，忽然横身阻住她的去路。桃花娘子定睛朝身前少年打量一下，偏首问道：“这小辈是谁？”

武啸秋没有回答，对着少年道：

“朝星你退下来。”

朝星诺应一声，转身让开，武啸秋缓缓举步而上，道：“老夫这徒儿谢朝星最是善解我意，他知道老夫绝不会平白放过一个向我挑衅的人，是以便将你拦住。”

桃花娘子嗤之以鼻，道：“他能么？他敢么？”

那少年谢朝星昂然答道：

“敢不敢我已做给你看了，至于能不能，那是家师与你的事。”黑暗中的赵子原忍不住多瞧了谢朝星两眼，心道：

“武啸秋这个徒儿，相貌虽然略带几分狡狯之气，但却长得很有气势，应对亦颇为得体，将来必是个人物无疑……”只闻桃花娘子冷冷一哼，未及开口，武啸秋已自沉声道：“桃花娘子，你接老夫一掌试试——”

“试”字才落，双袖猛地一振一荡，一股飚风应袖暴劈以出，紧接着身子一长，破空跃起。武啸秋身形有若天马行空，双足凌虚踏上数步，晃眼已扑到了桃花娘子头上，只见他胸前衣袂飘拂不止，身形袂影形成一片模糊，宛似棉絮飘忽，但在漫天飞荡的棉絮中却晃动着两只灰色掌影！

桃花娘子睹状瞿然而惊，尖呼道：

“寒帖摧木拍？！姓武的，你……”

武啸秋阴笑道：

“你倒是识货得很。”

阴笑声中双掌业已翻出袖外，发出一股古怪的阴寒之气，飚风所经，挟着刺人的寒风，”嘶”“嘶”连响不停，周沿空气仿佛就在这一忽里被撕裂开来，霹雳之声又起。

赵子原曾与武啸秋交过手，情知他双手一出袖后，必有绝招一出，揣摩情势，桃花娘处境已颇为危殆。

桃花娘子那张芙蓉脸庞上失去了平日常带的笑靥，流露出紧张惶恐之色，她知道生死关头全在此一举，当下低喝一声，娇躯一纵一旋，半抬玉臂从对方死灰色掌影中分光错影拂将出去。

孰料武啸秋双掌在空中一挫后，立即交合推出，速度尤远在桃花娘子之上，只一晃眼间，那灰色的一掌就堪堪击到对方的心口！

霎时茅屋内卷起一道惨惨阴风，自门隙中透进的光晕倏明倏暗，片刻之后又形成了混沌一片，分不出什么是身形，什么是掌影。

赵子原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由衷地忖道：

“掌力能练到这等地步，那真是没有话可说了，从姓武的出掌气势推断，他的掌上功夫大约没有人能再比他高明了！”

说时迟，那时快，武啸秋一掌正待拍下，陡见桃花娘子衣袖一甩，一朵粉红色桃花由衣袂中飘飞而出。

那朵桃花徐徐升空，仿若随风飞舞，又如飞鸟蝴蝶，在阴风中盘旋飞舞，久久不曾下坠，说也奇怪，武啸秋那势可崩塌丘峦的一掌，居然随着桃花飞旋之势而微微一窒。

武啸秋高声道；

“好一手‘龙池飘花’绝技！嘿嘿，可惜你施出这一手也不能免于在老夫掌下铩羽！”

赵子原暗暗纳闷，瞧不出桃花娘子临危所施的“龙池飘花”有何出奇之处，竟会将武啸秋掌势封住？

正感不解之际，忽然一股淡淡花香陈逼而来，非兰非麝，心神不禁一荡。

他霍然吃一大惊，急忙运气将香气逼出体外，这才领略到桃花娘子那龙池飘花内涵之奥妙。

只见桃花娘子衣袖翻飞，接二连三又拂出五朵桃花，她每拂出一花，双足倒踏便往后退走一步，到了第五朵桃花飘出时，便与武啸秋足足隔开五步之遥，足步闪动成了模糊一片。武啸秋厉啸一声、道：“物归原主，接着——”

单掌一冲一振，挥出一股“腊腊”有声的内家气劲，空中那五朵桃花迎势倒旋而飞，一如流星飞坠般，首尾相接往桃花娘子射至！

桃花娘子不知不觉已是花容失色，纤手疾地交拍而起，真气自掌心中涌出，那五道桃花在两道内家真力交震之下，竟被碾成齑粉，漫空四下飘散。

武啸秋在同一忽，突地向前跨上半步，双掌居胸连划半圆，霹雳之声大作，他已再次发出了“寒帖摧木拍”！

他攻势才出，掌风笼罩足有半丈方圆，急切间桃花娘子不暇多想，身形疾地向左一侧。

呼啸一声，掌风真力自桃花娘子身侧划过，发出尖锐异响，饶是如此，掌缘飚劲仍然扫中她的左肋，桃花娘子一声闷哼，立觉体内血气翻涌不止，知道自己已受了内伤，无论如何绝不能再呆下去，否则往下的局面就不好支撑了，于是她迅速做了决定，力聚单掌猛击出去，腿腰微蹲，身子继之一跃而起，口中喝道：

“领教了，武老儿你我后会有期。”

武啸秋见对方一掌如石破天惊般拍了过来，不得已只有收掌相迎，桃花娘子娇躯在空中一旋，劲矢脱弦也似地倒飞了回去，她虽身受内伤，但体态依旧轻盈优雅之极。

顾盼里桃花娘子已然退出门外，往西方疾射而去，渐次消失在苍茫的远山云树中。

少年谢朝星喊道：“师父，快去追她——”武啸秋摇摇头道：“时候未到呢，咱们还不能与五花洞闹翻。”

谢朝星悻悻道：

“可是那婆娘当着师父面前竟敢如此跋扈嚣张，焉可不与她一点教训？……”

武啸秋道：

“眼下咱们一切犹未布置就绪，若多结下一个仇敌，对进行中的大事便多了一番阻碍。”

说到这里，音色陡地一沉道：

“星儿你那股急躁性儿若是不改，总有一日大事要坏在你的身上！”

谢朝星似乎对这位师父甚为畏顺，闻训只有唯唯诺诺，垂首不语。

武啸秋别过头来，将视线投注到僵卧的曹士沅身上，半晌始开口道：

“奇了，那黄绫小册何等重要，恁情如何姓曹的绝不会不随身带着，星儿你方才可曾仔细搜过他的身上了？”

谢朝星道：

“ 搜过了，姓曹的衣袋里塞满了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是没见到那本小册子。 ”

武啸秋摇头喃喃道：

“ 不可能……不可能……。 ”

他俯首陷入沉思之中，蓦然一阵疾风响处，自茅屋外头闪入一团黑影，赵子原霍然一掠，凝目望去，却是一只巨硕无朋的苍鹰！那苍鹰通体黑羽，浑身圆圆扁扁，一对圆骨碌眼睛透出墨色光华，布满绿色及红色斑点，约摸有圆桌大小的身躯下生着两只长达数尺的利爪，自黑暗中望去，便如一个巨大的怪物一般。似此庞然可怖的苍鹰当真是见所未见，赵子原只瞧得浑身毛发倒竖，再一望房中的武啸秋对那怪鸟的出现，似乎没有丝毫惊悸反应。倒是那谢朝星就没有如此镇静功夫了，他一把抓住武啸秋的衣袖，战战兢兢地问道：“ 师……师父，这是什么怪鸟？…… ” 武啸秋仰首望了苍鹰一眼，喃喃道：

“ 死谷兀鹰？！……死谷兀鹰怎会在此地出现？！……难道说死谷鹰王又重出江湖了么？…… ”

那兀鹰振翅在房中盘旋，满房俱是 “ 嗡 ” “ 嗡 ” 之声，谢朝星沉不住气，挥起一掌便往兀鹰击去。武啸秋叱喝道：“ 星儿别轻举妄动！ ”

谢朝星听到他师父的喝声，欲收掌已是不及，眼看一掌结结实实击在苍鹰身上，苍鹰庞大的身躯却只略微偏转了一下，忽地掉转鸟头，迅疾无伦地朝谢朝星立身之处扑罩而下。

谢朝星大吃一惊，急忙蹬步后退，到了五步开外再迅速地一矮身，只差分许兀鹰便自他头上擦过。

但闻震耳 “ 弧 ” 地一声亮起，兀鹰一扑不着，反向躺在案前僵卧不动的曹士沅袭去。

一忽间曹士沅的双目已被鹰嘴啄了下来，武啸秋却一直负手立于一旁不动不闪，赵子原见曹士沅死后，还得被此鹰啄去眼睛，一时只觉一股热血往上直冒，他再也顾不得自身安危，正要起身飞跃出去，就在这一刻，倏然一阵疾风响处，一条黑影自房门一闪而入！

赵子原心虽吃惊，自忖在未弄清来人身份前，还是不可贸然行动，当下强自按下一颗忐忑之心举目望去，这一望几乎使他骇得魂飞魄散——

只见那人长得又高又瘦，一张青灰色马脸长满了绻曲的黑毛，身上披着一件磷光闪闪的红袍，颈间挂着一串骷髅头骨，脚踝却是光赤赤的，足跟上结满一层层浑厚的茧皮。

那人长相之恶，装束之奇，委实已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赵子原望着望着，浑身不知不觉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他屏住气，暗忖：“ 这是什么人物？怎地如此邪门？ ”

武啸秋面对来人，冷冷地道：

“ 死谷鹰王，是你来了么？ ”

那怪人一双三角眼射出阴厉寒芒，往屋内骨碌碌一转，猛地厉叫道 :“ 你倒认得咱老鹰，嗬嗬，你报上名来吧。 ”

他边说着，手足不住乱舞乱跳，全身亦随之颤动不止，随时都似显出疯狂之态。

武啸秋冷笑道：

“阁下潜隐死谷多年，几时变得如此健忘，当真连老夫都认不出来了么？……”

那死谷鹰王打量了武啸秋一眼，猛力用鼻子嗅了两嗅，怪笑一声道：

“桀桀，你是武啸秋！你是武啸秋！”

他一连重复说了两句，又自笑道：

“咱们曾在九道标见过一面，是也不是？”

武啸秋道：

“亏你还有几分眼力。”

死谷鹰王道：

“咱老鹰的眼力会差到哪里去么？姓武的，你忒也太狂了吧。”说着，呼啸一声，那只在房中盘旋不已的兀鹰乍闻啸声，扑翅飞到死谷鹰王肩上歇了下来。

武啸秋道：

“看来阁下把这只兀鹰已训练成不亚于一名高手了，鹰王这个名号倒非虚传……”

死谷鹰王截口道：

“你打算试试这畜生的功夫么？”

武啸秋笑笑，道：

“老夫只问你一句，鹰王你离开死谷又入中原，莫非要寻那司马道元，报却他昔日纠合四派高手，将你打成重伤逼入死谷的一段过节？”

死谷鹰王神色一变，道：

“是又怎样？敢情姓武的你也想插上一手？”

语声方落，忽然发出一声鬼叫，一掌僵直不弯，望准武啸秋直扑过来。

武啸秋转身避开攻势，举袖一卷一荡，内力崩出，直取鹰王胸间要害，死谷鹰王不料对方应变迅捷如斯，匆忙中不暇退避，另一掌闪电一吐，一股奇热难当的怪风由他掌心咝咝透出。那服怪风才出，四周登时卷起一团团热燠炽人的热浪，房中诸人都有置身于火窟之中的感觉，武啸秋袖中真气竟然滞顿发不出去，这是他生平从未经历过的怪事，不禁大喝道：

“鹰王你这火鸟爪已练到八成火候了，难怪你敢再到中原来喝声中袖管一卷，双掌横切而出，只闻奔雷之声陡发，房内卷起一道惨惨阴风，他已发出了无坚不摧的“寒帖摧木拍！”

赵子原深知那寒帖摧木拍的威力，暗想死谷鹰王要糟，果闻“呜”然一响，死谷鹰王已躺在地上了。须臾，死谷鹰王又突地一跃而起，叫道：“厉害，厉害。”抖手从颈上取下那串磷光闪烁的骷髅，挥了几挥，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发出恐怖之极的怪叫，举步朝武啸秋缓缓迫近。

武啸秋哈哈笑道：

“看家本领要使出来了么？不过老夫劝你还是省省力气的好。”

死谷鹰王停下脚步，道：

“只要姓武的你不要插身于这场是非中，咱老鹰自然没有与你为敌之意。”

武啸秋阴笑道：

“不错，看来你的头脑并不简单，你要找司马道元报却昔日旧恨，老夫正有消息供应——”

死谷鹰王道：“什么消息？你说。”

武啸秋道：

“司马道元眼下正在阴间地府眼巴巴的等着你，鹰王你只有走这条路去找他。”

死谷鹰王嚎叫一声，怒道：

“姓武的，你敢拿我打诳耍子？”

武啸秋道：

“打诳哪有什么敢不敢的？司马道元举家在十年前，被谢金印尽歼于翠湖画舫之上，武林中谁人不晓？可笑只有你一人蒙在鼓里。”

死谷鹰王眼珠连转数转，忽然一语不发，纵身跃出房外，有顷，一人一鹰便杳然不见踪迹。

谢朝星走上前来，道：

“师父，这家伙神智怎地有点不正常？”

武啸秋道：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鹰王，躲在死谷苦练邪功，镇日与飞禽走兽为伍，日久自然变得疯疯癫癫了。”

这会子，茅屋外头蓦然又响起一阵沉甸的足步声响，武啸秋师徒两人一凛，彼此对望一眼。

赵子原内心大为震动，暗想：

“似此荒僻所在，今日竟然来客络绎不绝，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了……”

足音时远时近，终于在茅屋前面顿住。

谢朝星沉不住气，出声喝道：

“来者何人？”

屋外不闻任何回应，武啸秋沉声道：

“尊驾何不请进——”

那人一步跨了进来，只见他全身披着一袭白袍，连头上也用一张白布兜头罩着，仅剩下一对眸子露在外面，乍看之下白首及踵都是一团雪白，赵子原触目立即识得此人，险些惊呼出声。白袍人骤见武啸秋立在茅屋里，似乎怔了一怔，道：“阁下请了，老夫路过此地，见这茅屋欲塌未塌，显然无人居住，是以进来休憩片刻。”

武啸秋那鹰隼般双目不住在白袍人身上来回扫视，道：“好说，咱们也是过路旅人，尊驾请自便。”

白袍人点了点头，尽自走到案前盘膝就地而坐，双目微瞌，背对着武啸秋养起神来。

他分明瞧见了死者曹士沅，却不动任何声色，赵子原暗暗不谢朝星打了个哆嗦，颤声道：

“你——你……”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白袍人在“志堂”死穴受袭之下，竟能安然无事，难道对方其实是早有防备，将自己抽冷子偷袭的指力硬生生化解去了？

第十五章　飞骑斩杀

白袍人冷冷道：

“少年人你这指力只学到五成火候，还不到杀人于无形之间的地步……”

谢朝星呐呐了好阵子，却是一句话也出不了口。

武啸秋压低嗓子道：

“敢问尊驾大名？”

白袍人道：

“老夫复姓司马，草字道元，想来阁下必不陌生。”

武啸秋脸色一变，道：“幸会。”说着，拱手朝白袍人”司马道元”揖了一揖。

“司马道元”拱手还礼，道：“不必客气。”

拱手间掌心有意无意向外一翻，两人身躯同时晃了晃，“蹬”一声，武啸秋仰身退开半步。

再看“司马道元”双足亦自陷入地下达二寸之深，武啸秋脑际思潮电转，猛然脱口呼道：

“原来——原来是你？！……”

“司马道元”哈哈一笑，道：

“秋寒依依风过河，英雄断剑翠湖波。”

武啸秋一闻此言，身子陡地颤一大颤，他戟指指着“司马道元”沉声一字一语地道：

“山不转路转，你我将来总有再度碰头的日子！”

一挥手，带同谢朝星转身推门而去。

赵子原只瞧得心惊不已，暗道：

“不可一世的武啸秋，居然会被两句不知所云的诗词惊走，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心中狂跳，不知不觉脚底碰着木箱，弄出了一点声响，那“司马道元”霍地回过身子，道：“木箱后面的朋友请出来吧？”

赵子原情知对方已听到了自己一时大意所发出的声响，只好站将起来，走出藏身之处。

“司马道元”略感意外，道：“小哥儿，是你？”赵子原苦笑道：“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上一次记得是在十字枪麦炘的府上，当时阁下一现，便惊走了众人皆惧的甄定远，与今日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两样，瞧来阁下的能耐着实不小。”

“司马道元”岔开话题道：“小哥儿可否请先解释，为何要躲在里面？”

赵子原道：“长话短说，小可是不期来至此地，适值姓武的杀人后去而复返，我明白自己绝非他的对手，所以便躲将起来。”

“司马道元”望了僵卧的曹士沅一眼，道：“死者乃是从前太昭堡主赵飞星的下属，名叫曹士沅，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被杀？”

赵子原道：“阁下也识得此人么？曹前辈可能为了一本黄绫小册而招致杀身之祸……”

“司马道元”思索一会，伸手入怀徐徐拘出一本黄绫皮的线装小册，在赵子原面前扬了扬，道：“黄绫小册？……不要就是这本册子吧？……”

赵子原一愕，脱口道：“它……它怎会在你的身上？”

“司马道元”不答，只是喃喃自语道：“册子我翻过不知有多少遍了，里面什么也没有，怪哉，姓武的要它作何用处？”

赵子原暗想：“黄绫小册既非在曹前辈身上，然则他一命死得岂不冤枉极了！”

一念及此，不禁暗暗为曹土元感到难过。

“司马道元”道：“小哥儿若无他事，老夫要走了。”赵子原黯然点一点头，眼望“司马道元”一步步走到门前，走出屋去，此际他脑中竟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对适才发生的一连串可以发动了。”

左边的“暖兔”道：“老子就是不明白，咱可汗何以对一个糟老

的少年，不觉怔了一怔。

那暖兔朝赵子原打量两眼，沉道：“你是呼唤咱们么？”赵子原道：“难不成此地还有第三者在？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暖兔双目连转，道：“既是如此，敢问有何贵干？”赵子原道：“区区要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右边一人不耐道：“打听什么？”

赵子原一字一字道：“除开你们两位外，土蛮可汗另外还派了多少人潜进中土来兴风作浪？”

霎时之间两人神色大变，右边一人冷笑道：“小子你方才就躲在土堆下面是吧？咱们所说的话你听到了？”

赵子原昂然道：“没错，是听到了，你待怎地？”

轰然一震过后，一股强力飚风四下撞散，噔，噔，噔，赵子原被那劲内力一带，立足不稳踉跄倒退数步。

暖兔、烘兔分自右围抄而前，四掌齐出，赵子原心知处身生死一线上，已没有迟疑的余地，他一咬牙根，双掌运足功力推了出去。

这一忽里，陡闻远方道上传来一阵“得”“得”蹄声，烘兔、暖兔瞿然一凛，齐然撤回掌力，暖兔叫道：“有人来了，快走！”

语讫，两人相继纵身而起，一前一后落荒逸去，速度惊人，霎时便杳然不见踪影。

赵子原大为错愕，无法明白那两名鞑子何以会仓促退走？正自思虑间，背后蹄声已然大作，回头望去，一人一骑飞驰而来，只一眨眼工夫已到了赵子原身后。

赵子原电目一瞥马上骑士而容，脱口叫道：“麦十字枪！麦前辈！”

那马上之人正是才从甄定远剑下逃生不久的金翎十字枪麦炘，此际他纵马飞奔，手上执着长达七尺的成名兵刃十字枪，脸上杀气森然，赵子原见他神情可怕，不由微微一愣。

将要错身之际，那马儿希聿聿长嘶一声，突地朝赵子原立身之处斜纵而至，麦炘厉喝道：

“姓赵的小子！看枪——”

手上十字枪一吞一吐，直指赵子原心口，赵子原做梦也想不到对方会向自己突下煞手，眼看枪口即将戳至，本能里他大吼一声，双臂贯足真力，一上一下斜击出去，一面移身左跃。

麦炘毕生功力尽集于十字枪上，这“飞骑斩杀”乃是他生平有数绝技之一，焉容敌手轻易逃出枪下，但见他长枪平舒，未见如何作势，倏然自赵子原双臂对势中一挑而出——

枪尖过处，血光飞溅，赵子原仰面翻倒于地！

麦炘勒住缰辔，视线从赵子原身上扫过，嘴角忽然浮起一丝阴恻恻的笑容，自语道：

“嘿，老夫这‘飞骑斩杀’从来都是一枪得手，对付你自然也没有例外，嘿嘿，仅仅一枪就足够要你的命了！”他脸上阴笑未退，续道：

“只怪小子你命星不好，不明不白被老夫击杀于此，到鬼门关后也只好权充一名枉死鬼了。嘿！嘿！”

麦炘喃喃自语着，一夹马腹，如飞驰去。

迨飞尘消散，骑影渐没，蹄音不闻，那躺卧地上、胸前犹自汩汩流着鲜血的赵子原倏地一跃而起——他竟然没有在麦十字枪的“飞骑斩杀”下丧命！

赵子原俯首自顾，见自己胸前衣袂已被鲜血染成一片赭红，他忍痛自怀中掏出创药敷上，继续赶路。

道上，他忍不住心中疑云汹涌，暗暗地想道：

“无缘无故麦炘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是不是我在麦府树干上插令箭那码事被他察觉了？但就只为了这个理由，似乎也不至于使他生出杀心啊，难道说其中还有什么阴谋不成？”

他一壁走着，一壁胡思乱想，摇摇头低声又道：

“方才若非我见机得早，在对方十字枪触着肌肤时，立即藉势躺下去装死，而麦炘又自信十分，未曾下马仔细察看，否则我只怕不能如此轻易将他摆脱了……”

赵子原瞧瞧衣衫上沾染的点点鲜血，长吁一口气。这时夜幕已完全笼罩下来，月儿穿过流云，地面平铺着银色荡漾的光辉。

赵子原疾行如飞，忽闻后面有人说话声音，足步自然而然地放缓下来，下意识回目一瞥，后面的道上出现了两条人影，但觉两人的身影都极为眼生，遂没有多加注意，迈着步子继续赶路。

那两人前行的速度甚是迅疾，瞬息便已赶上赵子原，隐约听到两人交谈，其中一个低沉的嗓子道：

“海老，此番你我眼巴巴从西南赶来，若仍一无所获，那才叫笑掉人家的大牙哩。”

另一个沙哑的声音道：

“你也甭患得患失了，依我的话行事保管没错……”语声陡然中断，敢情那人业已发觉道上除了他们之外，前面不远处还有一个陌生的行人。

双方并肩而过时，赵子原凝目打量两人，只见右边的是一个身材臃肿、满脸肥肉的胖子，另一个身量较为瘦小，却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面上五官歪曲，尊容尤其令人不敢领教。

格外惹眼的是两人肩上各自扛着两口奇形怪状的黑色大木箱，这一来赵子原不禁多瞧了两眼。

那黑色木箱被扛在两人肩上显出沉甸甸地，不知里面装的什么物事，一种天生的敏锐感觉，使得赵子原暗暗起了戒心。两人越过赵子原后，那矮小的秃子忽然驻足回过头来，双目一瞬也不瞬地注视着赵子原。

一会那秃子开了口：

“这位小兄弟请了。”

赵子原一愣，抱拳道：

“阁下有何见教？”那秃子视线依然停留在赵子原身上，道：“小兄弟

胸前衣襟鲜血斑斑，想是刚刚行凶杀过人是罢？”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区区看来像是刚杀过人么？阁下倒会说笑。”
那秃子道：
“杀人又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你又何必急于否认？像咱老秃，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若一天没有杀人，便觉得手痒难禁。”
赵子原微笑不语，那秃子一睁怪目，道：
“小子你不相信么？”
赵子原缓缓道：
“就说阁下一天杀害一条人命吧，纵然有这份能耐，便是累也得活活累死。”
那秃子暴跳如雷道：
“说来道去你是不肯相信，哼哼，老子与你瞧瞧一样物事，也让你这井底之蛙开一开眼界。”
赵子原暗自好笑，心道此人之言虽则耸人听闻，但脾气却暴躁得如同稚龄幼儿，倒不知是何门路？
那秃子将肩上两口黑色木箱置于地上，伸手就要去揭箱盖，侧立一旁的高大胖子适时出声道：
“老秃，你又沉不住气了！”
秃子闻声停下手来，道：
“这小子不知天高厚，海老你不以为应该给他一点教训？”那胖子“海老”道：
“小辈无知，你怎能与他一般见识？”
秃子瞪了赵子原一眼，悻悻道：
“若非海老在旁，小子你今日可要吃不完，兜着走了！”赵子原对那四口黑色木箱充满了好奇之念，见那秃子本已准备将箱盖揭开，却因胖海老一句话而罢手，不禁感到失望。那“海老”朝赵子原道：
“老夫这位朋友玩世不恭，虽然满口曰杀，其实完全是一派胡语，你可莫要放在心上。”
赵子原忖道：
“那秃子性子粗暴，喜怒泛于形表，似乎没有多少心机，但‘海老’可不简单了，看来他要比秃子来得深沉阴险得多。”他暗暗对“海老”起了戒心，表面上仍装做洋洋如常道：“不妨，那箱中之物……”
“海老”截口道：
“小哥敢是对箱中之物发生了兴趣？”
赵子原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岂犹区区例外，阁下可否将箱盖揭开一观——”
“海老”面色微变，瞬即恢复如常，道：
“木箱里装的无非是老夫的一些零碎家当，小哥要瞧瞧自然可以，但如此一来又要耽搁工夫，老夫此去还要赶一段长路，却不能再磨菇下去了，小哥，咱们便此别过……”
赵子原心头疑云重重，亟欲启开箱盖一观究竟，只是对方既然婉词予以拒绝，自己当然没有坚持的理由，何况对方两人深浅难测，自己更不能鲁莽行事，当下只有侧身道旁，让他俩通过。
那“海老”及秃子扛着沉甸甸的木箱，扬长而云，赵子原寻思良久都没

有头绪，再次抬头时，对方业已走得不见踪影。
他仰首眺望秋夜的星月，默默地道：
“顾迁武顾兄不是约我于今夜到镇北广灵寺会面么？时候将到，我不如直接赶去赴约便了。”
心念既定，遂不再逗留，辨了辨方向，立即展开身形，直奔而去。
夜色笼罩下的广灵寺，显得异样的冷森宁谧，赵子原在寺外来回踯躅了两圈，方始上前敲门。
居顷，庙内足音跫然，“吱呀”一声，大门徐徐开启，一名身着黄色袈裟的年老僧人当门而立。赵子原冲着老僧一拱手，道：“请问大师……”
那黄衣老僧打断道：
“施主可是姓赵？”
赵子原错愕道：
“小可正是赵子原，大师怎生知晓？”
黄衣老僧正欲开口回答，突闻寺前亮起一阵异响，一前一后走来两人。
赵子原举目一望，心中震一大震，来者一秃一胖，正是方才在道上碰见的“海老”及秃子。
那两人双目一瞥，也自瞧见了赵子原，双方均为之发愣，那秃子挤了挤眼，高声道：
“小子，咱们又逢上了。”
赵子原满腹疑念，想道：
“这两人分明走在我的前面，为什么我耽搁了一段时间，还会比他们先到，难不成他俩在路上曾经折到另一条岔路上去过？”只见两人肩上依旧扛着那四口黑色木箱，赵子原隐隐有一种预感，那箱内的物事必然十分古怪，但是那物事究竟是什么，他亦无法捉摸推断出来。
那胖“海老”冲着黄衣老僧道：
“大师行个方便，咱们赶路错过宿头，可否权借贵寺落脚？”黄衣老僧沉吟不决，道：“这个……”“海老”加上一句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怀，难道大师连此等小事也不肯答应么？”黄衣老僧宣了声佛号道：
“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
那秃子脾气最躁，按捺不住道：
“和尚你到底答不答应，只要你说个‘不’字，咱哥儿拍拍手立刻就走，只是，嘿嘿，往后这座广灵寺只怕就不安不宁了……！”黄衣老僧长眉一轩，道：
“施主是在恫吓老衲么？”
秃子沉哼不语，“海老”连忙朝他打了个眼色，道：“老秃出言无状，还望大师包涵。”
黄衣老僧想了想，道：
“好罢，老衲将尽可能予施主以方便，且请稍候。”言讫，一击掌，不一刻自内殿缓缓步出一个小沙弥。黄衣老僧道：
“戒尘，你领这位赵施主到偏殿内房安顿去——”
赵子原期艾道：
“但是小可此来并非……”
黄衣老僧摆手打断道：
“老衲完全知晓，那顾迁武顾施主在内房候汝已久。”赵子原“嗯”了

一声，无暇考虑到顾迁武与眼前这黄衣老僧有什么因缘关系？他为何又约自己到广灵寺来会面？小沙弥伸手虚引道：“这边请——”

赵子原怀着一颗忐忑之心，随着小沙弥之后，走过大殿，隐约听见那秃子在后边怒声道：

“和尚你把那小子安顿妥了，留下咱们呢？”

黄衣老僧道：

“施主稍安毋躁，老衲……”

下面的话，这时已听不分明了。

小沙弥引着赵子原穿越廊道，前面便是一座院落，右边座落着五幢禅室，小沙弥一迳走到最后一间仁足，道：

“顾施主就在这房里，贵客请进。”

赵子原颔首道谢，小沙弥转身离去。房里传出一道熟稔的语声：“赵兄，是你来了么？”

赵子原推门进去，触目瞧见顾迁武坐在靠墙一张檀木椅上，手上捧看一卷书正在展读，他神色悠然地朗吟着：

“白杨早落，寒草前衰。凌凌霜气，簌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自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

吟到此地，倏地一抬头道：

“赵兄你瞧这句如何？‘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寥寥几字便将塞野苍茫、大漠无垠的萧瑟景象勾绘出来，适令人有如置身胡风边月之中，发孤旅落寞之情……”

赵子原微微一笑，道：“鲍照芜城赋固是千古绝文，便是兄台对文中之情领悟深刻，吟颂一如身历其境，弟甚倾之。”

顾迁武听他一语道出赋文之名，显见学识见闻之广，不禁也暗暗折服，当下连忙谦逊一番。赵子原道：“顾兄，关于你的毒伤……”顾迁武笑道：

“有劳赵兄关怀了，那水泊绿屋的残肢人不是曾说小弟身中马兰之毒的金针，只有四十八个时辰好活么？哈哈，也许是我大限未至，阎王老爷可还没预备将小弟这条命取走——”

赵子原诧然道：“怎么？残肢人恐吓之言是虚？”顾迁武摇头道：

“不瞒兄台，小弟体内的毒素已经解去。”

赵子原诧讶更甚，道：

“但马兰之毒，不是只有残肢人才有解药可解吗？”顾迁武道：

“这倒不见得，小弟在太昭堡里就碰到了一位高人，他第一眼瞧见小弟脸上隐隐泛出紫黑颜色，就推断我是中了马兰之毒，遂让我服下了两颗像莲子一样的药丸，呵，那丸药可叫神效得紧，服后一连出了三次热汗，体内所有的毒素登时化解了去，哈哈，小弟岂非命不该绝么？”

赵子原只听得信疑参半，一瞧顾迁武满脸诚挚，一本正经的说着，却又不能不予置信，道：

“只不知顾兄在堡中遇见的高人是谁？”

顾迁武道：

“那人一身文士装束，中旬年纪，却不肯以姓名见示。”赵子原心头一大震，脱口低呼道：

“中年文士！？……敢情就是他？……”

他寻思一下，问道：

“那中年文士年龄不高，却口口声声以老前辈自居，说话间动辄流露出老气横秋之状，顾兄所碰到之人，其举止言语是否与小弟所形容的相同？”

顾迁武奇道：“正是如此，赵兄莫非认识这位高人？”赵子原重重地点一点头，道：

“小弟在太昭堡里也遇见了这个人，蒙他传授一套轻功身法，后来曾在无意中使出，被甄定远指称是灵武四爵中太乙爵的太乙迷踪步！”

顾迁武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讷讷道：

“奇事……奇事……”

正自讷讷间，忽闻隔邻房门吱地一响，似乎被人打了开来，耳里传进那黄衣老僧苍劲的声音：

“山野陋寺可没有上房供来客居住，两位施主只有在这个小房间里委屈一夜了。”

那秃子暴躁的声音道：

“和尚你甭嗦了，去，去，夜半无事莫要来打扰咱们。”黄衣老僧的声音道：

“要不要老衲帮忙，把这四口黑木箱提进房里。”秃子急促的声音道：

“不，不，和尚你不要随便动手，咱们自己来——”黄衣老僧道：

“如此，老衲告退了。”

足步声音亮起，还有搬动木箱的声响交穿其间。

赵子原默默忖道：

“‘海老’与秃子住进隔邻的房间去了，想不到住持和尚会应允他俩在寺内落宿……”

忖犹未罢，那黄衣老僧已从隔邻绕到顾迁武这个房间来，顾、赵二人连忙起身相迎。

黄衣老僧稽首道：“请恕老衲打扰，小施主尚未就寝么？”

赵子原道：“大师有什么事么？”黄衣老僧正色低声道：“老衲必须问明一句：与你先后一道同来那一胖一秃的两位施主，可是小施主的朋友？”

赵子原猛摇其首道：

“在来路上小可与他们两人朝过面，小可连他俩身份都不清楚，哪里谈得上朋友。”

黄衣老僧道：“依此说，小施主不知晓他们是谁了？”赵子原道：“正是，大师缘何要追究这个？”

黄衣老僧沉吟不答，双目精光陡然暴射，长久注视在赵子原面上不放，仿若欲瞧穿他心中所想似的。

赵子原霍然一惊，心想从黄衣老僧目中所露神光而瞧，对方功力之高分明已到了韬光养晦的地步，此等荒僻所在，何来如此身负绝代功力的高僧？

黄衣老僧道：

“小施主你走过来一些。”

赵子原暗暗纳闷，猜不出黄衣老僧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仍然依照对方吩咐，举步上前。

他足步才停，那黄衣老僧蓦然一扬大袖，劲风随之发出，闪电也似地向赵子原卷涌而去！

赵了原惊呼道：

“大师？你……你……”

倏忽里，袖风已然压体，在强劲之中夹着一种兵刃刺肤的剧痛，赵子原大惊之下，慌忙倒转，身形继之向左一闪。“飕”一响，劲风呼啸自赵子原胸腹侧部扫过，那一发一避真是间不容发，赵子原惊魂甫定，正要开口说话，黄衣僧忽地一步踏前，右掌暴伸，猛向赵子原胁肘五大穴道拿去。

他身手之疾，直令人不敢置信，赵子原欲避不及，只觉肘下一麻，被黄衣僧五指牢牢扣住！

赵子原又急又怒，道：

“大师何尔以武相加？”

黄衣僧沉声道：

“施主你到底是什么来路？你姓谢是也不是？”

赵子原又是一愣，方欲开口回话，旁立的顾迁武已抢着道：“晚辈这位朋友叫赵子原，事先业已向你提过，一梦大师你怎么啦？”

黄衣老僧一梦侧头想了半天，猛然松开拿扣对方肘脉的掌指，道：

“老衲是太性急莽撞了，还望施主宽恕。”

说着也不顾赵子原有何反应，即行转身离去。

赵子原目送黄衣老僧的背影发了好一会呆，良久始道：“这位大师是何许人？揣摩情形他显然对我有点误会。”顾迁武道：

“一梦是先父生前老友之一，前两日我决定离开太昭堡，却被甄堡主属下银衣队穷追不舍，只好暂时到一梦住持的广灵寺来避一避风头，适巧昨日在逃亡途中与赵兄碰头，遂约你到此地会面。”赵子原道：

“难怪当时赵兄行色那样匆遽，但赵兄既为太昭堡银衣队总领，何以又决定离开那里？”

顾迁武欲言又止道：

“此事说来话长，容俟日后再与赵兄细说。”

赵子原忖道：“也许赵兄和我相同，亦有难言之隐，我又何必强人之所难呢。”遂一笑置之，将话题扯到旁的地方去。顾迁武无意一瞥赵子原脸容，发现他肌肤隐隐泛出紫黑之色，并有红色斑点交穿其间，骇讶之余失声道：

“赵兄，你——你也中了马兰之毒？……”

赵子原经他一言提醒，苦笑道：

“小弟在堡里被迫服下毒丸，往后只有永远受制于人了。”当下将近几日来之经历原原本本道出，想起自己一生一世将为人奴仆，任人驱遣宰割，不觉意态消沉。

顾迁武听罢始末，晶瞳里忽然露出异采，道：

“放心，赵兄之毒并非无救，让你我也与那姓甄的和残肢人斗一斗——”

赵子原正自瞠目，顾迁武已伸手从袋中取出两颗状似莲子的黑色药丸，在昏黄色烛光下闪闪生光，说道：

“那日中年文士所赠的马兰毒解药，我身边还剩有两颗，想不到会派上用场，赵兄请将嘴张开。”

赵子原虽然万般不敢相信，只是听他说得肯定，私心觉得未始没有一线生机，乃依言张口，顾迁武屈指一弹，两粒黑丸直射出去，赵子原下意识用口一拉，骤觉唇间一阵清香。

顾迁武急道：

“咽下，快些咽下！”

赵子原服了药丸，果然觉得中气流畅，片刻后复觉全身燠热难当，大汗淋漓而出。

顾迁武道：

“兄弟你出汗了？”

赵子原挥汗如雨，道：

“非但出了一身大汗，抑且灼热得难以忍受，那解药当真有效么？”

顾迁武正容道：

“等到汗水出尽，便是毒解之时，赵兄你无妨回到镇上客栈去，装作毒素未解，随残肢人到水泊绿屋探察……”

话至中途，陡闻一声凄厉的惨呼传入耳膜，忙住口不语。惨呼过后，接着又传来一阵“嘘”“嘘”怪响，像是兽类更有些像人类在极端痛苦中挣扎，声音凄厉已极，令人闻听之下，汗毛倒竖，凛然生寒！

赵子原低呼道：

“声音从隔邻房间传出，咱们过去瞧瞧。”

顾迁武轻轻地点了点头，两人蹑足步出，那“嘘”“嘘”怪响仍然不绝于耳，不时有凄厉的惨呼夹杂其间，带着几分神秘，几分恐怖，顾、赵二人神经不知不觉已是紧张起来——

赵子原率先晃身步到邻房之前，哈腰自门隙窥望进去，触目见到室中摆着四口黑色大木箱！他无端觉得一股透骨凉心的寒意自背脊升起，迅速袭击全身，仿佛那木箱上黑乌乌的颜色透着一种令人心寒的气氛。

赵子原下意识将视线从四口黑色大木箱收回，暗忖：

“奇怪，我心头始终惴惴不安，难道那黑木箱中藏有什么神秘惊人的物事么……”

顾迁武压低嗓子道：

“那四口黑木箱是怎么回事？”

第十六章　鬼斧魅影

赵子原摇头道：

“小弟也不知所然，顾兄莫非也感到那黑木箱里透着蹊跷么？”顾迁武低道：

“我仅仅有这个直觉，那黑木箱很可能……”

话未说完，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吹得屋前盘虬欲舞的古树枝桠呼呼作响，不觉住口不语。

两人仰首望了望天色，只见低空浓云密布，月星皆隐，黑沉沉的苍穹压得他俩心头有一种气闷的感觉。

赵子原低声道：

“天气似将有变化了。”

他伸手往屋檐外一抬，但觉手心一凉，豆大的雨珠已开始滴落下来。

有幸这一排庙屋有瓦檐斜飞伸遮出来，两人立身檐下，方使不致被雨水淋湿。

霹雳一声巨响，一道电光急划而过，夜空倏明倏暗。豪雨倾盆而降，呼啸的狂风与渐渐的雨声错扰其间，偌大的一座寺庙很快地就被凄迷的风雨吞噬了。

顾迁武道：

“这场暴雨不知要下到什么时候，咱们不如干脆敲门，公然进房去瞧个究竟——”

赵子原道：“如此不妥，对方借宿于此，若不让咱们进房，你我可没有理由硬行闯入……”

这寺庙因为年代久远故而破旧失修，屋檐到处均有雨水滴下，滴落在两人头上，只觉其凉透骨。顾迁武头发被滴漏的雨水浇得湿淋淋的好不难过，忍不住道：

“赵兄，咱们还是敲门试试……”

语至中途，陡闻一道凄厉的惨呼自房中亮出，纵然在风雨交作之下，依旧清晰地传入顾、赵两人的耳际！

紧接着“嘘”“嘘”怪响又起，声音凄厉异常，二人那本已张满的神经几乎就要暴裂开来，哈腰自门隙望去，只见在四口黑木箱左侧有一张桧木方桌，上面放置着一盏油灯，昏黄色的灯光将房内的景象朦朦胧胧地勾绘出来，两人电目一瞥，未及瞧清屋中的物事，忽然一阵轻风把灯火吹熄了。

那“嘘”“嘘”声音时断时续，两人倾耳听了片刻，心神逐渐恍惚，竟是有点魂不守舍起来。当下连忙调气运息，半晌才恢复平静，但那怪响依然如故，不时夹杂着动人心魄的惨呼。顾迁武忐忑地道：“兄弟你可曾瞧出一些端倪？”赵子原道：

“房内灯火突然熄灭，恁情如何也无法瞧得清楚。”

正说间，蓦见房内灯光又自动燃亮起来。

顾迁武皱眉道：“灯光忽明忽灭，分明是有人故弄玄虚……”

赵子原摆手阻止他续说下去，原来房中此刻已有了动静，只见那“海老”满头长发披散，盘膝坐在地下嘘嘘吐气！

他吸气吐气一直面对着桌上油灯，难怪火光会明暗不定，顾、赵二人睹状，始稍释于心。

但见那“海老”披发跣足，面目狰狞，吐呐之际双手并连挥带舞，形状有如鬼魅，再经他“嘘”“嘘”吐气，火苗愈压愈低，更显得阴风惨惨，鬼气啾啾，二人瞧着瞧着，只觉一股凉意打从足跟升起！

顾迁武寒声道：“这人是谁？怎地邪怪得紧？”

赵子原低道：

“小弟在来路上与他俩朝过面，此人名叫‘海老’，另一个被称呼做老秃，身份却不甚清楚……”

这会子，房内又亮起一阵怪嘘，声音沉闷令人生厌。

另一名牛山濯濯的秃子，此际业已换上了一件花纹密布的长袍，他徐徐走到“海老”面前定身。

那秃子开口道：

“海老，成了么？”

“海老”停止嘘气，道：

“十指已墨其八，大约是成了。”

说着将双手十指摊开，其中八根指头不知怎地竟是隐隐泛着墨黑光泽，只剩得两只拇指保留原来肉色。

赵子原暗暗抽了一口凉气，喃喃道：

“乌墨指，乌墨指……”

顾迁武奇道：

“兄弟你认得此指来历？”

赵子原道：

“出道前家师曾向我提到过天下各奇门邪派的来龙去脉，但我阅历太少，那‘海老’所练的是不是乌墨指，可没有十分把握。”他二人说话时，尽量将声浪压低，加之外头风雨交作，是以虽仅一门之隔，那“海老”及秃子始终没有察觉。

但听那“海老”道：

“老秃你开始运功吧，注意第七次嘘气时须将真气倒转逆渡到玄脉大关，提防走了窍。”秃子不耐道：“你可不可以省说两句，咱老秃几时走窍过？”

“海老”道：“话倒不是这么说法，咱家兄弟多年苦练，今夜是最后关头，万不能因你秃子一时大意而功亏一篑。”

秃子道：“练成之后，你我又如何行事？”

“海老”沉吟不语，秃子复道：“海老若未作任何决定，我倒有个提议——”

“海老”抬头道：“怎么？”

秃子道：

“海老你说咱们何必舍近求远，干脆先拿庙里的和尚开刀，试一试那奇门功夫有多厉害，然后再去水泊绿屋……”

“海老”沉声打断道：“在江湖上，水泊绿屋这四个字还是少提为妙！”

秃子面上满露不悦之色，终于忍住不再多言。

一刹之间，秃子忽然绕着四口黑色大木箱手舞足蹈起来，口中随之呼呼作态，赵子原仔细一瞧，那秃子看似乱跳乱舞，其实却是井然有序，仿佛依着乐声之板眼节奏挥舞一般。

秃子舞了好一会，与“海老”双双步至黑箱前面，伸手一抓一扳，“喀

嚓”一响便把箱盖揭开了——

赵、顾二人本来就对那黑色木箱怀有戒惧之心，这时听见那震人心魄的揭盖声响，不禁毛骨悚然。

木箱盖子乍一揭开，一股腐臭败坏之气迅即弥漫开来，令人闻之直欲作呕，房外的顾、赵二人忙不迭掩鼻屏息，而那“海老”及秃子对这种腐败味道却生似极为受用，朝箱内连连猛嗅不止。

“海老”与秃子嗅罢，一边狂啸厉叫，一边从两口黑箱里搬出两具赤裸裸的死尸来！

那两具死尸容貌狰狞可怖，全身干瘪瘪的，肌肤完全没有一些儿丰腴，皮层上不知怎地竟然隐隐泛着黑灰之色，与木箱上的颜色毫无两样，更奇怪的是两具死尸的右手上各自执着一只大板斧！

赵子原吸了一口冷气，忖道：

“莫非这是两具僵尸不成？”

他暗暗运足内力聚在双掌之上，以防有什么不测，立刻就可出顾迁武脱口低呼道：“滇西鬼斧门？！”

赵子原道：“方才我认为那‘海老’练的是‘乌墨指’，也许是瞧走眼了，顾兄你看如何？……”

顾迁武道：“兄弟你见到两具死尸手上所执的板斧没有？”赵子原颔首道：

“瞧到了，死尸之手居然紧紧握着板斧不放，倒是一桩奇闻。”语声一顿，续道：

“还有那两具死尸肌肤业已完全风干，布满一点一点黑灰之色，着实和鬼魅妖怪相去不远，倒像是风干的僵尸……”顾迁武沉声道：

“武林中传说，在滇西人烟绝迹的铁壁附近，有一个邪恶诡异的鬼斧门，利用死尸执斧，练成许多匪夷所思的奇门邪道功夫，江湖上人，一提到滇西鬼斧门，便如遇到鬼魅一样惧骇！”赵子原惊道：

“有这等事？”

顾迁武道：

“看来那海老及秃子，便是来自滇西的鬼斧门人了。”赵子原想了一想，道：

“但那秃子刚才曾说到‘水泊绿屋’四个字，滇西鬼斧门与水泊绿屋又有什么关连？……”

顾迁武茫然道：

“这个就非我所能知晓了。”

“海老”及秃子审视了那两具死尸一番，露出心满意足的模样，然后让死尸贴壁斜躺着，口中念念有词：

“但嗒嘛但嘶璃咪……”

两人念了一段希里古怪的咒文后，便对着死尸运起吐呐功夫来了。

片刻过后，奇事发生了，首先房里亮起了一阵轻微生硬的异响，凝神听去，那异响又像是来处极为遥远的地方。

“海老”与秃子仍然不停地念着咒文，有顷，那两具死尸陡地由斜躺而自动立将起来，齐然朝前一纵一跳，它每跳出一点，便发出一声异响，手中所执的大板斧亦顺势向前一挥。

那死尸举手投足间，动作甚为生硬，果与常人有异。

赵子原心中发毛，暗自呼道：

“ 从前曾听说过湘西一带，人们客死异地后，便由专事赶尸之人将尸身赶回原籍埋葬，我犹以为那不过是被渲染夸张了的怪谈，想不到眼前这鬼斧门人行事更是不可思议，人世间里真是无奇不有了。 ”

只听“ 海老 ”道：“ 老秃，你把另两口木箱里的毒蟒放出来。 ”

秃子道：“ 如此只怕有些不妥…… ”

“ 海老 ”斩钉截铁地道：“ 甭多言，依我的话去做！ ”

秃子迟疑一忽，终于伸手把其余两口黑色大木箱的箱盖揭开，两条长达三丈的巨蟒迅速地游将出来。

赵子原猛可吃一大惊，那二条蟒蛇首颈少说也有茶碗粗细，加之皮厚鳞坚，揣摩模样似已臻刀枪不入的地步，他缓缓吸一口气，只觉腥风扑鼻，与房中腐尸奇臭之气陈陈相因。

巨蟒游到两个死尸前面五步开外，倏然停下身来，昂首面对死尸吐着红信，形态可怖之极。

死尸一纵一跳向前直行，两条巨蟒吐闪了一阵红信后，忽然全身昂起，有似脱弦之矢般朝死尸疾射而去。

“ 海老 ”视若未睹，依旧不停地念着咒文。

死尸手中板斧一挥，那巨蟒在空中如旋风般一个扭身，倒转尾巴扫过来，”呼轰 ”一声巨响扬起，两条巨蟒横尾这一扫，威力之巨可令挡者披靡。

嘶然一响，两个死尸齐然跃开，手执板斧纵击横扫，动作都是一般，但见血光飞溅，斧头端端砍中蟒蛇七寸之处，两条巨蟒登时身首分家，盘蜷倒毙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了。

两个死尸动作整齐划一，是以那一对巨蟒不分先后被同时斫毙。

赵子原瞧得目瞪口呆，那巨蟒何等灵捷，更加全身有如精钢铸造，竟被死尸在一举手之间击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抑有进者，死尸挥举利斧，举手投足间生似隐含着惊世骇俗的绝大功力，赵子原不禁暗暗不解，心忖 :“ 死尸居然也怀有武功，这该怎么解释？ ”但见秃子桀桀暴笑一声，似乎得意已极。

“ 海老 ”喃喃道：

“ 行了，这一对长虫的厉害绝不在一般武林高手之下，死尸既然能把它制服，足见咱们所练的奇门功夫已大大有了长进。 ”说着，双目有意无意朝房门一瞥，面上露出一种难以思议的神秘表情，旋即收回视线。

赵子原心念一动，在顾迁武耳旁道：

“ 海老分明知道你我在门外窥视，他那句话是故意说与我们听的，只不知用意何在？ ”

顾迁武道：

“ 此人阴险诡诈得紧，至于另一个秃子，倒像比较浑戆…… ”赵子原点点头，犹未及答话，但闻房中那秃子道：

“ 然则咱们立刻就把死尸送到水泊绿屋去？ ”

“ 海老 ”瞪了他一眼，默然没有作声，似乎怪秃子不该又提起“ 水泊绿屋 ”四个字。

秃子却未察觉继续道：

“ 不知水泊绿屋那神秘主儿要死尸何用？此番咱们鬼斧大帅有命下来…… ”

“海老”沉声打断道：
“老秃你要再信口毫无遮拦的说下去，一俟回滇西之后，我可要据实上禀大帅，用门规整治你了！”
秃子满露不豫之色，道：
“不说便不说，你少提大帅的名头压人。”
“海老”冷哼一声，再度向房门瞥了一瞥，又自念起咒文来。那两具死尸口中倏地发出骇人之极的怪叫，举步纵向房门赵子原暗呼一声“不好”，脱口道：
“顾兄，快些躲开……”
语声方落，那两个死尸已冲破房门板木，手中所执巨斧挥舞得“格”“格”作响，赵子原与顾迁武面对死尸，直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呆了，竟忘了退身闪避或发掌相御。
两具死尸手起斧落，霎时之间，赵、顾二人面如死灰，暗道：“我命休矣！”
耳际依稀传来“海老”的桀桀得意暴笑声音，说时迟，那时快，死尸手中巨斧甫行落下，二人倏感一股奇猛无比的力道自身后回旋袭至，当下一个立足不稳，分向两旁跌开七步之遥……”那掌风余力，犹自激荡残破的房门摇摆不定。
顾、赵二人死中得生，但觉冷汗浃背而落，他俩惊魂甫定，齐地回目望去，只见身后寻丈外不知何时已立着广灵寺住持黄衣僧一梦！
两具死尸不约而同地停止了纵跳，僵立当地不动；那“海老”霍地长身立起，指着黄衣僧一梦道：
“和尚你架了这一斧，梁子你是抗定了！”
黄衣僧一梦喧了个佛号，道：
“阿弥陀佛，施主可是来自滇西？”
秃子冷冷道：
“是又怎样？”
一梦老僧道：
那么施主果然是鬼斧门下的人了，敢问名讳如何称呼？”秃子冷笑道：
“咱家兄弟九秃招魂冥海招魂，你总该听过了。”
一梦老僧神色微变，道：
“鬼斧门招魂二魔几时远离滇西来到中土？”
秃子与“海老”不答，一梦复道：
“老衲必须追究明白，二位施主托词借宿于敝寺，究竟意欲何为？”
九秃招魂哂道：
“鬼斧门行事，外人管得着么？”
一梦老僧道：
“老衲久闻鬼斧门有不许外人过问隐秘的规矩，但施主既然在敝寺落足，老衲忝为本寺住持，总得管上一管——”冥海招魂桀桀怪笑道：
“敢情和尚你是鬼迷心窍了，要管你便到地狱去管吧！”一梦老僧毫未在意，道：
“适才老衲在暗地里觉察许久，这两具死尸……”
正说间，那冥海招魂已喃喃念起咒文，两具死尸齐地纵跳上前，挥起利斧双双往一梦顶门劈落！

一梦老僧道：“ 外魔不侵我佛，施主莫要执迷不悟。 ” 他身形极快地一闪，让过利斧，那两个死尸一斫不着，分自左右斜抄而起，各走半弧夹击一梦。

一梦老僧方欲蹬步再退，陡觉一股砭骨奇寒袭近身前，不由吃了一惊，当下疾地盘足一错，硬生生将后退之势化为侧移，空中传来 “ 叮 ” 地一声金铁交击声响，死尸一对板斧击空，因为去势极猛，推实后竟相互交碰了一下，旋即吃对方劈斧时所生的劲道反震回来。

死尸嘶号连连，两臂伸得笔直疾扑而上，那惨白的十指闪出磷磷鬼火，令人不寒而栗。

霎时周遭扬起习习阴风，一旁的顾迁武打个哆嗦，呼道：“ 禅师留……留神…… ”

一梦双掌一合一翻、一股阳刚之劲暴进而出，轰然一震后，死尸身躯全然不退，忽地一左一右腾空跃起挥斧劈下。

死尸下扑之际，双掌忽然僵直，口吐怪叫，声音虽则不高，但却惨悚刺耳，更加添了阴森惨淡的气氛。

一梦大吼一声道：“ 孽障倒下！ ”

他身形猛可一矮，右掌平立，左掌仰翻，针对死尸下扑之势封出，掌势发出之际，全身随着一阵颤动。

立时一股雷霆万钧的力道，从他掌心封击了上去。

顾迁武默默对自己呼道：

“ 梦回青河！……梦回青河！一梦禅师就要使出他的绝学来了！…… ”

就在这一忽里，最后一幢庙房的木门蓦然一摇，一个人影好比鬼魅一般一闪而入——

接着一道冰冷的语声亮起：

“ 佛门清静之地，怎有如许魍魉鬼魅在此吵闹不休？ ” 诸人不约而同停下手来，循声望去，但见那人约莫中等年纪，一身文士装束，端端立在寻丈之外——

赵子原失声呼道：“ 老前辈是你？…… ”

那人正是数日前有如神龙一般突然出现在太昭堡内，挡住穷追赵子原不舍的甄定远，解了前者一围的中年文士，赵子原触目立即辨识出来。

中年文士颔首道：

“ 唔，这次你总没忘却在前辈之上加个 ‘ 老 ’ 字，不枉老夫曾指点你轻功一场…… ”

赵子原想起首次见面时，对方自外表模样观之虽年事不高，却动辄以“ 老前辈 ” 自居，当时自己听来曾觉得相当刺耳，但后来得悉他身负惊世骇俗的绝代功力，内心始为之释然。中年文士转首瞧了顾迁武一眼，道：“ 小伙，你所中马兰毒伤可痊愈了？ ” 顾迁武恭身一揖，道：

“ 马兰之毒虽是世中罕见奇毒，但老前辈那解药确也神效得紧，目下小可身上毒素业已化解得一干二净。 ”

他语声一顿，指着赵子原道：

“ 非特如此，这位赵兄亦为马兰毒所害，老前辈所与小可的解药，同时也解了赵兄体内的巨毒。 ”

中年文士双眉微皱，正欲追问原委，那一梦禅师突然插口向他说道：

“ 檀樾乃鄙寺上客，还请回房安歇，待老衲将此事解决，再向檀樾谢过

打扰之罪。”

中年文士道：

“邪道魍魉横肆佛门，气焰何其嚣张，老夫又怎生能够安歇？”一梦道：

“但是檀樾……”

中年文士打断道：

“禅师不必多言，老夫凑巧在贵寺落脚，既然有人打扰老夫静息，总不能不闻不问——”

言罢，打量了那两具僵立不动的死尸一忽，喃喃道：“嗯嗯，想不到滇西鬼斧那邪门功夫又出世了。”

那九秃招魂凶目一翻，道：

“你是什么人？识相的快快滚开！”

中年文士淡淡道：

“滚开么？好的，好的。”

于是向后退了两步。

九秃招魂恚道：“你这是干啥子？叫你滚开你就滚远一些。”

中年文士唯唯诺诺，接着向后连退十余步，足步距离长短不一，诸人不知他卖何玄虚，不禁暗暗纳罕。

九秃招魂大怒道：

“敢情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咱老秃便一并成全了你也罢！”他狂喝一声，就要念起咒文指挥死尸动手，赵子原虽然明知中年文士功力非同凡响，但那死尸所使奇门鬼斧却非常人所能相抗，是以仍不免为他担忧。

那冥海招魂满腹诡诈，早已瞧出情状大有蹊跷，及时出声喝止道：

“老秃莫要造次。”

遂转对中年文士道：

“阁下大名可否见示？”

未待对方回答，双目无意向中年文士方才退走的地上一瞥，倏然低噫出声，视线再也收不回来了，满面都是惊疑。只见在方圆丈许的地上，留着十数只凌乱的足印，那些足印看似杂乱无章，却蕴含复杂玄妙的变化，隐隐有迹脉可寻。冥海招魂长吸一口气，沉道：

“太乙迷踪步？你——你……”

他眼色阴晴不定，猛地一挥臂，偕同九秃招魂仓惶出庙而去，那两具死尸亦跟随在二人身后纵跳向前，瞬即消失在诸人视野。赵子原瞧得目瞪口呆，暗道：

“太乙迷踪步？又是这一句话，难道眼前此人真与街谈巷论所传说的灵武四爵有关……”

中年文士举足将地上的脚印抹掉，微笑道：

“现在可安静下来，老夫该回房休憩去了。”

转身步回末座庙房，反手将木门掩上。

顾迁武瞠目道：“此人是谁？举手间就把鬼斧门凶魔吓走。”

一梦禅师道：

“那位中年檀樾于日前翩临本寺，向老衲要求暂借庙房静住一段时日，老衲见他满脸清越之气，情知非为歹人，遂答应了他……”赵子原脑际闪过一道念头，道：

“鬼斧门招魂二魔既能以咒文控制死尸，怎会被数只足印吓得仓皇退

离？”

一梦禅师沉声道：

“老初怀疑那两具死尸，压根儿就不是死尸！”

赵子原奇道：

“死尸不是死尸？这话如何说法？”

一梦禅师道：

“此中道理一时难以说个明白，滇西鬼斧门的奇门邪功，早已在武林中留下了无数匪夷所思的恐怖事迹，人人敬若鬼神而远之，那鬼斧魅影更非常理所能解释，但老衲仍然觉得自家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赵子原似懂非懂，却不再追问下去，一梦续道：“我佛曾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旁门左道虚妄隐迷，虽可蒙骗世人一时，但在我佛无相法眼之下，岂能不原形毕露……”

顾、赵二人只听得一知半解，顾迁武道：

“果如禅师所说，那鬼斧门死尸乃属子乌虚有………

一梦摇手打断道：

“小施主显然未曾了解老衲之意，昔日令尊在世，常至本寺与老衲切磋佛学，彼此谈论及此，令尊说俗人六根未净，是以易为邪道所惑，鬼斧门便可能针对常人弱点，伪冒死尸夺人心志。”赵子原心念微转，忖道：

“顾兄曾提到他的父亲是一梦禅师方外好友，不知他父亲是谁？”

只闻顾迁武道：

“也许大师说得对，死尸根本是假，否则如何会被那位前辈的武功惊走。”

一梦岔开话题，道：

“两位小施主与那位中年檀樾似已认识在先？”

顾迁武道；

“小可在太昭堡里，曾与他见过一面。”

一梦禅师想了想，道：

“老衲尚有一事须得向他请教，只好再打扰他一会了。”当下移步行至末座庙房前面伸手敲门，半晌却不见回应。一梦禅师提气道：“檀樾可在里面？”

房内依旧没有应声，一梦迳自推门进去，忽然脱口“咦”了一声，顾、赵二人相互对望一眼，双双掠前。

但见房中空空如也，窗门洞开，哪还有中年文士的影子在？顾迁武道：“他，他走了？”赵子原指着洞开的窗户道：“那位前辈可能经由窗口离去，其人行迹飘忽，来去无踪，譬之神龙亦不为过。”

只有一梦禅师默然不语，面上神色是出奇的凝重。

这会子，突闻寺外传来“希聿聿”马嘶声音，一阵急促凌乱的蹄音，自夜雨中飘了过来，诸人心子都是一紧！

一梦禅师从沉思中惊醒过来，道：

“豪雨不停，莫非又有过路旅客前来借宿不成？”

蹄声由远而近，果然在寺前停了下来，紧接着“嘭”“嘭”敲门声起，喧哗的声音喊道：“和尚开门——”赵子原心中暗道：“哪有过路旅客开口如此粗鲁莽撞？”

另一个急促的声音道：“和尚快开，不然咱们冲进去了！”一梦禅师长

眉微锁，三人加快脚步朝大殿步去，才走到廊道半途，但听“蓬”然一响，庙门业已为人撞裂开来！

寺内几个受惊的小沙弥奔跑过来，当首一名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师……师傅，什么事？……”

一梦禅师道：

“有客来了，你们统统到内殿去，客人由老衲来接待打理。”小沙弥们不敢多言，唯唯退了下去。

赵、顾二人紧随一梦禅师急急步向大殿，只见殿门破处，一名披发左衽的中年汉子牵着一匹红鬃烈马走进庙堂！

在他的身后是一个身披一件银色大氅的汉子，也是牵着一匹高大骏马，然后又是一人一马，如此鱼贯步进七人七马，个个都是一件银色大氅披身，相形之下，那走在最前的异服汉子便显得格外突出了。

众人闭口无语，空气像是突然凝住了，只有马蹄敲在殿内青砖之上，发出“得洛”“得洛”的声响！

赵子原乍见来者装束，心里呼道：

“银衣队？太昭堡的银衣队怎地来到广灵寺了？”

顾迁武悄悄移近赵子原身侧，压低嗓子道：

“银衣队只怕是追蹑小弟行踪而来，但为首那名异服汉子却是眼生得很，兄弟你可认识此人？”

赵子原视线移到那披发左衽的异服汉子身上，心子猛地震一大震，险些失口惊呼出声！他捺下一颗忐忑之心，低道：“此人来自漠北，唤做狄一飞！”

顾迁武脱口低“啊”了一声，想不起自己曾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只有暗暗纳闷于心。

赵子原见顾迁武脸上茫然的模样，本欲向他叙述自己所以认得狄一飞的经过始末，但目下却无暇详说。

一梦禅师面对来者，双手不十不抱，亦不揖身行礼，开口道：“诸位施主请了。”

为首那异服汉子狄一飞道：

“大师……”

他仅说出两个字，便听一梦禅师截口道：

“诸位施主竟然牵着马匹进入庙殿，显然是有意践辱佛门了？”异服汉子狄一飞笑嘻嘻道：

“牵马入殿是在下的意思，和尚你没瞧见外面正下着大雨么？佛视众生皆是平等，牲口自然亦不例外，岂能让它在外头受风吹雨淋，和尚你若认为在下此举不对，那么你就不是皈依佛祖的出家人了。”

一梦禅师呆了一呆，道：

“施主词锋锐利如斯，老衲说你不过。”语气一顿复道：“但是老衲倒想听听施主解释，何以等不及开门便自破门硬行闯入的道理？……”

狄一飞满不在乎道：

“在下并不认为破门而入有何严重之处，充其量赔你和尚两块破木板将房门修钉修钉不就得了。”

一梦禅师长眉一轩，道：

“依此道来，施主是不怀好意而来了？”

狄一飞道：

“不怀好意又待怎地？和尚你若瞧不过眼便划下道来，在下随时可以奉陪。”

说到此地横目一瞥，已自发现立在一梦禅师身后的顾、赵二人，他上前一步沉声道：“尔等两人之中，哪一个是姓顾？”顾迁武道：

“正是区区，阁下有何见教？”

狄一飞点一点头，道：

“银衣队眼线回报甄堡主，说姓顾的你正潜居在广灵寺，咱们果然没有摸错地方。”

顾迁武冷然道：

“我可不认识阁下。”

狄一飞道：

“那倒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听说姓顾的你在逃离太昭堡之前，是堡内银衣队总领？”顾迁武道：“不错。”狄一飞道：“眼下由狄某接掌银衣队，姓顾的你知道咱们来意么？”赵子原闻言疑念顿生，暗忖：

“这狄一飞不是与武啸秋同是一路之人么？他又混到太昭堡甄定远那边去，不审居心何在？”

顾迁武道：

“阁下何必绕圈子打哑谜，有话还望直截了当说出。”狄一飞冷笑道：

“狄某受甄堡主之托，率领银衣队前来擒你回堡正法！”顾迁武哈哈笑道：

“好说，区区早知甄堡主不会轻易将我饶过，问题是阁下有没有生擒顾某的本事？……”

狄一飞道：

“有道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狄某若没有十足的把握，敢于担下这件差事么？姓顾的你死心吧。”他狂笑一声，又钉上一句：“碰上我狄一飞，合该你倒了霉运。”

顾迁武打个哈哈，赵子原插口道：

“顾兄你居然容得下这厮的狂态么？”

狄一飞面色一沉，道：“你是谁？”

赵子原淡淡道：

“区区的名字是让朋友叫的，姓狄的你并不是咱们的朋友。”狄一飞瞠目，后面一名银衣汉子插口道：

“这小子自称赵子原，曾混到堡内卧底数日……”

狄一飞意味深长地打量了赵子原一番，低喃道：“赵子原，赵子原，原来就是你！”

他本意要说：“原来武啸秋的女儿所派遣到太昭堡卧底的少年就是你？”但却突然有所警觉，换了另一个说法。

说着，转向顾迁武道：

“姓顾的你若是识相，还是乖乖束手就缚，让狄某押回太昭堡，否则——”

顾迁武道：“否则如何？”

狄一飞冷声道：

“否则你我以拳脚相见，狄某动手一向没有分寸，姓顾的你必然非死即伤！”

顾迁武哼一下道：“赵兄你瞧，这厮又狂起来了。”

狄一飞大吼道：“不信你便接狄某一掌看看！”

语落，右掌疾抡，猛然平击而出。

顾迁武双手当胸一圈，缓缓封迎上去，倏闻“呜”然一声怪响，旁立的一梦禅师拂抽一挥，接下了狄一飞这一掌。

第十七章　神秘篷车

狄一飞沉声道；

“和尚你度德量力，能够代姓顾的出头么？”

一梦禅师正容道：

“施主足踏佛寺，行为跋扈之极，显是未将老衲放在眼里——”狄一飞仰首大笑道：

“狄某何尝将什么人放在眼里过，大师未免太高估自己了！”一梦双目一张喝道：

“住口！”

狄一飞忍不住道：

“看来咱们先得干上一场了，你吃我一掌。”

单掌自左而右划了个圆弧，徐徐推出。

他出掌毫无半点声音，像似劲道不足，一梦禅师神色却陡地一变，双方这一掌虚实难分，的确令他大为吃惊。尤有进者，狄一飞一掌尚未击实，空出的一手居胸一冲，虎虎又发出了五招，速度之疾委实无以伦比。一梦禅师并未出掌封接，他足踩九官方位，待得对方五招发尽，适好踏回到原位。

他步法轻灵已极，就恍如立在原地未动一般。

狄一飞冷冷道：

“和尚你何庸以虚避实，不敢与狄某正面敌对么？”一梦禅师道：

“老衲如不出手，施主想也不省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了！”

他双眉陡然轩飞，双掌一合，平推而出。

狄一飞道：

“这还像话些。”

左掌一横，右手一颤，斜斜反击而上，讵料一梦禅师掌至中途骤然变招，那招式之奇，力道之重，直是神来之作。狄一飞一个措手不及，连忙撤掌避开。

一梦禅师道：“如何？”

狄一飞哂道：

“和尚你先别得意，狄某避你一掌，下面犹有杀手尚未使出呢。”

一梦禅师道：

“那你还等什么？”

狄一飞冷笑一声，挥掌就要击出，蓦然间，顾迁武一步跨了上来，道：

“禅师且请退下，此人既是冲着小可而来，由小可与他单独解决便了。”

狄一飞道：

“如此倒省得狄某多费手脚。”

他回首朝身后立着的六名银衣汉发号施令道：

“候广，闻声平，你俩分别把守庙殿左右，提防姓顾的打不过便行逸走……”

当首两名银衣汉子喏应一声，分别往左右跃开，立身在大殿两侧，其余四名汉子则一字排开，挡在殿门当口。

顾迁武朝右侧一名银衣汉子道：

“闻声平，你还认得顾某么？”

那银衣汉子面无表情道：

“当然认得，从前你是咱们银衣总领，目下则是甄堡主所欲缉拿的人犯！……”

顾迁武道：

“顾某不愿长久滞留于太昭堡，是以留笺向甄堡主辞卸银衣队总领就迳行离开，不料竟招致他的猜忌，甄堡主为人阴险残暴，劝你还是步顾某之后尘早早离去，否则迟早必有不豫之祸加身。”那闻声平微微动容，立刻又道：

“日前甄堡主尝言，你于五年前来到太昭堡受聘为银衣队总领，与姓赵的小子一样，为的也是卧底而来——”语声顿了顿，复道：

“堡主既有命令下来，咱们只好对你得罪了。”

顾迁武道：

“闻声平你未加入太昭堡银衣队前，在江南武林亦是有头有脸，称雄一隅的人物，缘何却甘心蛰伏人下？此外候广、熊经年都是……”

狄一飞自旁打断道：

“姓顾的，你废话说够了没有？”

顾迁武沉道：

“你等不及要动手了么？”

狄一飞更不打话，双掌并举而起，掌心逐渐泛青！

顾迁武一瞥之下猛然向后倒退一步，失声呼道：

“青纹掌？”

狄一飞狂笑道：“你自作了结吧。”顾迁武双目一扬，道：“青纹掌也算不得什么？”

一旁的一梦大师神情却已变得沉重，心中忖道：

“青纹掌？……青纹掌？……然则眼前这姓狄的是来自漠北了，不知他和漠北那功力高不可测的第一人岚法王有何关连？”这时候，大漠怪客狄一飞对着顾迁武发出了“青纹掌”！只见他身形腾空而起，双掌下切，一股阴风寒气由那泛着不正常颜色的掌心嗞嗞透出，有似丝螺回绕，更像水起涟漪，涌出一圈一圈青纹，那寒气每涌出一圈，便往敌手移近一分。到了涌出第五大圈后，一掌已逼近顾迁武身前不及三尺，成了混沌一片，青气蒙蒙吞吐不止。

赵子原睹状，情不自禁惊呼出声，他知那狄一飞一身功夫甚是出奇，却不想会出奇霸道一至于此。

青纹掌力迅即涌至，顾迁武毫无考虑的余地，甚至连缓一缓，拖一拖都绝无可能，他开声吐气大喝一声：

“嘿！”

陡然他全身衣袍呼地鼓涨起来，真气沉凝不散。

顾迁武不退反进，身形亦自疾冲而起，几乎在同一忽里，他单掌当胸一切，一招“六丁开山”横推过去。

他这一掌“六丁开山”无异推出了一记千斤之杵，对方掌力微微窒了一窒，霎时又涌了上来，顾迁武在空中跨行数步，身形冉冉下降，双掌连挥一路打将下来，直到落地。在这片刻间，他已和“青纹掌”正面碰上十余掌了，着地之后他身躯依然稳立有若磐石！赵子原在一旁看得呆了，忽闻一梦禅师低声道：

“阿弥陀佛，武林中又多了一个青年不世高手了！”狄一飞怔怔立在当地，似乎想不通自己的“青纹掌”怎会一击罔效？蓦地他仰天大吼一声，掉

头牵马出寺而去。

六名银衣汉子面面相觑了好一忽，也相继牵马退出，顾不得外头那倾盆大雨，纵马如飞驰去。

一梦禅师低呼一声，道：

“小施主好厉害的六丁开山。”

顾迁武不在意地笑一笑，道：

“好险，好险！”

赵子原道：

“顾兄武功原来如是高明，以前可把小弟骗惨了。”

顾迁武尴尬地笑笑，道：

“小弟着实有难言之隐，在太昭堡里不得不收敛锋芒，装做不甚会武，以免启人疑窦。”

赵子原心道：

“难言之隐？我自己又何尝没有难言之隐，看来人与人相处，欲剖心互视，推诚相见，是很难很难了。”于是不再发问。顾迁武道：

“方才那姓狄的其实并未落败，只是他自以为可胜的青纹掌被我破去，一时难堪无颜，是以才匆匆退走……”

一梦禅师颔首道：

“事实如此，狄姓施主武功怪异非常，过后只怕还会再来。”赵子原忽然想起一事，喃喃自语道：

“奇事，天下哪有如此奇事？”

顾迁武错愕道：

“兄弟你怎么了？”

赵子原道：

“那狄一飞生像与甄定远关系非浅，曾为甄堡主奔波收罗三把断剑，复受聘为太昭堡银衣队总领，但小弟又亲眼见到他与留香院武啸秋暗通声息，欲谋不利于甄定远，此人骑墙左右，两面讨好，其中定有什么奇特阴谋！”

当下遂将自己在荒野茅屋内的所见所闻，一一具述出来。三人商讨一番，料定狄一飞必然再来，而且甄定远既察知顾迁武潜居此寺，焉能轻易甘休，顾、赵二人乃与一梦禅师辞别，离开广灵寺。

顾迁武与赵子原冒雨走了一程，因两人去路各异，遂分手而行这一路雨点下得更大，烟雨蒙蒙压住半天边角，顺着荡荡的风势来得排山倒海，风雨没停，而黑夜是愈来愈晏了。灰云飘过来，一阵猛密的雨粒刷辣辣地打在赵子原身上，风雨遮住天，弥住地，使人觉得周遭除了惨黯之外再也没有旁的。赵子原一身已遭雨水淋成了一只落汤之鸡，他望了望迷茫的远方，迷茫的雾山云树，喃喃自语道：

“雨太猛了，北方的天气就是这么阴晴不定，适才我原该在庙里避避风雨再行赶路的……”

又走了一晌时，雨势略为收敛了些，风也不像飞霜降雹般的刺骨贬肤了。

就在这片昏晦里，赵子原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格格轧轧的车轮声，耳畔一道冷冰的声音道：

“快闪开，你作死么？”

赵子原回头望去，只见道一辆篷车直驰近来，车头端坐着一名御车者，两道冷电般的眸子正紧紧盯在赵子原身上！赵子原霍然一惊，暗道此辆篷车

仿佛自天而降，到了背后自己犹未发觉，虽说雨声喧哗，但车马驰行怎会连一丁点声音也未发出？

那坐在车头驾马之人斗笠罩去大半，只露出前额与一对明晃晃的眼睛。

错身之际，那人上拉缰辔，篷车在赵子原身侧停了下来。那人冷冷道：

“小子你大雨夜失魂落魄地在路上闲荡，这条路可教你买下了么？篷车不用通过啦！”

赵子原见对方口气不善，心中不禁有气，道：

“区区分明行在路旁，这条路不是区区买下的就不能走么？”那人不屑地冷笑道：

“恁地？你阻身于道中犹要强词夺理？”

赵子原道：“到底是谁强词夺理，咱们心里有数。”

那人尖声道：

“小子你嘴底下硬得很，我倒要称称你有多少斤两。”言讫，轻轻一挥手臂，破空三点寒垦疾如闪电般直袭赵子原咽喉。

这下变生仓促，赵子原万万料不到对方会在三言两语间向自己突施暗袭，抑且下手又如斯狠毒，双方距离既近，三点寒星来得又突兀无比，令人挡无可挡，避无可避。

赵子原情急智生，双手猛可往后一屈一甩，同时间身子一下子便摔到地面，贴地仰卧——

“嗤”“嗤”“嗤”，三支细如牛毛的钢针正好好自他肚皮上飞闪而过，落于路左道上那人一怔，道：

“小子，原来你也不简单啊。”

赵子原脸色一沉，道：

“尊驾竟敢暗箭伤人……”

他下意识凝目一望落在地上的三点寒星，见钢针虽是细小，针头上却是乌墨无光，显然喂有剧毒。

赵子原凛然一惊，忖道：

“这啐毒针与那残肢红衣人口里所吹，使人防不胜防的毒针完全一模一样，莫非针头上喂的也是马兰之毒？”

旋又暗忖：

“但是马兰之毒据说是水泊绿屋独有的毒药，眼前这驾车人为何也便用此类毒针？……”

正忖间，车篷里面忽然亮起一道慵倦的女人声音：

“马骥，你又与人冲突了么？”

那赶车人应道：

“启禀主上，此人行走道中挡住篷车去路，分明存心冒犯……”

那慵倦的女人声音打断道：

“我瞧得很清楚，要么，你就快点儿出手把他打发，要么，就干脆不要打理他，赶路要紧。”

赵子原暗暗拿眼观察那辆篷车，见车身较通常马车犹要大上五尺有奇，前后左右都扣着灰色篷布，但在前面告轮的一块篷布上却穿有两个圆形小洞，非经仔细观看，决不容易发觉。

他恍然悟到，那篷车内的女子所以说她瞧得非常清楚，敢情正因从篷布上两圆形小洞可以看清外边物事的缘故。

那赶车人马骥道：

“属下可不可以使用漆砂毒刀？”

“漆砂毒刀”四字一出，赵子原心子又是一震，暗想：师父当时曾经对自己说过，“漆砂毒刀”是水泊绿屋独门擅使的毒刀，常人若吃此刀划破肌肤，剧毒立即侵入体内发生肿裂现象，较之死罪还要难受，是以他听到“漆砂毒刀”四字，便情不自禁战栗了一下。

篷车里那慵倦的女人声音道：

“好罢，但你必须在三招之内，削去他一臂一足，让他吃点苦头，可不要将他杀死。”

赵子原在心中咒道：

“好狠毒的女人！削去一臂一足还只是吃点苦头而已，那隐在车篷后面的一张脸孔，心定是满带凶煞之气的母夜叉！”

赶车人马骥冲看赵子原阴笑一声，道：

“嘿嘿，小子你认命吧。”

边说边自怀中抽出一只白惨惨的短刀，迎着赵子原面门晃了一晃，但是他身子却一直坐在车台上未曾移动，赵子原不觉纳闷于心，不知对方等下将要如何动手？

马骥手持短刀，慢条斯理地虚空一划，赵子原但觉一股炙热飚风居然随着那一划之势直逼而来，这一惊诚然非同小可，当下慌忙手足齐蹬，“刷”地仰身退开数步之遥。

马骥面露得色，方欲纵身下车，篷车中那女子的声音适时响起：

“马骥且慢动手，道旁隐伏有人——”

语声方落，道左草丛中一阵窸窣声起，缓缓步出一人！赵子原骇讶更甚，心道在风雨交扰之下，那女子身在车篷里望，听觉反应竟犹敏感如此，功力高真是难以想像。那蒙面之人一足微跛，相貌丑陋万分，他一拐一拐地朝车行来，立身在赵子原右侧。赵子原脱口呼道：“殃神老丑！是你……”那跛足丑人正是殃神老丑，赵子原曾先后在鬼镇近郊墓地及金翎十字枪麦炘府上，与此人碰过两次面，当时殃神老丑误认赵子原与职业剑手有关，故而对赵子原不乏敌意。

他淡漠地望了赵子原一眼，默然无语。

车篷内那慵倦的女子声音道：

“殃神老丑？嗯嗯，我听过这个名字，在江湖上倒是小有名气，嗯嗯……”

殃神老丑乃是相当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人亦正亦邪，黑白两道几乎无人不晓老丑之名，眼下却被一个女人评为小有名气，赵子原忖料老丑必会发作无疑，讵料他却淡然不以为意。老丑面向篷车沉声道：“好说了。”车内那女子道：

“老丑你鬼鬼祟祟，藏躲在草丛内做什么？”

殃神老丑沉吟下，道：

“适才老朽路经此地，远远见到仙子的篷车，老朽一时好奇，遂驻足旁观了一会，全然未有其他用意………

篷车内女子轻噫一声，截口道：

“老丑你称呼谁是仙子？”

殃神老丑错愕道：

“你——你难道不是香……香川……”

话未说完，蓬布微动，接着被拉起一角，一双白如葱玉的手臂，自蓬布缝隙缓缓伸露而出——

殃神老丑电目一瞥那玉臂手指上所戴的一只绿色戒指，身躯猛可颤一颤，期艾了一阵，竟是一句话也说不了口。车内那女子将玉臂收回，咯咯娇笑道：

“见戒指如见人，老丑你总该知晓我是谁了吧？”

殃神老丑打了个寒颤，道：

“老朽有眼无珠，有眼无珠。”

车内那女子道：“殃神老丑，今日既然在此与你不期而遇，我问你一事——”

殃神老丑道：“老朽知无不言。”

篷车内那女子冷冷道：

“你自己的事还会不知么，不久之前据闻你联合了许多武林同道，包括有丐帮、黑岩三兄弟及朝天尊者等人，同赴毕节为十字枪麦炘声援，以谋对付职业剑手，此事当真？”

殃神老丑讶道：

“你，你哪里得到的消息？”

篷车内那女子道：

“武林中有哪一件消息会逃过绿屋主人的耳目，简直废话。”殃神老丑迟疑一下，道：

“事实如此，老朽与麦十字枪相交多年，不得不为友尽点心力。”

那女子冷哼，道：

“说得动听，只怕另有存心吧。”

老丑闷声不语，篷车内那女子道：

“我只要听取你的证实，现在你可以走了。”

殃神老丑如释重负，一转身飞快走远了。

赵子原望着老丑渐去渐远的背影，恍恍惚惚发了好一会呆，暗忖伸出车来那只雪白手臂的指上所戴的绿色戒指，不知象征何物？

缘何会令有藉藉之名的殃神老丑惧骇一至于斯？

这时豪雨已歇，风势也逐渐转弱，但大地依然是一片黝黑，将近黎明的天色总是最为黑暗了。

一盏茶时间过去……

车内那慵倦的女子声音道：

“马骥，那老丑走了有多久？”

赶年人马骥应道：

“一刻工夫。”

那女子低声道：

“一刻工夫也够了，你赶快策马奔车，在五里之内须得追上殃神老丑……”

马骥愕了一愕，道：

“这挡路的小子如何处理？”

他视线一直落在赵子原身上，生像就等车内女子有命下来，立刻要将赵子原生吞活剥似的。

那女子开口说了话，声音是冰冷冷的：
“马骥，我命你尽速追赶殃神老丑，有你自作主张的余地么？目下怎有余暇顾得了这毛头小子？”
马骥不敢多言，只是狠狠盯了赵子原一眼，策马欲行。赵子原思潮电转，喝道：
“慢着——”
马骥道：“小子滚你的……”一挥马鞭，兜头朝赵子原罩至，赵子原纵身一闪，马儿“希聿聿”一声长嘶，篷车如飞驰去……赵子原神情恍惚，良才清醒过来，他伸手拍去衣袂上沾染的泥泞，动身开始赶路。
夜更阑，雨后的天空没有一丁点月华星光，黑暗使他感觉到沉闷窒息，道上静悄悄地，不闻任何声息。
走了将近一个更次，迎面便是一大片丛林，道路曲回延伸到丛林深处，赵子原前行数步，心子忽然无端一动，一句江湖老话闪入脑际——
“逢林莫入！”
他眼望树林，心底悄悄升起一股莫名的不祥预感，不觉趑趄不前。
正自踟蹰间，蓦闻一阵急促凌乱的足步声音自林中传了过来，刹时赵子原面色沉了下来，双掌错交胸前真气运足，准备遇有不测随时可以出击，树上夜枭咕咕啼了一声，像是在嘲笑他的过度紧张。
足音逾近，只见枝叶一分，跌跌撞撞奔出一人，赵子原定睛一瞧，赫然是跛着一足的殃神老丑！
老丑全身似已脱力，不住呼呼喘着大气，冲到赵子原前数步处，一个踬踣倒在地上！
赵子原失声惊呼道：
“老丑……老丑……”
殃神老丑痛苦地在地面扭动，唇皮微微掀动，却无声音透出。他那奇丑的脸庞此时竟泛出一片墨黑之色，两颊汗珠滚滚而落，揣摩情形似乎中了巨毒。
赵子原不知如何是好，陡闻殃神老丑发出一声怪呼，口中气息咻咻，双手猛烈地在胸前撕抓，登时血肉狼藉，胸衣碎成片片。赵子原喝道：
“你疯了！”
他当机立断，右手骈指疾出，同时点了老丑双臂穴道。殃神老丑断断续续道：
“女娲……我见到了女娲……”
他身躯不停的蠕动，面孔五官拥成一怪状，更显得丑陋无比，俄顷他足跟一蹬，双眼暴突，然后再也不能动弹了。赵子原听老丑喃喃说了最后几个莫知所云的字，便倒地而亡，一时为这突生的变故震呆，惶然莫知所措。
霎时他胸臆升起一种古怪的感受，默默对自己道：
“老丑才走出不到五里便遇害于此，死状又是如此奇特……对了，五里，刚刚那辆篷车内的女子不是指令马骥得在五里以内追上老丑么？巧得很老丑就在五里开外被害身死了……”
想到这里但觉心头沉重。抬目一望前方黑压压的丛林，依稀透着一种极为神秘凄厉的气氛，不知不觉的他的心神似乎已为紧张控制住了。
赵子原心想：
“杀害殃神老丑的凶手若果仍逗留在林中，我贸然入林不知会不会遭到

同一命运？”

他终于克服了心中的寒意，举步进入丛林，足步踏着一径枯叶，发出“沙沙”之声，于林深静处分外显得清晰。他小心冀冀地穿过树林，却没有发生任何事，赵子原反而感到相当意外。

当下不再滞顿，一路直奔大荔镇，回到高良酒楼时，已是翌日黄昏，店伙忙着在店门掌起灯笼，摇曳的灯火投下一些晕晕糊糊的幽光，泼洒在街道上来往的行人身上。

赵子原在酒楼前面徘徊一阵，回想自己数日所经历的种种奇特遭遇，便像走过了几十百年似的，所幸自己体内的马兰毒素已解，不致于终生受制于人，只不知那残肢红衣人会不会洞悉端倪？

他暗想道：

“残肢红衣人让我服下绝毒，在他以为我绝对只有俯首听命，供他驱遣差使了，自然料不到我会鬼使神差的解去了体内之毒，我不如将计就计，继续佯装下去，或可探出一些秘密也未可知。”

一念及此遂拉住一名店伙问道：

“堂倌你可知道，一个中年仆人和坐在一只轮椅上身穿红衣的老人，是否仍住在店里？”

那店伙打量了赵子原一眼，道：

“客官你和那主仆两人是一道来的吧，前两天小的还瞧见你们老少三个坐在同酒桌上，当时是你……不，不，是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失手打碎一只酒杯，你招呼我重来换过一只……店伙话匣一开，便唠叨个没完，赵子原苦笑打断道：“我只问你，他们主仆俩离开店里了不？”

店伙道：

“没有，他俩住在酒楼后面的客栈已有两天了，生像在等着什么人似的，老的曾吩咐我如若是见辆灰篷马车来到，便得进去向他们通报。”

赵子原闻言心动，举步便行，店伙仍在后头叙说不休：“我说客官，那对主仆俩脾气可真古怪得紧，你若无事还是少进去打扰他们，昨晚我送只茶壶进去，却吃那仆人给吼嚷了出来，喏喏，这种客人，小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咧……”

忽然店里酒客一声吆喝，打断了他的话头：“伙计你甭哪儿耍贫嘴了，快与我拿一坛老酒来。”

赵子原啼笑皆非地摇摇头，迳行走过酒楼，来到后院客栈，自东向西数到第三间厢房，推门进去。

乍一进房，触目便见到残肢红衣人那张阴森的面孔，此际他仍蜷缩坐在轮椅上面，中年仆人天风则立于其侧。

天风双眼一翻，道：

“小子，你回来了？”

赵子原淡然道：

“要活命不回来行么？区区身中巨毒，这一生一世是毫无指望他故意露出意气消沉的模样，避免让对方瞧出破绽。天风冷哼一声道：

“既然你也晓得此中厉害，却是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行为依然故我，足见你未将咱们主人放在眼中。”

赵子原耸一耸肩，道：“那倒不然。”

残肢红衣人转过轮椅，面对赵子原阴声道：

“娃儿你服下马兰毒丸后，已成为老夫的仆人，但你却来去自在，丝毫未尽到为仆的本份，前些日子老夫对你的警告，你只当过耳边风是不？”

赵子原尽可能装得毕恭毕敬道：

“小可一时糊涂，老爷多耽待。”

残肢人哼一下，道：

“尔后如果你稍有逆心，十日毒发老夫不与你解药，五脏六腑立受剧毒侵蚀，全身筋脉寸寸断裂，嘿嘿，天风便曾经目击许多中毒者的死状，或者他可以告诉你，敢于拂逆老夫者的下场。”赵子原下意识瞧了天风那满露恐惧之色的脸孔一眼，道：“小可知道。”

残肢人道：

“老夫不想置你于死，你可要小心莫要触老夫之怒。”他绝口不问赵子原两日来的行踪，赵于原不禁暗暗纳罕。半晌，残肢人道：

“娃儿，现在你开始为老夫卸装——”

赵子原道：“卸装？”

残肢人道：

“甭装佯了，多日前于太昭堡你曾隐伏石屋门外，偷窥无风为我卸装，你当老夫未曾发觉么？老夫本待出声喝破，适值姓顾的蒙者黑巾，自窗口闯进屋内欲行刺于我，始被你从容逸去，你不会太过健忘吧？”

赵子原心子颤一大颤，忖道：

“残肢人原来早已知晓自己偷窥之事，却一直不动任何声色，这等城府真不可谓不深了。”想到这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当下只有硬着头皮将红衣人连人带椅推至床前。

他迟迟未敢动手，残肢人连声催促道：

“还磨菇什么？你先卸下我的左手左足，依次是右手右足，不待天风指点，你该懂得怎么做的。”

赵子原做梦也想不到这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会落到自己身上，此刻他欲罢不能，只有惴惴步至轮椅左侧，像肢解活人一般，把残肢红衣人左手左足自齐肩齐腹处卸下——

继而转到轮椅右方，迅速地将他的右手及右足一一卸了下来！赵子原伸手一按轮椅把柄，“轧”“轧”机声亮起，钢铸椅座徐徐上升，露出一个五尺见方的空匣，他将那一对手脚整齐地放进匣里，再将残肢人自轮椅上抱将起来置于床上，残肢人躺在床上满意地道：

“娃儿你的动作倒是相当干净利落，老夫倒没有选错仆人。”赵子原不语，残肢人嘿嘿狞笑一声，复道：

“老夫四肢残缺已久，知者却少之又少，娃儿你认为老夫事实上与一团肉球并没有分别吧？”

赵子原再度仔细注视眼前这个残肢奇人，但见他双手双脚悉被齐根切掉，伤口结成一块块血肉模糊的肉疣，肋肩及小腹附近肌肤累疬，泛出血漉漉的紫红颜色，厥状惨怖已极。

纵然他是第二次见到此等惊人的景象，依然感到胆战心惊，闭眼不敢再瞧下去。

他长吸一口气，问道：

“老爷四肢是如何失去的？”

霎时，残肢人面上露出一种极其古怪而又凄厉的表情，喃喃道：

“ 塌屋……红死的假面具！嘿，肉球、肉球…… ”

天风惊呼道：

“ 老爷，你……你…… ”

残肢人恍若未闻，只是一个劲儿喃喃道：

“ 塌屋……红死的假面具！嘿，肉球……嘿嘿…… ” 霎间，他面上神情突然变得凄厉异常，晶瞳里生像蒙上了一团幻雾。

天风惊呼道：

“ 老爷，你，你怎么了？ ”

残肢人绻着身子，在床上打了两滚，嘶哑地低道：“ 肉球，一团肉球！嘿嘿…… ”

第十八章　万劫轮回

赵子原见对方忽然变得如许失态，不禁呆了一呆，但一时却悟不出残肢人神情之所以突变的缘故，好一忽，残肢人才从半痴迷状态转醒过来，他双目一翻，道：

“娃儿，方才你问我什么？”

赵子原缓缓道：

“小可问及老爷之四肢何以残缺不全？”

残肢人狞笑道：

“普天下知晓老夫残肢秘密之人屈指可数，而且在这些知情者中亦从来无人敢向老夫问及此事，娃儿你可知此间正犯了老夫大忌？”

赵子原道：

“小可不过随口问问，老爷不愿说出就罢了。”

残肢人阴沉沉地道：

“你无端问及老夫私隐，老夫可不能平白饶你过去。”说着，转朝天风道：

“天风你将轮椅铁匣里的轮回锁拿出来……”

天风闻言，面上忽然泛起惊悸不敢置信的神情，期期艾艾道：“轮回锁！老爷是说那轮回锁？”

残肢人道：

“那轮回锁已有许久没有动用了，今日正好用来施诸这娃儿身上。”

天风低应一声，举步走到轮椅之前，将座垫掀起，伸手徐徐自木匣中取出一副铁器，赵子原下意识将视线移到天风手上所执的物事上面，只见那铁器系由两块乌黑的铁板双面合夹而成，顶端绕有一圈弹簧，构造简单异常，自外表观之并无任何出奇之处。

铁器在天风手中被摇得啷当作响，声音刺耳之极，赵子原不知他们主仆俩卖的什么玄虚，不觉皱一皱眉。

天风冲着赵子原阴笑道：

“小子你莫小觑了这两片铁器，它是水泊绿屋独门三大酷刑之一的刑具，专用来整治为仆不忠不顺者，当年我就曾尝过此一毒刑的苦头，嘿嘿，那等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你立刻就可以领略到了。”

他故意加重最后一段话，期使在未动刑之前便使对方心怀惧意，以增加用刑的效果。

赵子原果然动容，却忍住没有作声。

残肢人道：

“天风，在你受刑过后，业已学会如何使用刑具，今日正好派上用场。”

赵子原道：

“小可不过是无心一言之失，就值得以刑加身么？”

残肢人阴声道：

“如果你不是为老夫收为仆人，这无心一问就足够要你的命了，须知死罪虽免，活罪难逃，你能熬得住本门轮回锁毒刑，老夫便可以饶你一命。”

赵子原情知对方心术阴辣，多言无益，遂故意装出畏怯之容，不再说话。

残肢人狞笑一声，道：

“娃儿，你害怕了不是？”

赵子原不答，尽在心中忖道：

“目下我体内毒素已解，随时都可甩手一走了之，只是如此一来水泊绿屋这条线索也就跟着断绝了。”

他在脑中将全盘利害得失迅速作了衡量，考虑自己要不要继续佯混下去，头脑渐渐冷静下来。

天风喝道：

“小子与我跪下！”

他手执铁器趋近赵子原身侧，戳指疾点他的肩井穴，赵子原不欲闪避，当下感到双腿一软，竟至跪倒地上。

天风面上浮起森森的杀气，从刑具中抽出一支金光闪烁的薄细金圈，两头弯接，恰好将赵子原双手牢牢扣住，他用其余二片铁板自两边穿过金圈，弹簧一紧，便如一只巨型铁锁一般，把赵子原胸背紧紧夹住——

赵子原立时感到十分痛楚难禁，即连呼吸都不得舒畅。

天风唇角牵动，露出残忍满足的一笑，徐徐转身向躺在床上的残肢人躬身一揖，高声说道：“下仆开始施刑了——”

残肢人冷森森道：“魂游太虚，万劫轮回！”

天风又毕恭毕敬的哈了个腰，双手一抽一抖，弹簧金圈立刻飞快回转起来，一时只见簧丝重重叠叠，形成嗡嗡一片，那簧丝每转一圈，夹在赵子原胸背的铁板便自压紧一分。

赵子原只觉胸膛有似被压上一块千斤之石，肋骨就在迸裂压断，窒息而不能透气的肺部有一种抑遏不住的难过。

天风狞声道：

“你把牙关咬紧了，好受的还在后头。”

手上一使劲，金光灿然的薄细簧丝疾转丛圈，铁片一分一分地夹紧，赵子原惨叫一声，仰首咯出一口鲜血，竟自昏厥过去。

残肢人道：

“停止！天风你下手要有分寸，老夫好不容易收了一个年轻仆人，可不许让你活生生整死。”

天风唯诺，迎面泼了赵子原一头凉水，赵子原悠悠醒来，张眼触及天风那唇角所挂的残酷笑容与残肢人冷森的面容，正待破口大骂，可是身上穴道被点，一句话也说出不口。

此刻他胸臆充满了恚恨怒火，心想使用这种世上少有的毒刑，任何人性未泯之人都会觉得太过残忍，但水泊绿屋这残肢人却动辄施诸于人，而他的仆人天风虽则亦领略过毒刑滋味，自己施刑时简直又像一个报复虐待狂者，生似非将赵子原折磨至一佛涅槃不休。

只听天风咒道：“蹩脚的家伙！”接着又开始转动簧丝，赵子原只觉一阵剧痛攻心，腹中一口浊血涌了上来，再度昏迷过去。

天风哼了一哼，用冷水把赵子原弄醒，铁锁一夹，赵子原胸前衣袂登时应势裂开，露出皮肉，天风连眼皮也不霎动一下，握持刑具的手臂暗暗一加劲，簧丝又连转数圈，赵子原胸背已是紫痕累累，伤口淌出血丝，他间而发出乏力无声的呻吟，和残肢人时断时续的阴笑，使室中洋溢着一片森冷惨酷的气氛。

那“轮回锁”是武林有数的秘传毒刑之一，此种刑具的特色乃是专用以对付武林高手，而且武功越高者所吃的苦头越大，赵子原的武功虽然并不如

何出色，但在天风蓄意的折磨下，着实也尝够了诸般苦楚。
　　将近一个晌时下来，赵子原已是数度昏厥，全身脱力倒在地上。
　　残肢人道：
　　“ 够了，天风你把刑具移开。 ”
　　天风遵嘱弄开刑具，只见赵子原四肢软瘫，面若金纸，竟似马上就要断气的模样——
　　天风慌道：
　　“ 这小子蹩脚得很，恐怕有性命之忧………
　　残肢人恚道：“ 早就关照你下手不可太重，如今姓赵的娃儿若是无救，少不得要你到黄泉路上陪他作伴！ ”
　　天风全力施为，直忙得汗流如雨，过了一个时辰，赵子原面色渐转红酌，鼻息渐粗。他继续运力催气，直到赵子原醒转，始嘘了一口气，放开手来。
　　赵子原一启眼，天风那狰狞的面容工映入他的眼帘，他猛然一冲掌，往天风心口直击而出——
　　这下事起突然，天风万万料不到赵子原乍一醒来就会立刻出掌发难，匆遽间身躯一偏，但闻“ 蓬 ”一响，掌缘自他腰侧扫过。他虽然避开赵子原掌击之势，但临危闪避，情状却是十分狼狈。
　　天风厉声道：
　　“ 姓赵的小子，你不要命了么？ ”
　　赵子原身上所受刑伤过重，虽然天风运气疗治，仍未完全复原，此刻使劲出掌，已感到力不从心，掌上劲犹及不上平日的五成功力，不禁大为吃惊，是以眼下他纵然盛怒当头，却也不敢再贸然出掌。
　　天风冷笑道：
　　“ 敢情轮回锁还没有令你过足痛头，你想再尝尝其他刑具的滋味是么？ ”
　　赵子原渐次冷静下来，缓缓说道：
　　“ 我不过只要试试自己在负伤之下，功力究竟削弱了多少，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
　　天风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一时寻不出适当的话来反驳。残肢人桀禁笑道：“ 娃儿你口风转得真快，足见心智高人一等。 ”
　　赵子原道：
　　“ 老爷言下意所何指，小可不懂。 ”
　　残肢人哂道：
　　“ 少在老夫面前装作了，适才你醒来之际，定然满腔愤怨，恨不得立毙天风与老夫于掌下，由是才会莽撞动手，过后你理智恢复，权衡利害之下，便想以一句话轻描淡写搪塞过去，老夫猜得对吧？ ”赵子原心子重重一震，暗忖：“ 这残肢怪人可谓老奸巨猾之极，居然一语揭破我的心意。 ”残肢人复道：
　　“ 可是老夫倒不在乎，总得教你心服口服，死心塌地做老夫的仆人，现在你就去打一盆水来为老夫抹身。 ”
　　赵子原暗自皱眉，久久不曾移动足步。
　　天风横身上前，道：
　　“ 小子你要装聋作哑不成？还不快去！ ”
　　喝骂里手臂一扬，打了赵子原一个巴掌。

赵子原怒目瞪了天风一眼，竭力使自己隐忍下来，他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提起水桶无言走了。走出房门时，他隐隐见残肢人在对天风教训道：

“这小子深沉可怕得很，天风你莫要逼他过甚了，当心他……”下面的话，便无法听得清楚，赵子原快步走到后院井旁，俯首低望水井中倒映的影像，脸上猛然浮起了一阵古怪的笑容。他默默向自己呼道：

“果真我是那么深沉可怕，那么任残肢人主仆俩如何作贱侮辱于我，都没有隐忍不下的道理，赵子原啊赵子原，为了往年那段公案，你就吃吃苦头，做做下贱的工作，又有何妨？”就在他喃喃自语的当儿，井底如镜的水面蓦然映出了一条纤小妍丽的女人倩影，赵子原触目一瞥，随之脱口惊噫出声！他这一出声低呼，井中水面的女子影子马上消失了！赵子原霍地回过身子，只见身后空空荡荡的，哪还有人影在揉揉眼睛，他几乎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但井底映出的那女子熟稔的面庞，他自知绝不致于看错，可怪的是对方一晃又杳然不见了。

赵子原压低嗓子，呼道：

“甄姑娘？是你么？”

黑暗中没有任何回应。

赵了原又继续低呼了几声，却始终未见对方现身，他环目往周遭仔细察看一下，发现井旁一棵大树微微晃动，月光从密茂的枝叶隙缝中穿了下来，依稀映照出一条纤细的黑影——

他心里忖道：

“甄陵青姑娘必是藏身在那棵大树上了，奇怪她怎么离开太昭堡来到此地？难道为的是跟踪我而来么？”

若然答案是肯定的，则甄陵行为什么要跟踪他？是否受了她父亲甄定远之命而为？此举又有什么用意？赵子原盘思了一会，决定暂时不予指破，以静观甄陵青的下一步行动。

他故意高声自语道：

“许是我心神不定，以致将井中自己的影子看错了，真是庸人自扰……”

边说边自井底打了满满一桶水，步回客房去了。

残肢人见赵子原提水回来，劈口问道：

“叫你提一桶水便去了如是之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子原摇头道：

“小可道路不熟，摸不着水井的所在，是以耽误了一些时候，老爷多耽待则个。”

残肢人哼一声，道：

“快拿手巾沾水为老夫揩身，老夫要就寝了。”

赵子原依言用手巾将床上那团肉球洗了又揩，揩了又洗，他乍一接触到残肢人那血肉模糊累疬肉疣，不知如何便有一种恶心的感觉，但他仍竭力不使自己露出厌恶的表情。

他心里暗想：

“喂食，卸装，洗身……从太昭堡一路到此，我总算受够了折磨，这残肢人倒是难以服侍得紧，此刻也许甄陵青姑娘就躲在房偷窥我做此低贱的差使，不审她会有怎样一个想法？”好不容易把肉球抹洗干净，方待提水出去倒掉，那天风在一旁喊道：

“小子慢着，顺便将大爷这双脚洗一洗——”

他迳自脱去了长靴，弗管赵子原有何反应，便把那对臭脚丫子递到赵子

原的面前来——

赵子原平心静气地道：“ 不行。 ”

天风听他答得斩钉截铁，不觉愣了一愣，他沉下脸色，道：“ 小子，你再说一次。 ”

赵子原道：

“ 我说不行，你四肢并未残废，要洗就得自己动手。 ” 天风厉声道：

“ 听着，大爷命令你立刻洗净我的双脚，否则你莫要懊悔不及说话间，脚部往水桶里一伸一放，“ 扑通 ” 一响，桶里的水珠四下飞溅，适巧喷到赵子原的面孔上！

赵子原举袖揩去脸上的水珠，怒目直盯住天风，一霎那间，他的老谋深算及冷静自恃悉数消失了，全身热血急促地涌了上来，他下意识抓起水桶，将一整桶水往天风身上泼去。

天风未防对方会来如此一着，只一错愕间，冷水业已倾桶而降，自头至脚被浇得湿淋淋的，直似一只落汤之鸡。他暴跳如雷道：

“ 小子，你——你找死！ ”

盛怒之下，双掌齐飞，迅疾无伦地朝赵子原拿抓而至。赵子原出手硬架一掌，顿感对方掌风旋卷，掌力山涌，自家伤势未愈，内力打了一半折扣，这一硬拼，显出力不从心之继，为对方一连几记杀手迫退数步，身形颠踬不稳。

而残肢人只是静静躺在床上，既未出声喝止，亦未见有何动作，似乎就等旁观赵子原如何应付此一局面？

天风见主人寂然不语，无异默示纵容自己放手而为，他顾忌既去，恶念陡生，冷笑道：

“ 姓赵的你自致于祸，大爷可不能轻易与你甘休了。 ” 抬手迎面劈去，劲风涌卷，声势极是惊人。

赵子原暗叹道：“ 罢了，罢了。 ” 他纵身避过天风一掌，飞鱼似的闪出了客房，拂袖大步而去。

天风在后边叫道：

“ 你体内毒素未解，就想一走了之么？ ”

方欲腾身追上，残肢人开口道：

“ 不用追了，姓赵的并非暴虎凭河，死而无悔之徒，不出一刻他必定重返此间—— ”

残肢人没有料错，一出客房，赵子原立时就后悔起来，暗责自己适才太过浮躁莽撞，以致破坏了自己心中原订欲随残肢人到水泊绿屋探索秘密的计划。

正自踯躅里，陡然一阵急促的足步声音自旅邸前面传了过来，赵子原凝目望去，只见一名堂倌迎面匆匆走来。

那店伙冲着赵子原上气不接下气道：

“ 我说客官，你与那穿红衣的老人是一道来的吧？ ”

赵子原道：

“ 没错，什么事如此仓皇？ ”

堂倌道：

“ 那位老爷曾经吩咐店里伙计，如若见到一辆灰篷马车来到，首先就得向他通报，客官你既然与他是一道来的，有烦你转告他可好？ ”

赵子原心念一动，漫口应道：
“ 好的，好的，你去吧！ ”
堂倌喏谢一声，随之转身离去。
赵子原脑际思潮电转，默默对自己道：
“ 灰篷马车？莫非就是前夜雨中，我在道上碰见的那辆神秘的灰篷马车！…… ”
忖犹未完，陡闻“ 希聿聿 ”一声马嘶，一辆套着灰色篷布的双驾马车已悄无声息地自后院边门驶了进来。这家客栈的大门边门俱甚宽敞高大，而且平坦通畅，是以可容马车出入，那两匹骏马拉着篷车一直驰入院内方停下。
赵子原始终倚立院中不动，篷车来到身前，他与篷车上挥鞭驾马之人，想互打了个照面。
那赶车人瞥了赵子原一眼，敞声道：
“ 好小子！原来你也落宿在这里，咱们是冤家路窄了。 ”那赶车人正是与赵子原在路上起过冲突的马骥，他骤见赵子原之面，不由对方分说，健腕一翻，马鞭宛如灵蛇般迅速扫去。这一鞭非特力道十足，抑且辛辣异常，鞭梢斜斜卷向赵子原头颈，吃他抽中，非得立毙鞭下不可。
赵子原知道厉害，上身迅速往后斜仰，退开五步之遥，对方长鞭发出“ 呼 ”地一声响，只差分许抽在他足前地上。马骥冷冷道：“ 你还算识相，不然若让我鞭尾击实，你可就惨了！ ”言罢从车上跳落地上，自怀中抽出那把白惨惨的匕首，迎着赵子原晃了一晃。
赵子原脱口呼道：
“ 漆砂毒刀！ ”
马骥怪笑道：
“ 前夜你没有死在漆砂毒刀之下是你的幸运，至于今晚…… ”说到此地，突闻篷车内一道慵倦的女人声音接口道：“ 今晚他也许仍有这个幸运，马骥你退回来！ ”
此言一出，不说赵子原大感意外，即便马骥亦为之怔了一怔，回身立在篷车前面，道：“ 属下…… ”篷车内那女子打断道：“ 马骥你未经我的应许，竟敢擅用漆砂毒刀么？ ”
马骥身子一颤，垂首道：
“ 这个……主上在前夜业曾应允属下使用此刀，并命令我于三招内削去那小子一手一足，后来因殃神老丑出现，才中途作罢，眼下鬼使神差，又与这小子在此地相遇，属下想起主上未竟之令，才敢斗胆使用。 ”
篷车内那女子慵倦的声音道：
“ 什么鬼使神差？这少年不期而然出现于此岂是偶然？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等不及动手，鲁莽浑戆一至于此，好生叫我失望。 ”马骥唯唯喏喏，侧首朝赵子原喝道：
“ 小子你听到了，咱家主人问你怎会在此露面？ ”
赵子原灵机一动，道：
“ 区区受敝上之命在这里等候篷车，尊驾不合对自己人动武。 ”马骥错愕道：
“ 怎么？你是万三主人之仆？…… ”
篷车内那女子声音道：“ 三主人的佣仆名叫天风，马骥你又忘了不成？ ”
马骥大口一张，方欲说话，赵子原先期道：

“不久之前小可才蒙主人收为仆佣，至于天风，他仍随侍于故主左右……”

言犹未尽，突闻后面容房传来天风冷冷的声音：

“小子你还没有走，敢是心有顾忌之故，咦，你和谁在说话？”赵子原不应，未几便见天风走上前来，他触目首先瞧见那辆灰色篷车，神色忽然变得恭谨肃穆异常。

他再也顾不得赵子原在旁，哈腰从马前跪了下去，叩首道：“不知二主人到来，致有失远迎，尚祈恕罪。”

篷车内那女子的声音道：

“天风起来，万三主人呢？”

天风长身立起，道：

“老爷此刻在客房里安歇，二主人可要移驾去见他？”篷车内那女子的声音道：

“稍等一等，你身旁立着的少年，自称是万三主人的奴仆，你认识他吧？”

天风狠狠瞅了赵子原一眼，道：

“老爷于太昭堡里收了这个甄堡主剑下游魂为仆，他非但不感恩图报，而且屡生异心……”

篷车内那女子截口道：

“我只问你认识不认识，你对他的成见则是另外一回事，三主人让他服下了马兰毒丸没有？”

赵子原抢着答道：

“自然是服下了，否则区区怎会心甘情愿为人奴仆。”马骥破口喝道：

“小子你将嘴巴闭紧一些，二主人岂是随便就与你这等无名小辈谈话的。”

赵子原面上涌起怒容，旋即以轻咳掩饰过去。

篷车内那女子的声音道：

“少年人，你叫什么名字？”

她这次可是正面对赵子原问话了，马骥顿觉难堪非常，猜不出主人今夜何以一反常态，生似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赵子原淡淡道：

“区区赵子原。”

篷车内那女子微微“嗯”了一声，似乎对赵子原从容置答甚为满意，却没有续问下去。

一旁的天风嗫嚅道：

“老爷羁留大荔镇多日，为的便是等二主人的篷车来接他回水泊绿屋，二主人若不欲离开篷车，小的就先进客房通报老爷一声了。”

篷车内那女子道：

“也好，你告诉万三主人，说我决定连夜兼程返回绿屋，一路上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天风衔命去了，赵子原暗忖：

“那被称为二主人的女子为何不肯离开篷车？莫非她与残肢人一样，身体相貌有若缺陷，是以不敢见人？亦或仅仅是故作神秘而已？”

倏然他脑际闪过一道念头，视线不知不觉落到那辆神秘的灰篷马车上面，足步缓缓向篷车移动。

他每向篷车移近一步，心子便紧紧扣了一下，好在他足步移动甚缓，并没有被人发觉。

可是赵子原忽略了车篷布帘上所开的两个圆形小洞，此刻在那小洞内正有二道冷电似的眸子，冷冷地注视着赵子原的举止动静，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她并未出声喝止点破。

那赶车人马骥一直背向着篷车，等到他偶而回过头来时，忽然发觉赵子原已不知去向。

马骥脱口呼道：

“怪哉！那姓赵的小子到哪儿去了？”

才说了一句话，篷车车厢内突然传出一阵异响，片刻又归于沉寂。

马骥紧张地道：

“二主人，发生了什么事？”

但见篷车灰色布帘平空飞起，一个人自车内被掼将出来，落在寻丈开外的地上，却是那少年赵子原！

赵子原双颊红肿，似是被人掴了耳光，他纵落地上后，默默走开一旁。

马骥勃然大怒道：

“姓赵的小子，敢情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居 然敢潜登篷车，偷窥二主人，你活得不耐烦，老子就首先成全你！”

一举步，欺到赵子原身前，掌势翻飞如电，乍一出手便连续攻出四五掌之多，显欲一举致赵子原于死地。

赵子原满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待得掌势及体，才矍然惊醒，足下迅速横移两步，方始闪过第一掌，对方第二记杀手已接踵而来，“砰”地一声，赵于原欲避不及，向后便倒。

马骥依旧不肯放松，晃身一个箭步掠前，再次劈出一掌，掌力起处，风势呼啸而涌，足见内力之深厚。

赵子原甫行爬起身子，又被对方一掌击中肩胛，仰身跌开老远。

篷车内那女子慵倦的声音道：

“马骥，用刀剐出他的双目！”

马骥冲着赵子原咧嘴阴阴一笑，亮出怀中那只白惨惨的短刀，手中一挥，金光霍霍闪耀，直取对方门面。陡闻一道冷冷的喝声道：“住手！”

马骥闻言一愣，收刀循声望去，只见那残肢人正蜷缩坐在轮椅上面，由天风推将出来。

残肢人如炬的双目扫过赵子原及马骥二人，自鼻孔中重重地哼了一哼，马骥唇皮微动，却不敢作声。

残肢人道：

“这个姓赵的少年是老夫的贴身奴仆，马骥你缘何对他动刀？”

篷车内传出那慵倦的女子口音道：

“万老你这名仆人胆子不小，竞敢趁人不备潜上车厢，意图不问可明，我命马骥剐他双目，万老你可有异议？”

残肢人沉吟不语，那女子复道：

“马骥，限你三招之内取他双目，不要惊动客栈里的其他旅客。”

语声方落，后落右侧厢房突地亮起一道清越的声音：“现在才说这话未免太迟了一些，只怪你等在院落吵吵闹闹声浪太大，咱们老早就被惊动了。”

语声中，房前劲风激荡，二条黑影自窗口连袂射出，半空中首尾相衔一

大回旋，化成美妙无匹的两个弧形，斜降而下。诸人定睛望去，只见数步之外立着两人，左边一个手持竹杖，面带病容，右边的身材较高且瘦，气度颇为不凡。

赵子原注意到他们二人，衣衫上缀西缝的补钉，心中呼道：“丐帮……丐帮英杰到了……”

马骥打量了对方一下，道：

“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喜管闲事的丐帮高手来了么？”那两人相互对望一眼，左首的病容汉子淡淡道：

“路过不平，随时想插上一手倒是真的，至于说是喜管闲事，则敝帮岂敢。”

右边的瘦高汉子接道：

“而且有些事情倒也颇令人瞧不过眼，非得伸伸手不可，就拿眼前阁下的行为做个比方吧，只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小事，就要辣手毁人双目，未免太他妈的小题大作，心黑手狠了……”他俩一出面，便自一搭一唱，彼此应和，马骥登时被抢白得哑口无言，良久说不出一句话。

好一忽，马骥始哼一哼，道：

“丐帮的朋友，你们也不兴斜斜眼，咱家主上是何等人物，容得你等撒野卖狂，你们既然嫌脑袋搁在脖子上碍事，那么就伸手瞧瞧吧。”

瘦高汉子哈哈大笑，道：“尊驾的主人是谁？恕区区孤陋寡闻——”

马骥回首望了篷车一眼，那女子慵倦的声音适时在此刻传出：“若果我没有认错，阁下应该是布袋帮主座前五杰之一的千手神丐，至于阁下的同伴，脸带病容，眼睛却是矍然有神，十有八九是与五杰齐名的病丐江涛。”

瘦高汉子“蹬”地倒退一步，失声道：

“你……你是香……香川……”

言犹未罢，篷车帘布无风自动，一只白皙如玉的修长手臂自篷布缝隙徐徐伸露而出——

两名丐帮高手齐然望去，只见那只玉手小指上戴着一只晶莹闪烁的绿色戒指，他俩身躯猛可颤一大颤，四道视线一直落在那只绿色戒指之上，再也收不回来，满面都是惊疑。

旁侧的赵子原睹状，暗暗不解，忖道：

“那女子手指上所套着的绿色指环是怎么回事？日前殃神老丑见到之后便仓皇失措，目下丐帮高手亦是一般情景。”千手神丐喃喃道：

“水泊绿屋！……水泊绿屋！……”

车内那女子缓缓收回玉臂，咯咯娇笑道：

“阁下该要后悔多管这一趟闲事了，可是你等已然陷入骑虎难下之局——”

千手神丐与病丐江涛二人面面相觑，半晌，他俩脸上惊悸的颜色逐渐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凛然无畏的表情。

马骥在一旁冷言冷语道：

“嘿嘿，这桩事阁下度德量力还管得了么？”

千手神丐强打精神，洪声道：

“你说得不错，即便天皇老子的事，咱们既然管了就得管到底，至于管得了管不了，哈哈，则又当别论了！”

赵子原暗自竖起大拇指，他冷眼旁观，对千手神丐及病丐那惊悸演变至

凛然不惧的霎那过程，自然瞧得十分清楚，不禁打从心底敬服这两个热血汉子，他默默对自己呼道：

“尝闻丐帮诸众个个都是扒得肺，亮得心，不知畏惧为何物的血气英豪，从千手神丐与病丐的行径，看来是不错了……”篷车里响起了那神秘女子慵倦的声音：

“马骥，你上去领教丐帮高手的绝艺，瞧瞧有何出奇之处。”马骥垂手道：

“领命。”

旋即大步上前，暴声道：

“来，来，哪一个先上来？”

千手神丐和病丐不约而同露出愠色，那病丐抬目望了望意态嚣张的马骥一眼，懒洋洋地道：“你不反对的话，老丐先陪你玩几招马骥浓眉一皱，道：

“动手就动手，哪有这许多罗嗦？看掌！”

语落，举掌当胸劈去，掌力沉雄异常，声威果然惊人。病丐江涛缓缓举起拐杖，使个拆卸手法，对方那股惊人掌力顿时消解无形，乌骥心子一凛，暗道这病丐举手投足间无精打采，看似毫不着力，其实内蕴变化却是复杂玄奥已极，不同不起惕心。病丐得理不让，向前斜跨半步，手中竹杖一挥，一连劈出三招，杖起处隐隐发出风雷之声，招数极为辛辣。

马骥不敢正面对封，转眼之间，已被逼退四五步之多。这会子，连篷车内忽然传出那女子的声音：

“马骥，你要对付敌手的飞杖绝招，就得施展近身肉搏的手法，才有望赢得主动……”

说到此处，病丐江涛情不自禁露出惊讶之容，敢情那女子出言所指，正是马骥惟一可走这路。

他骇讶之余，心神一分，险些为对方一掌攻入。

马骥闻言，立刻改变打法，拧身贴向病丐江涛近前，展开肉搏短打的招式，如此使己之长击敌之拙，情势随之改观。

只见他振腕腾挪点打，紧密遑攻，逼得病丐连连倒退。

但病丐江涛乃是当今丐帮有数高手之一，一身攻力已臻出神入化之地步，他那“病骨三十六路杖法”更是名垂武林，若经三十六路使毕，鲜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他退到第五步时，右手倒持杖柄，倏地自肋下猛翻而出，这一式正是“病骨三十六路杖法”中最具威力的一式“病入膏肓”。

马骥与病丐距离不过数步，陡觉一股重比泰山之力压了过来，他骇然一呼，疾然横跃数尺。

车内那女子道：

“丐帮高手武功果不含糊，马骥你可以改用反式，衬以阴阳脚法，定然能克制对方的竹杖招式。”

马骥手法一变，双掌纵击横扫，招数俱是反转过来施展，非但诡异难测，抑且不时伺机踢出阴阳双脚，令人蹩扭难防，两相辅佐之下，威力为之大增，病丐一连封挡了十余招，便被迫得手忙脚乱。

病丐双目电光迸射，他心知自己已面临重大危机，这当口别说要夺回胜算契机，就是退守自保都艰难万分。

那马骥武功本来平凡无奇，但在篷车内那神秘女子临时指点下，居然能将上乘武学的奥妙发挥极致，反迫得功力在他之上的病丐团团直转，压根儿

就抽不出空档，还击敌人。

也因为如此，病丐对车内之人本就十分忌惮，这时更是心寒胆战，揣摩情势，只要神秘女子继续指点下去，不出一刻病丐便得落败下来。

忽然车内那慵倦的语声又响了起来：

“马骥停手，且先退下来——”

马骥怔一大怔，百忙中回头向车厢瞥视一眼，见车厢垂帘依旧，毫无动静，一时他只当自己听错了。那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

“吩咐你退下来，你竟敢抗命么？”

这次无论如何是不会听差了，他扬掌虚晃几招，拧身跃出战圈。

第十九章　千里追踪

他一迳退到篷车旁侧，低声道：

“属下正打得兴头，不出十招便可将病丐击毙当场，二主人缘何要迫我放弃这个机会？”

车内那女子冷冷一哼，道：

“少闲话，我自有主意。”

接着高声道：

“江涛，你的病骨三十六杖不管用啦，继续打下去，你纵然不死，也得变成名符其实的病丐了。”

病丐道：

“既是如此，你何以下令手下半途退却？”

车内那女子道：

“眼下我犹不想取尔等性命，我要你们捎个口讯回去——”千手神丐接嘴道：

“带个口讯给谁？”

车内那女子沉下嗓音道：

“飞斧神丐！”

病丐和千手神丐怔一大怔，那女子续道：

“你们就转告贵帮的飞斧神丐，要他下个月月梢到晋北三岔口赴约，否则我就亲自到丐帮总舵去找他？”

千手神丐怔道：

“敢问敝四哥几时与水泊绿屋结下梁子？”

车内那女子道：

“梁子倒谈不上，只是他曾应殃神老丑之邀，到毕节麦十字枪府院，参与阻挠职业剑手之举……”

千手神丐脱口“啊”了一声，道：

“敝四哥之所以赴老丑之邀，乃是敝帮龙帮主的命令，当日事了，四哥安然返回总舵后，曾向龙帮主报告始未经过，我生似听到他说后悔受了殃神老丑的利用，因为老丑本意并非欲铲除职业剑手……”

车内女子道：

“原来布袋帮主亦知晓此中内情，那么我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人。”

千手神丐讶道：

“什么名单？”

篷车内那女子迟迟不答，那一直坐在轮椅上默然不语的残肢人忽然开口道：

“你透露的口讯也够多了，恐怕大主人不会同意你的做法！”他此言乃是针对车内未曾露面的女子所发，旨在阻止她将有关名单秘密之事也泄漏出来。

病丐及千手神丐下意识转目往残人望去，见对方始终绻缩坐在轮椅之上，未曾移动过，生似肢体有所不变，这一来不免对他多瞧了两眼。

篷车里那女子道：

“大主人不会满意么？那倒不见得。”

言罢，转对病丐和千手神丐道：

“二位可听清楚这个口讯了？临走前你们得接我一招，小心了！”

赵子原见她要亲自动手，只道她这下总露面了，却不料等了许久，仍未见车上有任何动静。千手神丐奇道：“你，你要在车内发掌？”

那女子冷冷道：

“在车厢里对付尔等足有余裕了，倒下——”

“下”字出口，玉手徐徐伸出，帘外面的人稳约可以瞧出，她那白皙的手掌正平平在帘后，只见她五指一收一张，方圆数丈内蓦然卷起一阵飚风，绕场回转。

只一忽里，那股飚风速度愈转愈疾，范畴愈缩愈小，气势之劲，便如龙卷飓风一般，并肩而立的两名丐帮高手霍然为之变色。

两人同时开声吐气，叱诧出声，四掌内力运至一十二成，猛可一削而出，只一照面间，他俩已打出了生平绝学！

但听得“呜”“呜”怪风亮起，车内那帘子又连续张合了二次，一种不可思议的压力从飚风透出。场外观战之人，身上衣服都被那股奇异的飚风中扫飞起来，拂拂有声。说时迟，那时快，那呜呜尖啸又亮又敛，紧接着风声呜声全部消失，诸人定睛以望，只见场中的丐帮高手只剩下了一个！

病丐身躯摇摇欲坠，他的脚旁横卧着人事不醒的千手神丐！

篷车内那女子冷然道：

“只有布袋帮主的小天星内力可以救得了千手神丐的一命，江涛你快背着他走吧，迟了可就来不及了。”

病丐江涛强行撑住，不使自己倒下，其实他所受的内伤亦是不轻，几乎连眼力都有些模糊起来。

他哈腰一手抄起躺在地上的千手神丐，挺着元气大伤的身躯，一言不发飞快的走远了。丐帮高手这一走，残肢人立刻道：

“咱们不可再磨菇了，速回绿屋去吧——

篷车内那女子只嗯了一声，依旧是以她那特有的慵倦的音调发号施令，天风迅速将残肢人连椅推上马车布篷里，马骥亦抬起地上马鞭，纵身跃上篷车右首的御马位置。

经过丐帮高手这一打岔，他反而又把先时赵子原潜上篷车，偷窥车内女子的事给忽略过去了。

而赵子原并没有因此暗自庆幸，他心中暗暗盘算道：

“当日到过毕节，声言欲为麦十字枪助拳的一干人，殃神老丑已首遭横祸，往后将是飞斧神丐了、不知下一个轮到谁？……

想到金翎麦十字枪，他忽然忆起数日前“飞骑斩杀”那一幕，无缘无故麦炘竟要置他于死，他不禁被搞糊涂了。

马骥冲着赵子原大声吼道：

“小子你又失魂落魄站在那里干啥？坐到车头我的左边来。”

赵子原依言上车，马骥长鞭一挥，两马扬蹄起步，驰出后院大门，不一会就消失在滚滚烟尘中。

这时，后院水井旁侧的一棵大树上，倏然黑影一闪，一名身着浅紫色贴身劲装的少女悄声息地落到地上——

那少女正是刻前被赵子原偶而发现的甄陵青，她跃落地上后，一直恨恨地望着那辆灰篷马车渐去渐远，目光嗒然若有所失，她喃喃自语道：

“从太昭堡一路出来，好不容易发现他们落宿于此，若不继续追蹑下去，

便枉费我一番心血了，但若因此被爹爹得悉，跟着而来便是一顿重罚，罢了，目下那能顾得了许多，走一步算一步是了遂举步绕到客栈前面的马厩，牵出一匹黑白相间的良驹，上马急急驰去，蹄声才起，一人一马已出得数丈之外。

马行渐快，移时走到一条荒僻的山道一，那辆灰篷马车在前面十丈之外依稀可见。

她策辔放缓马步，与灰篷马车终保持相当距离，避免篷车上之人发现，走了一段路，天色渐渐亮起了。

迎着上升的旭日，甄陵青驭马前驰，遥见灰篷马车在前方半里处刚刚驶过一座木桥，桥面宽可容四骑通过。

行近木桥的当儿，陡闻后边蹄声如雷，甄陵青忙不迭回首一瞧，尘头中三骑并辔奔至——

双方的速度一疾一缓，却恰好一齐冲上木桥，值此情势下，若两方都不肯相让，则四匹马在相挤之下，势将翻跌出桥外，倏忽间，双方不约而同勒马刹住奔驰之势，四只马匹顿时响起一片腾蹄急嘶声音。

甄陵青娇声喝道；

“什么人如此急躁奔撞？”

她秀目一瞥见三骑在木桥边缘勒住，马上三人俱是一身劲装短打，六道视线齐然瞪注在甄陵青身上。

甄陵青心中有气，低叱道：

“喂，你们可是没长眼睛了，大清早便自策马在道上横冲直撞那三人被甄陵青叱责了一顿，却不动怒，右首一名年龄较轻的青年如痴如醉的凝视着甄陵青那姣好脸庞。

其余二人敢情察觉身旁的青年神情有异，彼此打了个眼色，中间一个长得较为高大壮健的汉子朝甄陵青道：

“对不住，咱们急于赶路，一时未瞧清桥头有人，倒教姑娘受惊了。”

甄陵青听对方已向自己道歉，再不好发作下去，只好在鼻孔中哼了一哼。

那大汉转对左侧的青年道：

“三弟，咱们再赶一程。”

青年无奈，只有自甄陵青身上收回目光，三人继续策马而行。穿过木桥，甄陵青隐隐听到青年的声音道：

“这是那家的闺女，长得如许标致，简直比画书上的美人还要俏三分嘛……”

那大汉打断道：

“三弟你好歹省些事，甭油嘴滑舌行么？”

甄陵青心中怒道：

“好个登徒子！”

随即伸手入袋掏出一把暗器，口上喝道“打”边防，右手一抬，马上一串晶光向青年电射出去。

三人乍听低喝之声，不暇返身细瞧，连忙纵马横跃开去，其身手之快，已是上乘之选，无奈甄陵青所打出的暗器，分布范畴甚广，着实令人难以闪躲。

但闻“嘶”“嘶”连响，数点晶光自青年胁下裂衣而过，差那么一点便伤到皮肉。

那青年吓出一身冷汗，旋即哈哈大笑道：

“姑娘的暗器手法真真高明得紧，你我前头路上再见。”一摧马如飞跑前，其余二人亦随后跟上。

那居中大汉边行边埋怨道：

“早就关照过你少惹是非，咱们崆峒乃名门……”

突听右道那满脸于思的大汉脱口低呼道：

“大哥，你瞧——瞧前边道上……”

居中大汉抬首一望，犹未说话，青年已抢着道：

“道上就是一辆篷车行走，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

于思大汉道：

“篷车？你就只知道这个么？你仔细看一看车上那张灰色篷布——”

青年结结巴巴道：

“莫非……莫非是香川……”

话未说完，居中大汉急急截口道：

“二弟，三弟，快马加鞭，咱们赶上去看个究竟。”

快蹄奔放绝尘，三骑奔腾飞驰而去，未几，已赶上了灰篷马车。于思大汉勒马靠近篷车而行，朝车头上赶车人略一抱拳，朗声道：“足下请了——”

赶车人马骥望也没望对方三人一眼，温吞吞地道：“车上有女眷，受不得惊动，三位骑马还是远远避开的好。”于思大汉呆了一呆，那青年含笑道：

“说老实话，咱家师兄弟正是为了一瞻车上女眷而来。”马骥暴声道：

“这是那一门鸟话？”

手中马鞭一挥，似乎就要动手。

坐在马骥左侧的赵子原，视线扫过青年，暗忖：

“此人装束看似名门大派，口齿怎地如此轻薄？”青年仍自含笑道：

“贵上风华绝代，江湖中人均以一瞻贵上风采为荣，咱们此番甫自崆峒东来，不期在此相遇，焉能轻易失之交臂？”马骥冷然一哼，道：

“原来是崆岫派的，报上名来！”

于思大汉见对方不过是一名赶车之人，虽已明知他们来自崆岫，言语举动犹自如此睥睨，可知丝毫未将他们放在眼里，他浓眉一皱，就要以恶声相反，居中大汉悄悄地拉了他的衣袖一下。居中大汉道：

“区区林景迈，这是咱家师弟钟壁，梅尚林，烦请尊驾通报贵上，就说……”

马骥不耐道：

“你等口口声声贵上贵上的叫，可知我家女主人是谁么？”青年梅尚林道：

“香川圣女虽然从去年才开始在江湖上行走，区区等却不至于孤陋寡闻到不知贵上大名，及贵上所坐的篷车所有特征之地步。”马骥瞠目，大吼道：

“什么圣女荡女，简直一派胡闹，识相的快与我滚开！”

空中的左掌一引，直往当先青年梅尚林心口捣去。

他一掌去势有如电射，掌风压体欲裂，仓遽中梅尚林出生相封，硬接了马骥这一掌。

双掌相击如革击石，发出“砰”地一响，梅尚林上身摇晃，胯下座骑马步浮动，险些被甩落下地。

于思大汉钟壁沉声道：

“贵上纵然不愿让人瞻视，也不应出手动粗。”

马骥爱理不理地哼了一声，迳回首朝篷车稽首道：
“这干人无故纠缠，显然有意冒犯主上，请授命属下将其格杀！”
篷车内响起了残肢人阴沉的语声；
“马骥你愈来愈大胆了，不会婉词打发他们走路么？居然一言不合便以拳脚相向，像你这样成日惹祸，纵令二主人会饶你过去，老夫人也得好好惩治你一番了……”
马骥身躯微微一震，未敢吭声。
终于，那女子慵倦的声音响了起来：
“好吧，马骥可以把帘门掀开，崆岫高人既是满怀盎然兴意而来，焉可让人失望——”马骥呐呐道：“但是……但是……”那女子慵倦的声音道：
“怎么？又不听话了么？”
梅尚林脸上兴奋之色毕露无遗，不住催促道：
“贵上既已慨然应允，便烦请足下掀开帘布，好教咱们一瞻圣女风采，藉之了偿夙愿。”
马骥怒目瞪他一眼，伸手握住篷布帘角，正要使劲掀起，这当口，陡闻一道娇脆的声音道：“三位要瞻视圣女风采么？请到后边来！”
诸人瞿然一惊，笔直声望去，但见后方丈许处，不知何时已停着一辆灰色篷车，赵子原仔细观察那辆篷车，发觉车身较通常马车犹要大上五尺有奇，前后左右都扣着灰色蓬布，形状竟与自己现在所乘的一辆毫无二致！
崆岫林景迈等人登时都被惊骇得呆住了，手足无措地一会望望近前这辆篷车，一会又望望后边那辆篷车发愣！
赵子原心里忖道：
“那辆篷出现得甚为突兀，仿佛从天而降一般，更可疑的是两辆车身构造本来颇为奇特，但竟会完全一模一样，便如出自同一工匠之手，不可能是个巧合吧？……”
再次拿目细瞧，只见那辆篷车头上坐的赶车人身着黑衫，手执马鞭，面貌竟有几分酷似马骥！
那辆篷里的娇脆语声又亮了起来：
“三位踟蹰什么？要瞻视我家女主人就快点儿过来，否则我们走了。”
大景迈等三人只是一个劲儿愣愣发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思大汉钟壁压低嗓子说道：
“咱们不如过去瞧瞧也好，反正于己无损……”
林景迈点头称可，三人纵马绕上。
那赶车人沉声道：
“香川圣女就坐在内侧，三位请低下头来，目光不可斜视，三位其中一若稍有不敬之表示，后果即不堪设想。”
梅尚林道：
“这个咱们省得，请掀帘罢——”
赶车人轻轻将帘子掀起一角，三人齐然肃容垂下头来，鱼贯策马缓缓经车头行过——
三骑走过后，林景迈在马上恭身一揖，道：
“圣女巾帼奇人，才貌双绝，今日区区等能一睹芳颜，实感荣幸之至，容此谢过。”
当下三人拍马前行，途经马骥这辆车时，赵子原忽然感到一阵古怪的冲

动自心底直冒而起。他纵身下车，拦住梅尚林低声问道：“敢问阁下可曾瞧见了什么人没有？”

青年梅尚林迟疑了一会，始道：

“哦，你问这个……径篷车时，不便抬头直视，以免被误会为对圣子不敬，此外车中的光线又是黯淡得很，依稀我只能瞧见一张清丽绝俗的面容，即连此点，自己也不能确定，印象可说是模糊恍忽已极。”言罢，偕同林，钟二人纵马走远了。

赵子原问不出个所以然，私心未免有些失望，此刻那酷似马骥赶车人扬起马鞭，篷车如脱弦之矢，超越而去。

赵子原步回马骥的座旁，马骥寒声道；

“小子你和那姓梅的交头接耳，敢有……”

突听车内那女子慵倦的声音道：

“马骥策马！快追上前面那辆车！”

马骥双手一拉缰辔，马嘶车动，绝尘疾奔出去。

两辆篷车一前一后在道上飞驰，尘埃弥漫半空，走了一个响时，前方那辆篷车渐渐转入左方另一条岔路。马骥高声道：“那车子转入岔道去了。”

残肢人声音道：“快追——”

马骥调转马头，亦自转入岔道，那道路蜿蜒向西，愈行俞是荒凉，约摸走了数十丈远，又分出数条岔路，马骥稍事犹豫，始策马西行，然而业已失去那辆篷车的踪影——

马骥废然驻马道：

“大道多歧，岔路之外又有岔路，属下追丢了。”

篷车内那女子怒道：

“没有用的东西！”

马骥面上泛起愧作之色，闷声无语。

篷车内那女子忽然厉声道：

“马骥，你竟敢行使诡计么？”

马骥又惊又诧，道：

“属……属下不明主上之意？……”

车内那女子语声严厉如故：

“绿屋中有马车凡五十余辆，而这辆车身较长的灰篷马车，乃是新近才制成不久，此番出门你却单单选中了这一辆驾御，巧得很，香川圣女所坐的篷车正与这辆一模一样，哼哼，你还不从实道出其中缘由么？”

马骥期艾道：

“不关……不关属下之事，完全是……是大主人的意思……”车内那女子及残肢时“噫”了一声，道：

“大主人的意思？”

马骥道：

“即便马车的型式与车上的灰色篷布，亦都是大主人亲自设计，吩咐工匠所造，他并且特别关照属下载二主人出门时，必须驾御这一辆灰篷马车……”

那女子道：

“万老，你猜得到是怎么回事？”

残肢人沉声道：

“若然马骥没有说谎，事情就颇有斟酌的余地了，大主人行径古怪，用意固教人难以猜测，但他居然事先未向你讲明，这倒奇了。”

语气一顿，复道：

“香川圣女出现江湖犹未及一载，却已名传遐迩、武林中人人对其是既敬且畏，到底……”

言犹未迄，陡闻马骥脱口道：

“三主人，后面十余丈处好像有一人一骑在跟踪我们。”残肢人淡淡道：

“早知道了，那人是从大荔镇客栈一路跟踪来的，你索性停下马车，让她自己靠上来——”

赵子原心念微动，暗想：

“从大荔镇一路跟踪之人，难不成是曾在客栈惊鸿一现的甄陵青甄姑娘……”

回目远眺，远方道上黑点攒动，渐渐那人来得近了，不是甄陵青是谁？

敢情甄陵青见前面篷车突然停下来，心知自己行藏已露，当下只有硬着头皮摧马上来。

赵子原首先朝甄陵青打个招呼，道：“甄姑娘别来无恙？”甄陵青斜睨了他一眼，哼了一哼，却未理会于他，赵子原讨了一场没趣，讪讪呆坐一旁。

甄陵青迳向马骥道：

“令主人可在车里？”

篷车内响起了残肢人呵呵的笑声：

“甄大小姐何必明知故问？你纵马奔驰了老远的路，着实也够辛苦了，要不要进篷车里避避太阳？”

甄陵青道：

“谢了，不瞒前辈，小女子此来系有一事相商——”

残肢人道：

“嘿嘿，甄大小姐马不停蹄追踪咱们，自然是有事的，你说吧。”甄陵青视线瞟过木坐的赵子原，欲言又止。

残肢人复道：“老夫代你说了罢，你是为赵姓娃儿而来是也不是？”

甄陵青踟蹰一下道：

“前辈明察，小女子此来乃受家父之命，要求前辈将赵子原释还……”

赵子原心头震一大震，暗道甄陵青怎地突如其来这一手？她爹爹向残肢人要求释还自己的用意何在？如果残肢人真的答应于她，则自己所费的一番心血欲随残肢人到水泊绿屋一探的努力岂非白费？

一念及此，不觉暗暗希望残肢人会拒绝这个要求。

残肢道：

“不行，令尊不是业已将赵姓娃儿送与老夫为仆了，当日若非老夫代其求情，那娃儿的鲜血早已涂上令尊的剑尖了。”

甄陵青嗫嗫道：

“据称前辈在绿屋不乏奴仆可供差遣，缘何定要区区一个少年？”

残肢人道：

“姓赵的娃儿自有与众不同之处，焉能与其他奴仆同日而语？”

甄陵青道：

“只是——只是赵子原眼下对家父的关系委实重大得紧，所以家父才会出尔反尔，提出释其回堡的要求。”

残肢人讶道：
“关系重大？说来听听看。”
甄陵青移马向篷车近侧，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赵子原因为坐在车头，加之甄陵青语音相当低沉模糊，故而连一字也未曾听清。但闻残肢人连声低唔，末了，甄陵青直起身子，高声道：“然则前辈可答应了？”
残肢人并未立即回答，似乎在考虑应作何决定，忽闻车内那神秘女子道：
“事情果然非比寻常，依我瞧你就答应甄定远这个请求算了。”赵子原心中发急，忙道：
“小可既蒙老爷收为仆佣，自不愿离老爷左右而他去……”甄陵青气得脸上发青，叱道：
“小贼你少插嘴，要放要留，你自己作得了主么？”赵子原又碰了一鼻子灰，心中虽有一百二十个不愿放弃随残肢人到水泊绿屋一探的机会，却也不便再行多说。
残肢人终于下了决定：
“也罢，老夫就将赵姓娃儿借与令尊一段时日，就以一月定为限期吧，一月之后须得将娃儿还与老夫。”
赵子原闭目暗道一声“完了”，忍不住复道：
“小可乃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并非物事，岂能任人在三言两语中便行借来传去……”
残肢人慢条斯理道：
“甄大小姐说得非常之对，娃儿你并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力量，换句话说，你的命运注定须由别人替你安排，是以你还是安份一些，闭嘴为妙。”
说到此地，篷布一动，中年仆人天风探出半个身子，他的手心上横摊着三粒绿色药丸，迳自递与甄陵青。
天风道：
“这三颗药丸是马兰毒的解药，老爷吩咐把它交给姑娘，每十天让姓赵的小子服用一粒，到了三十天期届满后，便送他到陕南师滩来，咱们将会有艘船等在那里，接姓赵的小子回到水泊绿屋。”赵子原听到后面之言，内心又涌起了一线希望，心想现在立即就去水泊绿屋，和一个月后去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上有先后而已，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遂坦然向车内的残肢人等告别，随着甄陵青马后徒步离去。
待得两人走远了，天风才道：
“甄丫头若衔其父之命而来，何不在大荔镇客栈时就对老爷言明，偏要躲躲藏藏跟踪咱们一段长路，直到行藏败露方始现身，老爷难道没有想到此中可能有诈么？……”
残肢人阴笑道：
“嘿嘿，老夫怎么会没有想到，你知道赵姓娃儿体内的马兰之毒业已解去了么？”
天风错愕道：
“怎地？那小子曾服下马兰毒系千真万确之事……”残肢人打断道：
“他确曾服下马兰毒丸，但不知如何又被他解去了，老夫只一瞧他脸上的黑点褪去心底便已明白，可笑那娃儿犹以为老夫不知此事，我也正要他产生这个错觉。”
语声一顿，续道：

“既然他已解去了体内的毒素，还甘心忍受折磨，欲随同老夫回水泊绿屋，足证其心怀叵测，老夫故意应允甄丫头借去那娃儿一个月，然后再利用一个月期间，好好在水泊绿屋布置一番，就等着他自投罗网了，嘿嘿……”

天风道：“老爷要布置什么？”

残肢人不答，良久始道：“女娲，你认为如何？”显然此言系对车内那神秘女子而说，只听那慵倦的女子声音道：

“做都做了，你何用征求我的意见？唉！篷车里太闷暗了，我是多么希望见到阳光啊？……”

一只象牙般洁白的玉臂徐徐自帘角伸将出来，篷帘无风自动，徐徐露出了一张披散着长发，幽灵似的苍白脸庞！那张只有恶梦中才能泛现的幽灵似的面孔一出现，周遭竟似起了一阵令人栗悚的寒冷，忽然一张白色手帕从她的手中掉落在地上，那张篷帘又轻轻地放了下来。

残肢人的声音：

“马骥，快马兼程赶回绿屋去。”

马骥一扬手中长鞭，马儿嘶腾一声，篷车飞似地向西方驰去篷车去远，道旁树林中窸窣声起，倏地连袂跃出了三人，赫然是那崆峒派的三个师兄弟。

青年梅尚林望着远方滚滚的尘头，道：

“二师弟，你瞧清楚了？”

钟壁吸了一口气，道：

“那张惨白毫无血色的脸庞么？我……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

他视线扫过篷车方才停处，见掉在尘埃上的那张白色绢帕，惑道：

“这张绢帕是车上掉下来的，她怎会如许疏忽大意？”钟壁展视绢帕，低呼道：

“瞧！手帕上还绣着有字呢……十月霜花满路飞，披香帕绢赠死者”

话犹未了，五指陡然一松，手帕随风飘去。

霎时他两额汗珠滚滚而落，口中气吁咻咻，双手不住在脸前撕抓，血肉狼藉，胸衣寸寸而裂。

林景迈须发皆张，厉吼道：

“二弟，你——”

钟壁口中发出一声怪呼，往前直冲数步，扑面倒地。一阵风吹过，灰烟似的霜花漫空悉索飞扬，落地后溶成点点晶莹水珠，将一条荒凉的长路都给染白了。

林景迈、梅尚林师兄弟二人都被这突生的变故吓得愣住了，眼睁睁望着钟壁离奇暴毙，一时竟为之惊惶无措。

林景迈目眦欲裂，向着倒在地上的钟壁狂呼道：

“二弟，二弟，你是怎么啦？”

而钟壁却再也永远不能回答这话了，此刻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眼珠暴突，口角不住流着口沫，显然已经气绝。梅尚林黯然摇首道：“二师哥，他——他完了！……”